康德莱特街39号2\_缅怀

# 镜头

期末考试对于每位生活在现世的人，哦不，是学生来说，都是一件头疼的事情。期末考试每个学期都会举行，在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是个无法避免的胡同，我们不得不为这个胡同做准备，不得不去突破这个胡同。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而对另外很多人来说，这件事情确实是相当的困难。

小诗正坐在客厅里的桌子上，翻动着手上的书籍，今天好像一直兴致十足，并且心情好像也比较不错，看着书的时候偶尔会哼出一些小小的旋律。并不是因为天气，今天外面可是下着一点小雨，而且天空也灰蒙蒙的，好久没有遇到这样的天气了。

“小诗……”

“啊，文啊，怎么了？你好像不是很高兴诶……”

小诗的眉头稍稍皱了一下，合上了书，盯着我的脸看。

“啊，也不是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情……前几天我们不是期末考试结束了吗？……”

“恩……对啊……怎么了？”

“我的成绩……那个……不是很理想……”

一听到我说这种事情，她的眼色反倒是觉得轻松了，“文啊，不用太在意的，只要努力了，就行了，没有人会责备你，真的你……”

“这不是重点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她被我的话弄得有点糊涂了好像，做了一个晕脑袋的动作。我走上前去，坐在了她的旁边。我真正想说的事情，是关于家人，关于我父母的事情。

“其实是我父母……”

“阿姨和大伯怎么了？”

“接下来不是要放寒假了吗？我爸妈他们叫我过去，在那边好好补习功课，顺便也休息一下。”

小诗轻轻地笑了笑，“就这事情啊，那你答应了吗”

“恩……我想我现在成绩这么差，我也不想把时间花在其他的地方了，所以我也就直接答应了，当然，我妈也问了我的成绩，她很失望……”

从小到大，我爸妈一直都在给我施加压力，各种各样别人家的孩子把我弄得抬不起头，虽然我知道他们现在是为我好，是为我以后的生活着想，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去抱怨他们。但是抱怨归抱怨，我也知道他们对我成绩的重视，所以我每次都想考一个好一点的成绩去给他们看，让他们也夸夸我的成绩，成为别人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但是……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成绩始终都只是中等完全没有突出的地方，尽管我多少努力，尽管我多少刻苦……

“没关系的，文真的没有关系的，阿姨和大伯他们或许是有他们的打算，你做到这样也已经很好了呀，不要所对自己失望之类的话，我们不要说气馁之类的话语，我们是不能这样让家人们担心的哦……”

小诗摸着我的肩膀，小声地开导着我。

其实也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所谓的开导不开导，我一直都是在自我开导这样的环境下走过来的。从小学开始，每次的考试，不管是好是差，我都会竭尽全力。

“谢谢你，小诗，你知道吗？”

我后面的问句让小诗有点不知所措和手足无措，“知道什么？”她的脸上满是问号。

“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

小诗听到这句话，脸上有点红晕，但是却很快地消失了。她的脸神慢慢地减淡。

“文，我想我是不知道的”

的确，我想如果我没有说出来，的确小诗是不知道的。小诗从小就对这个邻居的我很友善，并且还带上我一起玩耍，直到现在也是一样。在当时那个满脑子里全是学习的我的身上，她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虽然我时常觉得她看错人了，时常觉得她这么做不值得，但是最后我还是没有想那么多……

“小诗，我很喜欢你……我 ……”我想继续表达我的心意，我想让小诗不再对我的心意表示迷茫，我想让自己对她的喜爱再次表达出来，让她真正能够理解我哦。但是却被一个敲门声和一个清脆的咳嗽声给打破了。

我辨认的出来，这是许久都没有听到冰姨的声音。

“咳咳……”她站在门口，若有其事地眯着眼睛望着坐在客厅桌子旁边的我俩，但是眼神却显得有些调皮，“我不在，你们就lovelove了是吗？看来你们还真是火热啊，这就是青春吗……哈哈哈”

很显然，这个家伙在说一些乱七八糟我听不懂的话语！

“没有啦，妈妈，文说，他马上就要走了……”小诗翻开了书，一边将视线重新粘贴在书面的内容，一边帮我解释。

“对，冰姨，我马上就要走了……”

冰姨听到“走了”这俩词似乎心里感到不踏实，正当她想说些什么的时候，门外传来了醇厚的男声。

“什么？小文？你要走了？在这里住得不习惯吗？还是什么？……”

是姨夫，这个平常都在工作外出的人怎么会有这闲工夫回家呢？

“不，并不是啦，”我摇着手表示否定，“是我父母啦，他们要我去他们那里补习一个月，你看，接下来不是要放寒假了嘛，所以说……他们想让我到他们那里好好补习一下，跟上学习的进度”

冰姨和姨夫一边自顾自地说着这样啊，一边走了进来，做到了桌子旁边的沙发上。

“小语，是不是一个学期过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姨夫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

“亲爱的，你忘记了？他们上个星期就放假了呀？当时还邀请我们去参加期末考试后的家长会，你难道忘了吗？”

说道这里，姨夫才像恍然大悟一样拍着手，“对哦，这么说，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随后，也用和冰姨一样诡异的眼神望向我们，“这个学期……小文和小语发展到什么地步啦？”

两双诡异的眼神直直地飘在我和小诗的身上，惹得我鸡皮疙瘩都起一地，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小诗却像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约而同地说出了同样的话。

“你在说什么啦！”

他们把雨伞放在门旁边的漏斗里面，便踩上了地板，走了过来。

“什么啦什么啦，别害羞别害羞，我们又不是外人是吧哈哈哈哈……”两个人相视一笑地就从我们的视线边走了过去。

“妈妈，晚饭怎么办？”小诗斜着脑袋望了过去。

冰姨的脑袋从房门那边露了出来，“恩，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然后呢，小文也要走了，所以说我们就做一个大餐吧，标准的！”

“那你们买菜了吗？”

小诗的话语每次都是那么地犀利，一戳就中。

“对啊，”冰姨转身向房间里的姨夫大声地喊着，“亲爱的，我们菜忘记买了，怎么办？”

里面却没有一丝回应，只有一个呼噜声闷闷作响。无奈，冰姨只能走了出来。

“你们谁愿意和我一起去买菜呢？今天要买的菜可能会很多的哦……对了，你们想吃什么？”

“糖醋排骨、家常豆腐、糖醋里脊、尖椒鸡翅、可乐鸡翅、爆浆鸡腿、油焖大虾、鱼香肉丝、青椒爆肉、东坡肉、鸡肉春卷、铁板牛肉……”我还没有把我想吃的东西全部说完，不知道为什么小诗和冰姨都来堵住我的嘴。

“咳咳”冰姨单咳了一下，“小文啊，你喜欢吃的东西太多了，说也说不完，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总不可能真的将这些都系素材全部买来对不对，所以……”

我瞬间明白了冰姨想说的事情，无奈地笑了笑，“那好吧，我只要吃糖醋排骨，家常豆腐，鱼香肉丝和东坡肉好了……”

毕竟我一个人在他们家过得这么久，说实话，我也一直都在向他们索取，虽然一直都是吃的小诗做的饭……

冰姨的饭菜吃起来会是怎么样呢？

“那妈妈，我要吃番茄炒蛋和排骨海带汤”

“恩，好的”

X——X

所以结果就是我和冰姨一起出去买菜，虽然小诗也想一起来，但是冰姨却以东西太多女孩子家家就待在家里好好看书为理由拒绝她一起跟过来。这让我稍稍有点警戒。

“小文”在去的路上，冰姨语重心长地与我说起了话，“你觉得小语这个女孩子怎么样？”

这个问题让我一时语塞，如果当时我是在喝水，那肯定毫无疑问全部被喷了出来。至于为什么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我想其实还是关于小诗这个女孩子吧，或许是一个母亲对于女儿的一种关心。

“怎么样……恩，感觉不错呀……人挺好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到我这样的夸奖之后，原本我以为会欣欣然的冰姨却摇了摇头，用一种“还是这样子啊”的眼神望着前方。

我不禁皱下了眼睛，抬起头，“冰姨，怎么了嘛？”

冰姨轻轻地叹了口气。

“小语她其实很喜欢你的，这点我从很早很早就知道了，从你们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冰姨的话语让我有点慌张，但是她立马又开始补充了。

“但是我也看得出来，她最近心情好像有点低落，我觉得你这个男生也算是不错的。”她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希望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要保护好她，她很容易就收到伤害，并且有些时候会更加情绪化，加上小时候的她其实我们两个大人陪伴的时间并不多，这些年，她最信任的人，她最喜欢的人，我想不会是我们这两个大人，而是你。”

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之前的一件事情，的确，我们从很早很早就在一起玩耍了，那个时候我还经常到她家做客，那个时候问小诗为什么家里的大人不在，小诗甚至连迟疑都没有救说他们去上班了。

“冰姨，说实话，你们再忙，也要多花点时间来陪陪小诗，对于友情我可以给予她，但是亲情只能由你们里给她。照顾小诗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我更加希望，你们能在工作之余，一起陪陪这个女孩子，陪陪这个女儿。”

虽然自己都感觉有些像是得寸进尺的话，但是我还是说了出来。不为别人，我想说这些话是绝对有不必要的。因为看过小诗眼神之中对父母的恬淡，心里还是有很多触动的。

“小文，这个你放心，我们会抽时间来陪陪她的，不过……现在也许是小语的转折期，我希望你会陪她一起度过，她也慢慢地进入叛逆期了，所以说……所以说呢……”

我明白的。

“我知道了，冰姨，我会这样做的，你们就放心好了。”

X——X

莉莉丝和莉莉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正在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

“你说，小诗会过来吗？姐姐？”莉莉丝抱着手中的一本封面有一个凸起的骷髅头的书。右手在不停地滑动着什么形状，口中念叨着什么听不懂的话语，空气中慢慢地、慢慢地出现一个圆圈，这个圆圈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芒，甚至还会不时地跳出一两点金黄色的星光，但是这个圆圈慢慢地扩大，里面是透明的颜色，但是却在一声突兀的“突”声之下拼命地闪动着，不一会儿，便变成了金黄色的光粒子四处消散了开去。莉莉丝也有点惊讶地看着看手中的指尖。

“这不好说，不过”莉莉娅轻轻嗖地一下品尝了一下手中的咖啡，“小诗最近好像心情不好，所以如果不来的话，其实也是说得通的，还有，小丝，你真的确定你就这样一直下去吗？”

莉莉娅说的话，莉莉丝并不是不懂，但是莉莉丝仍旧装作没有听到这些话语，继续练习着骷颅头书里面的驱灵术。

“姐姐”“恩？”

“你现在已经是V级别的了吧？”

“对啊，怎么了？”

“这个驱灵术的咒语你应该学过了吧？”

莉莉丝把书本递了过去，莉莉娅右手轻轻地一挥，一堆像是金色一样的自己飘在了空中。

莉莉娅上下阅读着这些内容，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没错，这是在空间之间用量子构建视觉通道的驱灵术呀，你刚刚在试的就是这个吗？”

“恩，没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想扩大这个视觉通道总觉得什么东西死死地扣住了我的身体，就像是什么钩子死死地掐住我的脖子一样。”

“哦，这样啊，emmmm……”莉莉娅仔细地读者这些文字，“有空间束缚……你是不是没有加空间量子维持空间束缚的张开啊？”

“可是，维持空间束缚的张开的空间量子是已经在通道里了吗？”莉莉丝有些疑惑。

在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清脆的敲门声。

“咚咚咚……”

“啊，是小诗啊……”莉莉丝有点开心地笑了。

“恩，莉莉丝，莉莉娅，我来了……”

但是莉莉丝却有些疑惑地瞄了瞄白诗语的背后，那里的的确确没有人。

“小诗啊，summer呢？”

“对啊，夏文怎么没有来啊？”

白诗语也许早就知道了他们会问这样的问题，胸有成竹地说，“他被我卖掉了呀……”

“别开玩笑啦，小诗”莉莉丝有点生气地皱着眉头，“summer怎么可能被你卖掉呢”

“也许是有可能的哦~”莉莉娅眨了一下眼睛。

“哼，连姐姐也来欺负我……哼……”

莉莉丝像是真的生气了一样，嘟着嘴唇。

X——X

“回家？”X2

莉莉丝和莉莉娅像是特别为了迎合语言的夸张性，两个人的动作也做得特别夸张。

“我说，你们两个人也不用这么惊讶吧？”我有些无语地咳嗽了一下，然后准备纠正这两个人的坏习惯。

“为什么回家？他的家不就是你的家吗？你们不是一个家的吗？”小丝似乎提出了一个十分亵渎回忆的话语。

“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夏文是暂住在我家的？”

两个人几乎同时摇着脑袋。好吧这对姐妹算是亲的了吧？

“好吧，就算以前我没有说过，现在你们也算知道了吧？”

“那summer为什么好端端的要回家呀？是不是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莉莉丝的话，让我隐隐感到一丝痛楚。这么说来，我们的确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天，因为他总是往39号跑，几乎算是冷落了我，所以这些天我也没有怎么和他说什么话。现在想想，其实我自己是最痛苦的，想和他说话，却碍于面子，死活没有和文好好说什么。直到知道他要回去那个瞬间，我才想向他说些什么，但是也只是想而已。

我很恨自己没有狠下心来向他表明自己的心意，在那一个小时的饭点时间，吃着饭，原本是可以就和坐在旁边的文到一点谦，求一点原谅，但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是那么懦弱，甚至在母亲眼神的帮助暗示之下仍然开不了口。

说实话，我对自己产生厌恶的感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这次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在文向我再次表达心意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跟他交换永远的誓言了，但是……我却没有做到。我知道这几年，文一直没有变心，可是几年后呢？

“小诗？！小诗！小诗！！”

“啊？”我这才反应了过来，这一对姐妹在提高着嗓音喊着我的名字。

“你在发呆哦刚刚？夏文为什么要回去啊？”莉莉丝好像认为我是发烧之类的了，便迅速地用手贴住了我的额头，在证实了我并没有头脑发热之后，点着点头，自言自语着什么。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X2

我点了点头，“没错，就是期末考试，我们上一个星期已经结束了考试，并且公布了成绩，我的成绩还好，还是名列班级和全校的前十名，倒是文他……他的成绩好像比他预期的腰差的多，虽然不知道他在老家成绩会怎么样，但是我能切实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挫败感……”

莉莉丝像是能够懂得什么的，点了点头，“我很能理解，那种准备了很久但是最后却考砸了的伤痛……”

莉莉丝也懂？难道说莉莉丝也是这样吗？

“我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等级认证考试，等级只能一级一级往上排，但是也是需要像你们学生一样的考试，但是呢……我时常因为没有信心和准备不充分从而在很多考试里面失败，所以现在才是S级，这也是最近几年才认证的……”

“文的父母大概就是打电话来叫他去那边补习功课了，没错，回到老家去补习了，我们接下来有将近一个多月的寒假实践，所以……”

“所以她就抛弃你了？……”

说抛弃不抛弃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必要，并不是因为文抛弃我，他这样做……

或许是真的抛弃了呢？尽管我的脑海里不再去想象这样的可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奇怪的思想总会莫名其妙地随着罪恶的时间冒出来。

“你们聊一会儿吧，我去准备一下午餐”说完，莉莉娅把衣袖卷了上去，看样子是要去做菜了。每次她把袖子卷起来就是要开始切菜。

“我想应该不是什么抛弃不抛弃的，毕竟……”

“你不喜欢他吗？”莉莉丝的话语突然让我一懵。

“我喜欢他有什么错吗？”虽然我的回话是中肯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等到说出去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做了坏事的小孩子，“他那么体贴，那么善良，一直为我着想，为什么我不能喜欢他？”

“不是……我并不是说你不能喜欢他……而是说……”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莉莉丝！”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话语之后，空气好像戛然而止，震动的声波很快就传到了厨房，不知道为什么，厨房那里传来一股死亡的气息。

“我想说，我喜欢summer！我想去追求他！”

这句话在我的耳朵里，不知道为什么，重复重复地播放着。

原本我并不认为文有多好，认为那些都只是表面上看到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有一种搅动的感觉。莉莉丝的这样两句陈述话，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知道你也很在意summer，你也很喜欢summer的！所以……”

所以？我喜欢文又怎么样了为什么你们明明知道的却又一而再再而三问我，四处触动我的底线。

“所以怎么样？你要和我抢文吗？”不知道为什么，处于迷糊状态的我，说出这样的一句话。虽然说出来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觉得别扭，但是当说完了，却觉得心里有点酸酸的。

“小诗，你别生气你别生气，我们不是来抢你的文的，小丝只是很喜欢文而已，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我们不会来抢你的文的，没事的……”莉莉娅走了过来，皱着眉头，轻轻地抚摸着莉莉丝的脑海。

莉莉娅端来的是糯米方膏。按黑色的糯米

“没事没事，说实话，我现在也是很迷茫……”我还是说出了心里的话，“我最近都在躲着他，我想他虽然如今不会恨我，也是好多次，他问我什么话语，我都没有好好地回复，好好地说话。所以，我想，他可能就慢慢地这样讨厌我……”

“没事的，小诗，不是我说，我是很强烈的感觉得到，你对夏文的喜欢和爱，还有夏文对你的喜欢和爱，你们站在一起无论是身姿还是语言对话都是那么让人羡慕……”

不知道为什么，莉莉娅此时此刻居然在帮我说话，这是极其少有的，毕竟以她的性格，她原本还是应当帮助妹妹的莉莉丝要多一点。平常见惯了她俩的应和声音，没有什么人关注我的声音，突然间出现这样一个声音在安慰我，心里怎么会没有安定的感觉呢？

“为什么？”

恩？我听到了莉莉丝暗暗地说着什么话。

“为什么？”

“怎么了？”

难道是因为我和莉莉丝抢文，才让她产生什么奇怪的想法吧？不行，我必须把那些东西，给……

”为什么，小诗你这么好……为什么我不是你……为什么summer喜欢的人是你而不是我……为什么……”她抱住我的腿，眼中满满地擎着泪水。

“没关系没关系，小丝，”我只能摸着她的头，轻轻地安慰他们。

虽然我有点质疑她现在是找机会，来击败我，但是她满眼的抱歉似乎在说明了我担忧的多余性。如果我相信她的话……

“好啦好啦”莉莉娅突然拍了一个掌声，自己将桌面中的的糯米方膏分成了三份，盛装三个纯白色的小圆盘里，递给了我们。“现在吃了这个方膏，把一切不重要的东西都忘记吧~现在在39号的只有我们3个人，店长和艾丽出去出差了，而维克也是日常不见踪影。所以说……

我点了点头，毕竟在这个时候再去过多的计较一些什么东西，是实在不明智的举动。

“夏文真的走了吗？”莉莉娅有点担心地，“我想我有很多东西想让他帮忙看一下呢……”

我连忙问，“什么东西呀？”

她把各自披风接了开来，从格子衣胸前的口袋拿出了一张纸。

# 第一幕 波米亚的心愿

时间过得很快，仅仅一眨眼的时间却过了许多年。夏文也从曾经的一个极度内闭的男孩子长大到了现在这个模样。对于生命的感悟，根本就没有什么，就这样死去，究竟算是好是坏？人生之中，究竟怎样过，才算是完美？

这些都不重要，这些并不是我们该考虑的事情。

我将沉重的书包拍放在冰冷的圆凳子上，或许是因为工作日的缘故，火车站里的人寥寥无几，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人坐在靠在很远的地方。就像是离散了的水分子在空气中散步一样，虽然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是我觉得还是相当形象的。

伸了伸懒腰，我叹了一口气坐在了圆凳子上。连着一排的圆凳子整整齐齐的背靠着背排列在眼前，大约40米的前方就是用铁栏杆拦起的用于登入火车检票的检票口，从那里只要刷了火车票就能顺利地进去。

这种事情我已经做了很多次了，但是也不知为何每次都带着一种忐忑的心。

视线偷偷地向旁边转移，看到几个人正倚在暗暗色调下柱子的旁边，吸着方便面里的方便面，这让我突然想起了我书包里正装着的一桶方便面。

我伸出手，轻轻地擦动着手掌，刺刺的寒风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纷纷地吹刮着我的身体，这种冰冷的温度是很久都没有体验到的温度，只是依稀记得小的时候。乘坐火车的时候会受到这样的寒冷。

抖了抖身上的外套，将拉链从肚子那边缓缓地向上拉。听见一声急促的‘ji——’的声音，一片寒冷便被我挡在了外面，我依旧轻轻地呼着冷气。揉擦着冰冷的手。

戴上耳机，手机里面打开VaeMusic+准备播放Vae最新的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外面传来一阵喧嚣的声音。因为这个车站的候车室其实不是很大，所以前台那边发出了什么大 的声音的话这边还是能听得一清二楚的。

我比较好奇地走上前去，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却遭到了工作人员的训斥。我挨了骂之后不得不乖乖地走回我自己该坐的地方。

尽管我遭到了驱逐，但是我还是能看得出来，分析的出来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一个脸上擦着脏水的小孩委屈巴巴地跪在检查行李箱的那个位置旁边，手上拼命地摇动着一个破瓷碗，里面的几个硬币在摇晃的动作之中不停地撞着四周的内壁，引起哐哐哐的声音。嘴中在说着什么话语我到是没也挺清楚，但是他的眼神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的，是那种奢望着什么东西的表情。只是检查员皱着眉头，红着脸，有些恼怒地看着这个莫名其妙出现的小乞丐，那种眼神就像是随时都会化为一副锋利的刀刃来切割这个小孩的肉体一样。

“但是我没有钱，要是有点钱，就会给他一点帮助了。”

我坐在蓝色的圆凳子上面，靠着靠背，自顾自地歇斯底里地说着。

没错，这并不是施舍，这是帮助。不知道为什么，对于一些困难的人伸出手，这样的举动在很多人眼中是一种施舍，但是在我的理解的大脑里，这不是施舍，这是一种帮助。我相信，他们最终会找到自己活着的信念。

“尊敬的各位旅客和工作人员请注意，K99次列车即将到站，到达站台为5站台，请各位旅客整理好行李，准备好车票准备上车，检票口为27检票口。尊敬的各位旅客和……”

广播在重复着这两句话。在这算是寂静寥落的氛围里，总算是增添了一点急迫感。

前方检票口上方的电子显示板对于候车的状态从红色的“等待中”切换到了“正在检票”。

虽然是来了一辆车，但是准备前往的旅客却不是很多，总共也就只有大约十个人左右（加上我），有老人也有小孩，有男人也有女人，有高的也由矮的，有胖的也有瘦的，有空着手轻装上证的也有肩上背上手上全部扛着大物件的，有戴着耳机听着什么流行音乐的也由打开手机开着免提大声对讲的。

我们在检票口排成了一对。

检票口很快啪地一声，两扇拦住路的门便轻松地打了开来。

我们一个人一个人通过将手中的车票拍在识别车票的扫描区，确认好了身份之后，便通过了检票口走进了隧道。穿过地下隧道，就到了广播里所说的5号站台。我缓缓地提了提肩膀，把扫描过后的火车票放到了我外套内的一个小口袋里面。

火车还没有赶到。所以我们也就不得不站在火车站台上等待。

“阿文啊，你这个假期就过来补习吧，我已经帮你把学习班都填报好了，记得这几天就要回来，听到了没有，待会我会转给你一点钱乘火车，恩，对，越快越好，这些天可能我和你爸都不在家，钥匙还是在老地方，家里还有一点蔬菜和新鲜的肉在冰箱里保存着的，天气这么冷，放个十天八天也不会坏，恩，对，还有，你的换洗衣服我帮你放到你的房间里面的衣柜了，所以你回来之后，就可以直接换，对了，你会不会洗衣服？会啊，那就好办了，你到时候什么衣服裤子袜子脏了自己洗一下就是了，我们也不可能帮你一起洗了，我和你爸很忙这些天，公司要筹办大会，恩，对办完之后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去看你，很好，那有事的话就打电话跟我讲，号码也是这个，对，已经换了”

虽然说是一长串的对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说得好像时间很紧急一样。

突然就让我过去补习，我也没有一点拒绝的机会，更何况期末成绩不理想这让我自己也更想多找点时间去安心地学习。

“火车就要来到临本火车站，请各位旅客退到黄线以外，不要走到黄线外面里面去”左边一个拿着扩音器，一边走着一边右手提着什么文件夹一样的东西，身穿蓝色绿色斑纹的小哥哥走了过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旁边一个小女孩走进黄线以内，摆着什么姿势。而和她面向的一个女生则拿着手机，横着摆放，听见几声刺耳的咔嚓咔嚓的声音。这个小女孩做着很可怜的表情。

“小姑娘，这里很危险的，火车已经开过来了，你快点退回黄线以外吧，快！快！不然的话火车来了我可救不了你！”

小哥哥走了过来，将这个傻帽一样的女孩子向里面推了推。

“你干嘛？”小姑娘有些矫情地问着，“我只是在拍照而已呀，你干嘛要这样对我？”

“小姑娘，这里这么危险，”小哥哥拿起左手中的扩音器，对准喇叭，大声地喊着，“火车就要来到临本火车站，请各位旅客退到黄线以外，不要走到黄线外面里面去”

小姑娘和帮她拍照的女生说了一句神经病，便向后走了开去。

火车准时地停在了第5站台。

我从胸口摸出那一张硬硬的纸票，递向正在检查车票的乘务员。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走进了车票上指定的车厢，从0号的座位上开始寻找我115号的座位。随着座位号一点点地公布，最终我在车厢的尽头处的一边找到了车票对应的位置——115号。那个位置是靠着 角落的双人座的其中一个，而且此刻这个双人座只有我一个人。这让我有些许暗喜，这次不用再担忧什么休息的问题了。我将书包抬高，塞进了头上的行李栏，便一屁股坐在了座位上。

然而旁边座位的主人还是来了。我便只能向里面再稍微挪动一下。

行程比较漫长，车票上和手机的订票软件的时间间隔有大约三个小时零10分钟，这的确是个令人感到沮丧的行程。

我朝着窗外灰蒙蒙地天空望去。在那空落落的站台上，似乎站着一种风度——凄凉。

天空中缓缓滴落的小雨滴让我感到有几丝意外，我向旁边的女生说了一句不好意思地话，便到了门廊那边。从头顶的书包里面掏出一本小说。

说是小说，其实也只不过是一本哲理书籍，大多就是讲解哲理在生活之中用处等相关的东西。在火车上的这段闷烦的时间里，看看这类书也就是我唯一的想法了。

我再次说了声对不起之后，坐进了我的座位。将书铺平放在我的大腿上，地下视角一行又一行地阅读。我旁边的乘客是一位梳着辫子的中年女性，而我对面，则是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性，好似像是一对朋友，在火车启动之后他们便开始了交谈。

“你这次是回家吗？小姐？”

“不是的，我刚刚从家里回来，前几天父亲50大寿嘛，所以我就放下自己公司里面的事情来给老人过生日，但是眼看时间又很忙，在晚上刚过完生日，今天白天就得走了。”

“那你还是挺孝顺的嘛”

“还好还好啦，我也没有想到过什么孝顺不孝顺的，这些都是我一个人想做的事情，本来说这次父亲过寿不回来的，因为厂房里面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但是我老公也是坚持让我回来，所以我也就和他一起回来了。”

“恩，你家是在哪儿呀？”

“恩恩……在白水那里，对的，就在靠近”

“哦，那其实就是在刚刚上火车的那个城市的隔壁说了这么多，还没有问你呢，先生……”终于像是在寻找着一直一拉想知道的答案一样，这个中年女性低下了头。

“恩……我是……”

…………

时间在我的耳边悄然流过，我却没有听见洗好的声音。只是大脑明奇妙就地播放着许久许久以前听Vae的情歌。那些歌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地重复着重复着……最后吼我陷入了期待许久的梦乡之中。

在梦里，我梦见了我一直都很像遇见的自己，那是一个轮廓周围发着白色的光芒，眼眶中的眼睛发出一点白色的光芒。周围的白色光芒在一闪一闪之后，不知道哪里传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声音，这个声音在我清醒的时候可是从来也没有听到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突然间一片昏暗。我缓缓睁开了眼睛，望向窗外的事物。

窗外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下过了小雨，外面的风景又再次被偷偷地换成了站台。虽然这个站台并没有之前那样的狭小，但是同样也是一个人也没有，倒是下着的雨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滴到了玻璃窗上。

X——X

下了火车，外面的空气一改火车内部因为闷导致的热，骤然而来的冰冷让我稍感不适。经过了大约5个小时的长途时间的劳顿，脖子也已经有点僵硬地酸了。不知为何，耳边依旧响起方才在火车里面听到的旁边一对男女说的乱七八糟的话。心情正一团糟，我缓缓抬起头。

旁边黑色的夜幕已经挂了下来，暗暗的色彩披靡在渺无边际的天边，四周闪着光的什么霓虹灯在这样天空中缓缓地眨着眼睛。那几个“出站请走这边”的没有贴着什么电子数码显示的提示板在这样五彩缤纷的世界中顿时黯然失色。远处的月亮在旁边的光晕的环绕之下变得有点模糊，头上似乎有点缺损的缺口在这样的模糊马赛克之下反而更加有发光的感觉。

我向前走去，沿着写有“出站请走这边”箭头的提示板的路，走过了站台，穿过了地下隧道。

终于出了车站。从兜里掏出手机，上面的时间显示是‘21:39’。和手表的时间对了对之后便重新放回了衣服里面。

出了火车站，四周便是一群来叫车的人。这些人我都知道，是那种趁着晚上没有公交车，便会故意抬高价钱来载你去你想去的目的地，或者干脆和什么酒店什么宾馆打好招呼，直接帮你带到那些地方，但是价钱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这些人在什么地方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竞争，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别样的竞争。

“你要坐车吗？带你去最近的宾馆休息诶……别走啊……给你一半的价钱……诶……！！”

我看见过前面几个人被这些人找了魂，我穿过了熙熙攘攘的叫车人，向前方走去。

坐在公交车站台上，靠在背后亮着大大的什么明星的什么电影的刺激场景的背景，那闪耀的光甚至有些隐射在下过雨的路面。这么一想起来，似乎雨已经停了。我抬起头看了看仍然挂在那边的月光。

“滴Dong——”

短信的传讯声打断了我的思路，大概是母亲和父亲的信息来了，我从衣服里面的口袋掏出手机没有开启锁屏的界面上跳出一条信息。发信人是我母亲。

“阿文，你在那个车站好好等一下，我们马上就过来”

说实话在之前每次我到火车站都等母亲和父亲的短信，但是往往他们都是多久都没有给个明确的答复，只能我一个人靠着几个小钱和出租车的司机周旋半天才回到家。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愿意这么晚的时间出来接我。

我在公车站的冰冷的铁板椅子上坐着，看着前方一滩可以反光的水坑。四周沁人的芬香在静静地撩着人。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伸了一个懒腰，靠在了背后的背景上。

困意油然而生。

不知不觉，我又再次睡着了。我想这些都可以归罪于昨晚的通宵计划吧？小诗一家人说什么搞通宵计划，结果吃了晚饭就连着我一家子去了卡拉OK唱歌，说是无论如何都要唱一个晚上，唱到早上，但是很不巧的是，他们10点左右就已经睡着了。没错，就是坐在那个沙发上睡着的，玻璃桌子上都是他们擅自带进来的零食：薯片、烤串、雪碧之类的。然而一开始并没有想做什么事情的我却反倒是最嗨的，连连哄他们起来，最后还是自己一个人硬着头皮唱着自己喜欢的Vae的歌度过了一个晚上。这带来的后果无疑是致命的，中午赶火车的时候十分困，坐火车的时候十分困，就连下火车的时候也十分困……

如果就这样让我睡上一个安稳的觉该有多好……

“阿文！醒醒！阿文！”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摇晃着我的身体，我缓缓地抬起头，向眼前望去，眼前的这个人影有点模糊，我揉了揉稍有困意的眼眶。眼前的人轮廓才慢慢地显现出来……

是一个两边扎着辫子的一个女人，发色是黑里透着点黄色。面部十分清晰白净，五官十分端正，微微一笑的眼眸顿时让什么沉鱼落雁之类的词语黯然失色。作为标准的喜好，她穿着黑色的卫衣，后面的帽子很整齐地按在肩膀上，修长的深蓝色牛仔裤让苗条的身材一览无遗。这就是我的母亲。

“啊？妈妈你来了？”我正要起身，才发现身上的什么衣服滑落了下来，我赶紧伸手接住，那是一件较为深厚的棉袄。

没有及时回话的母亲，把双手插在牛仔裤那两个原本就娇小的裤兜里，看着眼前弥乱彩绿的光。大概是已经到这里很久了吧。

“你看来很困，再这里休息一会吧，待会带你回家睡觉。”母亲把我手上的棉袄重新披在了我的肩膀上。

前几些日子似乎挺忙、连电话也不接一个的母亲，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却表现的那么好。是想扮演一个称职的母亲吗？平时最不会做关心儿子的事情，在今天第一次做，这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我们回去吧”我站了起来。

她轻声地嗯了之后，就把我领到了街道上停车的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母亲给我的感觉似乎和以前大不相同。我敢肯定，这决然不是错觉，在之前很多次的时间，这个女人在我回家的时候，甚至连一句“你回来了？”这样的回家的问候也不曾提起，更别说在火车站上接待我，甚至准备了棉袄为我披上这样的动作了。这些行为让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母亲。

她打开了车门，我坐了进去，她也坐了进去。我们之间没有一句话的交流，她便开启了油门，驶向了公共车道。外面的黑夜在透明的玻璃的高斯化之下显得更加地模糊，星星点点的霓虹灯闪烁着寂静的光芒。那颗被一圈白色光晕围绕着的月亮在透明的玻璃之下也变得模糊、扭曲了。车里闷热的温度伴随车身跟着路的颠簸摇摆让我产生了呕吐的感觉。

“啊，对不起，我忘了你会晕车，我开慢一点”

她向坐在后座的抛过来这样一句话，便重新挂了挡，放慢了速度。并且启动了窗户手动扶摇手柄的开关。这个时候的颠簸摇摆我还是能勉强克服的。但是母亲的这些举动和话语让我感到有一丝不知所措，就像你一直都以另外的看法观以的某个人突然间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你的面前，给你带来另一种看法。

“没事，”一边说着什么话，我一边摇动着窗户手柄，玻璃窗在一点一点地向下降落着。

眼前的夜市景象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烙印了下来。或许我很久没有这么认真地看一次夜景，星光的点亮光芒让肥满的植物枝叶反射出健康金黄色的光，没有夏天的虫鸣，但是却多了一份宁远的幽静，四处什么地方突然传来的一两声犬吠也能听得清清楚楚，车轴承转滚的声音在迎面吹来的风的呼啸声之中显得不值一提。前方闪着光的路标和一个个在路边设起的公车站上的站牌，路边关了门，但是门上宣传电子版的光却彻夜点亮的店铺，广场上皎洁的夜色在白色的地砖上照耀着冰冷的感觉。

“你爸爸已经在家里了，我们做好了饭菜，还没有开动，就等你到家了”母亲一边透过车旁的反光镜看着什么东西，一边说着这样的话。

我轻轻地回了一声恩。

也许，他们或许是找到了什么一直失去的东西，亦或者是想要得会我作为一个子女对家长的尊重。不管怎么样，这样的转变是不坏的。至少比他们之前对我十分冷淡的好。

我轻声地自言自语。车也在这样欣赏着的时间到达了家所在的小区楼下。母亲在前面下了车，而我也背上了书包下了车。

“你等一会儿，”丢下这句话，母亲像是着急什么似得走到了车的后面，重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手上提着七八个包装袋。

“要不要我帮你一下？”我提出了我的建议。但是她摇了摇头，并且示意我走上楼。

按照惯例，我还是走上了楼，走到了我们的房间。轻轻地按了门铃。

前来开门的，是穿着黑白格子衬衫的父亲，他用干净的笑容迎接着我。

“爸爸，我回来了”

“恩，你回来了”

他点了点头，准备帮我拿书包的时候我拒绝了。

“我自己会放的”我丢下这句话，就转过身走向了我的房间。

在我的房间里，放好书包，将书包里面的书籍缓缓地抽了出来，放在了空白一洗的台灯桌上，这时，我注意到台灯桌上面的格子木板上放着的一个小狗的塑料玩具。那个玩具是很小的时候与一个同学一起玩的时候被赠予的，当然这个同学不是小诗，也不是什么其他女生，而是一个男生，现在估计也和我一样是高二的男生，至于在哪里学习，在哪里过生活我已经不知道了，因为在初中之后就没有再和他联系了。

床铺已经是叠好了的状态。

摊在了床上，身上的困乏顿时涌了上来，像是一个顽疾在我身上不停地折磨着我，但是外面传来了母亲的声音，我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柔软的床。打开了门，走向厨房，在厨房洗了洗手，走到了客厅。

“阿文，今天你回来，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庆祝一下，我们也是很久没有这样好好地庆祝了，本来想吃完饭带你出去玩一下的，但是看你很困，所以就取消了这个设定……”

我并没有注意到母亲后面说的是什么，反倒是摆在眼前桌子上的一大堆菜肴显得极其地抢眼。我注意到父亲有一个十分得意的表情，他轻轻地瞟了一眼母亲。

“这些是我特意让你妈妈做的菜，都是你喜欢的菜，喜欢吃你就多吃一点，虽然在小语他们那一家那边也吃到了不少好吃的东西，但是在自己家里还是不一样的……”

我轻声地嗯了一下。端起了盛满一碗的饭，拾起了筷子，准备去夹取我喜欢的菜肴。

东坡肉、鱼香肉丝、酸菜鱼、麻婆豆腐、芹菜鸡腿、芥末鸡翅、肉丸汤等大约有十二道菜在桌子上任我挑选。母亲和父亲也开始动了筷子。

“恩，很好吃！”虽然一开始我并不是很想评价这些饭菜的味道，但是当我尝过之后，我还是忍不住夸赞这样的味道。也许不知道为什么，从以往的味道里面品尝出了其他奇特的味道。

“好久没有这样好好地聚在一起，吃个饭什么的了”母亲笑着说。

X——X

寒假这个身份，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噩梦。不管你是怎么想，在我看来，整日整日地待在家里看书、看动漫、听音乐、写东西是我最喜欢也是唯一钟情的事情，而其他的所谓补习班、兴趣班什么的统统都靠边。

然而我今天却面临着我所不喜欢的东西——补习班。

之前也说了，对于我而言，回到这里，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补习。昨日晚上用餐的时候，母亲和父亲也多次关心了一下我的成绩问题，对于他们而言，这些东西始终都是重要的，我始终也不明白这些象征性的数字在人生亦或是我今后的路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们非常健谈，关于成绩，关于怎样提升成绩，然而我都只是左耳进右耳出一样地筛选着这些有用的信息。他们所说的各种方法在我看来也只不过是些没有实质执行过的结果，他们或许也是没有使用过这些临时灯光一闪的想法。

所谓寒假，就是足够冷，冷得让学校们都不得不实施以放假这样的手段来缓解学生们的投诉和吐槽。毕竟在这样冰冷的温度里面在学校里学习是极其困难的，当然，主要还是归功于学校的空调没有普及整顿好，只有校长室的那一层有几间高级领导的办公室有些空调，其他的地方就别想有什么空调了。但是这个光头校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想开了，就在这个学期期末的时候突然什么宣布要在全部的教室安装空调，怕不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了。

虽说如此，家里面也还是没有空调，所以我每次过寒假在睡觉的时候，都会将两三床被子叠在一起深度锁住温度。这样的好处是一动不动久了就会有温度，但是坏处就是稍稍镂空了一下，冷空气就全部挤了进来捣乱。

清晨六点十七分，闹钟哒哒哒地作响。震动的声音把我叫醒。

这也是一个自然的清醒，因为被叫醒的我，此刻没有任何不适，也没有任何遗留的梦境，也许这些都是派昨晚早睡所赐的。

我坐了起来，把双脚搭在地上，揉着凌乱的头发，转头看了看被窗帘挡住阳光的窗户。

站了起来，我绕过床，走到了窗户前，把窗帘刷地一下拨了开。

尽管没有窗帘的阻拦也依旧没有什么刺眼的光芒从外面照射下来，我轻声地转身，将床头的外套套上，抖了抖全身。走出了卧室。

客厅里没有一个人，但是餐桌上却摆放着几近没有动过的一盘炒面，油亮的光泽看起来十分养眼。

旁边贴着一张便签纸“阿文，我和你爸爸先去上班了，这几天要出差，补习班的事情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地址在背面，具体详细情况你就去问一下老师就行了，还有，这里给你留了200元，够你吃这一星期的了，省的点花，上课是7点钟的别迟到了”

还真是一张十分简明的便签，虽然之前很多次她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留下这样的信息，但是每次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什么期待。或许这些期待在真实将经历过后便会变回无所期待。

我抓起便签，放在我的衣服兜里面。

走到洗手间，我刷了牙，洗了脸。咳嗽了几声，便重新回到客厅。

抓起炒面盘子上的叉子，便开始挑起了面条，准备就这样开始做早餐的进食。

我开动了，心里面默默地念叨着什么。

5分钟的事情，面条就已经被我一扫而光，虽然是已经凉了的面条，但味道还是没有丝毫减弱，还是母亲亲手制作的熟悉的味道，这样的味道在小时候给我的感触颇深。

掰开手腕处的袖口，瞟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已经是六点三十九分了。我应该没有什么可以徘徊的时间了，快速走进卧室，挎起了书包，从客厅正面的橱窗的下面第三个柜子里找到了屋子的钥匙，随手放在书包里，就出了家门。

X——X

“哦，你就是夏文同学是吧？我是这个补习培训机构的负责老师，姓卡，你的事情令尊已经全部告诉我了，你需要在这里补习30天的时间，周六和周日照常还是休息，每天的上课时间与放学时间也与学校的时令表是统一的，严格来说，和学校的时间安排表是严格统一的，在这点，相信对适应了学校生活的你们来说是极其有利的，你是高中二年级，但是令尊根据你的成绩，只报了英语班，数学班和物理班，任课的教师呢，我们这里会安排的，每周周五要进行模拟考试，考核这一周所学习的内容，另外伙食的准备是没有免费的，培训机构提供午餐但是需要用钱购买的，你也可以选择自带便当，你还有什么问题了吗？”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那你现在可以去四楼的401教室去等待上课了，记得和同学们好好相处哦”

我再次轻轻地点了点头。

其实地点并不难找，说实在的和我的家只有两条街的距离，也不算很远，很快就能够赶到。我赶到这里询问了一下楼下的保安关于新培训生的事项，便被他们带到了这个管理的负责人办公室里面了。但是好不容易有个寒假，时间却和上学的时间一样，心里难免会有点失落。说不定每天也由固定的作业呢……

我一边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一边坐上楼梯。同时坐上的还有另一个漂亮的女生，这个女生梳着长长的直刘海挂在肩膀后面，面容有些犯病的白，眼圈四周也有些黑。大概经常熬夜吧，也许是注意到我在看着她，她伸出手，递给我一块包装好的巧克力。

“给你”她的口中缓缓说道。脸上泛着一丝红晕。

“恩？”我自然是一点意义都不明白，斜着头满脸问号。

“想吃”她又再次说着简短的话语，就在我想要回答着什么的时候，电梯门被打开了，她像是有些慌张地走出了电梯，没有回头看一眼。

电梯层数表示面板上面显示是‘3’。

电梯自动合了上，然后继续向上行进着。

我在四层走出了电梯，并且在两边的楼道里找到401这个教室。

走进教室，里面只有几个人淅淅散散地坐着，他们大多都是拿着自己的手机在看着什么东西，偌大将近50个座位的教室，像是空荡荡的一个仓库一样，我在前排的一个位子坐了下来，拿出书包里的高二物理书，开始静静地翻动着书本。

几分钟后，一位带着眼镜提着手提包的年轻男老师走了进来。把手提包放在了讲台上，从手提包里面翻出一本书籍，书本封面上的字没有看清楚，不过书本的封面颜色是偏向冷色调的。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三元，你们可以叫我三老师，”三老师用手抵了一下镜框，“今后我担任这个教室大家的数学和物理老师，有什么学科相关问题在上课或者课下都可以来找我商讨，然后呢……”

在这之后呢，他就说了一大堆废话，也许是因为初次教书还是怎么的，听他的声音总有一种莫名的颤动的感觉。

他点名了我才知道，这件教室的所有学生都是高二的，而且几乎是数学和物理学科成绩都是中等的。

在这堂课，他给我们简单地回顾了一下高中常见的数学问题和物理问题，没有说完，便被中午放学的铃声打散了，弄得原本有兴致的他也不得不说声下课。他也像是赶着一样的，匆匆地提着手提包走出了教室，但是这时候一个学生从后面走了上来，向这位老师询问有关的问题。我不在继续在这间教室待着。

我走出教室，到外面的什么地方找一点东西吃。坐着电梯准备到一楼。

看到电梯按钮上面的‘3’，不禁心里想着去看看这一楼层，便按下了‘3’，取消了‘1’。

电梯如愿地在第三层停了下来，我走出了电梯，向眼前的同样也是两边的走廊望去，和四层的构架是差不多的，但是走廊里没有一个人，正当我准备重按电梯，准备下去的时候，走廊深处传来了一两声痛苦的嘶叫。

“别打！”

很清晰地能够辨认地出，这个声音早晨在电梯里碰到的那位女生。不知道为什么我咬着牙齿，没有想多少，很快地向这条两边教室的走廊冲过去，一边奔跑一边仔细辨认着声音的方位。

“啊！”

声音再次清晰地发了出来，而此时我也正好定位了这个声音的发源地。我看见一件教室里面四个女生围在一起，哭声和做苦的声音就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

我走上前去，拨开了围成一个圈的女生，挡在了这里面这个女生的头前。

这个女生岔开双腿坐在地上，两只手在拼命地捂住额头，脸上满是地上的灰尘。

“你们干什么？”我有点愤怒地向眼前的这几个女生吼着。

“我们干什么要你管得着？快滚开！”这些女生一声又一声地附和着，用手推着我的肩膀。像是一幅唯我独尊的模样。无奈之下，我只好抱着坐在地上的这个女生，逃出了这个地方。

我以极快的速度逃离了那间教室，并且顺着楼梯走出了教学楼并且走出了培训机构的门口，在最近的一家‘沙县小吃’餐点里面歇了脚。我累得满头是汗，呼吸急促地穿着白色的热气，而坐在对面的这位女生则是以低着头的姿势一副难以见人的模样。

我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开那个早晨的时候被赠予的巧克力，在她的面前晃悠，她才注意到什么，把头抬起来。黑色的眼圈在此刻却没有遮挡住她大眼睛的事实。她的眼睛特别大，眼睛在脸上的比例更像是小学生的比例，这大概就是所说的童颜吧……

她结果我手上的巧克力，然后仔细地眨了眨水灵灵的眼睛，观察着我的脸。

“早上”

“对，没错是我”

她低下头看着手上的巧克力，轻轻地捏着，然而包装袋却很容易地就凹陷了进去。我想大概是因为我方才拼命地跑着步，所以体温才把这块巧克力融化了一点的吧……

“对不起对不起，这么好的巧克力，却被我弄融化了……”我有些抱歉地比划着我，向眼前的这个女生抱歉。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这是什么意思？

“波米亚”她的小嘴缓缓张着，嘴里吐出了几个字。

“波米亚？那是你的名字吗？”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巧克力，不要紧，很多”说着什么不连续的话语，之后，她从背上的小书包（我这才注意到，她的肩上背着一个小书包）里再次拿出一块包装的巧克力。

她眼角的泪水还没有被风吹干，她的嘴角轻轻地上扬，“给你”

我不知所以然地结果了又一块巧克力。

X——X

“愿望……”她的嘴中缓缓吐出这两个字，大概后面的标点符号应该是问号，这种胜于言表的话语让人无论看多少次也不足为奇，毕竟眼前的是一位可爱的小女生。

“没错，你的愿望”我再次询问了这个问题。

已经是放学了，我中午请她吃了一顿午饭，她很开心地向我道谢，同样也是几个可爱的词语。我有点被这个小女生的风格吸引，于是便邀请她放学后一起回家，她欣然地答应了。刚刚她在楼下门口等我的时候，脸上绯红的一片是多么的可爱。

“恩……”她把脑袋稍稍地向上抬，看着湛蓝色的天空。

“没事，如果不想说的话，不用说也可以的”感觉到氛围有些尴尬，我不得不亲手结束掉这个话题，准备找一些其他的话题来掩盖我现在的尴尬和现在的氛围，但是她突然把脚步停了下来，把脑袋附了下来，用一双大大的但是周围却有浓浓黑圈的眼睛望着我。

那双眼睛在灵动地滚动着什么神情。

“宇……”她的口中磕磕巴巴地说出这个意义不全的字。

停下脚步的我侧着脑袋表示不解。她好像要鼓起勇气一般，眯着眼睛，有点提高音量地说“宇航员”。

看着说过愿望的她脸上再次绯红一片，并且把自己的脸深深地低下，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坏孩子。她挎着一个小书包在腰间，头发披在肩膀后面，被冷瑟的微风轻轻扶起，在空中持续不断地飘荡着。上身穿着黑色的过腰毛线衣，下身穿着一条黑色的紧身裤。

或许是感觉到有一丝尴尬，她便低着头，开始向前面走动。我在后面跟着走动。

“波米亚，你的愿望是想当宇航员是吗？”看着她黑色的背影，我轻声地问道。

她点了点头。我这才注意到，其实她比我矮两个脑袋，或许是初中生吧，话说回来，我到现在还没有知道除了姓名之外关于她的任何信息……不过貌似她很喜欢吃巧克力，书包里一定盛装了许多的巧克力吧。

波米亚轻声地点了点头，然后把脑袋转了过来，一边不注意前方的东西仔细地看着我的脸，一边像在分析着什么东西一样，我感到一丝莫名的尴尬，额头上不禁冒出了紧张的冷汗。

“奇怪？”她的嘴里再次吐出单个的词语。但是这个词语却显得十分地有分量。

我摇了摇头，“不奇怪，不过我说啊，为什么今天中午那一群人要来找你麻烦的？”

“越线”再次脱口而出的词语却难以减少这个词语的解读难度，我费尽心力思考着，模拟着任何有关这个词语的可能情况。学习的时候越了同桌的分界线？还是说自己做了什么对他人越线的事情？亦或是……

“他们”波米亚再次补充了这句话。

这样就有点容易理解了，波米亚也许说的意思是，他们对我越线……但是，但是为什么他们对波米亚越线反倒是波米亚被他们欺负？这道理是说不通的呀？

“他们越线吗？”我不禁提出了我的问题。波米亚点了点头。

“那为什么你会被欺负？”我再次提出了我的问题。波米亚皱了一皱眉头。像是在回忆什么不好的事情，眼神有些许空洞。“不是因为他们有错吗？为什么反倒是你被……”也许是我求答心切，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难免没有考虑波米亚的心情，这句话在后来看来，是个很没有素养的句子。

“兴趣”她的嘴里轻轻地吐出这样的一个冰冷的词语。

“兴趣……吗？”我不禁有点疑惑了，“是因为喜欢欺负你所以才欺负你吗？越线也是？”如果说把欺负人当做是一种快乐和兴趣，那么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说得通了，至于为何没有理由却仍旧可以欺负别人这种问题，不应当在现在这个社会提出。

波米亚轻轻地点了点头。

或许，这是第一次，我感受到曾今表示褒义的词语‘兴趣’是那么地冰冷。

“那些人如果对你动手，就来告诉我吧，好吗？我一定会把你保护地好好的！”这些话语是我的肺腑之言，或许在很多人看来也只不过是个客气的俗套话，但是尽管这样的俗套话落入诚实的人口中，力量是巨大的。

她的眼在听到我的主动帮助之后突然瞪得大了一些，像是在惊讶着什么，但随即便消失了，嘴角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或许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微笑吧。

汽车的身影在寒假的傍晚已经很少，车道上偶尔开来的一辆小车就会带来一股十分强烈的刺骨冷风，这种冷风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潜入附近人的身体里。毕竟已经是步入冬天的时段了，各路的冷风都会在这个城市汇聚，在几场冷锋雨之后便会开启真正的冬天。这就要求了我们不得不穿上保暖的毛线衣之类的衣服。

碰到了岔路口，刚好人行道又是红灯，于是我准备与波米亚再次讨论什么其他的话题，让眼下这个没有对话的尴尬空白有些彩色。

“对了，我还不知道，波米亚，你今年几岁的，上几年级？”

我能看见波米亚现在的样子绝对是很可爱的样子，低着头，像是在仔细寻找什么，但是仔细看着她脸上那一长条可爱的红晕则是为她的可爱度又添加了分数，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相信已经是1000分了。

“13岁，中二”

哦，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初中二年级这个缩减版心里却又其他的想法。的确中二是一个代名词，至于是什么样的代名词，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倒是波米亚和中二这个外界疯传的意思是挂不上半天联系的。不过已经是初中二年级了的这个事实让我有些意外，说实话，她这样的身高确实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是初中生。

对面人行道的红绿灯改变了状态，我们便趁着仅有的二十秒快步地穿过人行横道。我在刚刚询问过有关她的家庭住址的方向，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住在我们隔壁的小区，如此近在咫尺的距离我却一直以来没有发现。但是后来她才表明了，她是近一年才转学到这里来的。

“啊！”正在行进中的她像是看到了什么，突然大叫了起来，“亚莉亚！”

亚莉亚？你确定这不是你的昵称？为什么读起来那么顺口……波米亚拍了拍我的衣袖，然后用右手指向向我们缓缓漫步走来的一条全身雪白的狗。这条狗大约有一米高，全身的雪白毛发十分洁净，眼睛也像是波米亚的眼睛一样大，只是没有波米亚的黑眼圈。但是没有等我反应什么，她像是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好友一样，激情地冲了上去，抱住了这个狗。

这就是亚莉亚？我的脑海里不禁搜索着有关亚莉亚的这个词语便很快搜到了有关的人名——莉莉娅！这家伙真的是有点烦人的，就算我不在康特城了也同样以另外一种形式登场。这就让我对这个亚莉亚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为什么不叫亚历山大呢？亚历山大这个名字有多霸气……这只犬不会是母的吧？

亚莉亚轻轻地摇着尾巴，但是看到我这个陌生人的出现，突然神情一变，尾巴不再摇动而是夹在屁股上，好像是准备随时做好袭击我这个陌生人的准备，并且摆出了一副十分欠揍的架势。

它向我大声地汪汪叫，但是马上被波米亚制止了。

波米亚有点生气地皱着眉头，顺着亚莉亚的脑袋抚摸揉动着白色洁净的毛。“亚莉亚，新朋友”像是在解释着什么，但是这个解释完全不够昂！完全不够的吧！我不禁有些担心有关这只犬的理解能力了。

但是亚莉亚却像是完全听懂了波米亚的话，停止了恐怖的眼神，就连代表温顺的摇尾巴也恢复了起来，静静地围在我身边转着，然后轻声地叫唤了一声，便用脑袋蹭着我的手。想必这个就是它能够表达的友好的意思吧。我也学着波米亚的手法轻轻地抚摸着亚莉亚额头上的雪白色毛，亚莉亚闭上眼睛，好似在享受着这一切。

随后它便走到了主人的身边，静静地等候着差遣一样地痴迷地望着主人的脸颊。

好像发现有一丝奇怪，波米亚突然抬起头，面向我，“你，名字”

我这才想起来，我也没有向这位可爱的女生表达我的身份，虽然只是初次见面的生人，但是我的确也不想伪装什么，我全模全样地说出了我的身份。年龄16岁，姓名夏文，年纪高二，一听到我所说的高二，这个可爱的小女生像是打起了什么兴趣。

我们走到了波米亚所在的小区，这个时候碰到一个中年女性从楼道里走了出来，看见了波米亚于是便匆匆地赶了过来。波米亚也很向这个女性挥手示意。不一会儿，中年女性穿过车道走了过来。

“小亚，没事吧？”这个女性开了开口。我这才注意到眼前的这个女性穿着与波米亚一样的衣服，发型是只是身高貌似比波米亚高两个脑袋，大概于我通告。

波米亚点了点头，然后轻声地说没事。当眼前突然冒出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女性的眉头稍稍皱了一下，然后向抵着头的波米亚继续询问“这个男生是……你的新朋友？”

波米亚缓缓点了点头。中年女性像是受到了什么冲击一样，随后便露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笑容。她不再询问波米亚的想法了。

“小亚，我出去买点菜，你和你的新朋友先到家里客厅来休息一会儿吧，今天看有客人，我多买一点菜，对了新朋友，你喜欢吃什么菜？”

“恩……西红柿炒鸡蛋吧……”虽然很想一个人吃吃晚餐，但是现在有一个免费的晚餐，我哪里有不吃的理由？父亲和母亲不在家里做晚餐说实话让我一个人做晚餐也是很困难的吧，我怕自己给自己做出一大锅黑暗料理……

“番茄鸡蛋是吧？我记住了，小亚，你要多照顾一下客人，那我先去买菜了，新朋友，你先到我们家去坐坐喝喝茶吧……”

说哇，这个中年女性背面了我们，走过车道，走向对面的什么地方，作为一个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的土生土长的人来说，这里的一切都烂熟于心，我很容易就凭借我灵活的大脑，想出那里是菜场。

“回家”波米亚轻声地说了出来。

“汪！”亚莉亚像是在认同的一样，回复了一个叫声。

# 第二幕 波米亚的爱犬

又是一个清晨，但是我却不再是像往常一样是正常清醒亦或者是被闹钟叫醒，而是被闹心的敲门声吵醒。我或许从来都没有在这么早的时间被这样吵醒了。自然，我的心情也是很不好，我想，任何人在自己睡觉的时候突然被什么很奇怪的声音吵醒，心情都不会好受。

我坐了起来，看着旁边的闹钟，记得之前定时间是在六点十七分，但是昨天怕晚点了，所以就特地地设脑中时间为六点整，但是现在的时间才只是五点四十。

“谁呀？”我挠着脑袋，慢慢悠悠地走到客厅，当然，身上的衣服自然是穿着整齐的。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门外面并没有给予我什么回复，所以我只能去打开门探究竟了。

打开了门，我看见门外站着一个小女生和一只狗。门外的天空是深黑色的，也就是说，外面还是一团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么早的时候这个小女生和这只狗会在这里。

小女生是昨天才遇见的波米亚，而狗则是亚莉亚。也许是昨天我询波米亚住处的时候不小心暴露了我的住处吧。我想，他们两个人也许是有事情才来拜访，所以我准备好好招待他们，把他们领进门里面。

“谢谢”波米亚淡淡地表达着对我的谢意，并慢慢地走了进来。

波米亚今天穿着一件白色的外套配加白色的保暖裤，肩膀脖子上围着粉色的围巾，头上戴着一顶黄色的毛线帽子。

客厅里面的收拾工作我每天回到家都会仔细观察并且整理的，所以整体来说还是挺整洁的。波米亚在踏进这件屋子感觉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东看看西瞧瞧，左顾顾右盼盼，像是一个可爱的小猫在进入了新的领地的时候应有的警觉，她慢步地走着，走到客厅的沙发跟前，用双手轻轻拍了拍沙发。而亚莉亚则是像踏入自己的家里一样欢喜跃雀地奔奔跳跳着。

“沙发”她的嘴里轻轻地吐出这几个字，我点了点头。

一声不发的我走到厨房里，倒了一杯热茶，端了到客厅递给正坐在沙发上的波米亚。

“现在才五点半，”我掰开了衣袖口，看着手表的指针，“这么早来我家是有什么事情吗？”毕竟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凌晨5点半到别人家的门口敲门可是骚扰呀！

波米亚轻轻地摇了摇头，“没有，其实，我是想来看夏文才来的”

这个女生并不是能好好讲话的吗？为什么之前总是一个词一个词说让我听着十分难受的啊喂 ！

“这样啊，恩……不过才五点半，有点早，你出来的事情，你爸妈知道吗？”看着窗外深蓝色的景色，一轮圆月正在天边高高挂着，月亮四周的一圈白色的光晕让这个月亮显得分外的明亮和炫彩，像是一个被群聚的星星一样，它就挂在那边闪烁着，闪烁着……

波米亚又轻轻的摇了摇头，“爸爸和妈妈，在外面工作，很少回家”

这个话语让我有些触动了什么。我不言，但是我心里知道一些什么东西。

“汪！”这个时候，亚莉亚来凑热闹 ，向我们小声吠了一下，也许是在询问我们在讨论什么问题，但是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和这种小宠物说呢，就算说了他又会懂吗？

“那，你饿了吗？我现在要做点早餐了，虽然还是很早，但是我想我已经没有睡觉的欲望了，对了，你想吃一点吗？”

没错，就是这么早起来，也就是这么早地做早餐，或许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么早。

波米亚先是有些犹豫地摇着脑袋，然后好像是想到了什么东西点了一下脑袋，用十分坚定的眼神看着我，“炒饭！”

炒饭？

虽然我是会做这样的东西啦，不过，米饭之类的昨天可是没有剩余的呀。虽然很可惜，但是我还是要告诉这个小女生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向这位眼神认真的女生弯着腰说，“不好意思，本店今日暂不出售炒饭”。

她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样，先是点了点头，然后像是忍不住什么笑点噗着嘴笑着。跟着我也笑了起来，“波米亚，恩，我叫你米亚可以吗？”

总不能一直以全名来称呼吧？就我个人而言，称呼全名是一种十分正式的行为，但是对于朋友之间，我觉得应该用剪短一点的名字相称比较好，毕竟……

虽然我个人仍然对于刚刚的提案有所保留的意见，但是波米亚却很开心地点了点脑袋。

“我要做炒面，你要不要也要一份呢？”

这个小家伙依然点了点头。

虽然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不过……莫非这个家伙是个只会点头的可爱瓜？

不过既然点了脑袋，我肯定会帮着做一份炒面的。

谈起炒面，算不上是我数一数二的拿手菜肴，但是也算得上是十分擅长的一道了。尽管和母亲做的炒面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在我的心里，这始终是我难以磨灭的热爱的一道菜肴了。

走到厨房，不知道为什么小米亚也跟着过来了，连带着一只亚莉亚在汪汪汪地欢快地叫唤着。我走到料理桌台，从墙角的冰箱里面拿出两包冷藏面条。这些面条在常温下很容易就发霉腐烂，但是八度左右可以保持相对较长时间的新鲜度，这里面的五包冷藏面条是我三天前放进的。

小米亚很乖巧地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仅仅站在我旁边，看着套着红色围裙的我在砧板上切着菜，调着酱汁，紧接着的是解冻面条，随后便是清炒，加酱汁翻炒……

哦，对了，因为看到亚莉亚在旁边看着我翻炒着面条似乎十分兴奋，大概也是被这迷人的香味所吸引了，所以我就把我的那份分出来三分之一的份量呈给这个小狗吃。

这顿也是很美味的一顿，亚莉亚也吃得十分开心。当我们在客厅里面吃完面条的时候，我们便一顿懒散地瘫在沙发上，像是一个十分自由的人一样，我拍着有些鼓鼓的肚皮。惹得小米亚有些开心地笑了。而亚莉亚把碗里面的面条一扫而光后，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在原地疯狂地打着转，然后有些搞笑地摊在了地上，然后便是一两声幸福的吼叫。

“夏文，”这个时候米亚缓缓开了口，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单个词语单个词语地说着句子，而是更像是普通人一样说“关于亚莉亚”

我轻轻地斜着头，因为我知道，关于这只狗的详细情况还不是很了解。

“亚莉亚是我四个月前在社区里面捡到的一条狗，当时它全身都是泥巴。就像是一个十分恶心的恶魔一样，但是，腿上也有伤”

这么说，我轻轻地瞥了一下亚莉亚的脚处，发现她前腿的右脚上有一条伤疤。那回是亚莉亚口中所诉说的伤吗？

“我第一次碰见她，就是在五个月前的一次逛街之中，当时的它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白毛小子，在街上被很多人类推推撞撞，像是一个迷途的羔羊，所以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向这只可爱的小狗投以拥抱。在之后的见面便是在三个月前的一次，那次也是一样的，不过撞它的人换了，从曾经高傲的人类，变成了地位平等的小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白毛小子却仍旧和之前的态度完全一致，在角落被狗们教训地十分惨烈。我十分正义地冲了上去，并且赶跑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坏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这只狗就一直粘着我”

大概，就是出于感恩吧？不然还会有什么呢？但是如果说每次都被坏狗们欺负也确实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事实上，我怕是每只坏狗只是在凭借自己的想法来欺负亚莉亚，换句话说，就是兴趣。多么可怕的东西。我再一次地体验到了这个词语的深度。

“那么，这名字是怎么取的呢？”我再次询问了我比较关心的事情。

没错，这个小狗的名字的由来我也是十分地在意，不会真的只是单纯的瞎猜的吧？

“名字吗？恩……”小米亚点着脑袋像是在回忆着相关的事情，“名字倒是没有什么稀奇的，只不过是加上我自己的名字然后……就是随便取的？”

小米亚的眼神显得越来越迷惘。直到最后，连语句的语气都变成是问号了……她整张脸都在诉说着名字的真相，好想随便取名字是一种平淡无奇的方式，脑壳头上飘着的打问号好像是询问着“你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呀？”

难道这个小家伙真的是随便取的呀？总以为女生心思缜密应该会想到更多的事情，不过这样随便的手段来草草了。这个小女生难道是一名天然呆吗？

“没事，我随便问问”

确实，这些都是随便问问的东西。

“然后亚莉亚就跟了我很久，我们经常一些玩耍，写作业的时候它总是喜欢在我的脚边用之间划着我的裤脚，像是在提醒我快点带它出去玩。亚莉亚很喜欢遛狗，像很多类型的犬都是喜欢遛遛狗的，自然我们的亚莉亚不例外，我们也经常一起去便利超市，也经常一起在外面的跑道上奔驰，那些时光在这几个时间里慢慢的变小”

“原来你也是挺喜欢小狗的不是吗”这不是疑问句，也不是强调句，只是单纯的一种状态表示，小米亚在问着我。

我点了点头。或许对每个人来说，小狗都是很可爱的生物，源自那种很深刻的主仆关系，亦或是源自那种野性的奔放。但是对于我来书，这一刻需要的仍然是时间。小米亚轻轻地抚摸着亚莉亚的额头，而亚莉亚地很幸宠地半依靠在小米亚的腿上，像是一个很幸福的小孩子依偎在自己母亲怀里面的那种感觉。亚莉亚轻轻地用脑袋蹭着小米亚的腿。

卧室里，我调整好的6点钟的闹钟准时地在此时此刻响动了起来。

“已经六点钟了，小米亚，你要去上课了吗？”

“稍等，我有点困了……”

？？不是我听错了吧？虽然说，这个小女孩在5点半出现在别人家门口，天还没有亮，肯定是因为没有睡好，所以说肯定会困的，但是……但是在陌生的男人的家里说有些困了这样的话语其实是很麻烦的。不过小米亚碰到的最幸运的事情大概就是碰到我这件事。

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小米亚已经靠在沙发的靠椅上睡着了。亚莉亚也一动不动。这女生这狗一定很困了。为了可以让她能够不着凉，我特意地从母亲的房间里找来母亲的保暖披肩，轻轻地披在小米亚的肩膀上，然后将一份床单轻轻地盖在她的身上。在这样的温度受凉可是不好的。

我坐在旁边，目睹着小米亚的睡颜，也有些困了，于是就用拳头撑着脑袋，轻轻合上了眼，准备小憩一段时间。

X——X

时间是下午的三点半，课间。我因为突然有些担心昨天遇到的那个小女生，便从四楼走了下来，但是在走廊的尽头，远远的看见了米亚。不过……

那是我第二次见到狼狈如籍的米亚。

她撑开双腿，半跪在地上，周围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纸团，或许是不想让我看见她狼狈的表情，她极力地用双手捂住脸，没有露出一点心灵的舷窗。我能目睹的，只是她那双满是擦痕的手背，和凌乱的发丝。

也许这并不是第一次，结合之前很早的时候我看见的状态，这应该并不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的了。我并不能想象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能深切地感受到此时米亚心里的痛苦。或许很多人还是不理解或者说是不赞同我一个外人会懂一个女生的想法。抛开那些所谓的绝无仅有的偏见。

“夏文，”她把手放了下来。

可恶！我咬着牙齿，握紧拳头，想要说，但是却被米亚的手抓住。

“我想回家”她的口中缓缓吐出这几个字，像是没有经历过任何事情，只是仅仅的……仅仅的……像是过了去，翻页一样地说着。

可是我也知道，想像翻页一样那么容易地过着一些事情，是何其的困难。

但是我还是妥协了，既然是她个人的愿望，这个时候我还是要尊重的。于是我提出送她回家这一个提案，她欣然地接受了。

在路上，我们并没有过多地交流什么，她也是一直保持着沉默的状态，我也一直保持着沉默的状态，没有过多的提问，也没有一点回答。道路在我们之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屏障，外头的喧闹似乎打扰不了我们。我们的沉默像是冰雪一样让空气慢慢冻结。道路的终点似乎很遥远很遥远。天空很清澈，没有一丝乌云也没有太多的阳光。蓝色的天空延伸到无穷无尽的地方，在那边有各种各样的花、树木和河流，也由各种各样的枯木和蝴蝶。太阳边翩翩起舞的鸟儿也已经不见了风景。

我和米亚安静地走在这条道路上。

时间终于熬过了道路，我们走到了小米亚的小区自家楼层的门口。她把书包里面搜索出来的一把钥匙轻轻地塞进了钥匙孔，然后若有用力地转着钥匙。随后她很文静地转过头看了看我，“夏文……你要来做一做吗？”

我摇着脑袋。毕竟一个男生随便进女生家算什么样子，况且我还有课要继续上，我拒绝，“我想……”

但还没有等我说什么拒绝的话语，米亚就轻轻地拽着我的衣角用力把我向里面拽。我知道，也许是她想让我在这里陪陪她，所以我还是放弃了拒绝的念头，顺着她的力量把自己带进了她的屋子里。

说是她的屋子里，其实也不为过，因为早晨她和我交谈的时候就说过，她的父母亲在外地工作，这间屋子在大部分的时间也就是她一个人的屋子。走进客厅的感觉就是很新奇，但是眼下却被乱成团棉絮所吸引，那些棉絮在地上随处摆放着，有些很稠密而有些则是十分松散，像是人为故意地拆卸。

我以为这是小米亚闲暇时候的兴趣爱好，但是小米亚的脸却也显得一顿诧然。

“亚莉亚！”小米亚的脸顿时变成愤怒的模样，她朝着四处大声喊道，亚莉亚！你给我出来！出来！”想也不用想，这是谁的过错。

一只可怜巴巴地全身白色毛发的小狗低着脑袋，从沙发底下钻了出来，嘴里还叼着一团白色的棉絮。虽然眼神显得十分可怜，像是一幅‘不是我干的’的表情，但是看到白色棉絮的时候，狗赃俱获，无可狡辩。

小米亚把两只手搭在了一起，像是在表达着自己此刻愤怒的心情，她用火中有光的眼神望着此刻正低着脑袋，假装认错的亚莉亚。

“看你干的好事，”米亚教训完亚莉亚之后，转过脸，带着无奈地笑容和我说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亚莉亚最近好像迷上了拆沙发了”

我也苦笑地，“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整理吧……”

话不多说，我就跟着一起帮小米亚整理地上、桌子上、台桌上、所有的棉絮，然后全部整合在一起重新塞回了沙发里面，亚莉亚也被我们罚站在一旁，它也是很听话的一动不动，大概是知道了自己的过错，正在反省吧。

“小米亚，你是不是很宠爱这只小狗呀？”整理的间隙之中，我这样询问米亚。得到了米亚的连续点头。大概不是宠爱而是溺爱吧……

整理完之后，小米亚又抱了抱 亚莉亚，并且亲了一下亚莉亚的额头，而亚莉亚则像是受宠若惊地一动不动。难道还是在反省吗？但是整理的途中，我还是亲眼地看见了小米亚手上的伤，那些擦伤虽然只是点皮毛，但是还是深渗出了一粒一粒的血。

“小米亚……能不能和我说一下，今天又是怎么回事吗？”

最终我还是忍不住向小米亚询问关于今天发生的事情，也许是因为我的好奇心，也许是因为我的正义之心，也或许是因为我的好管闲事，但是无论怎样，我都想知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这里面一定有更多的东西我不知道，更多的事情我不知晓。

“要吃东西吗？”得到的却是小米亚的一句问句。

Emmmm……吃吗？

“好的”虽然是离饭点不远，但是我的肚子依旧十分贫乏地饥饿。

她说了一句“稍等”然后便站了起来，走向右边的房。那些是什么房间？我不禁咽了咽口水。我不知道那些房间做什么用的。于是我还是摆着正常的状态。

不一会儿，小米亚走了出来，端出来两杯什么东西，我结果这些杯子，看见里面黑黑的样子大概也能猜到就是咖啡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味道会是这么苦。

“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泡咖啡，没有什么经验的……”她的脸上显得十分无奈，“这些咖啡是我在爸妈的房间里翻来的，但是因为自己并不懂得如何泡制咖啡，于是就用热水融化了，因为是第一次，所以……”

我回答说没关系，谁的第一次是那么的一帆风顺的呢？虽然苦是苦了一点，但是还是可以下咽的。我轻轻地点了点头，准备一口气下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小米亚抢过了我的咖啡杯，一副我要喝的模样。

“啊~好苦啊~”喝了一小口后的她皱起眉头。

“肯定是苦的呀，不然还叫什么咖啡，对了，”本想再次继续地询问有关今天的事情，但是转念一想，小米亚不正是不想回答所以才找出这些东西来搪塞么，我何苦在继续挖墙脚呢？如果我还是这样不知趣地一次又一次地去询问，去让他回忆起那些事，我是不是又作为朋友是失格的呢？鉴于重重考虑，我还是把涌到嘴边的话语咽了下去。

“怎么了？”

“没……没什么”

X——X

对的如果说我没有什么想法，那都是错误的，也是根本不了解我的。

离开了小米亚的家，走进了自己家的时候，我就在拼命地考虑着，我究竟该如何去帮小米亚，如果去拯救这样陷入泥潭之中的小米亚。思前想后，最后还是想把事情告诉给培训班的老师，因为担心其他老师不会过多管理，于是我也就找到了一层的那个什么办公室，就是上次做第一次去的时候给我介绍的地方。

我把我看到的东西，全部如实地传递给了它，一字不保留地告诉了他。

“这样啊……确实……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是很难管理”他的嘴巴缓缓动着。

“什么话？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打算，总之现在有人受到欺负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他听到了我说的话之后，饶有深意地咳嗽了两声，然后翘起了嘴角。

“你口口声声说，波米亚经常被其他女同学殴打，那么我想问一下”说道这里他的眼神显得特别的寒冷，“为什么她不来报告，而是作为一个连关系都没有的你来报告呢？”

我？要不是考虑到小米亚的心里问题，我肯定会把她硬拽过来的呀，但是无奈，小米亚表示不想在继续回想这些东西了，我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但是如果不帮小米亚，我心里会有多难受你会知道？

双目瞪视着眼前这名正在抽着烟的老头，“并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她的朋友”

听到我说的话，这老头轻声地笑了两下。“就算是这样，你有证据吗？如果没有证据，光在这里狡辩可是没有好处的，我想这一点你比我还清楚，你也算是半个大人了。对于我所说的话应该 会理解的。你要来报告，就必须拿出证据。”

证据？证据？难道真的要小米亚被打到医院了，有住院证明了，才能真的证明她被打了？这样的话除了本人出面，我想还是很难解决的吧……还是需要小米亚来吗？我犹豫不决，而此刻的这个领导人正在用烟将整间屋子熏得满天云雾。

或许这次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突然产生一种畏惧感。能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奈何这个狗屁领导完全不理会，甚至有些想歪曲事实的思想。尽管没有多余的幻想，我还是想恳求这个家伙再多理会一些这样的事情。一个小米亚况且还不算太糟糕，但是五个小米亚，十个小米亚呢？

“领导，我想你应该能够明白的，对于你们来说名誉是有多重要，”想到之前看到海报的时候提起这家培训机构的名誉是相当不错，“要是爆出学员被欺负而自己却坐视不理这样的新闻，相信你们也还是会头疼的吧，到时候不禁会拉低报名的人数，还会惹得治安亭过来查办，要是我……”

我正想继续说下去，这个狗屁领导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像是一个经受痛苦的人。

“够了，不要再说了”他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没有再像方才地那样悠闲悠闲了。

“名誉当然重要，”只不过他的眼神还是显得那么地冰冷，简直不像是人间的眼神一样，“但是如果被诽谤了，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理，如果你还敢在这里闹事，我敢肯定，你会被提出学籍，如果想让我再次受理这样的事情，就麻烦你把当事人带来，你可以走了！”

感觉到被侮辱的我，还是敌不过敌人这样的气焰，闭上了眼睛，沉默着，走出了办公室。

X——X

距离上次偷偷地向狗屁领导人报告已经过去三天了。在前面几天的时间里，我每次一下课就跑去三层找小米亚，并没有看见她被那些女生欺负。在回去的路上我也多次询问最近是否被人欺负的事情，她也都回应并没有。

但是……

此刻的我正在飞速的奔跑，脑筋的转弯程度在此时根本就派上用场，因为当我发现三层找不到米亚的时候，心里就有不好的预感，我不知道她会发生什么，但是总有不详的东西在你触动我的感觉，让我从紧张的情绪中变得更加地紧张。

但是……我飞速地寻找着小米亚，如果问我为什么会这么紧张，那是因为我在早晨的时候和小米亚的约好的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碰面，但是却没有看见她。想起平常一次也没有迟到过的小米亚，心里不禁冒出什么不好的感觉。

但是……映入眼帘的，却是暴力和鲜血。

“汪！汪汪汪汪！”亚莉亚也在眼前不停地向那些人狂吠，但是却丝毫没有用。

原本心里就担心的事情如果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那么——

小米亚在培训机构的后面墙边，被几个高大脸上充满笑意的男生抓住双手，几个高大的脸上布满愉悦的男生抓住她的双手，又有几个脸上沾着一滩红色的男生手中抓着像管制刀具，正在欢快地……用！……刀！……捅……！小米亚！……的……肚子！！

啊啊啊啊啊啊啊！！……

愤怒顿时冲上了我的大脑，我的大脑此刻已经再也不能思考什么东西了。

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不知道我的心里在想什么，也无法控制我接下来做的事情。我只知道，我冲了过去，然后就躺在了地上，额头上也流下来一滩血，在地上缓缓地流淌着。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那一瞬间，我并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当我躺下来看见躺在我旁边的，衣衫不整的小米亚，看着口中感觉不到一丝气息的小米亚，看着手腕处仍然是温暖的小米亚，看着脸上都是擦痕的小米亚，我瞬间清醒了。

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站了起来，握紧拳头。任凭头上的鲜血随便流，任凭我的脚关节多么的痛，我心里想的，就是让该偿还的人偿还他们该偿还的东西，此刻我没有什么怜悯，对一些本就没有怜悯的人，我也不需要怜悯。

“汪！”亚莉亚也很生气地拼命吼叫，随着它的再次一声吼叫，我冲了上去。

这几名分量的人，在我看来其实是抗不了一点东西的。因为我不是人类！

“啊，这家伙！怎么身体这么硬！这家伙！”

“快逃！这家伙！这家伙的身体不是普通人！”

“这家伙！快搞死他！”

“死贱货，死了还招男人，真是妖艳贱货！”

“快打死这个臭娘们！”

！明明……明明都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还要再出手！

我趴在小米亚的身体上，硬硬地抗住了那些人类的攻击，虽然很痛，但是我的身体没有丝毫破碎的感觉。没错，这就是所谓的‘活死人’，俗称僵尸，或者丧尸。

亚莉亚也冲了上去，疯狂地咬着一个高大男生的手，但是很快却被那个男生用另外的一只手疯狂捶砸，承受不住这些捶打的亚莉亚却仍旧没有放弃，死命地咬住。我看见亚莉亚也被殴打心里顿时冒出火光，身体一扭，两只脚向这些男人用力踹过去。

那些男人几个被我踹翻在地，几个被我踹翻到3米之外。

“可恶！你们别想跑！”我追了上去，用我疯狂的速度追闪到他们的身边，然后用拳头控制好力度，向他们的肚子砸过去。他们被我打出3米开外，躺在地上不能动弹。

所有的这些发生在一个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但是我却感觉这几分钟好漫长，就像几年时间那样地漫长。

回过头，几滴血液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拿右手随便一抹，夜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降临了，似乎比之前都早。黑暗之中，看见了小米亚的身体在模糊的视线中闪闪发光，熠熠闪亮，像一颗闪耀的星星发出难以比拟的光芒，但是瞬间却被黑暗给吞噬了。

“啊！！”我仰天长啸，但是此刻已经没有用了，时间已经不会倒退了。

“汪~”亚莉亚有气无力地躺在了地上。她的脑袋上不满了血丝。

X——X

和夏文相遇已经有三天了，在这三天的相处时间里，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夏文的人格魅力，他不是那种十分健谈的男生，不是那种只会泛泛而谈的男生，更不会那种只会说胡话借以楦头来得女生宠爱的男生，他十分诚恳，不管做事，不论做人，我都能感受到他那真实的自己，那个不太会说话，但是却带人真诚的男生。

夏文的骨子里也是非常有正义感的男生，从第一次被他发现自己被受到欺负的时候，他出面制止了那帮坏蛋，这是我从未想过的，那些坏蛋是培训机构的领导人，我母亲为了把我弄到这个培训机构，费了千辛万苦，送钱还陪笑脸还陪夜的，这些东西，虽然我看见了，但是我能说吗？我能向谁说？既然母亲花了那么多心思让我来这里补习，那我除了好好学习还能做什么呢？于是那些坏蛋来打我的时候，我就只能选择妥协，并不是我不反抗，虽然我妥协，但是他们闹到 一定程度我都是会反抗的，但是……但是无可奈何的是，无论我多反抗，她们都用更加残酷的手法来折磨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愿意为我说话，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邻居（我曾把事情告诉他们，但是他们却说肯定是我有过错）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没有受到过一点帮助没有收到过一点救赎的我，被这个男生拯救了。

这是我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碰到的男生。

因为如此，我更加感觉自己配不上这个男生了。直觉告诉我，这个男生会去帮我讨回公道的。事实上，前几天他去领导办公室大闹的事情我也都知道，因为我就在隔壁的房间听得清清楚楚。但是……但是……

我也曾经试图跟老师坦白我的遭遇，老师也曾管理过这样的事情，把我们俩叫到一块，说我们都是有错的，不该互相打架，让我们互相道歉，我说了，但是对方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句。老师没有丝毫察觉，也没有丝毫想要停止这场闹剧的想法。

于是，我放弃了。

父亲和母亲就这样把我丢在这样的一间地狱里，对我不管不问，就好像我只是他们的一个小玩具一样，把我安排到一个场景里，便不再过问。

想起这些天，自己躲着那些坏蛋的心情，想起这些天仍然被那些坏蛋欺负的心情，想起这些天被夏文询问但是不得不回话说没有什么事情的心情。我很痛苦，夏文的温柔，让我感到自己的痛苦，坏蛋的欺凌让我感受到自己的痛苦，怎么样怎么样的痛苦，我都感受得到。

但是我实在不想痛苦了，我实在不想继续这样下去了，我……

突然，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疯狂地成立了。与其说是念头，不如说是赌注，到底我该不该继续这样下去，到底我该不该反抗，我想，这些东西也许是在死前的那一瞬间才会想明白的吧？我究竟该不该，有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

脑海里冒出这样的念头，这次我便有意的去惹怒那些坏蛋，果不其然，他们的情绪如往常一样，不，比往常还要愤怒。

“放学你给我等着！我找人弄死你！”

或许这并不是一次好的等待，但是这的确是一次我所希望的期待。

时间已到，放学铃声想到，我没有再在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地点等待着夏文的出现，而是被那些坏蛋女生带到了培训机构后面的墙边。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活得有点不耐烦？”一个女生冲着我，脸上的笑意撇在嘴角。

我沉默不语，但是心里所想的那个念头，此时还是没有兑现。如果说是接近死亡才能得到我的真相，我想接下来或许是挺合适的。

见我丝毫没有说话的欲望，那些女生摇了摇脑袋，从我身边走过去，留下我和一群挡着我去路的高大男生，他们都比夏文还要高半个脑袋，有的身子很胖，有的身子看起来很壮，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脸上似乎都写的‘坏蛋’这两个字。

“小妹妹，听说你很猖狂啊，就来陪小哥哥们玩儿吧~”

期望……期望……该不该继续生存下去？……有没有资格继续存活下去？该不该……

“哟，连话都不说，该不会是哑巴吧？”

有资格？…………没有资格…………？

他们从衣服里掏出黑色的铁棍，嘴上一副又一幅阴险的笑意。

我没有说话，只是有些愤怒地盯着眼前的这些人。但是此刻，我的大脑里想得却是——夏文，快来救我！我要继续活下去！夏文！

但是……

X——X

“啊！小米亚！米亚！！”我的脑海里，现如今全部都是小米亚活着的时候所带有的笑脸、哭脸，说过的很有个性的话，也带着孤独的话，此时此刻的我们，被黑暗包裹，要不是我疏忽……要不是我早一点到……要不是我……

无穷不尽的要不是突然在我的脑海里冒出来。没错，要不是……

“夏……文……”

我的耳朵里此时好像因为思念过深出现了幻觉，似乎耳旁有小米亚的声音在呼唤着我的名字。但是我深知，此刻的小米亚已经……咦，我低头看着已经把眼睛睁开的小米亚，心里不禁又多出了一个疑问……

“我……”她好像要说什么话，但是又好像有气无力地说出来的字词都无法听清。

“啊？小米亚你要说什么？”

“我 ……”

我非常努力地把耳朵凑到她的嘴旁，“我想……我有……了……”

“有什么？有什么了？小米亚，你可千万不能睡着啊，如果现在睡着了……”

就可能再也醒不来了。

“为什么……”小米亚的声音又有了，但是依然还是十分微弱，简直就像是摇摇欲坠的火光，在黑暗的吞噬之下，噗的一声闪一下，然后……

“为什么什么？”我的大脑已经跟不上思路了，但是此时的小米亚……

……已经把双眼闭合了。

X——X

“汪！”亚莉亚在我的身旁小声地叫唤着。

它的眼神里十分空白。失去主人的感觉，我想大概是很不好受的吧。

小米亚死后的晚上，我报了警，治安亭的管理员过来安排了尸体的处理已经亲属地呼叫。起先，作为第一发现人的我，被叫到管理员那边询问事情的起因经过与结果。我很清晰地记得关于小米亚死亡的事情的经过，我也很清晰地记得小米亚合上眼睛那安详的脸颊，在我的印象之中。小米亚自然第一时间便被送进了医院，但是抢救无效是必然的，因为所有人都对没有心跳的人起死回生不感兴趣。

管理员询问完事件之后没过多久就把我给放走了，大概都想起了几个月前的那一起事件对我有所忌惮。关于辅导班的事情，我前天也去抗议，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谈拢的一样，这些领导人要么就是不在，要么就是不说，把我赶出来，关于辅导老师也大多做不了主，他们都只是冷艳旁观，无奈我只好暂时把这些东西放一放，因为我知道，马上，我应该就会有资本来和这些领导人谈了。

我下午辅导班回到家，却发现亚莉亚正趴在我家门口，像极了一个失去了至亲的小孩子，垂丧着脸，眼睛久久没有睁开，身上还有一些血丝残留着。回想起来昨天，在被管理员带走的时候，我找不到亚莉亚，不知道它去哪里了，也不知道它去干什么，但总归，今天还是回来了。大概我是它主人的朋友，所以这个宠物的小狗也就把我当成了亲人。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理解。

“亚莉亚，你在干什么呀？”我蹲了下来，看着眼前正在趴着酣睡的亚莉亚。

亚莉亚听到了什么，缓缓睁开了眼睛，但却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尾巴也懒散地垂放在地上，头也没有抬起来，只是把眼神瞟了向我，刚刚说过了，它的眼神十分空洞，十分空白。

“汪！”它再次轻声地叫唤着。

“打起精神，来了，进屋子吧，我知道你今天肯定没有吃东西，我给你做一点东西吃吧？”

我轻轻地抚摸着亚莉亚的额头，它好像十分依靠着我的，用脑袋顶起我的手。

我再次轻轻地拍了拍亚莉亚的额头，它慢慢地起了身，然后跟着我走进了我的屋子里。

“亚莉亚，你要吃什么东西？”坐在客厅上沙发里的我，看着趴在我脚边的亚莉亚，打起精神来询问。但是一瞥眼却没有看见原本应该出现在旁边的人，不知不觉心中突然涌上一股酸意。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汪！”还是无精打采的回答。

“虽然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不过我能做的也就只有炒面了吧，上次你也是吃过的，这次你还要吃吗？”

“汪！”不知道为什么是我的错觉还是什么，我似乎看到了亚莉亚点了点头。

我走进厨房，把冰箱里面的冷藏面条拿了出来，放在锅子里漂煮，然后盖上了盖子，准备等待面条煮熟。我再次走进了客厅。

“亚莉亚，你在那里呆着哦，我先回到我房间里拿一点东西。”

亚莉亚并没有回答什么话，只是远远地望了我一眼后便低下了头，整个身子蜷缩在一起趴在冰冷的地砖上。

我走回我的房间，拿出了我的辅导作业课本和草稿纸与中性笔还有铅笔橡皮等等文具。虽然此刻我的心里仍旧乱成一团，但是该做的事情我想应该还是要做的。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客厅的桌子上，准备待会吃完晚饭就稍微写一点辅导作业。

作业放在桌子上后，我再次瞥了一眼亚莉亚，它把头埋进自己的腿里，眼睛闭合着，雪白色的毛发因为沾染血色而变得残秽不堪。我想着，待会写完作业，就带着它一起去洗一下澡吧，身上的血色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让人感到痛苦的存在。

我回到厨房，揭盖翻滚着开水的盖子，把里面的面条捞了起来，放在一旁早已准备好的冷水锅里冷却。从冰箱里拿出白菜在料理台冲洗了干净，便放在砧板上，提起右手握住的刀把，此时脑海里却浮现另一个人的身影——小诗。

离开康特城回到老家已经过了大约一个星期了，小诗他们还好吧？

刀锋缓缓地下坠，将排好的白菜叶一块一块切开，放在了一个篮子里，随后又从调料袋里拿出一颗大蒜，横过刀面，用刀面狠狠地拍打大蒜子，并且细心地将大蒜子切成了沫丁。将锅下的火再次点燃。在燃热的锅中倒入了淡黄色的菜油，并且在菜油已经闷烫了的时候放入大蒜沫丁爆了香，随后倒入白菜叶，再是白菜根，轻轻地搅拌着。

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身后有人在看着我，就像是几天之前，小米亚在看着我做炒面一样，我不禁回过头。但是那个感觉却是错误的，我身后并没有小米亚，这时的我才清醒地提醒自己，小米亚已经不在人世了。

亚莉亚站在我的身后，摇着尾巴，整个身体给我很精神的感觉，眼神之中倒也没有了之前所见的那样空白或者说是什么样的痛苦的感觉。

“亚莉亚，你要吃吗？”我想我始终都是在明知故问。或许这并不是我的错觉，我再一次地看见了亚莉亚点了点头。

“稍微等一等，现在还没有好呢”，我将冷水锅里面的面条挑了出来，倒入了炒熟了的白菜锅里面，在面条都已经被翻熟的时候……

我哭了，想起前几天给小米亚做炒面的情景……

“汪！”身旁的亚莉亚好像注意到什么，用头，戳动着我的膝盖，我才注意到我应该放酱油了，面条快被炒焦了。我快速地拿起一旁的酱油瓶，慢慢地滴加着酱油。

随后放置调料，盐、味精。之后就是盛装起来了。

我将炒面分成两份一样等量的。

“亚莉亚，这是给你的，别别别……别着急，我们回到客厅再吃吧……”说着，我双手端着两盘炒面缓缓地从厨房走进了客厅，将一盘炒面放在餐桌上，另一盘炒面则放在餐桌的桌脚旁边，我看见亚莉亚像是很久没有吃东西一样地狼吞虎咽，张开着嘴巴一次又一次地咬断面条然后吞进口中。

“别着急，慢慢吃”看着十分性急的亚莉亚，我忍不住用双手抚摸了亚莉亚的额头。亚莉亚没有理会我什么，仍旧持续着狼吞虎咽的模样。也许是很久没有吃东西了吧？

“别着急嘛，真是的”虽然我口上是在抱怨，但是心里不免还是有些感到温暖的。

空无一人的家里，外面的天空早已经暗了下来，原本在这个时候的我，是以书本为伴，以作业为伍，感受到孤独，但是身旁却多了一个可爱的生物，这让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欣慰的，虽然还是不免会想起小米亚的事情。

小米亚绝对是我见过的美丽的女生之一。她温柔、善良，虽然只是短短的相处这么一点的时间，但是我始终都不明白，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会在那种地方被人杀害。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总是被别人欺负，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会被 通吧同学欺负。

不久，我已经扫光了盘中的面条的白菜，身旁亚莉亚的盘子里也都已经没有了剩面剩菜了。它先是打了一个哈欠，然后便退了几步，趴在了地上。

吃完饭之后，便是我的作业时间，有关寒假作业（语数英化物史政）并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似乎照顾亚莉亚已经成为了我的工作之一。在这里我并不是表达自己不想照顾亚莉亚而只是单纯地觉得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让我感觉对生活更加有点期待了。

“要是你在的话，会不会这样安心地把亚莉亚交给我带呢？”什么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浮现了这样的一些字眼。已经离开了人世的小米亚，你说呢？

这里的死后文的中转站我都没有见到过，不知道递送员的为人怎么样，是否好处之类的。

夜幕依然漆黑，我抡起袖子，准备要去洗澡。

“亚莉亚，该是时候去洗澡了，你看看满身是鲜血的你，走，我们去浴室！”

亚莉亚期初不愿意地，但是在我的拖动之下，最终还是跟着我一起走进了浴室。我想原主人也就是小米亚还是会经常给亚莉亚洗澡的，从身上毛发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倒是走进浴室的亚莉亚却显得不那么友好，不那么乖了。

让他好好站着，我要给它洗头了，它却晃着晃着胡乱地摇摆着脑袋抖动，像是一幅我不想洗头 的模样。但是尽管这样，我还是坚持地把它挤好了洗头膏，并且在额头上涂了一滩。现在的它简直像是一个史莱姆一样坐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很好奇地拍了拍它的脑袋，想去询问为什么它不一起来洗澡，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一声严厉的汪！

“好啦好啦，我知道你是一只厉害的汪啦，不过在怎么样厉害的汪，身上也不能一只沾着鲜血吧？来来来，你别动，我要给你涂肥皂……诶……对对……别动……好了，肥皂已经涂抹完毕啦，接下来便是冲水了，诶……喂……亚莉亚，你别跑呀！”

一开始还是挺配合的，亚莉亚站在原地不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后面要冲水的环节他却没有一丝配合可言，整个狗可劲儿地往旁边里逃，冲个身子就像是满天乱跑一样的感觉，虽然最终我还是把它身上的鲜血都已经死干净了，但是自己的身心却累得不行了，自己洗完澡，带着亚莉亚从浴室里出来，但是不知道是处于本能反应还是故意的，亚莉亚在我的身前拼命地抖动摇动着身体，随后……可想而知的，一大堆水滴凌空飘散在空中，然后大批水滴正好命中了我的已经擦干了的身体。

“啊qi——”我的鼻子像是塞住了什么东西一样，嘴巴不禁打出了喷嚏。

好冷——

心想这次应该要完了，可能要感冒了。自己活了十几年了也很少感冒了，不想自己的一世英名却败在这只小狗的身上。心里 着实不甘，要是时间可以重来……

“qi——”小狗也像是打着喷嚏一样，没有了汪的声音，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

我们都感冒了。

# 第三幕 波米亚的时间

亚莉亚好像走起路来有点跛脚。

这件事是我今天才发现的，以往亚莉亚并没有太多走动，倒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却每天下午从外面跑回来都是满身是灰尘，像是在哪里打滚了一样。虽然说普通人类是不懂小动物的语言的，但是我还是亲口询问亚莉亚，得到的也只是难以理解的“汪”。

大概已经过了一周了吧，想到小米亚的事情，我的火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终我没有再去培训机构学习了，整天待在家里，捧着书，就在自己学习。虽然我不是那种能够长时间自己学习的人，但是对于偶尔喝喝什么茶水的我来讲，这的确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寒假已经过了约莫快两周了。在科目的学习上，有关数学却学到了更多的东西，这当然归功于父亲的小型书库了。

但是每次在书房看书的时候，总想起亚莉亚的事情，于是到客厅去，但是却没有找到它的人。每次都是这样，已经连续4天了，但是每当中午饭点的时候（大约也就是十二点），却看见亚莉亚跛着脚，一愣一愣地从门口走进来。

这家伙……莫非不是在外面找了几个伴了吧？

虽然我的问题很幼稚，不过就常理来看，它的确很有可能 。

但是它给我的感觉是那么的忧愁，每次在客厅里看见他的时候，它总是把脑袋埋在自己的身体里，眼睛紧闭，尾巴瘫在地上，整个狗一动不动，像是一个受尽了屈辱的可怜人。这样的忧愁感觉和找了个伴这样快乐的事件一对比，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它到底是怎么了呢？

多想也没有结果，于是我就打算自己跟着亚莉亚去了解一下究竟。

“亚莉亚！来吃饭了！”我从厨房里端出炒饭，注意不再是炒面了，因为之前吃了N次炒面，心里面多少有点厌倦心里，我怕小狗也由这样的心里，于是也就自己换了一下菜单，不过就内容而言，其实并没有多少改变，只是把面条改成米饭了。

“汪！”亚莉亚回应，从屋门前面走了回来，身上十分整洁，白色的狗毛熠熠发光，就像是一个钻石一样。亚莉亚轻轻地摆动着尾巴。

我把炒饭端放在地上，然后看着亚莉亚低着头慢慢啃咬着，它缓缓地用舌头把一团饭推到一起，然后轻轻地卷起来，送进自己的口中，虽然它的嘴巴并没有像人的嘴巴那样灵活可以左右磨损，但是它依旧将口中的饭啃咬着。快速张开嘴巴和闭合嘴巴的样子显得有些呆滞，但是却很有观赏性，也少有的几粒米粒从口中掉落出来。

我很快就把自己的炒饭吃完了，看着正在啃咬的亚莉亚，伸手不禁去触摸它那白色的额头，它很乖，并没有什么反抗的模样，自己也在吃着自己的米饭。

它也很快就把早饭吃完了，它晃了晃脑袋，轻声地叫唤了一下之后，走到客厅的沙发旁边，蜷缩着身子，闭上了眼睛。

喂，你这家伙，天天这样真的好吗？吃了就睡睡了就吃，倒是个子为什么没有多长呢？难道是因为消化系统很强？我摇了摇头，把碗碟收拾好，拿到了厨房。打开了水龙头，开始洗刷碗碟。

每天都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会把手中的碗碟洗刷地干干净净，这也是为了不让明天做多余的事情呀！

“亚莉亚，我到书房去看书了，你偶尔也叫我和你一起出去逛逛吧，恩？不然的话，你的身体可是要胖的哦？我轻声地抚摸了一下它的脑袋，像是一个可爱的小孩一样，它一动不动，用大大的眼睛望着我。

亚莉亚没有做什么回复，我想它应该能听懂我的话语。没有为什么，只是简单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看它的了”我轻声地自言自语，确认没有人之后我躲到了二层的阳台上，端着板凳在地上坐着，随时观察亚莉亚可以的出行。

但是，心里总觉得有一丝难堪，也许亚莉亚比我们更加聪明，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总会有这样的一则担忧。每次看不到它活泼的动作的时候，总能联想到这样的说法。为了谨慎起见，于是我就回到书房，用衣架和披风做了一个假的人体，放在我经常看书的那个凳子上。或许这个家伙回来看看我是不是再好好地看书然后再决定出行的，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亚莉亚不知道为什么，走到书房里看了我两眼之后就走出去了。

我躲在门后面，透过门缝看着亚莉亚。

亚莉亚在客厅里面微微眯着眼睛，给人的感觉迹象是在睡觉。

突然，我低头看了看手表，那是大约九时三十分，亚莉亚突然缓缓站了起来，虽然我并不是在时刻观察着，但是却很自然地就察觉到了。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眼神显得不像是平常那样的呆滞和可怜了，而是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或者说是感到恐惧的眼神，不知道这样的眼神是怎么出来的。我抵着脑袋，仔细地观察着。

亚莉亚并没有直接走出门，而是好像试探性地看了一眼书房的我，好像是在确认着什么，但是我的制造出来的假象好似完全骗过了它的眼睛。它好像在做着什么决定，随后便很快地他除了房门。

“快追！”心里面响应着这个词语，于是很很快地穿上了外套，带上手机，缓缓地在亚莉亚的背后跟着这个家伙。

亚莉亚首先走下楼梯，然后走出楼梯，踏进了公路上。此时的公路上，因为是寒假，所以也就没有多少行走的行人和行走的车辆，整个马路给出的感觉是平静地、平庸的。不像是大都市那样繁华，也不像小城市里面那些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亚莉亚沿着公路的一旁，笔直地走上去。像是一个有了明确坐标，有了明确目标坐标一样的一次行走。我皱下了眉头，这个家伙到底是要去哪儿？

我想亚莉亚是没有注意到我，他仍旧交替着双脚循环的走着路。我也在后面轻声地跟着，如果被发现了会怎么样，其实我心里都是没底的，但是既然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再怎么样也不能自己轻言放弃，自己必须要跟着这个小狗走到底。

“亚莉亚这家伙可真会走！”这句话是相当正确的，因为我跟着这个家伙，已经走过了将近三个街区了，但是亚莉亚还是没有停止的迹象，难道这家伙这次只是单纯的来散步？虽然理由很简单，但是怎么想都会觉得别扭，因为不论是从时间来讲，还是从距离来讲，如果这次是一个普通的散步，那绝对也是一个有什么意义的散步！

那么……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随着我慢慢地跟在它身后，仔细观察着它的一举一动，这些行为的神秘面纱终于揭开了。

亚莉亚走到了一栋像是别墅一样的房子的前院铁门前，不停地叫唤着。

只听到房子里里面低声呢喃一个男性的不耐烦的声音，“哪来的狗，管家，去把那只狗给弄掉！”话语刚落一个穿着 黑色西服头发花白的老年人走了出来，他的手上拿着一根闪着蓝色光芒的电击棒。完了，我心里不禁感叹。我不能在这样躲在后面畏首畏尾地躲藏着了，我应该要自己和个穿着黑色衣服的老人做决斗。

“汪！”不知道为什么，亚莉亚朝着我们这边看来了。

我怕被它发现于是身体一动不动，在这个时候装死是最好的，也不知道这个我是从哪里学来的。我闭上眼睛，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亚莉亚停止了喊叫，继续朝着个间大屋子喊着“汪汪”。

只见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老头走了出来，拿着铁棒就是用力拍打了一下前院的铁门栅。亚莉亚被吓了一大跳，赶忙向后面退了好几步。

“你这家伙，天天来犯，倒是吃了什么豹子胆了？快滚！快滚！”

虽然言语十分戾气，但是说话人语气地不对劲，就让人感觉十分柔软。也不知道亚莉亚有没有听懂这个老人的话语。

亚莉亚听到这句话，开始有了变化，这变化并不是指突然变成什么其他生物的这样的变化，而是嚎叫的声音和力度开始逐渐变大，不会儿，这叫声简直能让人、狗变得十分疯狂。

这个时候一个男生从房间了走了出来，“什么狗，还在 吵？”

我认得这个男 生，这个女生就是害死小米亚的罪魁。就是这个男生和他的一大堆男生来打死小米亚的，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可恶的人！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我的脑海里不断重复着一句话“就是他”慢慢地从蹲在亚莉亚身后的草丛里面站了起来，面对这样的人，我无需躲藏。

“哈哈，是这条狗啊？咦？”他注意到我一言不发慢慢地走了过来，很快就认出了我。

“你这家伙，不会就是一个星期前那个打我的混蛋吧？怎么？这次带着那个可怜的女生的爱犬一起来打我？还真是可怜的人啊”他出言便不逊。

“那个时候没有把你打残可真是抱歉了，这次我想能把你打倒哭，打到求饶！”

亚莉亚先是看了我 一眼，用十分惆怅的眼神望着我，那小眼睛里，仿佛就在说“你终于出现了吧？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自以为读懂了亚莉亚话的我，轻声地抚摸着亚莉亚的额头。

“管家，把门打开，我要解决一下这两个杂种！”随着这个人的一声零下，那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管家从衣兜里掏出来一把钥匙，塞进了铁门的锁里面，轻声地把铁门打开。

“少爷，你要多注意啊，之前老爷就说过，让你少去惹点事，如果把身子磕破了的话，可是很麻烦的，我也会……”

管家在说着什么劝阻的话，但是门既然已经打开，管家心里也就自然清楚自己的地位。被管家称为“少爷”的男生嘴角泛起一丝可憎的微笑。然后拍了拍管家的肩膀“我知道”。

X——X

战斗的细节其实无关多少的，但是最终我和亚莉亚还是战胜了这个把我们称为“杂种”的人。身子硬的恨的这个人，最终也“英杰豪气”不改地瘫痪在了地上，我倒是没有受多少的伤，倒是亚莉亚似乎一开始便被这个人瞄准了被打得好像动不了了，我也不得不抱着亚莉亚去就近的兽医诊所里求诊。

X——X

距离小米亚死亡已经过了大半个月了，日子也从，原本的寒冷日子也变成了现在的冰冷的日子。昨日夜晚，我向小诗讲了这半个月来发生的事情，她也感到很惊讶，说这几天原来我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还问要不要过来陪我。原本说如果小诗过来陪我的话，我的心情应该就会好转很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让小诗看到我这颓废的神情，所以我也就故意搪塞的不让她过来。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早上起来发现亚莉亚趴在我的床边上，像是一个怪小孩一样，靠在地板上，用两只脚掌做着什么动作，十分像是人类打招呼的时候的摆手。

我穿上衣服的声音把它惊吓到了，他向我缓缓侧目，轻声地叫唤了一声。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但是就是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的声音，谁啊，在这个时间有谁会来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米亚了。

因为，在很早的时候，大约也就两周左右前，那几天她都是早晨突然跑过来和我聊天看书，吃早饭。我们做完这些再去培训上课的。每天在无聊的重复上课做题目之前，能看见她，其实就是我的一个安慰了。但是这一切都在那次事故之后被打破，她也消失了踪影。

昨日和小诗打电话讲起的天气突然变冷，今天有了更加明确的体现，早晨起来便发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什么冻僵一样，因为半夜不知道原因把自己的被子给踢掉，小诗也和我说，他们那里昨天下雪了，也是很罕见的雪。说实话，在康特城，是很难看见雪的，康特城的地理位置也就决定了很少会有温度太低甚至零下的时候，在冬天，最冷的大概也就现在这里的一月份了，但是也就是在这样的时间，康特城也很少有下过一场雪，一年的冬天里下一场雪就已经算是极限了，不过小诗和我说最近10年康特城可是每年都会有一场雪。而她也很期待今年的降雪。

不过说起一月份，比起雪，更让我牵挂的是生日。不是我的生日，是小诗的生日，我记得很清楚，小诗以前有一次在手机中输入信息的时候我偶然看到她日历里面在那一天做了个备注，名字叫做“我的生日”，在那之后虽然我并不是每年都送给小诗礼物，但是只要我拥有什么关于礼物的想法，我都会将我的礼物送给她。

有关这些的以后有时间，我会再次好好回想的。

回到现实，我穿上了衣服，一边走出卧室的房门，一边大声地询问，“谁呀”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却听到了我许久没有听到的声音。

“阿文，是我们啊”

爸爸和妈妈吗？

我走到客厅，有点紧张地去开门。关于为什么父亲和母亲会回来，这件事情我也没有知道，就算他们是有我的号码，也没有提前和我通知，之前很多次也都这样，突然就什么征兆都没有就跑来。虽然这是在意料之外的，但却是在想象之中。

“阿文，”母亲进门，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棉袄，父亲跟在身后，但是却穿着西装，可能是正好出完会回来吧，但是手上却提着两袋包装盒，看样子像是衣服。父亲将衣服轻轻地放在客厅的大桌子上，就晃晃悠悠地走进了他们的卧室。而母亲则是坐在沙发上，很累的样子，靠在沙发的靠椅上，和我交谈，“我这次回来也没有什么事情，主要还是你学习的事情，你们辅导班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这将近两周都没有去上课了，这件事情，你怎么说”

我说呢，不是为了这些事情，他们会这么兴师动众地回来吗？我想可能是不会的。

“不去上课是有原因的，”我轻轻地点了点头，说着。

“理由是？”

“他们培训班里的学生杀人了”

我说出口的那一瞬间，自己感到有一丝后悔。如果我当时没能好好地阻止，如果我当时能够早一点到达现场，也不会发生那些事情了。我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才是杀死小米亚真正的凶手！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母亲打了一个哈欠，眯着眼睛轻声地问道。

母亲也许很累了，因为此时的她将身体大半部分已经靠在沙发背上，眼睛也是半睁开的状态，只有呼吸给我的感觉是正常的。身上的白色的棉袄让我想起了什么。

“也就是两周左右的时间”我轻声地回答道。

“下午和我们说说具体的事情经过和结果吧，我现在有点累了，我回房休息了，我们不用吃东西，下火车的时候都已经吃过了，你要吃的话就自己做一点吃的自己吃吧。还有，你要多看看书，知道了吗？我们俩的希望全在你这里了”虽然很困，但是她还是坚持说完这些话才摇摇摆摆地走进卧室。

大概是连夜坐火车赶回来的吧，这么早的时间，一定是在火车站或者什么地方等火车等那么久的时间。

我小声对自己说加油之后，便去洗手间刷了牙洗了脸，看着自己有些发黑的眼圈，总觉的自己没有足够多的睡眠，用水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想让自己的思维激活。然后便是再去做早餐，今天的早餐是……

当我皱着眉头询问自己早餐的菜单的时候，突然有什么东西抓住我的脚，我低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亚莉亚在抱着我的脚，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不知道它想做什么。

“汪！”它轻声地向我吐露着心声，但是奈何我是听不懂它所说的什么话，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也应该要是早餐时间了吧？我走进厨房，准备做着什么早餐。亚莉亚也跟着我一起走进了厨房。

翻开冰箱，里面的面条已经都被我吃完了，现在的冰箱里只有几个冰冻的鸡腿和鸡翅，我约莫着只能做一点油焖鸡肉了，幸好之前偷看过家里的米够吃很多天的，但是作为早餐的话，是不能吃太多这样的东西的，所以我就放弃了油焖的想法转而变为煎炸鸡翅。

“亚莉亚，要不要吃炸鸡翅？”

虽然我知道这个小狗是不会听懂我的话语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明确地感受到这只小狗现在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要问为什么，其实我心里也是没底的。但是重要的是它的心情不再是以前那么繁杂了，我认为只要有这样的一点就已经足够了。

“汪！”它好像很开心地叫唤着。尾巴也不想以前那么懒散，而是不停地摇摆着。这么一想，这只小乖乖已经来到我的家大概也是两周的时间了，虽然我没有很多的理由留住这只来自死去的好友的伙伴，也没有很多的理由拒绝这位来自死去好友的伙伴，其实心里是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小米亚也没有明确地表达这只小狗就托给我照顾，因为无论怎么样，我都想让它的原主人做选择——但是奈何原主人……

开心就好。我笑了笑之后，就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那几块前几天刚买的几块冰冻鸡胸肉，在锅里接了一大盘的水，便把鸡胸肉放入大锅里面过热倒水，随后才开始准备做我心仪的炸鸡肉，当然这样的炸鸡肉是需要原料的，不是单单地靠一锅油就能胜任了，为此，我准备了一碗蛋液，一盘子的面包糠，虽然面包糠属于的范畴总给我是毛毛脆脆的感觉，但是吃起来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口感，自然就脱离了毛毛脆脆。

我用筷子将过上水的鸡胸块扑在砧板上，然后用快刀切成了大约有12块左右，然后又再次放到醋水里面蘸尽，之前看了很多次的做炸鸡胸肉的教程，都有讲什么过一遍醋水，所以这次久违地尝试的时候也就试着这样蘸过。将这些鸡块过上面粉、鸡蛋液、面包糠，随后便一块接着一块放进油锅里面。在这之前，我就已经把米饭烧制在了旁边，大约过了五分钟，这些鸡块被炸至了金黄色，里面甚至散发出一种我们从未闻到过的香味。

轻轻地将这些鸡块分成了两份，然后把烧制好的米饭，倒入了这两份的碗之中。

“完美”我翘起了嘴角，自我评价。也许没有饭店里做出的那么好吃，但是在我看来，现在这个菜的味道确实也是十分完美的。

“亚莉亚，吃饭了”我将手中的鸡块饭端到地上，给嘴馋的亚莉亚看了看。亚莉亚先是开心地蹦了蹦，像是一个可爱地小孩子一样摇着身体，大概是闻到鸡块的味道，心里又有点开心了吧？

也许吧，我将自己的那一份轻轻地放在桌子上，一边抬起筷子一边自己在思考着准备学习什么科目。但是我的注意力却一直在这只小狗的身上。这只小狗在狼吞虎咽似得啃咬着米饭，尽管亚莉亚很努力地吃饭，但还是有米粒从他的嘴巴里掉出来。

不知道为何，突然间又想起了之前陪伴着我的小米亚。

说起小米亚，她曾今和我说过，她的愿望是宇航员。我也曾今仔细认真地想过这个愿望的内容，虽然说没有太多愿望的我没有太多的资格去批判他所说的愿望，但是她却没能好好实现这个愿望。

如果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又或是很晚很晚之后，小米亚没有见到这只小狗，小米亚只是简简单单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想象就知道，那是我经常出现的情况。

时间很快过去了，门外抬头望见碧蓝色的天空和晴空万里，已经将近了八点十七分，我和亚莉亚已经把食物一扫而光，让我感到诧异的是，亚莉亚碗里的米饭都已经啃得干干净净了。虽然本人书写所过无数的谎言，但是……

“汪！”坐在地上的亚莉亚突然不知道为什么用爪子拍动着我的脚，像是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我没有太多过错的在意它，只是很简单地摸了摸它的额头，它才显得十分乖巧地摇着许久没有摇动的尾巴。

我从自己的卧室里面拿出了数学和物理的教科书和之前在学校里写的那本错题本，放到早已收拾好碗碟的客厅桌子上，屋子里的灯光始终都没有暗下，在是在不远处传来的车道喇叭的声音，却不知道为什么刺进了我的耳朵，那一阵有一阵的喇叭声，瞬间打扰我的思考题目的思绪。虽然我个人自认为理解能力不差的，但是书里面很多字词地分辨高太少了嘛……

X——X

“我想，你们是时候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了吧？我们把儿子放在你们这里，不是想求什么很远大的目标，只是仅仅想要他能够安心地读书，平静地生活而已，你们看看你们干什么什么好事情！”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母亲火气如此大地向别人说道。

“别生气，您先别生气，好好把事情说一下吧？怎么样？”眼前的这个带着眼镜的中年老师扶着额头上的眼睛，用十分正式的眼神看着我们。

我已经把我在这家培训机构所遭遇的一切都告诉母亲和父亲了，他们也就十分坚持地想要帮我和小米亚讨回公道。“我不知道你们究竟经受了怎样的痛苦，但是我知道，你们都是需要我们来呵护的！”母亲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就带着父亲一起来到这个培训机构的总务办公室，找到眼前这个培训机构总负责人。

然后这个总负责人却矢口否认抛出了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们干了什么事情只有我们才知道，还有，我们绝对没有做什么乱七八糟，危害学生利益的事情，我敢向你们保证，至于你刚刚说的那些事情，我从来都没有碰到过，我想，这只不过是几个无聊的学生一起杜撰来解解闷的，你要知道，学习呢，其实总会有……”

“你现在还想狡辩！你们！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吧？你们想过这些学生了吗？”

这个负责人摇了摇脑袋，叹了一口气，但是脸上却像是十分自信一样，“你们这些所谓的家长，要是不相信老师，不相信机构，干嘛要把自己的孩子放到我们这里面来呢？这样吧，既然你不相信我们，那么你们干脆就把你们的孩子带走吧，不过呢在这里我可以按照合同把学费的三分之一退回给你们”

说着，他向我们递过来了一张白纸，上面赫然的几个大字，“培训托管合同”。

这家伙简直就是欺人太甚！我从来没有听说什么退学费退这么三分之一的，而且，按照道理，难道他以为就这样可以打发走我们了吗？我们和那些什么敲诈的不同，至少我是真正想把这场人命案快点解决掉的！

“我想，你也是明白人吧？”本该听到那一席话心里十分慌张的母亲，却不知道为什么，此刻却扬起嘴角，“如果这件事情闹大了的话……”

这句话似乎说道这个总负责人的心里去了，他微微地皱了皱眉，又用手再次抚了抚眼镜。

“我想知道，既然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那么，又有谁可以闹大呢？你们这是诽谤，是违反法律的！要是让影响扩大的话，就是你们自己的职责，危言耸听，一派胡言，我看你们就是过来敲诈的吧？但是想都别想，我这里是不会给你们做出任何的让步的，我想你们也是很清楚的吧，我们也只是一个小培训机构，在说了，就算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你们又有何证据？就凭一个高中生稚嫩的话？就凭一个丰富的想象力？你们还是省省吧，想想你们那可怜的腰包，还是好好地过你们的日子好吧？”

负责人的嘴角戏谑地嘲笑着我们。

可恶，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么？这个人真的会这样一手遮天？掩盖事实？小米亚死的时候，我向治安管理报案报的就是有人故意谋杀的，但是他们却没有给予什么回应，还说着我什么在做梦，直到现在，这些人的话语还在我的眼前不停地流转。我恨不得跳上去来一拳。

“咳咳，我们是治安管理员！”这个时候，穿着蓝色制服的治安管理员推开了办公室的门，走了进来，用一种十分严肃的表情对着眼前坐在座位上的负责人，“有人举报你们培训机构与一项杀人案有关系，请你们接受我们的调查。”

我终于看见了负责人脸上的不安和眉宇之中的晦暗。

“好的”他最终吐出这样的一句话，然后站了起来。

来了大概有五个穿着蓝色的，他们都十分严肃。但是当看到我的时候，他们不免都向后退一步，然后拘谨地慢慢地做着自己的动作。即使身处异地，我的名声在他们治安管理员的口中还是一如既往地狼藉。

父亲从门口缓缓走了进来，穿着一身黑色的棉袄。他的脸上扔挂有疲倦，但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向我望来，和我刚好四目相对，我尴尬地低下了头，他却把嘴角挂起了。

“按照程序的流程，接下来我们要对你询问一些相关案情的事情，留在治安亭做备案调查，以后如果调查有什么联系的话，我们还是会再次联系你的”

一个拿着白板子，在上面写着什么的人缓缓地说着程序的流程。

“好的，执法大人”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事发当然1月5日，你是否有察觉到培训机构的什么学生有什么异常？”

“异常？我不是主要上课的任课教师，但是那些和那些教师都有过联系，他们也都没有发现过学生有什么异常的，至于我也经常到楼上去检查和巡查，自然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异常的事情，更别谈什么察觉了。”

管理员在那个白板子上记录着什么，突然后面父亲走了上前拉了一下这个记录的管理员，在他的耳朵里说着什么。只看见管理员顺从地点了点头。

“那么，第二个问题，案件发生在你们培训机构的后面的一个隐蔽的空间墙壁，处于安全考虑，根据《民营教育办法》第四章第三十七条，民营的教育机构必须在机构建筑周围安置可以监控学生生命安全的监控。按照道理来说，按照道理来说，你们肯定是有的吧？还有第三十八条，民营教育机构的监控监视者必须时刻上报异常情况，这点你们也必须满足的吧……”

我能够很清晰地看到这个负责人的脸色从平稳到急躁，再到平稳。他嘴角露出几丝十分诡异的笑容，但那只是一瞬间的，这一瞬间或许很少人能够注意得到。父亲的嘴角也由一丝挂露着。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里还是一个小型地培训机构，这些老师也算是这次寒假紧急聘请的，当然监控是有的，也是时常开设的，但是了，却没有全职的监视人员，所以……”

“没关系，既然如此，我们想查看一下案件发生当天的监控视频”

当我以为他想拒绝的时候，他却反而说了“没问题”。

我看到父亲的眉头也一紧皱，像是发现了什么问题。

“监控视频，我都已经考录到了主要的服务器上，就是这台电脑，”说着，他指着我们身后的一台一直开着的电脑，“执法大人，你们要看的话，我这就把他们打开。”

管理员们纷纷点了点头。负责人走了过来，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用一种温柔的眼光余瞄了一下我，在我的耳旁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十分小声和小心，我想是没有第二个人是听见了的。

——[我会处理好的，请你耐心地等待]

我的脑海里此时没有了概念，但是还是对这个家伙充满着仇恨，没错，要不是这个培训机构，要不是这一帮人在那个时候没能去阻止小米亚被杀的话，要不是眼前这个人的话，我想我也就不会失去小米亚，我想亚莉亚也不会……

他缓缓地打开了电脑，把日期调到了之前所说的1月5号的傍晚，但是电脑却一阵花屏。

“这是怎么回事？”管理员的脸似乎有些黑了。

“不好意思，执法大人，那样子看来，那天似乎监控坏了，哦，我才想起来，最近有人上报说这个监控已经损坏了，我也是最近才派回去修的”

这些听着这个人狡辩的话语的时候，脸上已经十分明显地挂了黑条。

“那么看来，你就很有必要去一趟治安亭了，来，走吧”

就是这么地突然，这个负责人就被这些管理人给带走了。管理人走了的时候，向我们点了点头，“不好意思，这次的事件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一定给你们一定很好的答复”。

说完这句话这个执法人员就跟着其他的管理员一起走了。

我对他说的这句话心存有疑惑，这个时候一个女生从前方路口向这边颤颤巍巍地盖住阳光地远望着。手上拿着一个有着指向箭头的信封，身上穿着的是绿色的棉袄，虽然是棉袄，但是却好像凸显出了这个女生的纤细身材，这个女生的脸上显得白里透红，像是很健康的皮肤，眼睛也是很健康的样子，梳着一头到肩的短发。

“对不起，请问一下，你是夏文先生吗？”

她向我招了招手，像是在做一个十分隐蔽的动作，父亲和母亲也都看见了，但是没有多加理会，倒像是用其他的神秘的眼光看着我。

“我们先回去了，阿文，你不要玩太晚了，现在已经是五点了，马上就要黑了的”

“恩，我知道了，我很快 就好的，那你们先回去吧，恩”

我和母亲和父亲招了招手。唠叨玩一些什么事情，他们就离开了。

这个攒这绿色棉袄的女生，向我递了过来一封信。

“这个是死亡信件，也被成为死后文，是……”还没有等她说完，我这边却在补充着这不完整的话。

“……来自死后世界，寄给现世世界最负思念的一个人的信，对吧？”

我接过了这一封信，脑袋很沉重。

这个女生感到很奇怪，她嘴巴轻轻地堵了起来，“为什么你会知道的？”

“我想说这些话而已，还有，你一定是一个死后文递送员了吧？”

“没错，我是这座城市唯一的一个递送员，因为这座城市其实并不大，所以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将这个城市地死后文归于

、与隔壁城市一并处理。我是那里的一个死后文递送员。这封信的寄信者是波米亚，收信者是夏文我想这一定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一封信，请你好好保管，好好地阅读这些文字”她说完这些话，正准备回头走。

我伸出了手抓住了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心里总有什么话要说。

“不好意思，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没有，”虽然我嘴上说着没有，但是心里还是十分惭愧地点头，“你辛苦了！”

我向他伸伸地鞠了一躬。作为一个单纯的收信人，向不辞辛苦地递送死后文的递信员鞠了一躬，也向多次这样兢兢业业的自己鞠了一躬。

“没关系，这是我的分内之事”，她嘴角轻轻一翘。

X——X

以下是波米亚寄给夏文的死后文的全部内容：

敬爱的好朋友夏文：

你好，收到这样一封信的你不知道是开心还是伤心毕竟对于你而言，这封信的重量可能超乎寻常的沉重，但是于我而言，可能也只是仅限于这样的一封信而已。现在你们那边的天气不知道是怎么样了，但是我记得我那天的温度是相当的冷，请你穿好衣服，保护好自己，不要太着凉。

突然被塞给了这样的一张纸，我还纳闷，甚至犹豫过要写什么内容，或者干脆不屑，放弃这个机会，以为这纯粹只是他们的爱好而已，你知道的——收取死人的愿望和赎罪书。可能你不知道，人类只有在这样只有纯粹的灵魂的时候，才能把问题看得如此清晰和透彻。

首先，最想和你说的话，当然是谢谢。我想，如果没有你的陪伴，我在那些日安肯恩依旧是彷徨度日，一点生命的乐趣都找寻不到；如果没有你的陪伴，白天和黑夜将会变得无比漫长，甚至让人难以忍受；如果没有你的陪伴，我也不可能每天早晨迟到可口的炒面，我敢打赌，炒面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我根本想不出什么形容词来形容它的美味，当然这些来自于你的饭菜；如果没有你的陪伴，我不可能每天那么期待着下课和你一起团聚，去玩；如果没有你的陪伴，相信，那之后的一切都将是幻象，在窈窕的时间细缝之中被夹得粉碎。我想在这里，我最应该对你说的就是谢谢二字了，虽然说可能这样的谢谢对于你而言晚了一些，也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把我给忘了，但是我想告诉你，你甚至是我的白马王子，我的仰慕对象！

然后呢，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可以向夏文传递的东西，所以我就在这里说一下我从小到大的遭遇吧，我知道这并不能算什么，但是我还是想象夏文坦白。之前甚至一直都隐瞒着你，欺骗着你，我像现在也是时候把这些东西给完结了。

我的真名就是波米亚，关于这一点，我并没有造假，但是很多人听了都觉得是个可爱的艺名或者其他的什么名字。但是有关父母的事情就……我出生在这座城市，一出生便被‘和平’所白围着，相信这样敏感的字眼在你的心里有其他的释义吧。但是与我而言，这股和平就是一种摧毁的力量。或许并不是我一个人拥有这样的思想。从小，隔壁的孩子们就经常用什么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在学校里我的成绩可能夏文不太清楚，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什么很厉害的人，纯粹只是我做的题目，比他们多而已。

“去死，狗屎”在别人眼里的我，就是这样的一腿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审美会给我加上这样的一副镣铐，这也是我第一次被别人的话语所激怒，我甚至想去撕烂他们那些人的嘴巴，警告他们不要再说了。后来的我才知道，我这样做是没有任何用场的。所有很多人都这样子过，老师在学校里也无法管理，我也多次向老师发起这消息，他们却像是没事人一样让我放轻松，让我等待那些人的道歉，什么叫做“忍一时海阔天空，燥一时风声泛滥”但是事实上是，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没有人愿意成为我的朋友，也没有人愿意给我主持公道，只能眼看着那一帮坏蛋天天来欺负我，但是我却不能告诉别人。

这样是痛苦的，相信夏文也在平常的时候能会多留意什么，然后看到了什么。

但是在我这边，每天重复这同样的早已与。这让我一度以为，这样的世界只有可怕的粗碍眼和可怕的怖俱的表情。

每天在学校里受到那些人无端的挑衅，有几次甚至更加过分地肆无忌惮地过来打我，仿佛我就是一个傻子一样，一只牛羊羔崽一样，任人宰割。老师从来没有过多真正的了解，学校也没有过多的了解，有的只是冷淡的表情和看似模棱两可的语句。

但我不是一个没有人爱的人，我知道，我的家人深爱着我。我父母在外打工多年，每次一回来就给我带好吃的好玩的，那些我最喜欢的的食物，那些我最喜欢的玩具，那些我最喜欢的书本，那些我最喜欢的故事，他们都会在深夜里一一递给我，一一讲给我听，他们把他们爱我的日子所做的一切都告诉我。

我想，我是幸运的。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所以，我在这里所经受的一切，都没有勇气跟他们说。我不敢在这里受了欺负，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但是现在终究还是让他们担心了。我感到十分地惭愧。

好了，官差说这边的时间有限，我也不可能再次和你寄这样一封信了，所以我现在想摆脱你几件事。下面就长话短说了，之前写了那么多也是时候该结束了。

第一件事就是亚莉亚的事情，我已经不在那个世界了，所以我希望有人可以代替我和它一起生活，我父母有比较忙，所以在这里我想让夏文你帮我挑起这个担子。

第二件事就是希望你能代替我向我的父母问好，并且传递他们说，我很爱他们。之前一直没有机会说，现在已经分隔两方了再不说也没有机会了。

最后一件事就是，希望夏文你可以帮助更多向我一样的人，我不想再次让我这样的人，我这样的学生受到别人的那样对待，也希望你可以开导他们，虽然我知道以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办到的，你可以求助你的朋友，请务必帮我实现这样的愿望。我不想再多一些和我一样的人了，我希望这个世界能慢慢改变。

好了，信到这里也就该结束了，我也是第一次写信，也是最后一次写信了，但是能给你写信，真的是太好了。

致辞：祝愿夏文和亚莉亚度过愉快的一生。

你的好朋友：波米亚

一月五日

X——X

“你的名字是？”眼前的一位额上布满皱纹，头上的头发已经黑白残杂了的像是中年男人打开了门，询问道。这个中年男人，虽然额上布满皱纹，但是皮肤却没有像是脱落或者松开一样，只是如前面所说的头发有些黑白参杂，与之前见过一面的时候头发还是黑色的时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叔叔好，我叫夏文，我是波米亚的朋友”我向这个男人鞠了一躬，然后表明了来意，“小米亚生前叫我传达给你几件事情”

“要不你进来说吧？”他把们打开，用一种恭迎贵宾的手势邀请我进去。但是我拒绝了。

“不用了，只是几句话，”我摇着手，“她让我跟你们说，她很爱你们，只是之前的时候没有什么机会说。”

“哦……是吗？……”说着，米亚父亲的眼睛合上了，几滴眼泪顺着脸颊向下缓缓的流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总是对她说我打工忙，没机会回来看她……其实……其实只是自己没有赚多少钱……怕回来之后她会担心我们……我和她母亲……真的很对不起米亚，我们真的……真的很对不起……“

不知道为什么他流泪了？不，应该是知道的。这个世界上流泪的原因多种多样，每个人流泪的原因都是由的。只是我们不想明确地说出来，不想让别人窥探。但是其实这是最容易窥探的，因为，流泪的你，脸上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给表现出来。

“我很惭愧，我真的很惭愧！如果之前我不那样忙，多花时间来陪陪米亚的话，后果也不会是这个样子，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他敲着自己的胸口，自责。

“没关系的，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无法改变什么了，虽然说啊我比不想去过多地管理你们家里的事情，就像是很多其他人的家庭一样，我们还是要多陪陪自己的亲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是……好了……我该走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在和我联络……”我正准备挥手告别，米亚的父亲却抓住了我的肩膀。

“不好意思，我想和你多谈谈米亚的事情，我们缺席她的生命太久了，每次都是急急忙忙地出去，回来也只能带一点她喜欢吃的东西的喜欢玩的东西来让她开心，我更想听米亚的故事，你能把你和她的故事跟我们讲一下吗？”

“你真的要听吗？”我平静地询问。

他把正在洗漱的米亚母亲叫了出来。

我还是走进了他们的屋里面，花了大约一个上午的时间，把我和小米亚的故事跟他们讲了一下。

X——X

“这是你在老家那边碰到的故事吗？电话里头还是不能很清晰地全部表达出来，要不你放假过来了，再把故事详细地跟我讲一遍把？哦对了，这边还有莉莉娅和莉莉丝在旁边，要不要和他们通电话呀？”

对面是小诗的声音，不过听声音好像十分嘈杂。好像是开派对一样的嘈杂声。

我有些疑惑，“你们那边好像很热闹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哦，说起这件事情啊，我们是两周前到我的朋友家玩，还住了两周偶呢，这边东西很好吃哦，还有大闸蟹、马铃薯、龙虾和他们海鲜呢，要不要你现在过来我们给你留一份？”小诗好像很开心地在说着什么，对面传来了莉莉丝和莉莉娅大小的声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敲锣打鼓的声音，不会真的是在开派对把？

“不了不了，我这个寒假还没过来，而且这边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的……”

“恩，那好吧，对了夏文，你回来的时候，帮我带一些特产，我还记得那边的芙蓉蛋糕很好吃，记得多带一点，当然要小心，很容易就化掉的”

“那种事情到后面在和我说啦，现在寒假才过了一半呀！”

“不过你真是好呀，还能免去递送信封的事情，我这边这两天还递送了几封信呢……”

“这样啊，不过这边还是因为了这件事情，我见到了这座城市的死后文递送者，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我老家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人，不过看样子还是挺年轻的，恩，好了，不说了，我要开始写作业了”

“恩，那下次再说”

我么挂断了电话。

# 第四幕 露卡卡口笛

文回去已经大约有一个星期了。虽然说他那边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在这个时候也和我粗略地说了一下，但是我们这边也是同时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这两天发生了很多的死后文递送的事情，有关这些事情我们经历了的也并不算少的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感慨，可能也是因为文回去之后才会突然躲起来的一些感慨吧。

不过，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心里面对于文考虑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少了。在之前也总是因为文老是与39号的两个姐妹一直聊得来，心里感到莫名的火气，但是现在应该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其实自己还是很难判断的。

也罢，既然不是什么原因，可能也就没有再去多想的必要，毕竟在文看来，我其实只是一个好朋友罢了。在这件事情上，虽然我可能知道他对我有一丝什么好意，但是都不会再去多想。在文回到老家却又不同意我跟过去的这一点我就已经有点能看得出来了，其实文现在已经变得十分得强大了，至少在我的面前是如此。再加上这些天她说的，在那边碰到遭受攻击的一个小女孩自己也是十分见义勇为地迎头而上，我心里总有一种猜测——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这一天很快就要来临了，文却变得不再需要我的帮助了。

最近总是做梦，梦里会突然像是发疯一样地赶走我，像是一个可怜的小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他，但是他仍旧没有一丝情丝，没有一丝回念，只是十分固执的、十分铁石的将我驱赶出去，驱赶出他的内心。梦后醒来，总是能够发觉背后十分冰凉。

或许文在这一个月里面会因为离开我的环境而对我产生越来越重的思念？这种可能或许也是有的，但是我却觉得没有太大的可能性。总之呢，这一个月就是一个分水岭，一个能够拨开云雾见青天，揭晓真正答案的一个月。

在一周之前，和莉莉丝与莉莉娅讨论关于文回老家的故事，他们也对文没有带上我感到有一丝稍稍的遗憾。从那个时候的聊天记录来看，其实我能够很明确地确认莉莉丝这个小妮子是喜欢夏文但是自己却过于害羞了。对于文的优点和缺点，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曾今也曾询问过莉莉丝为什么会喜欢文，究竟是被文的什么特质吸引，虽然她说不出来，说出的理由实在是模棱两可，但是我觉得……

“滴滴滴滴滴滴……”就在我靠在桌子上仔细地思考着这些有的没的事情的时候，我口袋里面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话说文刚刚才打过电话，为什么这么快又打给我电话了？难道是因为？……

本来心情就抱着乱七八糟复杂的内容，在这样的一通铃声的渲染下面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但是当我掏出手机仔细看清楚了这个来电人的姓名的时候，我的那些心情就全部飞走了。这个来电人并不是文，也不是他老家的什么座机号码，而是我的同班同学露卡卡。

想起露卡卡，我就想起她那一个十分具有特色的马尾辫，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我敢肯定，在班里面的女生里面，虽然很漂亮的女生很多，但是露卡卡却显得像是一名清泉般清澈的女生。并没有像其他那些可怜的女生只会浓妆艳抹掩盖自己的雀斑和裂痕的把自己打扮地妖艳妖艳，她的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浑然天成的，她的皮肤并没有被那些什么美白的美白霜涂抹的死气沉沉，而是白里透红十分健康的颜色，至于眼睛，我想那是一双仅次于我的清澈眼睛。至于之前我碰到过无数次的那些画了眼线的女生啦，什么，其实看一眼就能明白差距的。这就是清泉般和妖艳般的差别。这里要插一句，我平时也没有化妆，基本上都是以素颜面容示人。

不禁脸蛋无可挑剔，她个人的素质相当好，在班里面虽然没有什么声望，但是人人却十分尊重他，不管是外面的人还是里面的人，总是会有大把大把的人被她的人格魅力和个人素质修养所折服。她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待人处事都是十分认真，并没有哪些事情是做得不认真的，包括学习也是。她的学习一向都是十分平稳，在班里面的成绩排行榜第十名到第十五名之间，总能看到她的名字。

但是我却实在不知道这个人却为什么回来找我，难道说有什么事情要请教？要知道，她是我的前桌，每次发作业或者传作业从前往后或者从后往前，露卡卡和我四目相对的时候，我总是能对她嘴角的意思微笑印象十分深刻。此外，她说话十分好听，但是个人却十分努力，是个十分努力的人！

“喂？你好，我是白诗语”我是在弄不清楚这个女生找我究竟有何贵干。

对面传来十分谨慎和认真的声音，声音和印象中的一模一样，还是那么地好听和温柔，“恩，小白啊，是我，我是露卡卡”

“恩，露卡卡，找我有什么事情呀？”天空也才刚刚蒙蒙亮，我也才刚刚刷完牙洗完脸，坐在写字台旁边的。这些到底是什么？话说我和这个名字叫露卡卡的女生其实也最多只是泛泛而交、点头之友，为什么……

“不好意思啊小白，这次找你来呢，是想邀请你过来到我这边玩的……”

终于表明来意的露卡卡，轻声地笑了两声。

“哦哦哦，我都知道了，恩……要玩的话，可能我还是要一段时间，因为这边不知道能不能抽开时间，对不起啊，但是如果你有耐心的话，我过两天一定会给你答复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可以邀请你的其他好友呀？”

我想说的的确没有错，因为这边有39号的工作不能无故端锅，但是如果店长那边答应的话我还是能够一起出去玩的，毕竟我父亲和母亲十分鼓励我和同学一起出去玩。所以主要难度还是要在店长身上了。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死后文也变得异常的多，我不知道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些事情，找代替其实是不可能了，但是莉莉丝或者莉莉娅可能就……

“恩，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小白，我这边还是能够等你们的回复的，恩恩，拜拜，要保护好身体啊！”

最后的一句话，让我似乎看到了曙光。

“恩，不够我可以冒昧的问一下，去你们那边的话，准备玩一些什么呀？”

我后来才发觉我这个问号其实是需呀省略的。

本来我以为只是简单地合宿玩耍之类的，但是这样的幻想在下面露卡卡的回答之中见见撩云拨雾。

“恩，邀请你们去我家玩，我家是靠近大海的，而且附近还有一栋我父母麾下的房子，我们到时候可以去那边合宿，对，没错就是合宿，放心好了，只有女生，不会混入男生，毕竟是合宿嘛，如果出现男生发生意外那可就是麻烦了你说对吧？哦对了，因为是海边，所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海边玩”

“这样啊，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除了我还有什么其他人嘛？”

“恩，我不想通知其他人了，我父母也不是很喜欢很多的外人，所以只想叫你和我一起来玩，来合宿，来一起体验一下寒假的乐趣，虽然是冬天，但是这边的海水可是几乎常温的哦，跟康特城不一样”

没错，只要提起海边，其实一般想到的都只能是夏天，再然后是泳装，只不过这种东西在动漫漫画或者轻小说里频繁出现甚至让读者出现厌倦心里。但是在搬到现实之中，我们自己人获得了这些东西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一个重复着的动作一样令人感到忧烦。

“哦，这样啊，好的好的，我会好好考虑的，到时候你也是这个电话，好了吧？恩恩，好的好的，哦，对了，我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有我的电话号码的？我这个电话号码在班里面可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

对于电话号码这件事情，难道是我忘了我曾今给过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号码是我从夏文那边要来的，话说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啊？”

对面似乎传过来了一个十分令人脸红的声音，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有些放，也不知道是喜悦还是忧愁还是尴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现在我们还不是男女朋友哩。”

这么说起来，这个该死的文，的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几次正儿八经地求我和她交往呢，我和文现在的状态究竟是什么样，我心里还是十分不靠谱。

“那是不好意思，之前打了夏文的电话说想要一下她女朋友的电话，就是这样尴尬了一下，不过我看你们平时经常在一起，其实感情应该还是不错的吧？”

那是……感情什么的的确还行，但是要说什么男女朋友什么的，可能还是为时尚早。

“感情其实还行吧，但是我们目前阶段之时普通的朋友”

“也是哦，也许夏文还没有那么正儿八经地向小白表白吧，我看夏文这个同学还是挺好的，很关心人，还有点正义感……啊，不好意思，好像有点说到你的私事了，不好意思，那么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了……我这三天就等你的回复哦……”

“恩好的，话说，你们寒假作业写了没有”

“寒假作业？每天都有在写啊，难道你没有写吗……不过才过了一周的时间，其实还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只要补起来就好的……哦……”

我并没有说什么东西，但是却好像被这个露卡卡说中了一样，“难道是每天都在担心夏文写不进去作业吗？”

“你你你！你在这样下去我就要生气了”

“好好好，别生气别生气嘛，这件事情就这样说了，我也要挂了，我要带着我的宠物出去走走了，夜晚的海风很舒服的”

“恩恩，拜拜”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露卡卡倒是十分意气风发，居然还有点得寸进尺了！不过说起来……

合宿嘛？我听到过很多回，但是如果真的是自己的话，还是一次都没有，如果有机会，其实我更想的是和文一起呢……

呸呸呸！我在想什么！别再出现这样的思想了！现在的文之事一个身处异处却没有半点情感的人。

我翻开了通讯录，找到了莉莉丝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

X——X

我打电话给莉莉丝和莉莉娅，让他们询问一些店长是否可以同意让我放假这么。但是原本以为是不会轻易答应我的（其实我心里还是很想去的，毕竟能在这样一个寒假休闲一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呀 ），谁知道店长居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并且还询问我是否可以把莉莉丝和莉莉娅一并带去，难道这两个人在店里有点碍手碍脚？我不禁有点怀疑店长想做什么事情，话说如果都来的话……那就只有管家和店长啦。

“哈哈哈哈，我好像明白了什么东西。”我低声地自言自语，这种话让别人听到了可是始终不好的，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一只手拍到我的肩膀上，我瞬间反应过来向左边飞快地躲了开去。这才看清楚来者何人。就是我在这座车站一直等待着的露卡卡。

“干嘛这么见外嘛，小白，今天我可是特地来接你们去的，结果被这样对待，心里还是有点难受的……”说着不知道为什么，她好像在抹眼泪。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是坏人……”一时慌张的我，只能这样安慰她。

“哈哈，我是开玩笑的啦”她拿开了手，眼睛那边根本就没有一点湿润的样子。

我完全被骗了！

我这才认真地看到她的模样，平日了，她都是十分整齐地穿着校服，其实说是校服，也并不是我们康特中学的校服，更像是什么其他学校的校服。但是现在，她却穿着十分休闲的浅蓝色外套，配上一条又直又长的黑色牛仔裤，这么说起来，其实她看起来是相当的高呢，标志性的马尾辫梳得整整齐齐三条绑在一根上面，然后垂挂在左胸那一边。

“好呀你，你看我不教训你，看我不教训你！”我一边戏谑地笑着，一边用双手轻轻地挠着她的咯吱窝。这个样子其实对她来说可是一十分痛苦的事情，这也是早的时候和她交流的时候看到她同桌制服她的样子学来的，只不过也没有料到会在这样的地方使用。

“我求饶我求饶……哈哈……我求饶啦……哈……我以后不敢啦……哈哈哈……”她一边被我逗笑着，一边苦苦地向我求饶。虽然我知道这样下去能够彻底让这个女孩子臣服，但还是保留一点实力，或许以后还可以用作杀手锏呢。

恩，没错，以后就用来做杀手锏，哈哈哈哈……

我轻轻地放开了她，她像是十分脱力地靠在了墙壁上，一边用手扶着镜框，一边拍了拍十分绯红的脸，像是什么十分害羞的样子。

“哦对了，你说的那两个很可爱的女孩子还没有到吗？”

“哦，莉莉娅和莉莉丝呀，他们刚刚跟我打电话说马上就要到了，我猜……”当我的话音还没有落，远处就传来了自己的名字的叫唤声，这个声音十分熟悉，只要稍加判断就能一清二楚是那个莉莉丝。

“哦，就是那两个女孩子呀”

迎面而来的就是莉莉娅和莉莉丝，不过他们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向我们冲刺过……

！！什么！

“好像，他们好像跑得有点快了”我嘴边不禁吐槽着。

而我看到旁边的露卡卡的下巴简直快要落到地上了，“哪里是有点快，其实是相当快了吧，这速度已经媲美汽车了吧！”

促使露卡卡达成这样的理解的罪魁是旁边全速前行经过的一辆小面包车却完全没有这两个人跑得快，也就是3秒钟的，时间，我甚至怀疑这两个人能不能安全地停下来。

“啊啊啊啊！……”X2我和露卡卡对于这样的结果有点不太想看到，随着一阵尘土飘起，呛鼻的尘土在空中静静地飞舞着，我听到一声急促的刹车声。

两个女生的形状在烟雾的那边隐隐约约地显现着。

“咳咳咳……”我和露卡卡不禁捂住了鼻子向后退，企图逃离出这个烟雾区，但是似乎十分无奈，我们没能真正地完成对于烟雾的逃离，因为实在太大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随着一个呼啸的声音吹过，又一阵风把这些尘土吹散了开来。

“真的是个华丽的登场呢，你们俩”我挥舞着手，摆脱身旁仅有的一丝残损的灰尘。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有点赶时间，所以就跑得有点快了”莉莉丝的嘴角笑了起来。

莉莉丝的标准发型右斜的直刘海，带着嘴角的上扬，似乎有一种可爱的感觉。而姐姐莉莉娅的标准垂眉平直刘海和干练的表情让人很容易看得出来是个认真严肃的感觉。而他们两个人都背着一个朱褐色的双肩包，白净可爱的脸庞让路人一看就以为是可爱的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

“你们好，我叫露卡卡，我是小白的同班同学，这次邀请你们过来主要是一起去海边去玩一下的”

露卡卡向莉莉丝姐妹伸出了手。

“你好，我叫莉莉丝”

“你好，莉莉娅”

“恩，莉莉丝你好，莉莉娅你好”

三个人有点尴尬的说辞都让这个空气变得些许凝固了。

公交车也不偏不倚地，找在了这个时间里停在了我们这里的公交车站。我

“走了，快上车吧，车费我来付”

“那怎么好意思呢”X3我们三个人纷纷从衣兜里准备掏硬币，但是却被露卡卡硬生生地推到了公交车里面，然后她自己付了公交车的费用。

公交车关上了门，开始继续运作。

我们四个人，两个两个隔着过道在一排上面坐实了。我是露卡卡坐着，而莉莉丝和莉莉娅也就理所当然地坐在一起，这两个家伙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事情，尽顾自己在那边傻笑。 虽然说是寒假，但是公交车上面的生意也实在是太寒碜了，只有寥寥几个乘客。

“喂，你们在那边说什么东西呀？”我不禁隔着过道向着两个人抛过去问题。

“哦哦，我们再说，去海边还玩什么好”莉莉丝一脸地开心，虽然莉莉娅并没有十分表露，但是脸上的红晕线已经深深地显露了她此时的愉悦。

我轻声地回了一声就转过头。

“这一姐妹真有意思”身旁露卡卡笑着说道。

“你也是这么觉得呀？其实我们一开始邂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对姐妹很有意思。哦，对了，你之前告诉我的时候，说我们是要去那个什么地方来着……”

“那个地方叫魔窟海湾，就是我们此次的目的地”露卡卡扶了一下眼镜框。

“是吗？康特城有这个地方来着吗？”一听到这个奇怪的地方，我的大脑就开始寻找康特城的什么地方和这里是名称相对应的，但是始终没有出现。

露卡卡笑了笑，“当然没有啊，我们是去隔壁的城镇，说起来我们康特城就是靠近大陆内部的，也没有什么海湾呀？倒是隔壁那座城镇呀，比这座城镇大四倍，是个真正的大城镇，相比那个呀，康特城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城镇呢”

虽然说我从小就生存在的这个土地，康特这个城十分小，我心里十分不愿意，但是确实隔壁城镇就是那样的城镇。我们康特城的隔壁城镇名字是路西城，据传呢，是之前国内战乱的时候十分有名的一个将军驻守的一个城镇，那个将军名字就叫路西，因为国内战争爆发地相当严重，导致很多地方出现各种各样的伤亡，很多的城镇还被那些所谓的反动武装组织抢夺，就连我们康特城也被侵占过，倒是隔壁的路西城从来没有被占领过，在当时为了纪念这个英雄，原本的什么城镇的名字也就被改成了路西城。自然这个历史我讲得有点长了。

“是路西城吗？”

“对，没错，就是路西城，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也曾夸耀的一个现代历史名人呢”

确实，那样的一个将军，确实十分耀眼，但是却被记载死因不明。这确实也让人感慨万分呢。

公交车在道路上行进着，有时偶尔碰到几个坑坑洼洼地水泥地，车子也就一颠一颠的，这样的颠簸其实还好，只不过让我感到有几丝困意了。

“露卡卡，到隔壁城镇要多久呀？这辆公交车”

“恩……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吧，话说你看……”说着，露卡卡用手指指向我旁边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原本是小声讨论着什么开心的话题的两个人已经互相依偎地闭上了眼睛睡着了。

“在这里这样睡可不行呀，我得去叫醒他们”说着我想站起来，但是旁边的露卡卡却微笑地说没有事情。

“让他们睡一会吧，也许这样的颠簸对于你们是十分不习惯的，而且，大概也是昨天没有休息好吧，我看他们其实眼圈还是有点浓，你也是，你们最近都在做什么呀？”

露卡卡问了这样的问题。

我的话，其实要说是什么原因，还不是因为文！这几天他走了之后，就几乎每天晚上睡觉就会出现噩梦，什么乱七八糟的噩梦的有，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也到底是怎么了，就是专门梦见那些看起来十分不吉利的梦。要么就是我死了，他对我狂笑，要么就是他死了，我对她狂笑，还有什么走在马路上，他被车撞死了尽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梦。

“莉莉丝和莉莉娅的话我不太知道，不过我的话，要说为什么会这么困，那原因就肯定要追究到该死的夏文的身上了，他不是前几天刚刚回老家吗？结果这几天晚上就专门做各种关于他的恐怖的噩梦……”

我无奈地吐露着自己心中的苦水。

“我看呀，”露卡卡却像是听到了一个什么很好笑的笑话一样扬起嘴角，哈哈几声，“你就是在想他了吧？”

“不要乱说啦，话说……啊哈……”说着话，我的困倦之意就大肆袭来了，在我毫不在意的时候瞬间侵占了我的大脑，我张开嘴巴打着哈欠，“我有点困了，我能不能也在这里眯一下眼睛，如果快到了，你就叫一下我吧，好吧？唉……昨晚没有睡好，今天又这么早起来……要是在上学的时……”

后面的话音在我的大脑里反应是越来越轻，我的大脑的意识也越来越低，就像是一个渐渐步入悬崖，坠落中的一颗水滴。

在深不见底的深渊里听不到一点回响，周围一片黑暗，没有一丝亮光，甚至连自己的身影都无法看到，能感受到的，只有自己那微波的呼吸声。

X——X

“欢迎来到魔窟海湾！”伴随着露卡卡的欢呼之声我们几个人来到了这个沙滩之地。

对面是汹涌澎湃的大海，但是我们却因为长途公交车的颠簸而晕头转向，最后在到达之处犯恶心吐了很多东西。莉莉丝甚至抱怨昨晚的晚餐的吐了出来。

“真是没有想到会这样子，你们大家没有做过这样的长途公交吗？”露卡卡十分苦恼地皱着眉头，像是在担心着什么。

说来莉莉丝他们我并不知道，但是我的话是没有怎么做过长途公交车，做过的最多的也就是短期公交和火车，话说长途公交里面的气味还是十分闷热的，居然还不同意打开门窗，这就是和短期公交致命性的区别了。

“我和小丝是没有怎么做过长途公交车的”莉莉娅一边扶着莉莉丝，一边摇着手向我们示意。

露卡卡一脸忧愁地看着我们，“可是返程的话也是要做这样的车哦？”

我们三个同时张开了大嘴，表示十分惊恐！“不会吧？”

“嘿嘿嘿，开玩笑的啦，回去的话，就做火车吧”露卡卡邪笑着。

“真是的一点也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啊，你啊！”我不禁趿拉下来无奈地说道。

她先是再次邪魅的一笑，用右手抚了抚眼镜，然后转过身去，看着对面浩瀚的大海，蔚蓝色的海水在海风的吹动之下浮浮地向我们澎湃过来，海风也偶尔有吹漏地飘到我们的头上，挑起露卡卡额头上的几根小毛。

“不过，我们住在哪里呀？”

我毫不保留地把我担心的问题问了出来，原本这个问题早就该提出来的，因为毕竟关系到休息，毕竟我们都把衣服什么的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带来了……

露卡卡摆出一副不用担心的笑脸，然后用手指指向那边不远处的地方。

在她手指指向的地方，有一栋房子严肃地矗立在那里。这栋房子是纯白色的，至少远处看是纯白色的，形状形似欧洲的什么别墅，白色的墙壁上十分洁净没有任何的涂画也没有任何的多余之笔。棱角分明的柱子边界让人感到有一丝威严和庄重，房子呈笔直的样子，倒是外形的轮廓像是一个敞开着门的大厅，看不见什么楼层十分明显的分界线，而大门也十分地高，像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城堡一样的存在。

“那栋建筑物是吗？”莉莉丝一头雾水。

“没错，因为家里面最近是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住人，所以就暂时只能让你们委屈一下和我一起在这里住下这么一段时间了，和你们约好的时间是三个星期是吧，你们都已经把这三个月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露卡卡用右手捂住下巴，分析，像是一个十分爱操心的姐姐一样说。

“当然准备准备好了呀，说实话我们可是时刻准备着呀，你说是不是，姐姐？”

莉莉丝拍着自己的胸脯，保证着。但是姐姐也只是扬起嘴角笑了笑，并没有说什么。

我这才发现莉莉丝此时已经没有再有刚下车露出的那样的疲累的状态，莉莉娅也是。

“恩，那就好，虽然这栋别墅里面父亲和母亲也放了很多东西，而且之前父亲和母亲就是住在那里的，直到现在也还是有时常去打理的习惯，上次打理才是三天前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安心地住下啦”

一边说着，露卡卡一边带我们走到那栋建筑物的跟前。

果然建筑物的远观之景和近观之景是十分不同的呢~我内心里不断地哆嗦着这栋建筑物的庞大，一边感叹着建筑物的精美与悉心的打理。门上面的把手也没有灰尘而积累，墙上的白色也没有被咸咸的海风所侵蚀。大门也是出奇的大，大概有两层楼那么高，也是有平常电梯门的四五倍那么宽。让我联想到这些的，主要还是因为家里面的门也不过是两个人身高。

我们走进了房子，房子里面的精美程度远远超出外面。高高的天花板也是洁白色的，天花板还挂着金黄色吊饰的吊灯，虽然不知道正确不正确，但是给我的感觉，即使那样洁白色的天花板也被吊灯衬托地金黄色金黄色富有年代感。

大厅的前面，有两个楼梯像是通往楼上的挂在前方，而在旁边是一张十分大的圆形桌子。

“不好意思，这个地方有点小，不过这里是正厅，厨房的话，就在这背后”

说着，露卡卡指着那个楼梯的后面，那边像是在闪烁着什么金黄色的光，也由几丝幽香从那里面冒出来，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估计也是有一丝余香残留吧。

而这个时候，在那个地方突然跑出来一直黄色的橘猫，体型比平时要见到的橘猫要消瘦很多，也许是没有怎么吃饭的吧。看着有骨头形状的下颚，总有一种让人十分担心的感觉。

这只猫看见了我们之后像是见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先是被惊愕地吓了一跳，在这之后就转过顺着楼梯跑到了楼上。

而莉莉丝和莉莉娅却像是见惯了这样的景物一样并没有什么过于惊叹的表现，只是两个人找到了那个圆形桌子旁边的一个大的圆形靠椅坐了下来，露卡卡也过去做了下来。

“好累啊，今天”

莉莉丝靠在圆球形的靠椅上，但是背部还是不舒服所以干脆直接挺直了腰靠在桌子上，就用这样的眼神看着同样洁白色的桌子。

确实，要说我们已经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在乘车这个事情之上，虽然说在其中还有一点其他的小插曲，比如吃一点零食，聊一些天之泪的，但是这些东西还是难以给予我们太多的兴趣，所以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已经把一天的精力全都耗尽了。

“好饿啊~”莉莉娅拍着洁白色的桌子，最终嘟囔着。

“那我给大家做晚饭吧”露卡卡这样站了起来，用手抚了抚眼镜，扬着嘴角说道。

我们同意了，毕竟劳累一天了，虽然在其中还是用不少零食填了填我们的肚子，但是说实话，这么长的一段路我们确实也无法被几包零食给满足了，空腹的响声自然十分自然地飘荡在空气之中。

“你们谁会做菜呀，跟我一起去忙活一下吧”

面对露卡卡的提问，我和莉莉娅站了起来。

其实做晚餐这件事情我们全部都出动了，莉莉丝也好像兴趣十足地跟了过来小心翼翼地瞧着我们做饭和做菜。

我问她会不会做菜，她说不会，因为一直都是姐姐在做晚饭照顾她的。

莫名的感觉有一个姐姐真好，真可惜我没有姐姐。

厨房里面倒是和我们平时见到的厨房没有什么两样，倒是我们煮的饭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少，多的部分也到和其他的剩菜一起当做明天的早餐了。

说起做菜有些气人的，因为食材有限不说，类型也不多，只有青菜，胡萝卜，鸡蛋和一些火腿肠。平时在家我做菜也何绍用到火腿肠，所以剩下来的也就只能是青菜鸡蛋和胡萝卜了，但是好在露卡卡会做火腿肠，并且做了一道鸡蛋炒火腿肠让我们尝到了鲜。

晚饭的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我们就把端到桌子上的炒青菜、凉拌胡萝卜丝、鸡蛋炒火腿肠还有水蒸蛋给消灭掉。因为桌子是在太大了，所以我们几乎把这些菜就摆在一边，其实这样看起来，更像是一群在吃着外卖的人，哈哈哈。

在这之后，露卡卡和我将碗碟收拾到了厨房之后，她就带着我们走到了二楼。布置好了我们的屋子，让我们各自去准备床铺，虽然我们原本是分开着的三间房子，但是在莉莉丝和莉莉娅的劝说之下我们干脆就之间住在露卡卡的房间里，不过是摆了几个地毯，铺上了棉絮，还有毛毯，其实房间里的瓷砖地板还是十分干净的，我们完全没有什么必要去特地铺一块地方的床铺，只要把毯子和被子放在地上就好。但是为了不着凉，露卡卡还是坚持我们在最下面摆上一层干净的毛毯。

接下来便是我们四个女生的女生时间。说起女生时间，可能很多男生以为我们女生平时也都是聊些什么歌电影演员之类的，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原因是露卡卡挑起的话题。

“我为大家吹奏一首曲子吧”

露卡卡坐在地毯全部铺好的房间，就在我们的前面，双手拿着一支口笛，向我们建议。

“好呀好呀”我们仨个人不约而同地拍了拍手。

她坐在一个深呼吸之后就开始了口笛的吹奏。

那个声音十分委婉动听，音律音调在平缓的过度之中承载着一些我们难以想象的情感和思绪。对于音乐，我并没有什么很高的造诣，也没有什么较为系统的知识学习，知识觉得这样的音律十分悦耳，并且有着让我难以忘怀的感觉。莉莉丝和莉莉娅也因为音乐的悦耳而微微迷上眼睛，似乎用心在聆听着这段音乐。

突然的间断之后的再次吹奏，让人仿佛有一种置身于世界之外的情景。让我们似乎都走进了以我们为故事主角的各个回忆之中。

我看见了我一直记在心里面的与文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搭上话，第一次拥抱的情景，我记起了当时他脸上那个可爱的笑容，还有一些神志不清的举动，也记起了当时我脸上挂着的那些痛苦的回忆和对文的不理解与埋怨。那些日子文在我心头上刻下的一些伤疤不知道为何顺应着曲子音调的降低渐渐释放出来。

曲子结束之后，我才缓过神来，看看身旁的莉莉娅和莉莉丝，他们已经躺在了地上，相互意味着呼出轻轻的气息。

我看见露卡卡坐在地上，左手手上抱着一只黄色的橘猫，那只橘猫也微微地眯着眼睛，安稳地躺在露卡卡手臂之中。

“回过神了呀？”露卡卡露出了轻松的笑容，“这只猫呢，是我的爱猫，也是个夜猫”

“夜猫？”我一边拿起放在角落已经叠着整齐的被子，盖在这两个人的身上，一边聆听着露卡卡的说明。

“没错，不过莉莉丝和莉莉娅这一对姐妹倒是睡着了，这让我有点意外呢”

哪里有什么意外，我看你其实已经早就察觉到了好吧？

她似乎看懂了我的脸色，又补了一句，“居然这么早就睡着了”

“说来也不早了，都已经九点过了”我看看书包里拿出的手机，上面指示的数字赫然写着‘21:39’。

露卡卡轻轻地站了起来，将手中的夜猫放在旁边，轻轻为她盖上一只小被子。

“恩，是时候该睡觉了”她把手中的口笛放在了床头柜上，慢慢说道。

X——X

有关露卡卡的口笛，我是第二次听到。

昨天因为舟车劳顿，所以也没有怎么样玩耍，莉莉丝和莉莉娅承受不住那样的疲累就躺下睡着了。而我和露卡卡也在这之后不久关灯睡觉了。

今天的凌晨，我在梦中醒来，准备去上厕所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从外面传来一曲哀伤的曲子。这个曲子不知道在描述什么样的悲伤剧情，只是稍稍一点带有色彩的音符就能把我从现实之中拉扯过去，和昨天晚上露卡卡吹奏的曲子十分相似。

我转头一看，莉莉丝和莉莉娅仍然依偎在一起吐着气息陷入沉睡，只是在一旁的露卡卡却不见了踪影，而此时，那只黄色的橘猫像是睡醒了一样伸了伸懒腰，没有在意我这边投射过去的眼光，只是站了起来，然后用那优美的猫步拖着有些消瘦的身子缓缓地向射进来皎洁白色月光的门口走过去。

那只猫的耳朵并没有什么敏感的感觉，因为对于我这边的声音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却似乎对其他的什么东西十分敏感，就这样竖直地立在那边。

外面的口笛音声没有停止，只是依旧在反复循环着一个我之前听过的旋律。

我披上了外套，走向了门口。看到偌大的月光之下，沐浴着一位穿着蓝白色条纹睡衣的少女，她的头发虽然有点微微凌乱，但是却有一边是扎成了三段麻花辫的马尾，虽然是背对着我的，但是耳朵旁是能清晰地看见她戴着的那副眼镜。我能确定，那个人就是露卡卡。

此时，一只橘黄色的猫缓缓地用颠簸的脚步走上了前，轻轻地坐在了她的旁边的地上。她瞥见了橘猫的样子，同时也看见了另一个人的影子，她缓缓转过头。

“小白？”她有所疑虑地说出了我的名字。

X——X

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没错，在这个季节没有什么比洗澡更能让人们提起精神的事情了，露卡卡的这栋偌大的房子在二层是有一间超级大的浴室，因为之前有过打理，所以一眼望去是十分的光亮，简直就像天堂一样的洁净。我和莉莉丝他们一早起来，就被露卡卡拉到这里来准备沐浴洗澡。

“昨天的舟车劳顿，在早上就要去的干干净净哦！”留下这样一句的她，放下了两瓶洗发水，两瓶沐浴露就走出了浴室。我们三个人发呆地站在原地。

浴池十分地大，这种规模说是泡温泉其实也是不为过的，然而我是没有跑过这些温泉的，虽然不知道这些温泉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但是只要看过电视广告或者电脑广告里面对于温泉的描述，多多少少还是能够有一点想象的。

大约有一间教室那样大的浴池里面，注入了有点泛着绿色的水，水的高度大概在四分之三的高低，并没有太深，因为十分容易就能看见浴池的地步，也是同样一块有一块洁白的瓷砖。在门口的边上有一个洁净如洗的铁柜子，上面还有一条铁根长长地伸了出来，上面分别有三层，在铁棍上面贴有的标签显示分别为：洗澡毛巾，洗脸毛巾，擦干毛巾。然后每一层有四个毛巾架着，也分别写着露卡卡，莉莉丝莉莉娅和白诗语。

不过话说回来，这工作做得也太到位了吧~

“小诗，该去洗澡了”拉走了自己的洗澡毛巾之后，莉莉娅看着我，好像在担心什么似得说道。我才注意到莉莉丝已经带着洗澡的蓝色毛巾走到了绿色的浴池里面舒适地闭上了眼睛，享受着水池的温暖。

说是担心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其实只是关于在那边生活的文，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现在这7点三十七分不知道有没有起床，不知道有没有吃早饭，之前也和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些都有好好做的，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那个笨蛋总是会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唉~

“既然这么担心，那么待会洗完澡就打电话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恩，说的也是……诶…………莉莉娅，你是不是偷听我心里的想法？”

一开始我认同旁边突然多出来的话，但是却下意识的想到了什么。

莉莉娅有点坏坏地笑着，“有什么关系嘛，反正我们也没有必要隐藏什么想法对吧？包括你现在十分想找个什么洞钻进去这样的想法我都觉得没有问题，说实话，就像是你说的那样，那个笨蛋其实还是很让人操心的呢，昨天我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就听见莉莉丝说着什么梦话，喊着夏天夏天什么的”

虽然说这样是的确有点让人在意的，不过也不能这样子去随意偷听别人的心里话呀？

“没关系的，走吧，该去洗澡了”

十分受不了这样的状态，难道我自己其实一直处于一种被监视的状态？

“哪里有啊，也只是现在这些时候我才会偶尔放开自己紧绷的灵子，这也只是一种安全手段嘛……”说着一边邪笑，一边还把拒绝的我拉到了浴池中间。

X——X

“那个家伙，我一定要把她碎尸万段！”一边心里面这么想着，我一边走出了浴室。

走下了楼梯，看到一楼里面的那张白色的餐桌上已经摆上了冒有一丝 热气的早餐，虽然是用的昨日的剩菜加热的，但是味道还是丝毫没有减少，在一旁还放着一锅电饭锅。一个穿着黄色围裙的扎着单辫子的眼镜女生在摆动着碗筷。

“露卡卡，今天的早餐是粥吗？”我一边扶着楼梯一边走了下来。坐在桌子旁边的圆形靠椅上，看着脸上露出了一丝愉悦之色的露卡卡。

“恩，”她把电饭锅轻轻地翻了开来，冒出一大飘白色的蒸汽。在寒冷的冬天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热粥是一个享受，这是我们康特城人一成不变的习惯，虽然我们康特城的冬天并没有那么冰冷，但是冬天的气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十分难以出行的阻碍。而这个时候吃上一碗热粥暖起了身子，就好像哪里都可以行走了。热粥就是这么神奇。

露卡卡大概看到我身后没有人，“莉莉丝和莉莉娅他们呢？”

“哦，她们啊，在房间换衣服呢，真是的，真不知道这两个家伙在里面做什么事情弄这么久”一边叹着气，我一边开始询问今天的打算，“话说，今天准备做什么事情呀，之前听你说过了，会在这里开心度过这三周，但是我却没有具体问怎么样……”

问到这里，露卡卡像是十分有自信拍了拍胸脯。

她那张十分自信的眼神让人们看了感觉有十足的依靠感。

“这些事情，等到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在说吧……”

然而却还是这样一如往常一样卖着关子，着实让人吊胃口啊！

想到这个时候，一阵整齐的脚步声从楼梯那边传来了，两个穿着可爱兔子装的女生踩着平板鞋走了下来。

兔子的两只白色的耳朵一只耷拉一只竖起，让人看了就有一种想去揉揉的感觉。

“莉莉丝，莉莉娅，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呀”

“一看就你能看出来呀，我们是兔子！”莉莉丝开心地向我们摇着手，身旁的莉莉娅却像是十分害羞地躲避着我们的眼神，脸上绯红了一片。

“恩，看得出来，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你们穿着兔子装呀？不冷吗？”

我心里的问题像是山一样多，但是首先跑出来的自然就是这个了。因为这束兔子装是十分可爱，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并没有什么十足的保暖效果，我甚至能看得清楚，他们身材曲线的轮廓昂！

倒是身边的露卡卡并没有在意什么，只是开心向这两位招手，“两位快下来吃饭吧，快点快点，趁现在还是热的，一起来用餐吧！”

莉莉丝和莉莉娅看到了冒着热气的热粥，眼睛里顿时冒出星光。

我们四个人围在一个小的角落里面一边吃着早饭，一边畅谈着今天一天的事情。

“这次我们四个人可是要在这里住三个星期哦，虽然说可以去隔壁村去买一点蔬菜，但是也不能全靠那些蔬菜，不然我们住在这靠海边的优势可完全发生不出来”

一边用筷子做着什么奇怪的动作，一边说着今天的打算的露卡卡看起来十分愉悦。

“XKSDEK&\*@^#！”而一旁一边吃着菜的莉莉丝却在说着什么话。惹得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莉莉丝，把菜咽下去再说话吧，别这样毁灭了自己？”我在一旁笑着。

莉莉丝也感受到了说话的困难，于是马上就把口中嚼过的菜吞咽了下去，“我是说啦，我们是不是要去打渔呀？”

虽然并不确切，但是这个猜测确实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且甚至让露卡卡点头示意了。

这也就代表着我们今后的日子都要在这打渔的生活里度过吗？我们是新的一代女渔夫？我从出生到现在从来也没有打过鱼呀！

“别担心小诗，我们会好好地把你那份给打回来的！”在一旁的莉莉娅吃了一口热粥，翘起了嘴角这样跟我说道。

难道这个女孩子又在用驱灵术窥视我的心理活动？

“那那那，是不是吃完早饭马上就可以去开始打渔了呢？”莉莉丝过问到。

“首先呢，我们要定好这样的规矩，就是，每天由谁关灯，谁来关门锁门开门，谁来给浴室浴池注水、放水，谁来烧菜，谁来整理碗碟，谁来洗碗碟，谁来打扫卫生，谁来给房间通风，谁来整理房间卫生，以及谁去买菜之类的琐碎事情，你们谁有提议的呢？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先早就确认好可是十分麻烦的呢~”

虽然心思缜密是挺好的，但是这样的心思缜密可真是太恐怖了吧？什么事情其实说穿了也就真的如露卡卡所说，是琐碎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事情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做再三确认。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吧……

虽然我是这样想的，但是还是看见莉莉娅和莉莉丝举起了说，“我们想关灯开门关门锁门打扫卫生通风整理房间卫生这些工作”

露卡卡像是心里面在默记着一样点了点头。

“那，我就去买菜，给浴池注水放水之类的事情吧……”

露卡卡像是很满意一样的，合上了手掌，“最后我就烧菜洗碗碟之类的事情吧，那么，吃完饭就开始忙活各自的事情吧，浴池注水就先不用做，等到晚上再做吧。我和小白一起去买点菜顺便带一点打渔工具。我们在午饭过后就要开始打渔啦！”

我们大家十分开心地举起了筷子？合在空中，像是为自己加油打气一般。

# 第五幕 露卡卡的夜晚

“还是很担心吗？小白？”

跟在我身旁的露卡卡好像十分关心我，但是这点关心在我看来也许只是对于朋友的关心。尽管我个人认为自己与这个露卡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恩，还是有点”

我们谈论的，自然是那个大笨蛋，文的事情。之前也与露卡卡谈论过关于文要去老家的事情，自然也没有太久之前，也就是之前邀请我的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露卡卡似乎很平淡，那种感觉，并不像是普通的敷衍或者是不在意，更像是那种我早就知道这样的事情的这样的感觉。而在这些天里面和她相处，同样也感觉和莉莉丝与莉莉娅相处的时候的感觉。

难道她和文有什么关联？

“那就打电话去慰问一下他吧，现在，”说着她看了一下远处钟楼上面的大表盘，时间被准确地定格在“9:39”这样的一个时间，“是九点三十九，他可能还是在上课吧，那待会吃完午饭的时候再打电话去慰问一下吧”

也是，不过说多说少我肯定是一定会打电话去询问近况的。尽管之前的一次和他通话十分精准地察觉到了他内心的忧虑与哀愁。

文也明确地与我表明了之前在那边所发生的事情。或许那些事情是十分重要的吧。

说实话，我曾经也有想过向莉莉娅或者莉莉丝求助，他们是驱灵师，掌握驱灵术，相信一定有办法可以去找文那边的地方，这是我的强烈的欲望，但是也不想因为我一个人的担心，让他那边多了其他的事情。我想在这个时间看到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其实就是一种烦心事了吧，因为我总感觉，文最近都在躲着我，无论是电话对话，还是网上聊天的时候。

我向露卡卡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么，我们去买一点蔬菜吧，对了，你们有喜欢吃的蔬菜吗？”

“我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蔬菜，emm……莉莉娅和莉莉丝我没有太注意，不过他们好像是对蔬菜什么的不挑剔，特别还是比较喜欢吃肉的，对的，没错”

露卡卡点了点头，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只白色的钱包，那上面是用蓝色丝线缝制的钱包。虽然看上去并没有十分高档，但是里面却是凸显鼓鼓的感觉，总感觉，里面放了不少钱吧。

“关于肉的话，我们中午只能去买点鸡肉之类的了，恩对，还有家里鸡蛋少了，还是多买一点鸡蛋吧，对了既然没有对蔬菜有要求的话，那么我们就多买一点生菜和青菜回家吧，我个人是对这两个菜很中意的，emmm……再买一点西红柿，没错……哦，对了我差点忘了买打渔用具，好险好险……”一边翻动着钱包，一边自顾自地说着话的露卡卡给人一种十分认真的感觉。

我们花了有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购买蔬菜上面，但是却只用了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就挑选好了肉，也就是鸡胸肉，买了大概有三公斤，够我们吃好久的了，家厨房里面还有冰箱，所以我们也可以保存很久。在那之后关于打渔的用具我们也稍微买了两把鱼竿和一袋余粮，虽然我们都没有钓过鱼的经历，但是作为新手来说，我们的装备算是齐全的了。

当我和露卡卡满头大汗地提着十分沉重的东西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看见莉莉丝和莉莉娅已经坐在桌子那边悠闲悠闲地休息了。他们在那边喝着泡好的茶，眼神十分享受。我和露卡卡赶紧放下采购的东西。

“哦，你们回来啦，我们都已经把家里房间和这个正厅打扫完毕了，还有整间大屋子也通了通风，还把里面碗碟也给洗完了，这两个陶瓷杯是我们在里面找到的，就拿出来泡茶喝了，你们要不要来一杯呀？”

于是，她就用娴熟的手法抓起水壶，向旁边的两个拳头大的水壶倒进水。

莉莉丝这边说我才注意到，他们的旁边还摆着两个雪白的陶瓷茶杯。

露卡卡在忙着喘气，身上的汗已经随着慢慢的镇静开始蒸发了。她抓起了杯子就喝了起来，像是久旱逢甘霖那样的甘甜的味道，一样地打着气息。

“我们买了打渔的用具哦，今天下午有的忙活了”我指着放在门边上的钓鱼竿和水桶说道。

莉莉丝的双眼冒着金星侧过来，好像是一副第一次见的样子。

“莉莉丝，你们以前没有钓过鱼吗？”

“诶？我们没有钓过呀？”

X——X

虽然莉莉丝和莉莉娅并没有钓鱼的经验，我和露卡卡同样也没有钓过鱼的经验，但是呢，这些并不妨碍我们想要钓鱼的心。

匆匆解决午饭后的我们，稍作休息就开启了我们的钓鱼之旅。

“这是我们第一次钓鱼，大家要记住，第一，就是一定要安静，千万不要把已经钓到鱼钩上面的鱼给放跑掉了。第二，就是要专心，一定要千万盯着自己的鱼钩，随时把握机会，随时可以将那些鱼绳之以法。第三，就是要互相协作默契，互相一定要信任，不要因为什么一时的自我意识最后弄得大家都抓不到鱼……”

露卡卡照着鱼竿的说明书上面说着。

“但是，这说得也太含糊了吧，而且你看，我们这边是海，没有什么很高的岸边可以坐下，难道就在浅水区那边钓鱼吗？”

我用右手遮住太阳强烈的射线，看着眼前漫漫的碧蓝色的大海，提议。

莉莉娅也对我的提议表示赞同，“我看啊，我们去海里抓鱼不是来得更快一点吗？”

但是对于她的提议我却并不赞同，因为我……并不会游泳！

露卡卡也表示有点难以办到，“虽然浅水区我们是可以去抓得到，不过我也很难抓到鱼呀……我们之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训练之类的……”

但是莉莉娅却面露奇色，“抓鱼这种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可以学，我会的”

这话一出，我们三个人都惊讶了，没错，莉莉丝也十分惊讶，似乎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姐姐会这样的妖术！

“姐姐，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小丝，就在你不在的那一段时间里，我自己学的”

听到这样的话语，莉莉丝禁不住抖了一下肩膀，脸上露出难看的色彩。

“怎么了？”我们三个人一起询问。

“没……没事……那么我们一起开始学吧！”

虽然小丝的回答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的脑海里却对那个难看的色彩念念不忘。

莉莉娅对于抓鱼的手法十分精湛，我十分相信，她应该是之前有过十分冗长的一段时间是练就过这样的妖术的。之所以称作是妖术，是因为我们康特城的人并不是靠海的，所以也就没有多少人会去练过水的本领，就更别去讲什么抓鱼捕鱼之类的技能了。我们康特城的所有的鱼类供给也都是从隔壁一些靠近海边的城市来的。

在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里面，我和露卡卡对于捕鱼的手法掌握的并不是很熟练，倒是莉莉丝却很快就掌握了像是诀窍一样的东西，但是当莉莉丝将那些所谓的诀窍告诉我们之后，我们依旧还是难以达成那种的感觉。

于是，当我们在四个小时候，也就是差不多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太阳的那一边海平线上闪烁着余光的时候，我们把今天的丰收带回了家。

我们在离家并没有多远的浅海滩捕鱼。但是莉莉丝却和莉莉娅一起去了比较远的地方去捕鱼，还顺利地带回来一只被他们打死的超大的章鱼。没错，就是那种有很多触角触角上面还有很多吸盘的。

等我回到家我才记起来，原本打算中午就打电话去问候文，却一直被搁在脑后。

我将一捅满载而归的战利品待会到了厨房之后，就走到了我们的卧室房间里，从我自己的书包里面拿出手机，解开了锁屏，期待着文的电话……

但是在通话那一栏却是空空如也的消息提醒。我失落地打开了联系人，将备注为“文”的这一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拨通。手机的那边传来嘟嘟嘟嘟的声音。

“文，你今天还好吗？”

一见面，我就问了一个不痛不痒的问题。也许是很久没有这样主动地聊天了，每次一到这样的情况，大脑总是会突兀地打岔。

“恩，还行，你呢，小诗？”

听到了熟悉的昵称，我的心里有了一丝温暖。

“恩，还行，今天忙活了一整天，你今天学习地怎么样了？”

明明我心里面问的不是这种问题，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问题确会自己脱出口。

“还行，不过没有小诗做的饭菜，还是有点不习惯呢，我也只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和炒面……说起来，我还是很想早点回去呢，回到你们那里……”

文还没有说完，我就迫不及待地提上了提议，“那，那就早点回来吧，我们都在这边等着你的，要不，我求莉莉丝和莉莉娅到你那边把你送过来，或者说……”

还没有等我说完，文那边就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不行，这边还有没有解决完的事情，如果我这边什么时候将这些事情全部解决，我会去你们那边的，好吗？”

我并没有将文的话听到最后，而是听到他还有没有解决完事情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再继续听下去的欲望。

我的眼睛怎么了？怎么在流泪？为什么会流泪？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心里面特别的失望。明明文什么也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心里面却的确感到特别的失望，我默默地挂掉了手机的通话。

门里面传来露卡卡的呼声，“小白，来帮帮我吧，我需要一个帮忙切菜的啦，快点来快点来”

我没有看到露卡卡的身子，但是我知道厨房现在需要我。

我擦了擦眼泪。轻声地回应了一声露卡卡，便站起了身子。走进厨房。

“哦，小白啊，来来来，这边的青菜和生菜你来切吧，生菜就稍微切一下就行了，因为等一会就可以凉拌掉的，至于青菜，把杆子和杆子切起来，叶子就不用太切了”

我点了点头，“这些我都是知道的，至少，之前在家里，都是我一个人做菜吃的，包括现在在家里，也是一个人做菜的，莉莉丝和莉莉娅呢？”

露卡卡摇了摇头，“之前叫他们帮忙，他们却说有什么事情要忙，现在估计还在二楼的卧室房间里面吧”

我再次点了点头，“是啊，很忙的”

露卡卡皱起了眉头，看着我，“你怎么了？怎么流泪了？”

X——X

幕 露卡卡的夜晚 第二场

已经到了晚上时间，我们已经把自己们劳动一整个下午的成果做成了战利品，填饱了肚子。虽然是冬天，但是外面的气温并没有很低，相比康特城那是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的。

“莉莉丝，”我坐在旁边看着正在远方眺望着什么似的莉莉丝，用一种我自认为算是温柔的口吻说，“在这远方，有什么东西？”

她轻轻地翘起了嘴角，“在那些地方里面，并没有什么东西，你看到姐姐了吗？”

说起莉莉娅，不知道为什么，刚才一副神秘的样子被露卡卡叫了过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两个人应该并没有什么渊源吧？难道说只是纯粹的为了增进友情？这新建立的友情？

“她和露卡卡不知道为什么，去哪里玩了”

“这样啊”

她轻轻点了点头。我们面对海浪坐在沙滩之上。

然后，我们都没有继续我们的对话，只是简单地，看着远方，靠在一旁，然后感受着海风从我们身旁吹过。在这一带的海风是咸咸的，既然是海风，这当然是必然的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里面的咸味却给予了我另外别样的感觉，又酸，又苦。

远方的风景，是深紫色的，天空中的星星显得十分闪耀，在深紫色的天空群星闪耀之中，一颗十分硕大的弯月挂在那边。云朵也没有，只是十分辽阔地空间里面，占满着海水，天空和海面的交界之处，有一条明亮的白线。那条白线在 十分遥远的地方，仿佛在指引着我们什么，我轻轻地叹了口气。

“喵！”这个声音突然出现在我们身后，对这样突然的叫声我们自然是受到了惊讶。

正眼了之后才看见，是露卡卡和莉莉娅。

“哈哈！被吓到了一跳吧！”莉莉娅手里抱着那只黄色的猫，在白色微弱的月光之下发出灰茫的颜色，像是一个苍老的石头。

“姐姐，这是什么呀？”

莉莉丝对于眼前的生物十分好奇，两只眼睛放射出来的尽是金黄色的光芒。

莉莉丝把手上的那只猫递给了莉莉丝，莉莉丝接过猫把猫放在自己的怀中，用左手顺了顺猫的额头，猫十分听话的眯上了眼睛像是十分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喵~”

我再次听到了这个萌萌的声音，没错，这个黄色的猫，和之前我很多次见到的露卡卡身旁的那只猫一样。

“它叫‘椰子’”露卡卡告诉了我们这只猫的名字。

我越看越像，没错，这应该就是之前我很多次看见过的那只猫。

“这只猫？~”

“没错，这只猫，就是那天小白看到的那只猫，现在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只猫，这只猫是我的好伙伴，名字就叫‘椰子’”

“叶子？”

“是‘椰子’，一种热带水果，为它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第一次遇到家伙的时候，这家伙在旁边喝着椰汁”

这样啊，虽然逻辑上来讲，这样的命名方式未免也太过草率，如果是要我取名的话，我大概会去小黄之类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一看见这种宠物就会用他们的名字来称呼他们，尽管这种方式比起露卡卡的取名方式更加草率。

“这里面大概有一个故事吧？”莉莉丝的眼睛露出期待的表情。

露卡卡笑了笑，“是啊”

“这只猫，不会是那种什么，定情信物之类东西吧？”莉莉娅有点好奇地问道。

露卡卡摇了摇头，“来，我们在这边升起一堆火，再围着这个火，好好地聊一聊吧？”

说起话，围着篝火聊天，其实是我一直都十分向往的事情，因为之前一次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第一次就特别的兴奋，相比莉莉丝那样的兴奋我是没有的，大概莉莉丝也是因为自己多年在递送信，从来忽略了这种类似享受时光之类的方式吧。这么说起来，莉莉娅也应该是如此。

莉莉丝和莉莉娅都是康德莱特街39号的死后文递送员，同时他们也是驱灵师，要问起什么是死后文，什么是驱灵师，那事情就远了过去。在这边几个字几句话是解释不了的，况且我个人也是对于这些东西有过很多各种各样的疑问。

露卡卡和我在这边收拾好了在楼顶阁楼里找到的几根木头棍子，那些棍子都是从一些破旧的木头椅子上面扯下来的，因为像是很久没有用过的样子，里面也都被一些什么虫子腐蚀地只剩下一些空洞了，所以用来燃火是最好的选择。

很快，我们就把篝火点燃了。

冬天的寒冷加上夜晚的寒冷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被篝火驱散在外。

莉莉丝和莉莉娅依旧依偎在一起，而我和露卡卡则坐在一旁，我们大家围绕着篝火围成了一个小圆，露卡卡的手中抱着那只黄色的猫。椰子好像活力十足，虽然依旧是那样的形容消瘦。

“在这之前，你们还记得，我在昨晚给你们演奏的那一首曲子吗？”

我们都纷纷点了点头。“你们知道那首曲子的名字吗？”

这倒问倒了我，因为我个人并没有对于音乐又什么过多的探究，尽管还是知道或者听过一些常见的各种熟悉的钢琴曲，比如肖邦的《夜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理查德的《梦中的婚礼》，贝多芬的交响乐《悲怆奏鸣曲》《命运交响曲》等，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并没有对于露卡卡昨日演奏的那首曲子有一点印象。

莉莉丝和莉莉娅也相继摇了摇头。

露卡卡并没有叹息什么，也并没有对于我们的无知抱怨什么，只是点了点头，“我知道的，昨日我吹奏的曲子是《无止境的地平线》，英文名是《endless horizontal》没错，这首曲子在大众的耳朵里面是很少见的，但是在一次偶然的巧合的时候，我听到了这首曲子，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首曲子。”

“恩，”莉莉丝举起了手，“露卡卡老师，我有问题”

“莉莉丝同学，请讲”露卡卡很开心地向莉莉丝那边伸出了手，示意让他讲话。

“这个和椰子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倒是问到了点子上。

“没有什么关系哦”倒是露卡卡这样的回答让我们感到十分尴尬。

“哈？没有关系？那我们说这些干什么呀？……”我刚想继续说下去，露卡卡就用她的话语堵住了我的嘴。

“椰子的事情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告诉你们，我们来聊一下其他的事情吧？比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露卡卡果然还是问起了对于我们而言最忌讳的。

倒是露卡卡没有问的话，我都有点忘了我和莉莉丝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了。

一个学期之前，就是上个学期的开学的时候，我和文结束暑假生活，文随我一起回到康特城，展开高中的生活，但是在下火车之后，却偶遇一个奇怪老爷爷，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将这老爷爷的行李拿错了，所以后面去还这个老爷爷。不过却在半路，对，没错，就是在半路，遭到了袭击。

那个袭击不是一班的袭击，文先收到袭击，我接收到文的电话之后立马赶到，不过在那之后我也跟着收到了袭击，我们都死了。

没错，我没有说错，我们是的确都死了。你要问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那自然还是要原因的吧？原因就是，我们变成了不死之身。

这样的回答让你们肯定感觉不到满意，因为这种像是小说一样的场景凭什么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种不科学的事情为什么发生，因为我们也未曾想到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也感到疑惑。但是事实却是冰冷的，我们的确变回了不死之身，就效果而言，可以看做是僵尸或者丧尸，因为我们的身体机能以为已经被我们突破了，这副只是作为躯壳的身体，破坏力十分强大。但是并没有像往常所听到的那种丧尸或者僵尸怕光啊什么十字架之类的，我们的心脏没有跳动。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也多次触碰过我的胸口，却没有感觉到心脏跳动，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敢割破手臂。

收到这样的能力的我们（我和文），受到了给予我们这样能力的人的约束，帮助他们递送死后文，并且将这些事情保存起来不泄露。

没错，但是如果在这里将这些事情说出去的话，我想不禁会引起恐慌，还会引发什么不必要的麻烦吧，虽然我不太相信这些人类会相信我们这种天马行空般的话。

“我们是在一家蛋糕店认识的”我抢先了一步，先在莉莉丝和莉莉娅说话，并且给予了他们一个足以读懂的颜色，告诉他们不要把我们之间的事情说出。他们也都面露默认的颜色。

“当时我在一家蛋糕店里面买蛋糕，刚好就只剩下一个泡芙，当我认为这个泡芙一定会收入我的囊中的时候，莉莉娅却出现了，没错，她也看上了那个泡芙”

露卡卡像是十分惊讶地露出表情，“哇，那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当时啊，我们互不相让，为此我们做了将近10个决斗的项目，从赛跑、跳远、跳高、憋气、掰手腕等等等等项目，但是我们的比分很遗憾始终在5比5之后结束，当然我们也在这些项目之中感受到了彼此的乐趣，我们就这样交了朋友，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那以后我就每周都会有事没事去他们家找她玩，她也把莉莉丝介绍给我认识了。”

“哈哈哈，看样子你们真是欢喜冤家呢？”

露卡卡很开心地鼓了鼓掌。

莉莉丝和莉莉娅也像很喜欢这个编造出来的谎言故事，也跟着鼓起了掌。

X——X

1. 我们也再次开启了新的日子，早上，我们在阳光的沐浴之下，我躺在一张沙滩床之上，翻动着书包里面带来的一两本书。莉莉丝和莉莉娅则在后面很认真地浇着花，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一些花的花种，种植在后面。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本来看别人玩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很开心的事情，倒是这样的大冒险让我们玩得很开心。我也吃到了一次的大冒险，和文当场对话，没错。具体什么的过程下次再说。在大冒险之后的下午，我们也一起围着海边一边去游玩，跑到了很远的地方，甚至还走到了隔壁的城镇，导致晚上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只能在那边买点东西一边吃一边走回来。

到了晚上将近10点，我们才洗澡继续睡觉。

X——X

那是在一周后的一天，突然发生的事情。

温度再也没有之前那样的温和，空气中也参杂着一些肉食腐烂的气味。

我们的椰子不见了。这是在我晚上醒来的时候发现的事情，但是当时却没有过多在意，但是早上一起来，原本会在橱窗里面睡觉的椰子却不见了身影。这让我十分惊慌。因为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况且目前的温度已经步入冬季的中部了，所以异常地冰冷，我怕椰子受不了这样的温度，它从来都是十分瘦弱极易感染风寒的。

我向莉莉丝和莉莉娅告知了椰子不见的事情，他们也帮忙一块儿寻找。很快，我们就在房子的后面不到的一面墙壁后面的一个小洞里面发现了它。

“可是，它好像已经死了”莉莉丝皱着眉头的眼神之中稍显一丝伤情。

没错，躺在地上的它的确已经死了，就像是一只风干的死尸一样透露着冰冷的余温。

“好好地厚葬一下吧，毕竟跟着我们玩了一天，已经接近是好朋友了”莉莉娅的口中吐出这样的伤感的话语。

虽然我也不是很想和椰子别离，但是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人生里面生离死别的事情是有很多的，之前我也很多次看过相关的书籍和小说，谈及生离死别，倒也没有过多的感受，只是说一句“哦，它死了”这样简单的一句就结束了一段回忆。但是真实到了自己的身上却显得十分慌乱，之前爷爷死去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尽管很平常，椰子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它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脸上的毛已经像是因为一点斑纹而脱落，眼睛紧闭，但是瘦弱的身材还是让我们再次透露出一丝怜悯的眼神。

之前很多次，关于莉莉丝莉莉娅和小白他们提起这只猫的故事的时候，我都刻意隐瞒这段经历，总是以‘以后还是会有时间’为由推脱着，但是时间确实有限的。

我必须要面对这段经历。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天空看起来十分昏暗，我们在早上发现了椰子之后就立刻将它放在了一只口袋里面，我们将那只口袋称作“幸福的口袋”。很镇静地吃完早饭之后，我们将这只口袋带上前往房子后面远处的一座小山。

我们十分庄重地将椰子埋藏在这座小山的一块平地上面，然后再旁边竖起了一块木块，上面写得是“露卡卡的好友之墓——椰子”。

我依然记得当时莉莉丝和莉莉娅已经小白的是什么那表情，那是一种十分哀伤的表情，我瞬间觉得，这只猫，或许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朋友。于是我就决定了，在回到家的时候，一定要将我和这只猫的事情讲给他们听。

“露卡卡，这件事情我想和文说一下可以吗？”小白拿着手机相对远方的那个夏文谈及此事，但是我却不想继续让更多的人知道，特别是和椰子不相识的人。

“这件事情还是算了吧”我摇了摇手说道。

回到家已经是将近中午十二点了。

X——X

吃完饭之后，露卡卡把大家都叫回了她的房间。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总是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椰子在不久之前，实际上是在今天上午就被发现已经死亡了。我们也马上就将其埋葬了起来，并且在旁边做了一个记号。难道这次是有关于椰子的事情？

“这次，我想向大家讲一个故事”露卡卡的嘴中缓缓吐出这样几个字。

“会是和椰子有关吗？”莉莉丝摆动着双拳这样问道。

得到了露卡卡肯定的回答。

“没错，关于很早很早之前的事情，其实也没有很久，也就大概一年之前的事情”

露卡卡的眼神显得暗自忧伤，回到了一年之前。

“你们还记得我喜欢音乐这一件事情吗？露卡卡向我们询问。

那是当然的，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每天晚上她都会在这间房间里面给我们吹奏口笛，虽然每次这些音乐的声音都很有催眠效果，莉莉丝和莉莉娅无疑每次都被催眠，很好的睡着，我倒是也有很好地听到了最后，那个时候，椰子也每次都坐在她的旁边，靠着她的身子，眯上眼睛，一副安心听露卡卡的音乐，一副享受的样子。

“当然记得”我们三个人一起回答。

“在之前很久之前，当然也并没有很久之前，也就是在大约的三年之前，我爷爷去世了，在那一段时间，我几近奔溃，因为爷爷是养我大约十几年的亲人，是我最喜欢的亲人，但是她却在那个时间去世了，死因也是正常地因病去世，最亲的人死去，我在一段时间找不到方向，甚至看不到天空的颜色，听不见世界的声音，整天整天的色彩就是灰色，声音就是莫名的噪声，没错，用常理的话来说，就已经是失常了，精神失常，甚至在那一段时间，我都曾经考虑过就这个样子抛弃我的生命，就这个样子结束我的一生，但是在一个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东西”

露卡卡讲完了这么长一段就停了下来喝了口手中已经倒满了的茶水。

“发现了椰子？”莉莉娅有点认真地问着。

“虽然是这样子差不多，但是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我发现了一个戴着猫耳朵的可爱的小姐姐在一个小百货广场吹奏口笛”露卡卡摇了摇头，这样回答我们。

“不是，这个和椰子有什么关系呀？”

“别急，就慢慢听我讲下去吧”

我们三个人微微地点了点头。

“那个小姐姐吹奏的曲子我觉得很好听，甚至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声音，自然是爷爷死去之后，之前也说过，爷爷去世了之后，我就自顾自地十分颓废，但是这个小姐姐立马就把我吸引住了，我也想不到我居然会这样被这个打扮奇异吹奏着美妙乐声的小姐姐所吸引。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音乐，那个我第一次听到回过神的音乐，就是第一次吹奏给你们听的无止境的地平线。”

听到这里莉莉丝和莉莉娅才恍然大悟地哦了一下。

露卡卡听到这样的声音有点满意地翘起了嘴角。

“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自己学习乐理，学习音乐的相关书籍，同时也将口笛的学习作为我的主要内容，那个时候，因为正巧碰上初三，然后……很不可避免的，我与父母真吵了”

露卡卡的口吻变得有些混沌。

“为什么？”

“因为我在学业和音乐的学习之中，将重心始终都放在了音乐之中，在父母的眼里看来，这无异于不务正业，没错，当时我还一致要求他们不要管我的事情，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对于爷爷的事情让我感到有种莫名的拒绝感觉。”

露卡卡的话语果然还是让我们有所疑惑。

“为什么”

露卡卡冷冷地笑了一下。

“爷爷的死，也可以说完全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一手造成的”

我们再次感到困惑。

“爷爷在很早之前就生过一场病，但是我爸爸妈妈却在外面一直没有过问爷爷的事情，每次到夏天或者冬天回来的时候，他们总是没有多余过问，而爷爷也没有多余向他们说，所以爷爷的病情越来越重，但是爸爸妈妈却没有再回来过。”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

没错，按照道理来说，其实病情还是很难隐藏的，因为身体的状况看脸色其实是能够完全了解的。更别说什么所谓的隐瞒病情。我想实际情况大概是，露卡卡的父母是很早就知道了她爷爷得了这样的病，也被受到了嘱咐不别去管他，让他这样安心的在快乐之中陪着孙女生活到最后。

露卡卡也解释了和我大概差不多的话。

“我并没有怨恨她们不管爷爷，但是怨恨她们没有告诉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最后才知道，之前好多次爷爷身体不舒服我是能够很清晰地感觉得到，但是却没有想过是那样蹩脚的原因。话题再次回到我和父母争吵，在那之后，我觉得家里面已经没有我该留下的理由，于是……我很果断的，离家出走了”

这像是每个小孩子都会想过的桥段，但是在真实世界之中却没有多少人会这样做。所以听到了这样的事情的我，多少还是会有点感慨的。

“离家出走？”莉莉丝也失了声，用手捂住嘴巴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情显示在脸上。

“没错，就是离家出走，还带着我最喜欢的口笛，当然，这算是一场壮举，至少在当时的胆量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有这样的胆量，对的。当时我在外面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遭遇，倒是很快也就回家了，但是在回家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也是在一个转角，我在那边，我在那边吹奏了口笛，用来发泄我当时的心情，也就是在那里，一只小猫走了过来。没错，就是椰子，它当时抱着半块椰子，靠在我的旁边，一边吃着一边还望向我，当时我并没有多管它，当时的它就很消瘦，也没有看出到底是有主人还是没有主人，我吹奏完了那首曲子，就是那个无止境的地平线，之后，椰子就慢慢地跟着我，”

露卡卡的眼泪无言地在眼眶之中轮滚着。

“其实也没有什么的，人生的生死离别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经历过多少东西，不管陪你经历过什么很长回忆的是谁，都会有失去的时候每个人也都终将离你而去，这并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安排，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就像是你的爷爷，和这只椰子”

莉莉娅拿着手中的被子，轻轻地喝了一口，缓缓地说出了这样的话。

其实看似莉莉娅只有十几岁，但是这样的话说出来的她，实际年龄已经一百多岁了，在这将近一百多年的时间，在这时间里面递送过了无数的死亡信件的她，也许经历过了、目睹过了许许多多的生离死别。

“莉莉娅，你好像懂得很多呀？”

莉莉娅微微一笑。

X——X

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但是在这些时间之后，留下的东西是弥足珍贵的，这些东西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或许只是一种简单的纪念，或是几句话语，或是几张笑颜，但是这些东西在经过时间的发酵，会变得韵味十足，在未来的某些时刻回想到这些东西，心里会有种别样的感觉。

X——X

天空别样的清澈，深紫色的夜空配上绽放无数亮光的星星。那些从遥远的地方而来的光在这里照耀着我们的大地，虽然光芒不大，但是却是让人印象深刻。北风轻轻地从远方呼啸而来，像是一只猛虎席卷整个大地，从南部到北部，刺骨的寒风让夜空中脆弱的小生命摇摇欲坠，仿佛随时都会讲这些渺小的生命交付于大地。

感到有些冰冷的莉莉丝和露卡卡套上了准备而来的棉袄从外面走回了露卡卡的这栋别墅里面。其实这栋别墅当初设计也并没有配上空调，只有一个烤火炉，不过也是在客厅的一个角落，而且相当的沉重，所以平时露卡卡也就没有移动它，只有实在太冷的时候才搬一条椅子坐在旁边，升起火，感受一下上个世纪的温暖。

莉莉丝和莉莉娅收到店长的委托，39号有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也就和露卡卡商量了，露卡卡也就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份提议，并且让大家准备一下，明天就启程回康特城。我还特意询问了一下莉莉丝有关这个很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但是只得到了“不干净的东西，需要铲除”这样的模糊回答。

但是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两周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寒假也已经步入后段了，更关键的是，已经快要到我的生日了。虽然这并不是一件什么特殊的事情。但是文却会给我准备礼物，而且每年都会不一样。

今年会给我准备什么礼物呢，好期待呀~

一边心里面这样嘟囔着，一边用双手靠在火炉的旁边感受着稍稍的温暖。

莉莉丝和莉莉娅对于我的表情好像有些疑惑，倒是露卡卡没有什么防备地笑了起来。

“咳咳……大概是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了吧？小白？”露卡卡轻轻地咳嗽了一下。

“也没有什么啦，只是……快到我的生日了，不知道文会给我准备什么样的礼物”

没有一丝隐瞒我将心中的话语全盘托出。

“小诗，你喜欢什么东西的呀？”莉莉丝歪着脑袋问着。

这么说起来，我似乎一次都没有和他们说过我的喜好吧？露卡卡就别说了，其实也并没有多少交集，从高一到现在其实并没有多少次谈过话，虽然也只是前后的位置，但是我并不是那种十分喜欢说话的人，因此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和他人说话，更别说兴趣爱好之类的。而莉莉丝和莉莉娅虽然这几个月交集甚多，但是却没有多少次谈及我个人的信息，大多也都是和文有关的事情。

“我喜欢的东西……ennnn……喜欢的东西倒是蛮多的”

在火炉的火光之中我慢慢地打开了心灵的枷锁。

“恩？所以说？你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呢？”莉莉丝摇晃着身体眯着眼睛好像十分开心地样子。倒是莉莉娅拿着一本书好像在仔细地阅读。

“喜欢吃苹果和蛋糕啦，不过莉莉娅，你那样看书对眼睛不好哦？”我提醒了莉莉娅。

“哦，没事的，我还是能够应付的”她说了一句不冷不热的话语。

话说还能应付是什么意思呀？我叹了口气。

“嘿嘿嘿嘿~”露卡卡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好像有点开心的笑了起来。

这才注意到，她今天并没有带着她的那只口笛，在之前的日子里，她总是喜欢拿在手上的口笛，给我们吹奏一些动人的曲子，这些曲子五一例外的十分具有催眠效果，莉莉丝和莉莉娅被搞得困倦无比，最终倒在地上睡着，还都是我一个人独自拿出棉被盖在互相依偎的他们的身上。

“露卡卡你笑什么呀？”

“没事没事”

“难道你们也想送我礼物吗？”

因为一眼看出来他们的表情是十分戏谑的，所以我就有些能猜测得到他们的想法。

“哇，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露卡卡萌萌地吐出舌头。

因为你们的脸上慢慢地写着“我想给你买生日礼物”呀！这种事情不要太明显啦。

“小丝，你也想给小诗买生日礼物吗？”这个时候看着书的莉莉娅突然说出了话。

“你肯定是偷偷听了莉莉丝的心里话了啦！能不能不要这么谨慎呀！”

我皱起眉头苦笑对着莉莉娅说道。

没错，莉莉娅和莉莉丝是驱灵师，虽然说在我们面前并没有做过太多驱灵师所做的事情，但是会异能之术的他们可以说是接近于无所不能的万能存在，取取一个读取心声的术式之类的话应当是十足充分的能力吧？

“哇？莉莉娅会读心术吗？”露卡卡的眼中闪耀着一丝金色的光芒。

我在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像是做了坏事一样心虚，因为自己差点将莉莉娅的身份暴露出去，但是好在露卡卡似乎也只是因为莉莉娅会这种魔术一样的技能。

“恩，对的，你心里不管想的什么，我都知道哦！”莉莉娅合起了书，像是在做一个宣战轻轻翘起了嘴角说道。

露卡卡有点不敢相信地捂住嘴巴，有满是惊奇地闪动着眼睛，像是一个充满好奇的宝宝一样，慢慢地踏触着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虽然我很想劝她放弃这些念头，但是她好像也是一副满不在乎原理只是十分想体验这些事情的样子。

“莉莉娅，要不这样吧，我们来玩一个游戏”露卡卡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只硬币，然后指示给莉莉娅看，“我将这枚硬币放在左手或者右手里面，你如果连续猜对三次，我就来一次真心话大冒险好不好？”

莉莉丝轻轻地鼓了鼓掌，之前也注意到了，莉莉丝似乎十分喜欢这个游戏。

倒是我却不太喜欢这个游戏，因为之前的那次真心话大冒险，他们让我做俯卧撑50个！！要知道我平时虽然也算是有锻炼，而且也得到了不死之身的力量，这个力量是 强大的，我之前有试过连续过500个俯卧撑没有半点肌肉负担，但是如果让我演出这样的感觉的话……我像是很尴尬的，我不太擅长演戏。

我附耳问着莉莉丝，“小丝，是不是你们都会这样的读心术呀？”

没想到莉莉丝摇了摇头，并且轻轻地笑了笑，“那有什么读心术呀，那只不过是姐姐吓唬你们的，我们修习的是关于空间量子的驱灵术，自然和这种主观的东西没有关系啦，这都是姐姐看你们的脸色然后判断得出来的结论”

我这才猛然发现，这个家伙居然一直在骗我们！难道我们心里想的真的全都写在脸上吗？我轻轻地朝着露卡卡望去，果然，发现她满脸的意思“我就不信你能猜得到”。

难道这所谓的一个传说的异能术只是一个幌子？我不禁心里面有点凌乱了，只能慌慌张张地和莉莉丝一起看莉莉娅的表演。

第一次，我也看不出来露卡卡是把硬币放在哪里，但是露卡卡却猜对了。第二次的时候，同样我也看不出来露卡卡把硬币放在哪边，但是看她的表情总有一种下意识的直觉，自然这样的直觉显得微不足道，但是露卡卡却猜对了。终于到了决战的时候，露卡卡一边凝重地将硬币放在两只手合拢的一个空间里不停地来回转动着。

“难道是有什么猫腻吗？”我轻声地询问莉莉丝，“为什么两次都猜对了？”

但是莉莉丝却摇了摇头，“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姐姐似乎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说得好像莉莉娅真的会读心术一样。

“哈哈哈哈，你绝对猜不到了吧”露卡卡将两只握拳的拳头伸了出来，给莉莉娅猜。

莉莉娅轻轻地摇了摇脑袋，叹了一口气，“我看你还是好好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好了吧”

莉莉娅的话语并没有多少刺激露卡卡，反倒是让露卡卡信心十足。

但是结局还是莉莉娅输了，像是一个定好的结局一样，而莉莉娅也像是一个真正会读心术的人一样。我甚至怀疑莉莉娅是真的会读心术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听着别人的心思。如果真的是那样。

“小诗，如果真的是那样，你会怎么样呢？”

当我回过头，发现莉莉娅说着这样奇怪的话。或许我的担心也可能是真的，这个家伙也许真的在不经意间就已经能读懂我心里的话。

就当我想着什么的时候，莉莉丝和莉莉娅大声地说着一个句子。

“真心话真心话，大冒险大冒险”

我想此刻的露卡卡大概会很后悔做这样冒险的赌注吧。

“那就真心话吧，大冒险我怕你们给我非人类的题目”

这句话让原本处于笑容的莉莉丝失去了笑容，变得有些可怜兮兮。

大概也是被猜到了自己的内心话语吧。此刻的她用两只食指不断地碰触着。嘴里发着满不在乎的声音。

“你们谁来出一下题目？”莉莉娅把目光交给了我们，但是莉莉丝还处于混沌状态，我的话，其实也并没有……

“露卡卡，文和你是什么关系？”

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嘴巴里会出来这样的问句，一时之间不止让大家惊讶，连我自己都备感惊讶。

露卡卡先是停顿了一下，然后也摇了摇头，“难道终于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吗？”

难道她和文真的有什么关系嘛？我和莉莉丝咽了一口唾沫，十分紧张地看着她。

“其实我和夏文只是普通的同学，”

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心里的石头被放了下来，但是……

“我相信我这样说，你们还是不会相信的，其实，我和夏文还是有过很多次的交流的，当然这是在开学的时候了”

她说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的石头像是疯狂坠落一样砸向我的心脏。

但是当我们准备好了听她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却没有再说下去了，反而一脸你们好奇怪的表情看着我们。

“快点说啦！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轻轻地询问道。

我发誓是轻轻地询问，绝对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粗暴大声啦！那个家伙居然四处在外面留情！如果他回来，看我不打断他的狗腿！

露卡卡像是看懂了什么一样，仔细地向我瞥了一眼。

“那是在开学的时候的一次雨天，当时我撑着雨伞回家，半路看到他在路边不知道在做什么，当我仔细瞄上眼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身前有一只鸽子躺在地上，自然不是那种很自然的状态，而是五脏六腑都渗透出来的状态……”

# 第六幕 阿密斯的狩猎

这是一月十九号，在总部那边忙完了事务的维克赶回了康得莱特城。

维克是一名驱灵师，但是移动方式还是和普通人没有多少区别，并不是他不想通过空间传送直接回到39号，而是她只是想在沿途之中欣赏一下这些难得的风景。维克常年都是在外面做递送员，之前总部的一名实习递送员，这可不容易，在总部实习期间，基本上每天都有递送的死后文。后来仔细一想其实自己还是喜欢平常一点的工作，所以就回到了39号里担任全职的死后文递送员，现在回到总部也只是代替兄长艾克去参加一些会议。

虽然维克在等级制度上只是一名退灵组S级的驱灵师，但是作为死后文总部创始人之一的艾克却将大部分杂乱的事务交由维克处理，其实也并没有太多，也就是整理文件，整理报告，这些东西而已，一个月也就那么一两次的样子。

可能是因为寒假快要过完了，所以火车上有很多带着大行李的学生在在大声地高谈阔论，说起最近的学生，越来越多的已经开始拥有电子设备了，在火车上开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视频，背景音乐超级地响亮，弄得原本想要睡觉的维克都再也没有心情继续睡觉，只是一脸死亡凝视地看着那些不知轻重的学生。当然那些学生并没有察觉并且还继续开心地笑着。

踏出了火车门，走出了火车站，这才轻轻地吸了一口气，没错，火车上面的困意在瞬间的冰冷的照耀之下消散殆尽，此刻的维克变得特别十分地清醒。但即使如此，在总部连续工作两天整理文件也还是让他累得够呛。

维克累得坐在路边的长椅上，把旅行包随手放到一旁的草地上，静静地靠在椅子上。

抬起头望着蓝天，白蒙蒙的天空，配上冰冷的空气十分的适合呀，维克心里不禁念叨着。但是在这个时候，维克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她皱起了眉头，仔细地看着，像是在确认者什么。

天空中缓缓地飘落着一颗两颗轻盈的东西，然而这些东西在有些许微风的作用下变得摇摇晃晃，最终坠落到大地上。有几颗坠落到了伸出手掌并且摊开手心的维克的手上。

“是雪”维克的口中呢喃。

没错，是雪。雪这种自然现在在位于亚热带地区的康特城来说是极其稀有的，从近五十年来看，总共也才降落了寥寥数场雪，这边的冬天在全世界范围看来温度是在温暖的温度之上，虽然是这样，但是对于出生在康特城并且一直感受着康特城的气候的人们来说，冬天的气温是相当冰冷的。

虽然维克并不是康特城的人，但是在这几年住在康特城的遭遇来说，维克很轻易地就发现这边的雪是很没有骨气的，很少出现在大众眼中。也就是因为这样突然的到来，让维克感觉到有一丝新奇。

“看来气候的确转凉了呢”

其实对照过往的气温，今年冬天的气温不知道为什么，也变得比往常冰冷一点，然而也只限于这样的一点。

休息完工了维克再次背起了笨重的旅行包，走上了前面的道路，坐在公交车站的座位上。

X——X

雪越来越大，像是一个骤然间的礼物一样，宠幸这个大地，在经历了将近一个晚上的堆积之后，已经明显地有很厚的积雪覆盖在地面上。电视台也渐渐开始播报今年的这样第一个惊喜，于此同时各部分的相关部分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去除道路上的积雪，以防公交车不能运营。

维克在晚上八点半回到了康德莱特街39号，然而店里面的就只有艾丽一个人坐在收银台那边静静地看着挂在对面墙壁上面的挂壁电视，然后一边静静地磕着瓜子。

“艾丽管家，我回来了”维克向正在入神的艾丽打着招呼。

艾丽稍稍一瞥了维克，就再次将延伸注视到了电视，“哦，对了，艾克说她去外面买一点晚餐回来，如果你有饿的话呢，就跟我一起来这边嗑瓜子吧”

说着艾丽轻轻地拍了拍她凳子旁边的一个小凳子。

维克的确是饿了，在火车上度过的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却没有吃任何东西，仅仅只是靠着翻动着一些人类的古典文学书籍来打发时间。所以他将背上的旅行包随意放到了沙发上，就去洗手间洗了一下手，就走到了艾丽的身旁凳子上，和艾丽一起拿着收银台桌子上的瓜子，一边磕着，一边陪着艾丽看着电视上的内容。

电视的内容是一部电视剧，名字是《驱魔道》，虽然说名字是取得不是很得当，但是确实会吸引很多人类去观看，但是不知道我们这些作为驱灵师的人去看做什么。

“艾丽姐，这个很有意思吗？”我轻轻用手指指着眼前放着的加着十足特效飞来飞去刀剑乱舞的电视内容，有些感到失望地问道。

艾丽点了点头，“虽然有些地方看着不怎么好，就像是个特效，显然是没有我们实际打出来的那种效果，但是这些剧情做的还是不错的，你像这边这个小女孩出生平民但是却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最终的强大力量，恩，这点还是有点感动人心的，毕竟这样的桥段还是很多人会喜欢的”

维克也赞同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店长回来了，手上提着三大袋包装上面写着“好味道”的外卖盒子，因为维克早的时候就应该告诉店长自己要回来了，所以店长出去的时候也就特意帮维克也带了点晚餐。

艾克身上穿着深黑色的羽绒服穿着帽子，头上的雪在艾克一阵摇头晃脑之下纷纷抖落在了地上，并没有穿着一直十分喜爱的西服。而从门口看到门外，虽然是晚上，但是却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及时是 在黑乎乎没有任何光照的情况下，这些雪依然保持一种光亮的状态，在里面看来也着实是一种风景欣赏。

因为维克每次回来都不会在火车上吃东西，这个事实，经过无数次试验的艾克心里面清楚得很。艾克将手中的外卖放到桌子上面，然后坐到了沙发上问候维克。

“维克，这次回去工作怎么样？”

维克自然知道兄长想问的是什么，他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还是老样子，只是工作比较繁重了，比起上次，似乎工作量添加了不少”

艾克轻轻地笑了笑，“好了，先吃东西吧，来……”

“艾克，你帮我带的是什么呀？”艾丽从座位上跳了下来，用手上的遥控器暂停了电视的播放，然后走桌子旁边，跳坐在了凳子上，一脸期待地翻开外卖盒子的盒盖，“哇，是宫保鸡仔排骨饭！”

艾克也轻轻地笑了笑，“没错没错，就是这个，你喜欢吃吗？”

艾丽非常开心地猛点头。“快点来一起吃嘛，快点嘛快点嘛”

艾克也点了点头，就走到了桌子旁边，把桌子上这三个外卖盒子分成了三个方向，并且一边分隔，一边口里说着，“艾丽的，宫保鸡仔排骨饭，维克的，炸鸡汁猪扒饭，我的，辣子鸡丁牛排饭”

几个人围着这个桌子开始翻开了盖子，一边细嗅着沁人的食物芳香，一边仔细品尝着米饭和肉食、蔬菜的可口味觉。

很快，几个人就把自己的晚餐吃得精光了。

艾克把这些外卖重新盖上了盖子，然后拿了出去扔到了附近的垃圾桶里面。

艾丽伸了伸懒腰，伸出手去摸索收银台上的遥控器，然后再次继续了电视的播放。

艾克也像是吃得很饱了一样靠在沙发上面，同样盯着那面墙壁上面的东西。

说道这里，维克才发现一个一直被自己忽略的问题，于是便坐在了兄长的旁边，轻声询问着。

“没有看到莉莉丝和莉莉娅，她们去做递送了吗？”

得到了店长艾丽的摇头，“她们去度假了”

维克只是轻轻地咦了一下，没有表示更多的情感。

“和夏文白诗语一起去度假了”

但是这件事情却像是晴天霹雳一样的消息打在了维克的身上。因为看到维克的表情变得吃惊。

“诶？这样子啊，我说呢，今天回来怎么没有看见他们”

维克好像要说什么话，但是却没有再说什么。

“好啦好啦，已经够晚了，我先去洗澡了，维克你明天还有事情呢，所以就早点洗澡休息吧”一边挥着手的艾克一边站了起来。

艾丽也跟着站了起来，倒是维克却像是听见了什么像是要上处决法场一样的话语。

“艾克先让我去洗澡好吗？”艾丽提出的这个意见也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艾克的点头。

倒是一旁傻愣地坐着的维克有些不敢相信地皱着眉头，“我不记得我明天有事情呀？难道又是死后文递送？我可是今天刚刚回来诶？就并不能让我歇一会儿吗？”

但是很显然，艾克的那张苦涩而又坚决的笑容是不容拒绝的，这个老毛病让维克看到了也是十分的棘手和难办。

最终还是屈于艾克的威严之下，维克答应了这场的死后文递送。

“不过，在这个途中你可以尽情的享受风景，哦，话说回来，你回来的时候也看见了吧，这座城市罕见的下了一场雪呢”

艾克饶有深意地说着。

感到读懂了兄长话语的维克也轻轻地点了点脑袋，然后问起了一件事情，“那本圣典有没有解读完？”

艾克摇了摇头，带着一些丧气的话，“这些问你不像是我们驱灵术专用的命令文字，可能也并不是属于我们驱灵师的东西吧，也不知道那老头是怎么获得这个东西的，不过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也没有出现什么风波，像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维克也同意地点了点头。

“对了，这次参加的等级考试的莉莉娅和莉莉丝都通过升级认证了哦，莉莉娅已经是退灵组S级了，莉莉丝已经是A级了，看来你不抓紧时间来熟悉一下驱灵术的话……”

像是一个操心的父亲一样，艾克缓缓地对维克道出心中的期想。

“恩，看来我也要赶紧通过V级认证尽快身上散灵组级别，不过……”

说道这里维克停顿了一下。但是艾克却像是十分清楚维克心里想的是什么一样，再次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都说了，别那么执着，这些事情过去了就让他……”

还没有等店长艾克说完，维克就皱着眉头回敬了一句，“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可是很重要的，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尽量快速地完成我要做的事情……”

三十分钟之后，艾克和维克已经回到了一层的，他们各自的小卧室里面，而负责关门的艾丽穿着厚实的睡衣走到门口，双手轻轻的在空中一划，玻璃门就自动关了起来，咔嚓一声锁住了，卷帘门也很快地咔咔咔地拉了下来。

外面再也传不进一束光。

X——X

在店长的嘱咐之下，维克再次背上了旅行包。

“维克，这次递送完成了就快点回来吧，回来休息一会儿吧”

店长在送走维克的时候，口中这样提醒着。但是就算自己的兄长没有提醒，维克还是决定要在接下去歇息半个月左右，这些月里果然还是做了太多的事务，基本上都没有回康特城过，所以这次回来想多休息一下。

虽然如此，但是如果再次有递送的工作任务，其实还是难以推脱的吧？毕竟莉莉娅和莉莉丝不在中转站 ，也只有他一个人靠得住了。

维克在衣服里面掏出来一只手机，一边在公交车上仔细地操作着什么，一边用耳朵密切注意着公交车到站的报音声。维克穿的是一个黑色的尼龙大服，高高的领口甚至遮住了下巴。

虽然说这阵服装并没有特别显眼，但是还是属于那种较为低潮的衣服。

街道上的雪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但是在非街道的公共场所依旧还是有厚厚的雪覆盖在上面，天空中也在不断地下着雪，整个城市就给人一种白净的感觉，同时也特别静谧，这些并不是心里作用，而是真正的静谧，因为雪粒子可以吸收很多噪音从而导致这些噪音像是消失了一样。

很快也就到站了，维克把手机放回自己衣服内的口袋里，提着旅行包就下了公交车。

现在的他站在一个山的入口。没错，就是一个山的入口。这座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只是这边刚好有一个村界的石头碑。这里并没有公交车站，因为这边的居民不太多，所以城中心也就没有太重视，并没有设立站牌，只是让公交车允许在这边停靠。同样，这边的上车的乘客也是几乎没有的，很清晰的白雪皑皑覆盖在山头山腰和山脚，一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先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吧”说着维克就刚好走到了一个凸起的地方，这边看起来是一个大石头，只不过仍然也是被白色的雪给遮住了它原本乌黑色的雄壮本色。

维克叹了叹气，右手恍然翻了一翻，左眼的眼睛缓缓变红，围绕着维克的身体一周突然冒出了丝丝的热蒸汽纷纷覆盖在这个石头上。石头上面的雪纷纷融化，变成了水分在石头的空隙和间隔上面流淌，很快，这些水分也慢慢地被蒸发，最终这块石头恢复成了原来的状态。

维克轻松地解开了附着在身上的驱灵术，周围的冷空气立马扑了上来，顿时再次形成了一层丝丝的水雾。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天空中仍然冰冷的下坠着雪花，颗颗粒粒缓缓地从天空中飘浮而下。维克将旅行包中通过一个塑料封装的信封拿了出来，

那封信上面标出来的亮光色的箭头指向着这座山的一个角落。

果然没有错，维克心里暗暗地想着，手上的死后文指着的位置，是死后文想要寄送给生者的地方。原本在死后文信上附着的辅以标注寄送位置的文字说明其实也只是一个指向的说明而已，而作为死后文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寄信人的所心心念叨着的那个收件人，会作为一种方位存入死后文，而这种方位会指引我们死后文递送者去找到收件人。

“不过，”维克的眉头轻轻皱起，因为感受到这座山有种异样的感觉，那是一种足以让人产生毛骨悚然的惊悚感觉，同时也是让维克心里有所忌惮的。

远方传来 一两声空灵幽远的狼嚎之声。

维克踏上了雪的道路，蓬松的雪在脚的压力之下被挤压成一块冰状物品，于此同时也发出清脆的声音，这个声音是十分好听的。维克所踏上的这个道路是没有具体的空位道路，所以维克每过一个地方都要用驱灵术将这些雪融化，在一些地方并没有空地，维克也只好用双手去拨开那些难以撩拨的树枝或者杂草。

但是在这个时候，前方突然出来一个白色的东西，由于没有看清，所以维克一头撞了上去，但是那个东西是异常的坚固，并且还有一些刺痛。

维克下意识的摆了摆手，下一时刻便在这个远地方消失不见，出现在了十米后的空地，同样也是刚刚挖过的地方，所以维克不会感觉到什么痛处，只是刚刚的触觉让他感觉到一丝危险。

“居然会在这里遇见”维克口中有些不可思议地自言自语。

之前在山脚的时候就已经察觉到一点什么了，因为给人一种莫名的冷气，并不是雪带来的那种冰冷，而是接近死亡的那种冰冷。

但是这也很快就 出现了会带有死亡那种冰冷的东西，准确来说，是生物。

那是一个高约5米全身半透明的一个灵。全身人性，只不过那半透明的身子映射过来白色的底色，给人一种苍白无力的感觉，但是体验过的人却能很清晰的感受到那种异于世界的坚硬程度。

维克将旅行包放到了胸口，将旅行包中的一根白色的棍子逃了出来，在手中转了一个圈之后咕噜地竖直地插在了地上。在这个时间，维克将两只手掌清脆地合十。

随着一个‘啪’的声音响起，从棍子的顶端深深地探出金黄色的火花，而这个火花却使得那边突然冒出来的灵感到一丝恐惧。它缓缓地后退，但是很快，她便再次昂起了胸口，摇摆着半虚半实的脚，向维克冲了过来。

而维克拔出了插在地上正在缓缓地冒出金黄色火花的白色棍子，也同时冲向那个有些狂暴的灵。一瞬间，维克的白色棍子便深深地插在了灵的身上，但是……白色的棍子深深地刺入灵的身体里，但是灵的身体却没有任何反应，有的只是……

奇怪，怎么拔不出来了？让维克奇怪的是这个灵的身体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可以黏住他的棍子。这让维克有些不知所措。但是这也是难不倒维克的，维克一个转身向后轻轻一跃。

轻轻地挥动着手指，从那跟白色的棍子刺入灵的顶端冒出金黄色的颗粒，很快这些颗粒便填满了这只灵的身体，顷刻间，这只高约5米的灵便化作大堆金黄色掉落在地上，在于雪的碰撞那一瞬间，便化成了金色的烟雾消散了开来。而那跟白色的棍子也因为没有了东西的依托而掉在了雪地里。

维克呼了一口气。虽然说之前和灵争斗过，但是像是这样突然袭击的想必是很少的，搞得他自己十分慌乱。维克叹了口气，要是自己再多些练习就好了。

维克弯着腰捡起了雪地上的棍子。现在是正午十分，但是却没有丝毫的阳光照射在这片山上，倒是远处的狼嚎之声和熊闷之声很早就传了出来。对付灵算是大工程，但是对付那些阿猫阿狗的野生动物，维克自认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维克将手中的棍子放回到旅行包里面，因为感觉不到这里附近灵的存在气息，所以维克也就将武器暂时一搁，心中的紧张也暂时一搁……

但是远方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探出来了一个白色的头，虽然这个头在白雪的伪装之下是相当难以辨认的，但却因为轻微的摇晃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维克仔细地用眼睛观察着四周，才发现这边有着隐藏的灵。

是那种与自然色融合在一起的灵。

“可恶，都怪我大意了，在这样冰冷的环境里果然还是感知冰冷是十分困难的呀”说着维克十分快速地将旅行包里面的那根棍子拿了出来。将旅行包放在了就近的雪地上。

“看来你们都已经准备好了猎食嘛，不愧是步入死后世界的东西，”

维克将右脚快速地向前摆出一步，将腰轻轻地躬了起来。这样的姿势最好，也最适合做任何可以做到的动作。所以深受维克的喜爱，甚至每次跟灵战斗的时候都会摆出这样的姿势。这已经是一个作为进入战斗状态的标志了。

瞄准了前方那只在晃动着脑子的灵，维克踏起了飞雪，便飞快地冲向那个地方。甚至是在那一眨眼的时间，维克出现在了那只摇头晃脑的灵的脚下。那只灵也不傻，知道什么东西往自己的方向飞奔过来，就算跟不上他飞过来的速度，也要用那只白色半透明的手使劲一挥。

维克自然飞速地再次踏飞了雪，挑起起来，抓住灵硕大的头，然后不加思索地，用另一只手紧紧握住的冒着金色亮光粒子的棍子向这个脑袋砸了过去。用了将近五成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之下，钢铁之类的物品也会被维克的棍子砸出一个大洞，虽然灵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实体，但是却承受不住空间量子的灌入，所以以往维克用到这样的招数已经是算是杀手锏了。

但是这次却像是闷着了的哑弹一样，完全不起效果，不光不起效果，甚至还将白色的棍子远远地弹了开去。但是那个头并不像是一个拥有什么屏障的东西。

那只灵像是在打着盹一样拍了拍头，然后……

振奋人心的一幕出现了，原来那仅仅的5米并不是踏全部的身高……

它从地上缓缓地站了起来，那身高有将近15米！已经可以划入大型灵的范围。这种灵是很难通过小型的驱灵术执行驱逐，而且他的身体也具有往常一样的非物理硬度。原本这种灵只会出现在众多死尸堆积的地方，但是在这鲜有血腥味的地方却不明所以跳出来。

没有和大灵斗争过的维克心里飞速地想着办法。

既然杀手锏已经不能用了，那么只有一种方法或许是可以挽回这场局面的。

虽然也只是在驱灵术圣典上面看到过的一些理论的原理，不过也是有可使用的道理。

灵是生者空间与死者空间叠加映射而来的基于空间量子的一种物体，而空间量子也是对于空间的浓度十分敏感，这种空间的敏感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读成空气的浓度。但并不是空气浓度越浓，就会对灵越有效，而是空间浓度变化越快，对灵越有效。

维克的双眼变得十分通红，甚至从里面跳出来一点两点红色的火光。

维克将双手甚至摊开，并且将掌心对准那个灵脚下的雪地，然后一个沉闷的叫声之后，掌心纷纷冒出红色的火柱，向那片白色的雪地喷射而出。大片雪地被高温瞬间蒸发，在那片区域，白色的气雾瞬间快速地浓稠了起来。

那只灵像是特别的痛苦，它拖着缓慢的脚步，沉闷地向维克走了过来！

维克的双手顾不上那么多就收了回来。

可恶，还是不行，这样子下去，只能逃走了……正要带着自己的遗憾准备逃离现场的时候，前方不知道为何在此冒出了更加巨大的巨人状的白色人形。四周传来的悲号之声就像是背景一样，缓缓地播放着。

“那些是……”维克的眼神里瞬间刻画着绝望。

X——X

“可恶！”维克如果现在想继续打败这些怪物的话，恐怕已经是没有太多机会了。

维克强作镇定，抓起雪地上面的旅行包，用力向右一挥白色的棍子。整个人的身体瞬间消失原地并且化作一道光一样的东西出现在百米之外的雪地上。

疯狂的冲击力让雪地里的雪凭空炸裂了起来，地上瞬间被炸出了一个大洞，维克的身体深深地嵌入在那个洞里面。

“可恶，空间量子暂时不够使用了，可恶，这边的雪也会阻挡空间量子的吸收，要不是我还有这一招瞬间移动，我今天可能就会把这条命都交代在这里了”

一边将身上的雪抖落，一边自顾自地哀怨着的维克将地上的旅行包再次背上了，跳出了这个大坑。但是却被刹那间的情景吓蒙了。腿上的肌肉在缓缓地抖动着。

寒风在呼呼地吹啸而过，天边的白色已经延生到了几近无限的地方，像是特别安宁一样的，雪几乎吸收了周围所有的聒噪声，但是就是吸收不了远处传来疯狂的野狼呼号之声，自从刚才自己踏进这座山的山脚开始，那群野狼的叫声就没有停止过。反倒是越来越多的角落像是呼应了这一两声的呼号，纷纷开始回应了起来。

站在维克前面的，是三只身高将近15米级的庞大白色半透明的东西，他们全身都是人的形状，但是却没有更多的细节，全身都是半透明的白色。庞大的身体甚至挡住了天空的大半部分，他们三只围堵在维克的身旁。

可恶，果然还是得要凭蛮力对战了吗？明明这些家伙，是不应该会出现在这里的。一边说着，一边拼命地用大脑思考着对策。

之前的招数已经完全不行了，再加上自己体内灵容里的空间量子已经所剩无几，这边的地方不知为什么会无法从空间里提取空间量子，所以驱灵术也就几乎无法使用了，早知道之前就应该省着那些空间量子的。

很快，黔驴技穷的维克只能拼着命冲向前方的雪地里，但是没有用，这些灵的身体易于空间的任何物体，甚至对于空间来讲的位置也是异于空间的任何物体，在维克还没有跑出多远的时候，这三个灵就像是阴魂不散地站在他的前面。

自然，这是一场鉴于生命的战斗，维克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堵在在逃跑的道路之上。一边用拳头和旅行包打破前方的障碍物，一边密切注视着眼前的那些没有一丝表情（实际上也是无法看出来表情）的灵。

“可恶，这些家伙，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我？我的空间量子已经基本上被他们吞噬了吧？”一边想着刚才十分气人的事情，一边自怨自艾地继续跑动着脚步。

但是如果再想不到什么办法，自己恐怕就会在这里很快被干掉了。

一般来说，灵的弱点是很难捉摸的，因为灵是生物灵魂的一种丑化包装，并且融合来自死后世界的空间量子的一种混杂的物体。灵的形成结构是很难模拟的，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灵需要以生物的灵魂为核心作为驱动的载物，但是这种灵魂在生物死后其实是很少得到的。因为人类的灵魂在死后的第一通道既是通往死后世界，而且作为一种空间链接的道路来说，除了两种空间量子支持，还有死后世界的一些专有人士的支持，所以是十分难以断裂的。所以灵的自然形成是十分难的，但是有些灵魂（就是那些有巨大怨念）却不知为何有什么机会打破这样的通道，返回人间。这样的灵魂，会因为是异物，立即被生者世界的空间量子所包围，而时刻准备销毁，但是又因为是从那通道断裂开的，所以本身也就带着一层死后世界的空间量子，这样一来，就并不会那么容易被生者世界所消灭。只能被这些空间量子所以移动或者作为灵魂的潜意识操纵。

小的灵不会拥有潜意识，只是被生者世界的空间量子和死者世界的空间量子所操纵，但是这些空间量子始终会以空间量子为食，进而慢慢地变大，最终也许会激活内部的灵的潜意识，这种小的灵大小也就在1-3米左右的高度，而中型的灵因为被激活潜意识了，并且空间量子吸收地足够多，所以整个给人感觉是十分巨大的，本质还是没有改变。

就是因为空间之间的排斥，所以，这些来自“空间夹缝”一般的物体会像是拥有最强的体制，无论这个地方的物体还是死后世界的物体都是物理无法击破的，只能用一种方式，那就是对于空间量子的掌控。空间量子所合成的各种术式对于任何的物体，只要是有空间量子搭在的物体有破坏作用，世界万物都是由空间量子搭在而成的。

失去了空间量子的驱灵师，和正常人无异。

维克没有赶得及反应灵那致命性的一击。旁边三只灵像是疯狂了一样，拼命地用手掌来拍击维克，维克的身体很快就被躲避所带来的巨大消耗所拖垮。被远远地拍击了出去，砸到一边的什么坚硬的地方。

上面的雪不住地往下面倾倒，瞬时之间，维克的身子就被白色的雪覆盖住了。

维克也因为体力的不支昏迷了过去。

要知道这样的环境，如果轻易地就被夺走了意识的话，那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虽然维克也是驱灵师，但是她却没有过于强硬的体质，并不像夏文和白诗语那样是不死之身，身体没有枷锁的限制，此刻的他已经将近沉睡之中，在白色的一片之中渐渐地、渐渐地、渐渐地丢失了自我……

X——X

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在梦中，维克看见了一副骷髅骨架，那是真正的一副白色的骨架，全身上下透露着死亡的气息，这种气息与灵的气息是十分相像的。

那副骨架在挣扎着站了起来，他的脚，他的手像是被绳子束缚起来紧紧地挨在一起，他的脑袋顶部像是遭受到了什么非人的重击已经有一个小坑深深地凹陷了进去。

不知道从哪里抛来的灯光，一下子照射在这副骨架之上，在灯光的照射下，这副骨架之下的地面反射出了强烈的光芒，而在这副光芒之下空空如也，什么东西也没有。

骨架像是在赶着什么时间，非常急速地，想用身子撑开这些束缚，但是纤细的骨头却完全不能胜任，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骨架此刻全身停止了动作，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蜡像一样杵在哪儿，然后渐渐地、渐渐地……这个骨架全身上下拼命地往里面收缩，像是收到了什么十分巨大的挤压。

骨架被这看不见的压力死死地挤压着，然后这些压力就这样将他的骨头压得粉碎，一块又一块白色的骨头块在压力地按压之下蹦跳了出来，而这个骨架在这个时候才发出了痛苦的哀嚎之声。

那个哀嚎之声，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耳熟，仿佛……维克像是明白了什么。

维克缓缓地回望着自己，原来自己正是那只被巨大压力按压之中的骷髅，头骨被那种巨大的压力压得粉碎，身上的肋骨也在同时，一瞬之间被踩裂，并且深深地插入了脊椎骨。

“这是对你的审判”不知道哪里突然冒出来的话语，让维克的心里抖擞万分。

我……死了吗？维克心里面缓缓地自扪着。

X——X

外面的雪仍在不知疲倦地挥洒着，比起之前来说更加地宏大，因为康特城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看见雪了，所以对于这样大的雪是没有处理经验的。道路上的积雪已经没有再可能继续被清除干净了，电线杆上面高压线也因为雪的压力而生生拽断一大圈的电线，这就导致了康特城里面大多地方的供电是没有的。

夹杂着雪花的飘舞和寒风的暴吹，在这座山里面的夜景看起来就相当地凶猛。温度也一下子下降到曾今未达到的另一个高度。如果过这种温度下，普通人从房屋出去，必然会 遭受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寒冷到不必说，雪粒子可能也是一种清毁人的方法。如果你不相信这些自然现象会抹掉一个人，那么可以请你试试想象一下无数个沙粒子砸在脸上而且还是持续不断以超高的速度砸动。

“你醒了？”维克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

维克这才缓缓地摸索着身子，这才发现，自己现在是躺在一个床铺上，而这个屋子却是一个十分简陋地石质屋子。里面点亮着三四站红色的蜡烛，这才能照亮一边的墙壁和一边的床。维克所躺的这个床铺实际上是用木板铺就的，倒是上面的被子是蓝色的普通被子。

而说出那维克第一句听到的话的，就是坐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一盏摇晃着火光蜡烛下的一个满脸胡须的一个中年男性。满脸的络腮胡让他看起来极度地沧桑，但是眼神的深邃却也为他平添了几分忧郁之感。他的嘴唇有些发紫，像是常年并没有获得平衡的营养所致。头发也是半棕色的，尽管是凌乱不堪的，但是却像是找不到一颗头屑一样的干净。

“你是谁？”维克坐起了身子，靠在背后的石质墙壁上。

“我是谁？”那个中年男性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样大笑了起来。

“这有什么好笑的？”维克皱着眉头，带着一丝怒气。

中年男性似乎感受到了什么火红色的东西于是收敛了笑声，摇了摇脑袋，“你问我你是谁，那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维克起初没有在意，“我的名字叫维克，我是……”但是一想到后面想说的话，突然又有些疑惑。没错，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任何人都可以叫做维克洛斯·艾德勒，但是这样子就能说明我是我了吗？维克心里不断地反复捉摸着这个中年男性所翻的问题。

“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名字”中年男性打破了维克的思绪，将这样的话语传入了他的耳朵。“对于你们这些人来说，无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其实都无所谓的，因为无法触及你们的利益，而我对我们来说，你们如果对于这片森林做出什么事情，文可是有权力将你们抛尸雪地的”中年男性突然的发言，却变得像是一只狗熊一样凶狠，“我想你，该不会是到这片森林里来打猎的吧？”

“打猎？”维克有些不解地重复这一个词语。

X——X

“对，你是不是来这里狩猎的？虽然我并没有看到你的旅行包里面装有什么武器”络腮胡的中年男士被摇晃的火光照耀着，所形成的光影早就半边黑色的阴影。

“没错，我本来也就没有准备到这边来狩猎，倒是……是你救了我吗？”

不管怎么样，眼前这个人都是十分有可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如果真的是这位男士救了自己，想必这个恩情是要归还的。因为维克在之前不久，也就是在昏迷之前，就是在与那些巨大的灵做斗争，那些巨大到令人产生怖俱的灵，维克可是不想在碰到了，那种致命的危险，稍稍有一点错位，就极有可能丧失意识。

“算是吧，我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发现你被怪物抓住脑袋正准备开始破坏，所以我就把你救了回来，不过，你的身体好像也像他们一样”中年男士站了起来，把板凳搬到维克的床边，“你真的不是过来狩猎的吧？我可以相信你吧？”

维克的嘴角轻轻一翘，“是的，没错，我过来是有事情”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普通的递送死后文的事件就搞得自己差点丢了性命，那说什么也是不能传出去的令人害臊的事情。但是，递送的事情是一定得保住的。

中年男士再次皱起了眉头，他那双紧皱的眉头和粗粗竖起的眉毛透露出一种让人感到十分不安地情绪，像是在猜测着一种十分恐怖的行为，他将眼神变得犀利。

“信在旅行包里面，”维克抬起了手，用食指指向放在床另一头，挂在一个插在石壁上面的木块上面的旅行包。

“信？”有些迷糊的中年男士斜着脑袋，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重复着所听到的词汇。但是得到了维克肯定的回复之后，也摇眼望向那个旅行包。

“没错，其实我这次过来，是递送一封信的”

维克低下头，望着盖在自己肚子上的蓝色的被子，缓缓地说道。

“信？”

“没错”

中年男士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维克又补上了下面一句。

“不过，这封信稍微有些特别……”还没有说完的维克，被中年男士的突如其来的自我介绍盖下了。

“不好意思，之前没有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狄更斯”

“哦……”被突然的自我介绍吓到了的维克也开始了自我介绍，“我……我叫维克洛斯·艾德勒”

中年男性一副原来如此的模样点了点头。

“我继续说刚才说的，这封信稍微有些特别……”

当说这话的时候，维克还故作神秘地停了下来，想看看狄更斯这个络腮胡大叔有什么反应，但是却意外地没有任何反应。

“这封信是死后文，是人死之后所写的寄送给生者世界里所寄念最深刻的那个人的……你可以帮我把里面的信拿出来吗？”维克向这位中年男性请求道。

狄更斯自然是照做了，狄更斯也根本就没有将这些看在眼里，他也不会怀疑眼前这个人是否会说谎话，之前所说的是否会是一概乱语。要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就像是到这片山林里狩猎，其实也并没有引起他多少的慌张，因为这个男人会在这片山林里如此轻易地就被这些怪物给伤害，那么想必自己的招数也是吃不消的，就算说的是谎言，想来也是逃不出他的手心。

因为狄更斯是有实力的。

狄更斯将旅行包里面一个塑料包装的像是一个信封一样的东西掏了出来。

“是这个吗？”他拿出来这个东西朝着维克那边问去。

维克轻轻地点了点头。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的狄更斯将手上的信封套装拿了过去，递给了维克。

维克的嘴角微微翘起，“寄信人，是阿密斯，而收件人……是狄更斯”

X——X

因为身体还是有点儿不适，所以狄更斯让维克再休息躺个几个小时。

时间过了将近四五个小时吧，外面的雪却越来越大。像是老太婆的裹脚布一样，简直是又臭又长，估计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连续下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这样的降雪量，在这座城市，近100年来绝对是突破性的数据。

很显然这样的数据让人不禁怀疑这场雪是否是真实的自然环境引起的雪。因为之前的气象专家分析今年的冬天气候轻快，专家甚至还拍胸脯打包票，说今年还是会延续以往的传统，甚至可能会更加偏向秋天的气候。

城市里的治安管理部门也在处理着相关的事情。但是这些在这座城市偏远的山林里的这间石质小屋来说，是完全不可见的。维克的床坐落在靠近里面。

这件小屋之前已经简单介绍过，是用石质做的，因为这件小屋看起来甚至像是在山林的岩石里面挖出来的。四周像是被人工强行凿平的痕迹，花岗岩的纹理切面十分整齐，一点石粒子的毛刺，像是用十分锋利的东西砍出，这也从摆放在靠近门边上的几把已经生锈的斧头和镰刀上面得到了答案。

屋里石具的摆放位置是十分简洁的，和大部分的房间一样，将作为用餐的石桌放在房间的中央（虽然这边的这个石桌看起来更像是一块厚的石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石板中间像是又一圈黑色的痕迹。作为存放东西的柜子（在这边是一些被打穿的石洞）在墙壁边上，而作为休息用的凳子石凳或者是石床之类的放置在最里面，挂在墙上有一些残留着的红色蜡烛。左边一只石床，右边也有一只同样的石床，左边的石床就是目前维克所躺着的。但是不知道这样的一张多出的石床有什么用，难道还有宾客？

桌子上并没有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一份塑料的透明纸，还有一个已经够撕开了封口的信封，一张被张开铺平的信纸。

门口是被木板挡住的，甚至用一根木头块抵住了这块木板，防止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然而这些木板却还是难以完全抵挡呼啸的风雪之声，狂风暴雪吹动着这块木板pangpangpang只响。但是并没有突破这些木板的防线。

这间屋子大概只有5X6的面积大小，但是实际上看起来也许比数据上的更加狭小，毕竟还加上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如果全部用来铺床的话，大概也只能铺寥寥数张床。所以，这也能侧面的看出来，其实这间石质屋子是很少人居住的。如果说只有狄更斯一个人居住甚至都是有可能的。

“饿了吗？”这个时候，坐在旁边石凳上的狄更斯抛出眼神，他把手上的信纸缓缓折叠了起来，然后用那张已经被撕掉封条的信封盖了上去。

说道饿，其实维克是能感觉得到。因为自从上午出来到现在已经将近过去了七八个小时，维克的肚子早就已经在传达恶意了。所以这个时候维克没有多想地点了点头。不过转念一想，在这里并没有什么食物是可以看得见了……

“没关系，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微微笑着，然后就很神奇地将桌子的中间掏了出来！原来那边的桌子中间是可以掏出一个洞的！他将那里面什么东西拿了出来。

原来是红色的胡萝卜和黄色的土豆还有一些青色的生菜。

维克这才注意到，在某个角落，其实是有一个小型的锅……

狄更斯没有说明什么就站了起来，走向那个角落将锅拿了过来，放到了这个洞上面，“不好意思啊，这边就只有胡萝卜土豆还有生菜。也就只能委屈一下你了，看你的着装，是来自城里吧？”

维克苦笑地点了点头。

“希望你不要太嫌弃这个粗茶淡饭，我要开始煮菜了”说着，他把一个什么神秘的东西从石板下面的放了进去，然后这个洞就很快冒出了一点点的火光，随后不出几秒，瞬间就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原来这桌子中间一团团黑色的圈子就是烟灰呀，维克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在仔细地看着狄更斯将那些菜放到一边的一块砧板上。

“呐，维克，你今年多少岁呀？”他拿着生锈地刀一边用放上一些雪的磨刀石滑动着，一边和维克聊着天。

“20”

“哈哈，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还在到处找人比划呢，现在想想还真是年轻的，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像是在听着什么奇怪的话语的维克皱起眉头问“狄更斯，你多大了？”

“我呀，我三十七了，在这片森林里已经将近有十三年喽……”

虽然看起来是络腮胡的大叔，但是样貌却是十分地帅气，如果将这些络腮胡去掉的话，想必也是一个十分美丽的美男子吧。虽然是三十七岁的大叔……

“哦，大叔你原来不是这里的人吗？”

维克打开了封闭在门口的木板，走了出去，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半晌之后，他捧着一整个手臂的雪走了进来，放进了石桌正中间的锅子里。然后十分迅速地将木板再次地上门口。

“没错，我也是十三年前来到这座城市，这片山林的，虽然你看到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但是还是在前几天之前这里还住着另一个人，也不瞒你了，就是阿密斯”

突然冒出的和信封上寄信人名字一模一样的人名，让维克的好奇心瞬间暴涨了。

“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死后文的寄信者名字？”

狄更斯点了点头，“阿密斯，是我父亲的名字”

“父亲？”维克更加懵了。

狄更斯轻轻地笑了笑，“我父亲，也就是阿密斯，是我第一次进入这片山林里救了我的人”说罢他将手中已经磨得光亮的刀开始将放到砧板上面的生菜和胡萝卜纷纷切段。“还记得我问你是不是来打猎的吗？”

维克点了点头。这件事情是让维克印象极其深刻，因为一开始并没有知道其意义，说实话，现在也并没有理解它的意义。

“当时的阿密斯，是在这里做守林人，而我在这边狩猎，突然情况下遇到了几只白色的巨大人性怪物，我没有能给他们输出伤害，反而被他们弄得差点死去”

狄更斯将砧板中已经切好的身材和胡萝卜放入已经被融化了雪的水覆盖大半的锅中。

“是阿密斯救了你吗？就像你救我一样？”维克确认。

狄更斯点了点头，饶有戏谑地说道，“这么说，就像是现在的你和我关系一样，当时老爷子他可是56岁，唉，你想不想成为我的儿子呢？”

维克果断地摇了摇头。

狄更斯也跟着摇了摇头，继续地用一根筷子一样的细长木棍搅拌着锅里的蔬菜。

# 第七幕 阿密斯的信念

“你们倒是快一点呀”眼前的一个戴着衣服的帽子的约莫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朝着身后的几个人发出牢骚声。“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要是再那么慢，找不到可以休息的地方，你们就等着冻死吧！”

“啊啊啊啊呜呜呜——”远方传来一阵野狼呼啸的声音，在风雪的砸落声之中缓缓地变形，但是仍然清晰地灌入了这些人的耳朵之中。

这个小伙子背着绿色的旅行包，头戴着衣服的连衣帽，后面跟着的是三个男生和两个女生。三个男生也和这个小伙子一样背着旅行包带着连衣帽，但是身子却因为极度的冰冷懂得直直地发抖。后面的两个女生看似并不害怕这些寒冷，穿着棉袄加短裙，只是在脚踝那边穿了保暖套。

两个女生也在相互悄悄地说着什么话，但是具体说什么并不知道，不过看他们皱着眉头的神情，倒也应该并不是什么好事。

雪仍旧在降落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这一行人一进城就被这里的雪景给惊呆了，对此有些痴狂的一个男生，没错就是站在前面发着牢骚的小伙子，偏要到山上来找个地方野营。要知道这里山上的积雪已经有将近膝盖深了，顶着仍然在降落的暴雪，在这样的地方继续前行可是一种近乎自杀的行为。

一个男生将原本戴在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大声地对走在前面的那个小伙子冷哼了一声，用手指笔直地指向着那个人，眼神之中满带愤懑地说，“我再受不了这个疯子了！你们要跟他们去山上露营的话，你们去好了，我可是要回城里了！”

话说完就转身向山下走，但是手却突然被谁抓住了。

眼神往下飘去，那是一双十分白净的手，但是也因为寒风，手背已经被冻得通红，即使如此，这只手也已最大的力气抓住了这名男生的右手。这名男生抬起了头，望向这个女生的眼睛，那是一个清澈的眼睛。

“小光，你别走好不好，这边下去去城里要很远的，你会被冻死的，还不如在这边找一个洞穴我们几个人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的，保暖被套我们都是有的……”

说话的这个女生仍然用力地死死抓住眼前的男生。但是……

“我说，你们这对，要不都别上来了吧，都给我滚回去城里不是多好吗？”

站在前面的男生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便不再言语，抓着手上的一根木杆子撑着积雪满满的雪地，向前方走去。

“陈在，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要不是因为你那无聊的想法，我们会在这么大的雪地天里面来爬这座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山吗？你一个人喜欢冒险，喜欢危险，干嘛要拉上我们？说实话，要不是因为你之前帮过我，我早就离你远远的了，别以为仗着自己好像很厉害就能为所欲为！走，晨曦，我们下山！”

说着这个名字被称为小光的已经把帽子摘了的男生，抓住刚刚抓住自己的女生的手，将她带在了自己的身边，连头都没有回，就这样沿着一路深深的脚印走回去。

前面剩下的两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却没有说什么话，暗自慢慢地跟着一言不发的前面领头的那个戴着连衣帽穿着绿色旅行包的男生。

就这样，这样的一伙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分开了。一队继续向山顶进发，而另外一队，则原路返回，准备走回城市。

雪花在疯狂地撒下，像是不知道一切似得开心地在空中迎着风翩翩起舞着，随后不慌不忙摇摇晃晃地降落到地上。在落到地上的一瞬间和已经结成一块的厚厚的积雪凝合在了一起，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一样，平平坦坦地就这样睡着了。

X——X

小光和晨曦在山底下一边吐出着热气，一边用双手不停地交互搓动着，想在这个渺小的世界里，增加出一点热量，但是在风雪的环境之下却没有半点办法。小光的温暖就算造就出来了，也是杯水车薪或者是九牛一毛，完全没有用场，而晨曦也是如此，此时的她已经不停地用双脚踩踏着雪地，希望借用一点小小的运动，激发一点肌肉的热量。

“小光，这样真的好吗？”一边奔奔跳跳的晨曦吐着热气问道。

小光将脑袋后面的连衣帽重新戴回了头上，嘴角轻轻地笑了一下，“你会后悔吗？”

虽然没有答案，但是，说实话，要是在这里说什么希望的话，也许只是暂时的打发时间而已，而对于突然将晨曦带到山下来，小光是极其愧疚的。因为自己没有十足地把握可以照顾好自己，更加别说可以照顾另外一个女生了。

晨曦摇了摇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其实我也觉得上山是不对的选择，因为……”

小光也点了点头，“因为山上有野兽。我想陈在是知道的，但是却依旧把我们带上去，那是十分危险的，要是如果做出任何闪失，小命不保也是大有可能的。”

说完，小光将双手抓住晨曦冷冻地通红的双手，“对不起，让你跟我受苦”

小光的年龄大约也是十八九岁，下颚刚刚翘出一点儿的胡须，虽然整个人的身体骨架是相当纤细的，但是侧面露出来的气质却是相当强的。

晨曦，你就是我的一切。这样的话，小光到现在还是没有敢说出口，他们相处了大约也由四年的时间，但是始终是以“最好的朋友”这样的标签在互相联系着。

“我的旅行包里面有大雨伞，我们拿出来应该是能够可以这一点雪的，晨曦你稍微等一下，”说着，小光将堆积了雪的旅行包用力抖了三抖，将上面的雪全部拍落之后，伸出双手在里面掏出一只黑色的推拉式的大雨伞。

X——X

在大约一个小时过后，闯入山林的这一行人没有遭遇过任何非自然的暴力，也非常适时宜地找到了一个开着的洞口，他们几个人抱着警戒的心走了进去。

“陈哥，里面应该是没有野兽的吧？”小巧伊人的那位女生紧紧贴在在领队的男生的后面，畏畏缩缩地向前方黑不拉几的地方望过去，因为听到里面一两点怪异的声音，让她的神经全部紧绷了起来。

其实并不只有这个女生，另外的这三名男生同样也被惊吓地不清，虽然他们一直以“我们是很勇敢的”这样的形象自居，但是到了这种情况，其实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已经是无所谓的了。

“放心，就算有，我也会帮你们打败它的，别忘了，我可是跆拳道九段！”拍着自己腰上的什么东西，前面的这个领队的男生说道。

这样信誓旦旦地保证了，也就意味着眼前的危险其实也并不小，甚至都有可能比之前遇到的任何危险都大。

“老大，要不然我们就在这边露营了，别再进去了，我怕……”一个男生胆小怯懦地站在原地直哆嗦，一边也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丧气话。

“蛋子，你这也算是男人嘛？是男人就要去接受这样的挑战啊！如果你再这样子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你这个兄弟啊，窝囊废！”

板着脸怒视着原地发抖的这个男生，领队的男生抓着一只手电筒，再次加快了脚步往前面走，后面的女生依旧像是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一样紧紧地贴在这个领队的陈在身上。

后面跟着的这两个男生在悄悄对话着。

“你说，这个老大，我们到底还要不要跟着？总是这样光顾着自己的兴趣，一点也没有管我们的死活，要是在以前，我要不就是被打，要不就是被打，其实和现在相比，也是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的吧？”

“这样一提起，我到是想起来了，自己当时也只是被这个人施舍了一顿晚餐了，之后就被当做用人一样使唤，说真的，我也有点活腻了，其实小世这个女生待在他旁边我都觉得有点侮辱她了，没错，这个男人其实没有资格有小世陪伴的！”

“那你说……”

正当两个人的悄悄话聊到关键的时刻，前方的领队给出了严厉的命令。

“你们两个在磨蹭着什么，马上就到底了！”

这两个人就停止了讲话，屁颠屁颠地跟上了领队。

当然，他们几个人很快地就走到了洞的底部，其实这个洞并没有多少深，大约也只是30米的样子，里面的野兽倒是没有多少，小虫子也并没有多少，里面的温度和外面的温度其实差不多多少，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没有什么野兽在里面的。但是走到洞底的时候却发现了一具骨骸。

两个男生吓得瞬间瘫倒在地上，向后不停地挪着身子，口中还发出一些恐惧惧怕的话语。那名名字叫小世的女生也惊恐地用双手捂住嘴巴不住地向后靠去。

“看样子应该是死了很久的，没关系的，这种情况又不能说明什么？喂！别跑啊！你们别跑，快给我回来！你们这些该死的……”

一边咒骂着，一边用双手使劲地捶着墙壁。

两个男生和女生都朝着洞口跑去。

其实想想也应该知道，在这座山洞里面，基本没有什么生物其实已经很荒谬了，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气温对很多小动物其实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的，要说为什么没有小动物，要么就是被消灭了，要么就是没有动物敢到这里来。如果说贸然闯进来的话……

外面的雪已经在拼了命地狂撒着，像是一个十分著名的诱惑，甜甜的雪在脚底下融化，化成一滩浓浓的水，这个水里面，继续融化着雪粒子，这些雪粒子渐渐地……变成了鲜红色……像是在挂着什么动物的灵魂一样，这些雪粒子在无端的挣扎着……

空灵的山之中传来两声十分洪亮的声音——“救命啊啊啊啊啊啊啊！”

没有想太多的陈在，放下旅行包就往洞口处跑过去，虽然这两个人有可能是在看玩笑，但是这凄惨的叫声却始终没有将玩笑这两个字联合在一起。

陈在走到洞口，却看见了一场不可思议的一幕。

之前跟在后面的一个男生躺在地上，衣服已经被什么东西戳穿，从背上一个篮球大小的窟窿之中快速地溅出了血液，像是小型喷泉一样的血液溅满着周围的雪地，那些雪花像是顺应了什么一样地渐渐融化，然后融合进了这些血液之中。

将冰冷刻入血液之中。

第七幕 阿密斯的信念 第二场

一旁躺着一只被挖了一个大窟窿的尸体，在他旁边跪坐着一个哭着声的人。

而站在旁边的，是一个牙齿上还渗透出鲜血的灰白色毛皮的野狼。还有另外一个躺在地上的穿着短裙的女生，短裙在雪地里被翻了起来，里面露出黑色的安全裤。

“可恶的野狼！！！！！啊啊啊啊啊啊”一边大喊，一边握紧拳头，陈在在原地轻轻一跃，便跳到了野狼的正对面。

野狼张了张嘴，从口中吐出白色的热气，眼看着陈在就要跳到了自己身前，野狼张大了满嘴獠牙的嘴巴，向陈在也同样跳了过去。

陈在反应也是迅速，一个转身，用手掌抓住了野狼的嘴巴，然后用力将野狼的嘴巴合在了一起，野狼随着陈在坠落到了地上，周围的雪地被这小小的冲击波扬起了一片雪花，像是一场漫天飞舞的雪，再次降落到了地上。野狼被陈在重重地压在了地上。嘴巴也无法张开，但是嘴巴边缘露了出来的血液滴到了陈在的手上。野狼眼见自己无力挣脱，便直直地瞪着眼睛从嘴巴里发出一阵一阵怒吼的声音。

这让陈在有些愤怒地再次将手掌加大了力度，深深地将野狼的嘴巴捏紧。

“蛋子，你这家伙，不会保护一下你旁边那个人的吗？还有，小世她也是被野狼给弄死的吗？”

陈在的话语之中带着愤怒，但是同时也有一份自责。要是自己刚才并没有忽略这些人的动作，要是自己刚才就制止这些人跑出来，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啊啊啊啊呜呜呜呜——”远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传来了一声狼嚎之声。

“切，你还有同伴么？”陈在一脸无奈。

“老大，怎么办？怎么办？”跪在一旁眼泪几乎已经流得整张脸的蛋子哭着问。

还能怎么办？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不战斗还能怎么办？这匹狼的生命遇到自己算是完蛋了，陈在一边心里想着眼前，拖着反抗的野狼，陈在一边走到了小世的旁边跪了下来仔细地检查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小世的呼吸和心跳。

还好，小世的呼吸还是在的，但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恐怕我们这些人迟早会被干掉的，想到这里，陈在这才记起了洞里面的那具骷髅，难怪这里会有这个人在啊，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无法避免的吧？

外面依旧传来平稳而又悠远的野狼咆哮，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地方回应这些咆哮，纷纷开出了狼嚎之声。如果让这些野狼发现到这里的话，拖着一个死人应该绝对会没有命的吧 “别慌，我们现在到洞穴里面，准备一下东西，事到如今，出去也很容易碰到这些野兽，就先暂时守株待兔吧，这些野狼肯定还是会再来的，至于这只野狼，我们的旅行包里面有烤盘的吧？……”

陈在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是说到这里大部分人都能猜测他的想法。

蛋子蹑手蹑脚地抱起了小世，蹑手蹑脚地跟在陈在的后面。

他们走进到了洞穴的最深处。

一个小时之后，蛋子帮着陈在整理着烧烤架，一旁晾着已经被打死了的野狼，身上浓浓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蛋子一把脸别了过去。看到靠在土壁上面的小世的模样心情才有些改善。但是不经意间注意到这一幕的陈在自然没有当做没有看见。

“别打小世的主意，要是让我知道你碰她，我会让你死得比那只野狼还难看！”陈在皱着眉头，赤裸裸地在这样盯着蛋子。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说着我知道的，但是蛋子却又好像忍不住似得再次盯了闭着眼睛的小世。不过也是马上回过了眼神，继续帮陈在架着烧烤架。

原本还是抵抗着的野狼，在经过陈在的一顿右手拳头猛捶脑门，便晕厥了过去，在之后，陈在便握住尖的石头用力砸野狼的脑袋，知道一团糊浆从里面爆出来才肯罢休。野狼最终摆脱不了被杀死的命运。

被杀死了之后，陈在从旅行包里面掏出来旅行军用刀套装，掰出十分锋利的一把刀，从这只野狼的背上割下很大一块的一块肉，放在旁边的准备好的一张毛毯，外面的光芒已经渐渐消失了，所以为了取暖也为了取光，只好将洞穴里找到的几根干火柴与旅行包里面的书籍拿出来当做燃料烧成了火。

火在熊熊燃烧着，靠上上面的是一副已经架好了的烧烤架，上面放置着一个盘子，一块十分大的红色的带着血的肉在上面焙烤着。

火的温度虽然并不是很高，但是还是十分融洽地传递到了围在一旁的陈在和蛋子。

X——X

屋外传来冗长的野狼的嚎叫。维克的眉头轻轻地皱了起来。

“有入侵者？”维克将信将疑地问着。

狄更斯点了点头。

“是不是来这里狩猎的呢？“维克苦着脑袋问道。

狄更斯笑了笑，”那种事情问他们呀，来跟我说有什么用，一群可悲的人，就这样盲目地闯入这样的山林，他们迟早会死光的，就像之前的那些人一样”

这句话激起了维克的恐惧。

维克身体上的伤痕已经恢复地差不多了，体内灵容里面的空间量子也已经填满了，经过了差不多的一天的修养，他已经能够完全下床走动了。但是谈起那些莫名其妙的大灵，维克还是十分后怕的。至于之前差一点就被那些大灵打得失去了灵容这种可能都是有的，如果自己再一次受到那样的对待，那么自己肯定就会必死无疑。但是现在的维克可以用瞬间转移的空间驱灵术。至于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是因为在意这个人已经这封信。

并不像莉莉娅和莉莉丝，维克几乎是不会看死后文的。但是却对死后文之中的故事很感兴趣，所以每次维克就会像是看故事一样看完那一些。

不过，想来也起来，维克心里也打着问号，难道这个中年人他能看到灵？按理来说应该要同样多等级的空间量子才能互相呼应，互相显性，难道这个家伙也是一个驱灵师还是同等水平的其他特殊人？

“不过，”还没有等维克询问，狄更斯就一脸佩服地笑着，“真想不到你居然看得见那些怪物，在当时还让我吃惊了，要不是看你其实并不是普通人，我想我是有绝大可能不会管你，任你自生自灭。要知道，要想在这里活下去，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克服那些困难，而野兽之类的都是小困难，最大的还是要数那些怪物了，如果……”

狄更斯并没有说完，维克就打了个叉，“那些怪物……值得是？那些全身白色半透明的家伙吗？”

狄更斯点了点头，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要知道，这些家伙，可是以人的灵魂为食物，贸然闯入这座山林，并且妄图在山林里狩猎的，就会受到那些怪物的攻击，包括也有一大堆野狼组成的群体会将这些侵略者粗鲁地实施报复”

说着，狄更斯微微闭上了眼睛，“不过你却直接被发现了，这让我大吃一惊了，也怕那些怪物对没有做过什么事情的你出手，所以我还是最终准备将你救出来了。”

维克的嘴角轻轻地翘了起来，“我是能够看见的，倒是你，你也能看得见吗？”

“那是当然的啦，但是我只能看到一点点的轮廓”

“那些普通人一般来说应该是看不见的吧？如果这样子，他们的生命就会被这样轻易地就毁灭了，我总觉得不好，要不要去救他们？”

维克突然间认真的话让狄更斯苦恼地摸了摸脑袋。

“你要这么说吧，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如果他们是来狩猎的，那么你应该就立即去把他们驱赶出这个城市，对，没错，这些人可是很狡猾的，记住，千万不要让这些人钻了空子，好了你……”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的，前辈”

说教号之后的狄更斯将因为有些傲娇而闭上的眼睛睁开，眼前却再也显现不了夏文的身影，而留下的只有一阵轻轻地震荡波。

说着，维克就拿着自己受伤的那根白色的棍子出现在了百米之外的雪地之上。

到了关键的位置，却判断不出方向，这是个令人十分尴尬的情况。一边打开着手机自动的指南针，一边走在雪地之上。维克的身体周围绕着一个蓝色的屏障一样的结界。这个结界则完全隔离了外面时间和，雪粒子在外面碰到了结界便纷纷向旁边滚落。

没有判断方向，也只能通过空间点跳跃来进行查找了。

现在是早晨的9点。

X——X

一个穿着深黑色棉袄的人站在了陈在他们的面前。

看得出来，眼前的一切让眼前这个男人有些许动摇；

“你这家伙，到底是谁呀？到这里来干什么，有什么目的，还有，有同伴吗还是一个人吗？还是现在躲起来了？不好意思，我这个人不太喜欢拐弯抹角呢。如果有什么知道的，就尽情地说出来吧”

眼前的这个男人摘下了他的帽子，一张清秀俊丽的面容便出现在了这些人的眼前。他的嘴角轻轻地翘起了。

“我是谁，这并不是问题的重要支点，像是你说的，我也不喜欢拐弯抹角，所以，我想向你们直接表达我的想法，‘赶快退出这座岛’”

“这座岛是你们开的吗？”

“不是”

陈在一脸嫌弃地望着眼前这只位某个人。

“那你凭什么让我离开你这座岛，这座岛并不属于你，我凭什么听令于你？你以为你自己那么大？在我看来，你和躺在这里的野狼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维克有些怒火上升，但是又很快就下降了下去，其实这样冷不丁地说出这种类似驱赶之类的话语，无论是谁都多少会有点想反抗的冲动吧？

“话，我都已经传达到了，如果你们觉得你们能打得赢，那算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不过我还是想奉劝你一句，不要因为自己什么地方十分厉害就神采奕奕地表现，你迟早会因为这样的年轻导致错误的结果。

雪花在外面纷纷地坠落着，太阳依旧没有升起，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已经连续下了三天却依旧没有停止。原本十分正常的气候却突然变得这样子的暴风雪，这样的气候在进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过。

维克离开了洞口。然而就在此时，一些白色半透明的家伙就把脸朝向了有温火味道的这个洞穴。

X——X

空气中的温度已经接近零下10度，气象局发布消息以24小诗降水量为划分标准，降雪量已经达到20毫米，等级已经是特大暴雪。今年的降雪已经被定性为近100年最为异常的天气，城市里的很多流浪的一些小动物由于承受不住政府和邻居隔壁的城镇政府正在协商科学研讨会。即将对这一反常的天气给予科学的气象观测以及解决方案。而康特城的气象部已经开始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其实对于降雪量的测量，气象局其实并没有给出真实数据，因为真实数据已经达到了50毫米的降雪量，这已经是近500年未曾出现过的气象！温度一向不会降到零下却在今年被打破，并且还甚至跌落到零下10摄氏度。这种温度对于康特城的居民来说，无疑是接近死亡的冰冷，水管被冻成冰块，甚至炸裂，供电电网时常被大雪压断，像是一个恶性循环。

康德莱特街39号的店长也察觉到有一丝不对劲，并且带上了管家艾丽走出开始了调查。

虽然这些新闻对于信号已经被大雪覆盖和吸收了的山林里，是完全不可见的，但是这些人还是能够通过这样极端的天气看出来这些让人感到痛苦的事情。

X——X

火堆已经熄灭了，里面有一些昏暗，但是还是勉强能够看得见伸出的五指。

风和雪仍在不停地下着，但是已经转到了中午时分，最亮的光从外面向里面普照了进来。原本九点多钟的时候因为一个陌生男生造访对于陈在来说已经嫣然成为了一个梦一般的存在，外面传来的亮光和阵阵呼声让陈在睡不着。已经是白天了，昨晚一夜，在冰冷的温度让他没有多少入眠的欲望。

“好冷……好冷……好冷……”熟悉的声音在歇斯底里地不断重复着像是在经历痛苦的话语，陈在将眼神摆了过去，看见了躲在角落蜷缩成一团裹着被子的蛋子。

他紧紧地抱着自己，整个是身子蜷缩在了一块，像是一个特别圆滚滚的球，在四下抖动着，嘴巴也似乎因为冰冷的空气而扭曲变形，整个人就像是拷问箱里面经受着什么对于生命的拷问一般。嘴里还歇斯底里地不断重复着那些让人感到有些许恐惧的话。

真是奇怪，要是你们几个人早点知道就不要跟我上来了吗，明明自己那么弱，搞得好像配得上当我的手下一样。一边心里面这样想着，一边将自己旅行包里面的备用大棉袄拿了出来，小心翼翼地盖在了他的身上。

小世虽然并没有什么呻吟，但是身子也无言地在一旁抖动着。嘴唇也似乎冻得发紫裂开了。

随后他慢慢地踱步到小世的身旁，将自己的棉袄外套脱了，盖在了她的胸前。仔细地盯着她缓缓起伏的胸部，眼神之中有些许红色之意。

要不是你长得漂亮，我才懒得理你呢，哼，要我说，还是晨曦漂亮，你们女生想什么，我会不知道？无非就是贪图我的钱和交际关系罢了，算了，暂时也就当做朋友照顾你一下子也是可以的。心里想着什么乱七八糟的，陈在缓缓了起身。

“昂——————”

外面不知道传过来什么声音，洞穴也被突入起来的巨大震动摇晃着。四周的墙壁也像是呼应着摇晃开始剧烈的抖动着。还没有等陈在反应过来再次剧烈的震动穿了进来，这显然并不是什么很好的征兆，虽然并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经验，但是本能告诉陈在，待在里面已经不再安全了。

一边拽着蛋子的身子上裹得严严实实的被子，一边拍打着小世的肩膀。

“快起来了，快起来了，这个洞穴现在危险了！”一边冲着这两个还在睡梦之中的人大喊着，一边准备着自己的旅行包，准备要撤离这个，“你们快点起来！”

蛋子和小世一边撑着自己的身体一边揉着眼睛，像是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状况似得。

“你们快给我醒醒！可能随时都有危险！”

只有在陈在把这句话说了出口，这两个人才很猛然地睁开了眼睛，像是清楚了时态的严重性一般的点了点头。

只不过蛋子反应过来给自己披上的一件并不是自己的棉袄，和小世摸着自己的胸口也发现并不属于自己的外套。

“听好了，现在赶紧收拾好旅行包，跟紧我，如果在这里出现什么差错，你们随时都可能会死，这里野兽那么多，也可能会有不知道的危险。要是落了队，绝对不会很好地离开这里，现在已经是白天了，我们目前的位置应该是位于半山腰的部分，下山如果跟着雪的话，说不定还好，就怕有些地方会有什么巨大的坑之类的要小心，所以，还是要跟紧我！”

想起来，在九点多钟的时候，那个穿着黑色外套棉袄的陌生男子出来的桥段，虽然是模糊不清，但是对于男子对维克所说的话，却是很深切的。

——‘赶快退出这座岛’。

这是那个陌生的男生，和陈在差不多的一个男生在像是梦境一般的世界里对陈在说的。

虽然对于这句话并没有什么感觉，要说陈在相信这个与自己年纪差不多的陌生男生是荒诞，但是陈在的对于这座山林的感觉也是十分恐惧。现在的陈在，除了摆脱这里的危险，已经没有再多的其他的想法了。

陈在说完，两个人跟着陈在。

三个人缓缓地向洞口之处走去。不过蛋子却是在后面有稍微的一段距离，小世跟在陈在的身旁。

一边偷偷地看着身旁胸前套着自己的棉袄的小世，陈在问“小世，你身体还好吗？”

小世稍微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话。

“昨天下午”一想起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就让陈在再次提上了心口。虽然并没有听到洞口外到底发生了什么残酷的事情，但是，那些家伙绝对不会做什么好事情。一想起死掉的一个弟兄，陈在心里也不是滋味。要知道 ，虽然这些人也许并不是真心跟着自己，也许也是真心跟着自己，但是这些对陈在是毫无意义的，只要跟在自己的身后，陈在就会想方设法去保护他们的，但是这一个弟兄也是因为自己的疏忽而……

“昨天下午一匹狼袭击了我们，”小世点了点头。

“就是我打死的那匹狼吗？”

小世再次点了点头，继续说“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

说道这里陈在并没有听清小世的话，而是被外面的有一阵奇怪的声音震慑到了。

“昂——”

外面发出冗长的像是音波爆炸的声音，洞口再次震了起来，这次后面的洞穴已经连连地塌了下来，泥土的石头纷纷从顶上快速地坠落了下来，这把陈在他们一行人吓得不轻。三个人立马开启了最快的马达速度冲向了门口。

陈在，小世和蛋子平安地到达了洞口。然而这个洞穴已经彻底地崩塌了下来，像是一个连锁反应一样，在洞穴上面的没有了地面的依凭瞬间像侧面崩塌了下来，一大片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从偌大的山口朝着陈在他们的地方奔流而下。

“不行，要雪崩了，大家快抱在一起，别走散了！”

陈在，蛋子，小世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蹲在一旁的石头旁边紧紧地缩成了一团。

雪崩持续了将近十分钟，大量的雪从山腰的头上滑落了下来，深深地将山腰这边埋成了一个白色的坟墓。三个人在石头的背后经历雪崩的淘浪之后自然是受了很多的伤痕，被什么树枝和尖石子划伤，这些都是小事，但是被大石头砸到的陈在却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三个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经历了这十分钟。

X——X

雪崩结束后，原本的雪地已经被埋没了，将近有一米多。

一个人头从雪地里面伸了出来。是陈在，紧接着，他好像十分困难地抓着什么东西，然后用力地往上拽。很快，蛋子和小世被他扔了上来，躺在雪地里面。

“小世，蛋子，你们没事吗？”陈在左右地检查者他们的身体，虽然发现他们的衣服已经被大多数的裂口所割破了，但是索性两个人并没有什么致命的伤。

“没事没事”X2，小世和蛋子几乎同时回应陈在的话语。两个人躺在地上轻轻地喘着气。

陈在听到了这句话之后，也松了一口气似得不再追看什么，躺在地上，整张脸直直地望着天空。却被天空之中的奇异景象震慑住了。

在白白的一层蒙云之下，有一个骷髅型的黑色云正在飘浮这朵云像是在冲着天空地下，大地之上的人们嘲笑着什么。也许是太累了，陈在一瞬之间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出现幻觉了，使劲地闭上了眼睛再次睁开之后——那片骷髅型的黑云已经消散不见。

也许真的是自己太累了，陈在叹了口气把脸摆在了一边。

“老大，谢谢你，要不是你，我和小世，现在已经死了吧……”

“对，阿在，谢谢你，昨天也幸亏是有你，我才能得救吧……”

“没有什么关系的，救人这种事情，我也只是顺带的，谁让你们跟着我呢”

虽然说这些话的确是陈在的内心想法，但是却给人一种十分傲娇的感觉。也不知道这种感觉究竟是从何而来，但是却是始终能够给予一种乐心的关怀。

“对了，现在已经是12点多了，我的旅行包里面还有昨晚吃剩下来的狼前腿肉，烤好的，你们谁要吃？虽然已经是凉了的吧”

陈在坐了起来，将背上的背包放到了自己的跟前，从里面翻动着什么东西。

“小世？蛋子？你们要不要吃呀？”一边在里面翻动着狼肉的陈在，一边没有耐心地询问着躺在身旁的两个人，“喂，吃不吃到底要不要给个回话呀？不吃的话我就……”

抬起头的一瞬间，陈在看到了两个人早已经做了起来，看着后面的什么东西。

在大约二十米开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脚印，有大约1米宽两米长，几秒之前还是没有的，但是现在却偏偏突然出现在了那边。

紧接着，又一个脚印，出现在了比那个脚印还要靠近陈在一边将近5米的地方，这个间隙也就只是大约的30秒钟，紧接着，三个人的心跳缓缓地开始急促了起来。

“那个是……”小世的眼神里充斥着绝望的昏暗。

X——X

陈在感受到了心里面的深深恐惧。在前面并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在白色的雪之上，印着一个又一个大大的脚步。

这个就是小世在昨天下午被袭击的时候所遭遇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或者说是生物。

“阿在，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昨天和野狼一起袭击我们，我们看不见他们，但是，我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力气十分大。我们还是快一点跑吧？”

“恩，快点跑吧，趁这个脚印还是不近的”陈在背起旅行包，也准备开始逃出这个地方。

“蛋子？快点走，蛋子？”已经准备好旅行包的陈在抓着小世的手望向身后的蛋子……

但是蛋子站在那边一动不动，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深深地禁锢了。

“蛋子你？”原本想破口大骂的陈在突然发现了不对劲。

蛋子身体像是时间静止一般站在那里，四周的雪花纷纷地向他飞了过来。

“昂——！”

那个熟悉的令人产生怖俱心理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没错，就是从蛋子的身后传了过来。蛋子的嘴巴微微撬动着，像是在说着什么东西，随后，缓缓地……地上不知为何滴落着一滴又一滴的红色的液体。

知道了那些红色液体的真实身份的陈在和小世慢慢地将视线从蛋子的脚下往上 抬起来。一边心里不断地暗示自己不可能一边怔怔地望着蛋子的肚子

——在那边有一个什么东西戳了出来一样，蛋子肚子上的衣服被戳破了一个大洞，从这个大洞的边缘，血液缓缓地映射了出来，流淌了出来，渐渐地映花了蛋子的棉袄和蛋子的裤子。那些红色的，简直不像是液体的液体一半留在他的衣服上很快就被风干了，而另外流动的液体就像是打碎了杯子的果汁一样……

“老……”

直到现在，陈在和小世才能真正地听见那个处于一种何等状态之中的蛋子的口中呻吟出来的字词。

“……大……”

他的眼神里面被空洞的黑色填满着，脸部 已经没有来得及扭曲，而是一副惊讶的模样，至于他的额头上的帽子，不知道处于什么原因，被翻了下来。

他的肚子上的窟窿越来越大，忽然地哗的一声，像是被堵住了的水管突然间被放了开，蛋子的肚子上瞬间喷涌出了大量的红褐色液体，这些液体一滴又一滴地滴在雪地之上，滴在蛋子的身上，飙到空中四处溅落着。

而那些血迹，也让陈在他们看到了另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领域的东西。

血迹溅落在灵身上，像是一盆油漆喷在了隐形人的身上，隐形人被完全地现了形。这些灵也被红色的颜色涂了身上的大部分。从蛋子的肚子那边显现了一只沾满红色的手臂，那只手臂缓缓地向后面拉出。

很清晰地看见，那边的一个和蛋子等高的人形的怪物正站在蛋子后面，双手抓住他的身体，而此时的蛋子已经再也没有了意识，他的双眼已经失去了光芒，半睁着。

此时的陈在和小世像是看到了什么十分恐惧的东西，全身上下不能动弹。

一个白色的棍子此时从天上敲了下来，正砸中着地上，一个穿着黑色棉袄的少年瞬间出现在了陈在他们的眼前。

X——X

“这些人，已经受到了很严重的惊讶，大概需要将近一天缓和一下精神了”

维克拿起石桌上的石杯，喝了一口里面的浑浊的酒。

这两个人已经被维克救了回来，只不过在现场的那位可怜的人却因为肉身被残酷地破坏，并且灵魂被吞噬了，已经不可能再得救了。

维克将这两个人放在另一边的唯一一个石床之上，将自己的被子和床褥盖了上去。

“维克，这两个人……”

“没错”

维克也点了点头。

“这座山林，究竟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维克皱起眉头问。

来到这里将近有三天了，外面的雪却一直没有任何的停下来的意思，这个已经相当的不正常了，早在之前用空间瞬移的驱灵术回到39号却没有一个人，只好再次回到这里，继续完全这边死后文故事的遇见。

“什么样子？”

维克的眼神变得十分犀利和深邃，“像是特意驱赶来者一样的用意，从随处可见的被当做入侵信号的狼嚎之声还有那些巨大的灵……”

“你们年轻人一直也想问呢，看来这也是逃离不了你们的眼神”

络腮胡的中年男性狄更斯叹了一口气，将视线放在了地上。

维克也再次皱着眉头，想要消化一下这个故事。

“这件事情呢，要从我的父亲，我的养父阿密斯那个时候说起来”

络腮胡狄更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桌子上的一个石杯上面的酒。

“哈哈，这真的是好酒呢，你说呢？”

被这个有些唐突的问题问的有些发蒙的维克斜了斜头，“是挺好喝的”

狄更斯抬起了头哈哈地大笑。

“我的父亲阿密斯呢，是一个猎户”

“猎户？就是那种专门打猎的么？”

“没错，就是那种专门打猎的，主要客户也就是城里的一些小餐馆小饭馆，出售一些低廉便宜的野生动物的肉来维持生活……”

说道这里的确很多人会和维克一样很奇怪。

“不对呀，我们从来就没有看见什么小餐馆和小饭馆会卖那种肉的菜呀？基本上康特城里的小饭馆我都吃过的，我真的保证……”

听到维克说出这样的话，狄更斯再次笑了起来。

“所以我说你们年轻人只能看到表面吧？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怎么说？”

狄更斯深深地顿了一下，将视线放在手中的石杯上，然后用很平和的话语叙述。

“为了盈利和谋生，各个小餐馆自然会最大化成本，所以当价格低廉却和那些肉食无太大区别的狼肉兔肉野猪肉来到店里面，自然也会很快地接纳。而且，说实话，这些东西的确要比那些家养的牲畜要美味的多”

维克像是明白了什么，想要开口说，但是很快被狄更斯制止了。

“你先别说话，让我继续把这个说完……”

看到维克点了点头，狄更斯便没有顾虑地继续说，

“当时还是十分年轻的阿密斯，来到这座城市，抓住了这个商机，想要打捞一笔，所以带着自己的打猎装备武器来到了这座位于康德莱特城最边缘的一个山林，像在这边获取相当多的猎物，随后准备快点回到家乡。”

叹了一口气的狄更斯停住了。

“怎么了嘛？说得不是挺好的吗？”维克一脸奇怪地望狄更斯手上的杯子。

“恩，在那个时候，父亲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功猎取了四头野狼，和三头野猪，并且把这些动物切分好了肉，自己扛着六袋沉沉的肉走到了城里，并且换到了将近三万元的现金报酬。”

“哇，这么多的吗？”维克有些惊讶地张开了嘴。

“恩，当时似乎还有那些高级餐厅也接下了一部分的肉，所以报酬相当的高，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些需求商对父亲一再承诺，下次会带更多的报酬，所以对于金钱诱惑无法自已的父亲，就这样陷入了泥潭……父亲将那些报酬的将近九成寄回了远方的家乡父亲和母亲的手上，自己则拿着剩余的一点钱买了点日常用品和床褥之类的，在这座山继续打猎”

说起日常用品和床褥之类的，让维克联想到了这里，同样是十分简陋，同样是作为一个居所的地方，难道说……

偷偷看着维克的狄更斯的嘴角翘了起来。

“没错，这里就是当年父亲所住的地方，不过原本也并没有这么宽敞的，原本也就只有一个石床和一个这个石桌。”

“再继续讲了，在那之后……”

X——X

阿密斯早年的时候因为不学无术，没有收到很好的教育。

阿密斯在受到那些需求商的要求之后，对于打猎的事业有了更深的目标，他想更加地赚更多的钱。

伴随着想要更多的钱这一个目标，他在这座森林里每天持续地打猎，像是一个专业的猎户一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阿密斯有了从军火小贩里面购得的仿真枪和自己制作的弓箭。发挥着这些巨大的作用的阿密斯，同时也为了提高自己生活质量，做了十分多的努力，其中包括的就是在山林的一个山洞里凿出一个大洞。

为了在这座山林生活，在之前很多天，都是躲在石洞里面躲着雨，自己吃着野狼的肉，喝着自己熬出来的野草汤这些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生活一环融入了阿密斯的生活。但是人却是一个居家动物，无论任何时候，都是会想念家的感觉，所以在忍受了许多月之后无法继续忍受的阿密斯，就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一个山林的山壁。凿了一个大洞，并且在里面做好了一个大型的洞穴。

因为对于山林有过经验，所以挑选出来的那个山壁是极其坚固的，并且也不会再一两年之内倒塌，所以阿密斯也就在这里面安定了下来，从城里购得的一些刀具之类的将木头，石板之类的东西做成了家具。当然，这个洞穴并不是很大，只能放一个将近1.2\*2米的床和一个2\*2的桌子，尽管如此，这个空间也是足够阿密斯过活了。

这座山林，阿密斯并没有走过很多地方，但是在那些自己走过的地方，阿密斯是知道那些的危险，有一处地方甚至还有几只雄壮的黑熊在旁边徘徊！在阿密斯拥有猎枪之前，是一点也不敢上前去领教的，但是阿密斯拥有猎枪之后，也是十分谨慎，几乎每次面对这些残暴的黑熊也是直接转头逃跑。

这些黑熊的智商还是有一点高的，之前在洞穴里面躲避的时候多次被抓到。但是在拥有石洞的洞穴之屋之后，拥有了良好的经验的阿密斯，成功地混乱了这些黑熊的嗅觉和视觉，他们再也寻找不到阿密斯的屋子。

阿密斯曾今也多次立下誓言，要将这些黑熊早点干掉。因为熊掌的肉是十分美味的，并且如果在城市里也会卖出很好的价格。

在这座山林里生活了将近3个月，这几个月，阿密斯每个月都会及时得将自己的打猎所得的肉送往城市里，并且获得了很好的收益。

也许是处于对于父母的愧疚，所以，阿密斯都将这些钱全部寄送给了远在家乡的父亲和母亲，也同时在那个时候给父亲和母亲写了一封赎罪信。

从那个时候开始，阿密斯就在心里暗暗立下誓言，自己要在这座山林里过掉自己的腐烂又愉快的下半生。

# 第八幕 阿密斯的遗愿

“啊啊啊呜呜呜——”

当阿密斯把自己积攒了多个月购得的模型枪对准眼前躲藏在丛林里的那只正在享受着晚餐——野兔的野狼，耳边再次浮现金钱掉落地上的声音。

“看来你们这会儿是跑不掉了，可别怨我，这都是为了我的生活”

隔着对准镜，看见里面黑色的十字架精准地架在了野狼的脖子上，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阿密斯已经在这片森林里待了有将近1年之久，原本对于这些地方并不是很熟悉的他，已经基本上摸透了。并且已经对于路线了如指掌。

如今的生活，是那种以捕猎为生的生活，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阿密斯感受不到一丝快乐。阿密斯并没有再次回到家里的打算了，因为阿密斯害怕见到父母之后自己会怎么样，也害怕自己是否能够再次适应得了那边的生活。

阿密斯扣下了手中的扳机。

但是却响亮了另外一个声音。

阿密斯的身体像豆腐一样，十分轻易地就被一只粗大的手臂给贯穿了。

而阿密斯反应过来，却已经十分迟了。自己被那只贯穿的手臂举了起来，因为异物对于胸口的排斥还有受重力影响深深地压在那些内脏之中的体重，这些都让阿密斯几乎快要晕厥了。

阿密斯死了？

恩，没错，阿密斯死了。他已经被一只连是什么东西的手都没有搞清楚，就已经死了，失去了意识，忘记了一切，闭上了眼睛，躺在地上，任由鲜血从胸口之中流出来。

像是过了很久很久。

从不知道哪里，传来风吹过的声音。

阿密斯复活了，伴随着全身的疼痛，此刻的他全身上下已经无法移动一根骨头了，要说能做到的也就只有简简单单的睁眼和闭眼了。他躺在一个草地上。而弄醒他的，是一条湿湿的舌头，这个舌头在阿密斯的脑门上肆无忌惮地舔舐着。

阿密斯忍受着疼痛，微微睁开了眼睛，模糊的视野渐渐地变得清晰，一副毛茸茸的脸凑了过来，不停地用它的舌头不断地舔舐着自己胸口处红红的伤口。

“啊啊啊啊呜呜——”

阿密斯的眼睛映射出的更远的一个地方，两只野狼在对一只十分硕大的黑熊怒吼。然而黑熊也是毫不示弱地拍了拍地面，然后用自己黑色的手掌拍击这两只野狼。

意识再次渐渐地模糊了去。眼睛不由而出地闭了上来。

X——X

时间像是过了很快很快，再次睁开了眼睛的阿密斯，终于能够移动身体了，但是胸口处的伤口还是很疼，要说那种刺穿的疼痛是很容易就能解除掉，这种话是不会有人会相信的。因为这种疼痛几近可以让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变成崩溃者，并不只是因为这种疼痛对于人身体所带来的负担，更加多的是这种伤害对于人心理所带来的负担。

“我肯定活不久了”要是出现这样类似的想法，那么这些伤毫不客气地说，的确已经完完全全地打败了你。

然而作为一个拥有过人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阿密斯，在丛林里无数次游荡在死亡边缘的他，自然是不会轻易被这样的伤痛打败。但是……

我……究竟是不是被救了……

阿密斯闭上了眼睛，仔细思考着这些问题。

一直以来，进来这座山林并且以打猎为生的阿密斯，第一次思考着这些问题。

自从阿密斯来到这所山林后，每个月基本都会提供三四只野狼或者野猪到城里面，虽说这里的野生动物比较多，但是在一年过后的现在来看，这些动物虽然基数还是不小，但是和以前相比已经是少太多了。

是否……是自己做错了？……

但是……也并不能说是这些野狼救了自己呀，要是说这些野狼是想抢夺阿密斯这个猎物才和那只黑熊斗争的呢？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呀……

可是……

“啊呜呜呜——”

阿密斯听到了一声野狼的咆哮，几只野狼缓缓地从视线的远方走了过来。

但是并没有害怕，阿密斯只是静静地等待着，静静地注视着这些肉食者们将要做的事情。

肉食者仔细地和睁开眼睛的阿密斯紧紧地对视着。

然后一只野狼将自己口中衔着的一块红色的肉放在我的旁边，接着另一只野狼将自己口中衔着的红色的锅子放在了那片肉的旁边。

然后用极其朴实的眼神望向阿密斯。

阿密斯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的敌意，仅仅只是，一丝同情和希望……

是……自己被救了吗？……

脑海中再次响起这个问题。

为了自己的生活？……是有一点成分，但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我牺牲了他们太多了吧？……

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人来临到这座山林，便是开始捕猎，便是开始寻找金钱的希望，在人类的历史之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类似案件，这些案件毫不夸张地说是完全没有了人性。虽然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在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书上，阿密斯也是看过一些烧伤抢掠的那些案件，虽然当时觉得并没有什么，那些只是为了生活……

但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这些其实都已经做得太过头了……

已经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掠夺了其他人的生活。

“我真个……傻子啊……”阿密斯的嘴角缓缓地张开，蹦出了这么些语句。

“啊啊啊呜呜——”

像是在回应着什么，这些野狼纷纷放出了自己的咆哮。

你们在说什么呢？……阿密斯心里面很郁闷的这么想着。

“啊呜呜——”

野狼再次咆哮着。

像是听到了什么拨动人心弦的话语，这些狼将温柔的眼神注入阿密斯的视线之中。

X——X

要说没有感触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对于这样一次简单地被野兽救助，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想想也是不可能的。

于是……

“我发誓，再也不会让这里面的任何一只动物受到猎杀！我要保护这片森林”——

像是一个很儿戏的话语，阿密斯就这样说了出来。但是其实这并不是儿戏，对于在这片森林里面生活了将近一年之多的阿密斯来说，这些无疑

而此时，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三只当初救治阿密斯的野狼最后都跟着阿密斯生活，已经嫣然成了阿密斯的宠物。虽然并没有再次向城市里面提供野生动物的肉食的阿密斯，的确无法获得了很多的金钱，也无法向老家寄送更多的金钱。但是，靠着摘下森林里的珍惜植物药草和珍惜果子，在城市里貌似更加受欢迎，并且也获得了一点小钱。虽然这些钱和之前赚来的相比已经毫无可比之性了。但是一直在山林里每天熠熠洋洋地生活着，的确十分舒服，没有什么过多的枷锁。

成天就是在森林里面摸索什么新的植物药草和什么新鲜水果，还有随便巡逻，防止其他的人再次进入这片森林。

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阿密斯这样的存在，山林里面的大型动物之间的捕杀才少了许多，那些动物因为恐惧成天背着猎枪的阿密斯，从而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威吓的作用而已。

入侵者，并不是没有，而且还出乎意外地相当的多，大部分也是因为听受之前在城里的小道传言，说什么这里的山林里面有很多动物的肉食可以换来十分丰富的报酬。所以很多背着猎枪和什么刀剑来到这边的是来猎杀动物的，当然这些人有些躲过了阿密斯的检测，有些人则与阿密斯交过手。然而经过了解，并不是所有的入侵者都是有这样的想法，有些甚至只是为了对于自己的一种野外生存技巧的锻炼。

但是无论是什么理由，阿密斯都一概给予他们警告。

这些入侵者也没有丝毫察觉得到自己被一眼一眼地盯着，阿密斯的居所始终没有被发现。

尽管经过无数次的警告，还是没有丝毫的作用。一起之下的阿密斯甚至开始寻找另外的手段来硬性拒绝着这些入侵者。他多次布置陷阱，但是这些在不久之后就无效了，因为不少动物也会中招。十分沮丧的阿密斯带着自己打来的水果，在城里贩卖的时候从另外一个小贩的口中得知一个消息。

“想要驱散那些讨厌的人，就要用他们都害怕的东西，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他们那边的人”

那位同僚口中的那个地方，是康特城中心的一个小破屋。当天下午，阿密斯就带着自己贩卖水果所得来的钱前往那个小破屋。

迎接阿密斯的是一个老人。

老人坐在摇摇椅上，年纪大概不小了，脸上和下巴上都布满着白色的胡子。正直夏天，闷热的空气之中，他摇晃着手中的扇子，缓缓开口。

“怎么了，年轻人？”

“老先生，我有一个请求……”

“说吧，年轻人，我没有你们想象之中的那么迂腐，全盘和托吧……”

看着老人好像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阿密斯吞了吞口唾沫，然后才将心中的一切缓缓说了出口。

“我的一个底盘，老是会有一些作恶的凶狠动物来捣乱，所以，我想知道一个可以驱赶他们的方法，我听有人说，您会……”

听阿密斯说的话，老人哈哈地仰天大笑。

“你所说的，凶狠动物，是指猎人吧……”

“你怎么知道……”阿密斯觉得十分神奇，甚至有一刻觉得眼前的这个老人是神仙下凡。

其实，从阿密斯的着装，阿密斯的身形打扮，阿密斯身上的味道，都可以很快速地判断出来这位是来自森林的猎人，而来自森林的猎人想要驱赶凶狠动物，这就绝对不是所谓的动物，绝对是那些来坏自己事的东西，那也只有另外来的猎人了……

老人摇了摇头，“我有方法，可以帮你驱赶那些猎人，不过也只是一种召唤恶灵的方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召唤恶灵？那是什么东西？”

虽然对于这些东西并没有概念的阿密斯，还是同意了老人的提议。

老人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居然在山脚的地方画了几个圈，瞬间就真的有几个硕大的东西从天而降坠落到地上。

“我给你指定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这些恶灵是绝对近不来的，你以后进山下山就从这条道路上进。这些恶灵被我只束缚在了山脚这一片地带可以活动，所以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会影响到你山腰之处的住处。

自此，这座拒绝人进入的森林正式成立了。

X——X

狄更斯一大早就出去城里工作了，现在的他在城里面也能找到一些小的临时工，虽然也只有刷刷碗之类的，但是据他说，也是相当幸福的一件事。而维克就留在石屋里面照顾这两个人，顺便照看一下石屋的事情。

“哦，你们醒了”

陈在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维克的眼神显得十分凝重。

陈在和小世肩碰肩的躺在床上，虽然已经过去了相当久的时间，但是陈在和小世心中对于那种看不见的，满身是鲜血溅落的东西保留巨大的恐惧。单单从他们恍惚的申请之中就可以看出来。

陈在和小世坐了起来，靠在石壁上，昏暗的蜡烛灯光在石屋里面晃动着，这两个人也沉默了良久，他们无神地注视着维克。

“你就是，之前警告我们的吗？”陈在低下头，皱起了眉头，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思考过去，压低的声音从他的喉结之处发出。

“没错，为什么你们当时没有立即离开呢？”

维克坐在石凳之上，握起了石桌之上的一只石杯，向自己的口中缓缓倾斜倒入里面的绿色的茶水。芬芳从之中缓缓化开，向四周散了开区，清新和悠远的味道在这间石屋里面满满地回荡着。

陈在摇了摇头，轻轻地冷笑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呵呵……现在想起来，自己像是傻子一样，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玩呢”

维克也跟着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将手中的石杯放到了石桌之上。维克穿着的黑色棉袄因为面料交错发出十分大的声响（至少在这种平静以至于寂静的环境下是十分大的）。

“外面的雪，已经停了”维克再次将视线注视到陈在的身上，缓缓地说出这样的现实。

陈在显示有点惊讶地发出哦的声音，然后再次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身体。

陈在身体并没有收到过什么伤，但是和自己同行的却有两个人死去了，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抹去的伤痕，陈在心里面也想不出如何与这些同伴最亲的亲人交涉。难道说，是这些死亡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不，这样的话说出口，就要被当做一个恐怖的恶人，陈在虽然不屑于当好人，但是自己却不喜欢坏人。

“阿在”在一旁轻轻地拽动着陈在的手臂，以一种十分平和的语气说道，“我们回去吧？”

小世的脸上和陈在的脸上一样，有蛋子死亡的时候，从那个大窟窿之中溅落出来的血滴。小世微微地眯上了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

陈在也没有再说什么，轻轻地点了点头。

陈在缓缓起了身，与小世互相搀扶着擦过维克的身旁，走向门口。准备离开这个鬼地方。这个时候，维克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等等……”

陈在和小世转过头，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

“难道你们就不想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吗？”维克起身询问。

没错，当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人都会想知道这件事情的背后是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但是这两个人却看似完全对这样的东西没有兴趣，着实让维克吃了一惊。

“没有兴趣，还有，我们要回去了。”

就当他们继续踏出一步，准备打开石门的时候，维克摇了摇头。

“你们不怕再次遇到怪物吗？”

当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陈在和小世停住了脚步。

这无疑是一个困难，要说那样透明的怪物是完全不可见的，也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和普通的透明人一样，并不是完全的透明，只是一种被光透过的物质，或许这样说是比较通俗。但是要摆脱那些像是恶鬼一样的东西，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们的锋利程度远非我们所能想象的，毕竟本来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

“所以，你有办法吗？”

陈在抖了抖腿，拍了拍身上的灰尘，问。

维克自然自信地点了点头。

陈在一副不予信任的表情送给维克，“别开玩笑了，连我都打不过那些家伙，你能？看你也就和我差不多大，别一副你很强的样子”

一旁的小世在频繁地拉着陈在的衣袖，想暗示他不要再继续说话了，但是陈在却没有听从这样的建议，反而心里面被弄得火起来了，一把将小世的手甩到一边，“去你的，别再搞我，我用不着你来管，这个家伙一看就来火！”

小世被这样太突然的暴力型的言语惊呆了，她缓缓地低下了头。眼里慢慢地回滚着滚烫的泪水，久久不肯坠下，但是嘴巴已经悄悄地撅了起来，像极了一个将要哭泣的女孩子，哦不，就是一个要哭泣的女孩子。

“我说你啊，不要惹女生哭嘛，这也算是男孩子吗？”

维克的眼神变得有些干瘪。但是陈在却丝毫没有介意，再次冷哼了一下。

“她怎么样，都和我没有关系……还有，你说的有办法，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有，那些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还有，你是人是鬼？”

维克摇了摇头，坐到了石凳上，“现在不是挺感兴趣的吗？……”

等到陈在想要继续咒骂维克的时候，维克继续了要说的话语。

“说起这些怪物，他们并不是本该存在这个世界的东西，他们是为了试炼而存在的”

维克的眼神显得相当的迷离，从他的嘴里面缓缓吐出一些话语。

“而这座山林，也是为了试炼而存在的，那些因为自己一己思念而上山打猎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他们会被自己的人生考验，没错，就是为了寻找真实的自我而被催生出来的试炼，而你，就刚刚在这个试炼里面，失去了两个朋友。这些怪物就是试炼的野兽，他们不是存在这个世界，是被这座山召唤而来的”

一本正经的维克在说着乱七八糟的话。但是着并不是没有经历过什么思考而说出来的。

陈在的眼神显得相当的震惊，但是却好像点了点头接受了。

“试炼？原来是这样……那……我是战胜了自己了吗？还有，那些人是真的死去了吗？……”此刻的他，没有了之前的戾气。

“那些人是真的死去了，因为这场试炼，而有没有成功，这就要问你自己了……好了，不说这件事情了额，我要把你们送到城里去了，作为一个引导的人，我会把你们安全带到城里的，好了……”

说着维克拍了拍手。

X——X

“你把他们送走了？”

狄更斯在昏暗的蜡烛之光摇晃之中，询问着。

维克枕着自己的双手，躺在石床之上，享受着片刻的安宁。轻轻地回复了一声恩。

“怪物的事情有跟他们说吗？”

很显然，狄更斯依旧在惦念着之前一直强调的怪物的事情，还有所谓的山林的事情。

这些事情维克那会那么轻易地就说出去嘛，毕竟涉及到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虽然处于保护政策，并不允许泄露有关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或许早晚也是一种公开的秘密。维克倒是个人对这样的保护政策很反感。

“当然没有了，还有关于怪物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维克坐了起来，靠着石壁。

狄更斯将手上的食物放到石桌上面。

“也就只有那些吧，他们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并且极其喜好吞噬人类，和一般童话故事里面的恶鬼一样。也是看不见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所以也就不知道更多了……怎么了，你问这个问题？难道……你知道？”

狄更斯将包装袋中的三个盒装的东西拿了出来。

“这些是给你的，今天打工赚了不少钱，给你准备了一份，恩，是猪扒饭，不是什么大餐，但是比之前吃的要好多了，所以就先吃吧，我们一边吃一边说……”

维克也没有再多客气什么，起了个身，就走到石桌的旁边。

一边打开着冰冷的盒装，掰开了筷子。

饭菜是冷的，但是还是有点温温的热，也许是因为山脚到这边有很多的距离，所以也就被外面的温度冰了下去，不过还是要说一句的就是，是在太好吃了。

吃完了饭，两个人将手中的垃圾放到了一边，就开始了促膝长谈。

X——X

“关于上次的故事，还可以继续讲吗？”

维克抖动着右腿，用右手抵住下巴，在昏暗的灯光的照耀之中，能隐隐约约地看见他的鼻子之上的黑点。

“你还真是执着于这些过去的故事呢”

狄更斯摇了摇头，缓缓地说道。

“不过，大叔，你要不要去把你的胡子刮一下呀？看着其实还是有点难受的……话说你这些胡须已经留了多久？”

狄更斯将两根手指竖了起来。

“哇，两年了吗？”“不，是二十年”

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回答。

“还记得，当时，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来到了这座山林……”

“不要自顾自地开始讲故事呀！”维克想要吐槽，但是狄更斯没有在意，继续讲了故事。

二十年前，狄更斯前往这片山林为了生存之计。那个时候，还是处于年少的他，意气风发地来到这片山林，一路遇到了十分凶猛的野兽，但是都战斗胜利了，当然都是勉勉强强。当他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征服了这片森林的时候，虽然也就只有这么短短的半天时间。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灵出现了，并且差点将他重伤了，那个时候的阿密斯运用灵活动的局限性，将狄更斯拯救了出来。

作为一个救命恩人，阿密斯在狄更斯受伤的期间，甚至还去城里买药，背着狄更斯上城里救治，要知道这些事情只是为了一个素未蒙面的人所做的。

为了报答这样的救命之恩，狄更斯在那之后，就跟在阿密斯的身旁，心甘情愿地为阿密斯做事情。阿密斯也将自己的遭遇和山里野兽和灵的故事告诉了狄更斯。

“说道这里了，这次的死后文的寄信人是阿密斯……”

维克的眼神变得黯淡。

“没错，就在前几天，他和一只黑熊的斗争之中，被黑熊捶杀致死，当时我和我们的史密斯，哦，史密斯是陪伴我们很久的那匹野狼，我们去为了保护父亲，前去阻挡黑熊的攻击，但是没有用，父亲阻止了我们的动作，野狼也死死地拉住我，我就这样……就这样……”

狄更斯的眼泪在脸颊之上缓缓地滑落。

“看着他被黑熊吃掉……”

X——X

“我想这一定是十分痛苦的，先生”

突然之间以先生之称惊呆了狄更斯。

“我想那是相当的痛苦，我从来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可以经受住那么久并没有没有出声，野狼抓住我的身体，将我按在地上，同时，他们也像是在为即将离去的父亲哀嚎，他们就像是一个真正的家人一样”

狄更斯的眼神之中布满了回忆的种种痛苦。在荆棘之中徘徊的他在回忆之海游荡的他碰到了难以释怀的悲伤。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多的，越是回忆越是痛苦，但是却要记清楚这些痛苦，也是一种程度上的忧伤。

“那个，阿密斯先生有墓碑吗？”

“恩，在山的那一头，将近城界的地方，因为父亲十分喜欢站在边界之处守护我们的这片土地，所以我也就按照他的喜好将他葬在那个地方”

维克十分想去目睹一下，在那边的地方，有着一位怎么样的人，况且……

“哦，对了，阿密斯有没有什么照片或者之类的东西留下？”

狄更斯轻轻地嘶了一口之后，缓缓摇了摇头。

“应该是没有的”

“那，你连手机之类的都没有吗？”

说道这里，狄更斯十分腼腆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是没有手机的，我也不习惯用这些现代的电子产品，所以……对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也就不好回答了……”

维克听了之后轻轻地笑了。因为他已经猜到的，在这间偏向史前时代的

“没事没事，不过，我可以去看一下，阿密斯的墓碑吗？”

X——X

雪已经在昨天下午骤然而停了。虽然已经不再飘荡雪花，但是空气中的冰冷还是十分切实的，刺骨刚的寒风也丝毫没有减弱地向南边吹动着。天空也蒙蒙地白色景象，像是一个特别的白板，可以在上面绘制出任何的图画。

而空气中淡淡的味道也在说着什么，白色的一片在脚下形成广袤无垠的大地。不再是那种让人感觉到怖俱的白色，而是孕育着生机一般的白色缓缓地远方延伸出去。在遥远的地方，天空中的无限远之处，他们混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种让人无法分辨的合成的白色。

近处的几乎所有植物都被皑皑白雪所覆盖，只有少数几株植物经受住了白雪的考验，站住了脚并且还把雪花拍掉了。

它们在地上像是捡到了宝贝一样的，在一个青石碑的旁边蹦蹦跳跳着。

几只小小的松鼠走在雪地上啃着手上的松果，他们小心翼翼地，像是为了躲避什么敌人，左顾右盼着，看见没有之后，立马就捡起了藏在植株下面的有一个松果，随后他们集合到了一起。也许是因为暴雪之后的重逢令他们感到十足地欢喜，他们向上欢快雀跃地挑了挑。

突然，他们开始惊慌失措，抱着松果啪啪乱撞，差一点就撞到了自己，在找到正确的方向之后，他们终于跑了开区去。原来是青石碑后面的一匹野狼在向这些小动物传达自己的愤怒的嚎叫。显然，这些嚎叫十分地管用，成功地将这些来游玩的小动物吓得够呛。哈哈地叹了一口气之后，原本想要闭上的眼睛却又突然地清醒了。

随后便做出了防备的动作，像是在迎接一个很大的敌人一样，它站了起身，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那个转角之处的小道。

紧接着的，是两个脚步的声音由远而近向这片雪地缓缓传过来。

这两个人的身影在距离拉近的时候显得异常的清晰，一位是长着不长但是很多胡渣的面上布着少许褶皱的中年男士，而站在旁边的则是穿着黑色的棉袄，手中拿着一根白色棍子，风度翩翩的少年。

野狼对于左边的人是十分熟悉的，但是对于丝毫不认识的右边这位死杠子，它选择了毫不犹豫地扑上去，准备疯狂撕咬。

不用说，这两个人也是狄更斯和维克。狄更斯为了将阿密斯，自己义父的石碑给维克看，就亲自领着维克来到这片空旷的地方。

维克看见野狼对于自己的 疯狂行动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惊慌，只是用白色棍子轻轻地触碰了一下地上。狄更斯见到野狼对于自己的客人这么无礼，立马想要阻止，但是无奈已经阻止不到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野狼扑到维克的身边将近十厘米的时候，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野狼像是撞到了什么看不见的墙壁一般，被强有力的爆炸般的反弹回去了。野狼像是发觉到了什么不对劲，就从地上费尽地爬了起来。像是在看待强敌一般仔细地与眼前的黑衣少年对持。野狼也用自己的狼嚎之声为自己打气，顺便还用以震慑敌人。画面十分地僵硬，像是随时都可能触发战斗一样。

一个话语打破了这个僵局，“史密斯，别闹了，这个人是客人，是我的朋友”

狄更斯用粗糙的手抚摸着野狼的额头，野狼十分乖巧地在狄更斯的手下蹭蹭着。

就单单的这句话，就把野狼的戾气消灭掉了，野狼低下了头，“昂昂昂……”的小声地叫唤着，好像在说着什么对不起的话语。

维克看到这一幕觉得十分可爱，就忍俊不禁了，“没关系没关系，它就是史密斯是吧？听起来是十分有趣的，哈哈哈”

说着，维克将手中的白色棍子绕着自己的手徐徐不停地转动着。

野狼像是回应般的再次重重的嚎叫了一下。

倒是维克的动作惹得狄更斯很大的关注，但是他也没有再深究什么事情了，而是把眼神放到眼前的石碑之上。

石碑上面的字还是清晰可见，然而边边角角却已经开始长青苔了。

阿密斯——我想把我的一切，付诸行动，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

——上面的字是这样刻着的。

维克也看过许许多多的石碑，也见到过许许多多的墓志铭，但是这个墓志铭却是头一回见到。

“父亲，他生前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死后的事情了”狄更斯的话，以叹气开头。

“诶？”维克不解。

“在几个月之前，我们谈起以后的事情，父亲他少有的提起了死亡的事情，突然的沉重的话题，让我无所适从，因为对于我而言，这个话题简直是一种很遥远的事情，我从没有想到过死亡”

说起死亡的话题，的确也是让人十分唏嘘不已的。维克在他那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也见证了许许多多的死亡。对于死亡这样的话题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但是，维克也在思考着问题，也在一直思考有关的更多更深的问题。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或许这样一说，是很显然的，但是我们总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什么时候我们突然死了，什么时候我们突然就消失不见了，这些都不是人为可以干预的，虽然这样说更偏向于唯心主义，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些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定律，而我们要做的，自然也就只有遵循这定律了。死亡确实是个很沉重的话题，他承载了不少的不甘和抱负，也承载了不少的欢乐和喜悦”

维克的话语让狄更斯有些震惊。但是这种震惊，是对于出现这样和自己有着共同思想的人出现感到震惊。

“你的话语，果然还是挺真实的，我也很久没有碰到这样的人了。这只野狼跟了父亲十分久的日子了，自从父亲死之后，他就一直守在这片墓地里面。”

狄更斯伸出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史密斯的额头，这样轻声地说着。

史密斯眯上了眼睛，用一种是十分舒适的表情来享受这样优待。此时的他，已经对维克彻底放弃了恐吓和威慑的想法。

“真的是一匹十分重情义的狼呢”维克感叹。

其实说起狼，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阴险和狡诈，他们时常单人行动，并且捕捉动物使用极其阴险和狡诈的手法。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童话故事里面描写各种丑恶的狼，也是给大家一种偏向错误的导知。

狼并不都是那样的。

“还有，史密斯的嗅觉十分灵敏，对于这座山林的味道它了如指掌，对于陌生的味道来临，它就知道了，那是外来的入侵者，所以，很多时候，也会由他来发布野狼群的攻击，忘了说了，他是这片山林野狼的首领一般的存在。”

虽然如今十分乖巧的样子看不出来那种拥有的‘王’气质。

“所以说，”维克用手挠了挠头，“这个家伙就是那次我走到山腰的时候，开始鬼哭狼嚎的家伙？”

狄更斯哈哈地笑着，“是啊……哈哈哈……你这说，让我想起了当时你的落魄情景呢……哈哈哈……”

维克无奈地抽动着嘴角。要不是那个时候因为恋战了，基本把空间量子花光了，要是想逃走，对于维克来说是易如反掌的。

果然还是无法独自对战那种大个头的灵吗？维克一想到这样的事实就有些沮丧。因为说道对付灵，兄长艾克肯定很快就能够解决掉那样的灵，因为自己亲眼见识过自己兄长实力的恐怖程度，所以说……

再一次感受到了实力上的悬殊差距……

“就别再提了嘛，真是的，好的不提坏的提，那次还不是因为我掉以轻心，以为能够干掉那些怪物所以才花了那么多精力去战斗的，但是谁知道力气就那么快用完了，不过你们这边的怪物的确是十分棘手的呀，就没有伤到过什么人吗？没有考虑过将他们驱散掉吗？”

说道这个话题，狄更斯就有点踌躇了。

犹豫了半天没有开口回复的狄更斯，还是说出了一直想说的话，“其实，父亲给我的信中，就提到了这句话，他在信中说，自己当时召唤这些怪物只是为了吓唬那些入侵者，但是在很久之后，那的确已经变成了一个十分恐怖的东西，除了躲避别无他法，因此伤了相当多的人，所以，他嘱咐我一定要找到懂这些东西的人来祛除掉。”

维克轻轻地点了点头。

“虽然我不能祛除掉这些东西，但是我知道几个人可以祛除掉这些怪物”

没错，那就是同为驱灵师的莉莉娅，和管家艾丽。虽然说管家姐姐经常不问灵的事情，但是只要是身为店长弟弟的我所求的话，她都会十分愿意地接受，尽管不知道为什么。莉莉娅也是和自己实力有一拼的驱灵师，如果叫上她，维克一起来祛除的话，应该就能够完成。

“真的吗？”狄更斯的眼中露出疑惑的神情。

X——X

“这位就是我和你提到的，可以帮阿密斯先生完成遗愿的同伴”

我站在在山顶上的一块大石头旁边，向狄更斯介绍我旁边的两位穿着棕色格子衣的少女。因为是站在山顶，所以对于整座山的各个部分都一览无遗。

“你好，狄更斯先生，我是和维克同僚的莉莉丝，我会帮助阿密斯先生完成他的遗愿，帮你们祛除这些怪物的”

莉莉丝和狄更斯握了握手。

狄更斯轻轻地点了点头，“你们好，我是狄更斯”

莉莉娅拘谨地点了点头，但是莉莉娅并没有和莉莉丝一样行着这样的礼，而是把眼神抛向了一个地方。莉莉丝眉头紧皱着，没有说什么话。莉莉丝是比较活泼的一个女孩子，至少我觉得是比莉莉娅要活泼，但是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将视线抛向山脚之处。

因为阿密斯提到了关于祛除灵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这些驱灵师也就该登场了。自己对付那些灵虽然成功地概率并不高，但是前面也提到了，加上我的同伴也许就能够完成。昨日空间传送到39号时候，看见莉莉娅已经回来了，所以我十分兴奋地将自己的请求说了出来。因为莉莉娅平时也都不会拒绝这样的请求，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莉莉丝也会跟着过来。

莉莉娅和莉莉丝的眼神被狄更斯注意到了，坐在石头之上的狄更斯，用平凡的肉眼望向山脚之处。但是在他的视线之中，那边只有一半融化的草雪地。尽管能看见在那雪地上的巨大脚印。

“是在那里吗？”他用右手一挥，摆出一副忧郁惆怅的样子。

“没错，就是那里”我刚说完，就听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声音。

不知道从山的哪一边开始响起，巨大响亮的接连着的“啊呜呜呜呜——”的狼嚎之声。这是一个森林，一个山林，在这样的狼嚎之声之中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音乐，在十分重要的时刻，就这样十分郑重地响了起来。

“啊……有狼啊……”莉莉丝听到了这个声音便一下子就辨认出了声音的主人。虽然同样也是驱灵师，但是莉莉丝似乎对于这种十分凶猛的野兽没有很多办法。虽然她也是有能力制服野兽的，但是她不太想去接触这些东西。

“是啊，”狄更斯叹了一口气，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拉下了眉间，“不好意思两位小妹妹，我忘记跟史密斯说了，他们把你们两位当做入侵者了……”

也确实是这样，只要一有入侵者侵入这座山，那些嗅觉十分灵敏的野狼就会发出警报，也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将大部分的心术不正但是贼胆却很小的人给吓跑。配上普通人不知道的这些巨大的灵的存在，大部分入侵者就会无功而返。

“没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看到这些灵，心里面有点痒痒的……”

莉莉娅缓缓地说道。

狄更斯听到了关于灵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就恢复了常态。

“不好意思，那就麻烦你们了……”狄更斯向我们鞠了躬。

莉莉丝和莉莉娅赶忙扶起这位“长辈”。

X——X

要怎么战斗，现在也没有什么思绪。要是说直接采用攻击的话，我们还是很难有必杀的术式。我们三个人站在山腰的一个大石头上，目睹着近在咫尺的三个半透明的白色灵，他们身高大约有15米左右，已经高过我们高度太多了。

“还在想怎么战斗吗？”莉莉娅向我莞尔一笑。

“就死啊，维克，我记得你和姐姐战斗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很好地思考吧？”莉莉丝像是带着一点调侃的口吻。

“我那也是有在思考的好吧？”我以一个白眼相对。

莉莉丝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吐出舌头。

“谁知道你有没有在思考呀，整个人感觉没有什么可以思考的间隙呀……”

在一旁小声嘀咕的莉莉娅别过脸去。

“好了好了，我想到方案了，”我点了点头。

我将我的方案全部和莉莉娅和莉莉丝说了之后，两个人点了点头，说了很长的一声“哦~”。说真的要不是我一个人灵容不够那么多，是不会像到多加一个人帮助我的。不知道他们理解了多少，但是这个尝试我还是要做的。

“准备好了吗？开始！”

随着我的命令放下，我们分开了，分别向三个不同地方向拐着弯向眼前一个正蹲在地上像是玩着雪一样的灵飞驰了过去。

X——X

灵已经被完全消灭了，虽然中途出现了一些差错，但是在于我们的毅力配合，终于还是消灭了这些灵。

莉莉丝和莉莉娅因为身体上的极度疲惫瘫倒在地上晕倒了。

我将这两个人传送回39号，安顿好了之后就去回到了山顶，找狄更斯。

我在这场战斗的过程之中，微微瞥见站在山顶石头之上的狄更斯。

“先生，我们已经完成了阿密斯先生的遗愿了”我点点头。

狄更斯将脑袋抬了起来，仰视着天空。

然后还是长舒了一口气。

“你说，这算不算是一种洒脱？”狄更斯将脸朝了过来。

我很清晰地看见他眼眶中留下来的泪。

对于突如的词语，我也想不出什么话语，歪着头。然后才想明白或许他说的意义。

“洒脱吗？也许吧，不过这样下去……会不会其他人在守护这片山林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从那里面看出来了一丝我所没有能理解的感觉。

“那倒不会，我会一直站在这片山林里面，守护的……这片山林，被父亲所喜爱着，父亲不想看见有什么打扰的人闯入进来，他想保护里面的动物……我想保护父亲所保护的东西，况且……这么久了，我也已经爱上这片山林了……”

狄更斯的眼睛已经悄然闭上，但是脸颊上面隔着阳光闪耀的泪痕却十分耀眼，“只是……我有点思念父亲了……思念以前和他一起在外面照顾这些动物的时光……这些回忆现在想着，”他微微摇了摇头，表示着什么坚决，“宛如昨日之声啊……”

或许是察觉到什么异样，在远方再次传来狼嚎之声。

“十分感谢你们帮我完成父亲的这个夙愿，两位小妹妹呢？”

“因为太累了，我已经派车送他们回去了”

狄更斯听了之后轻轻地哦了一声。

“我说，狄更斯先生，其实我很崇敬你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为这片山林尽上自己的一点力”我缓缓说。

狄更斯的嘴角轻轻地翘起，“你们年轻人总是这么莽撞，见到什么事情都想自己搭上一点力量，不过，年轻也真好呀，像我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真的想不到以后会怎么样，唉……如果有一天，我会离开人世，我想，我也会在这片山林里面长眠……对了，你多大来着？看你们各个身手不凡，像是经历过了许久战斗的人，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了……唉……年纪大就是喜欢怀旧啊……”

狄更斯的问题把我难住了。

或许有些事情没有必要隐瞒？亦或是没有必要诉说？

我沉默了。尽管对于这样的一个拥有赤城之心的男士，我依旧选择尊重我的职业操守。

“20了，先生”

狄更斯缓缓地点着头。

X——X

在早晨帮助狄更斯先生完全驱逐了山脚下的全部灵，共五只，三只大型的，一只小型的，还有一只中型的。这也多亏了昨日翻看驱灵圣经，看到的有关空间的驱灵术。但是我们也被逼到毫无保留地花光了灵容之中最后一点空间量子。

将累倒的莉莉丝和莉莉娅送回39号之后，我重新回到了这片山林。在那之后和狄更斯谈论了一番。虽然狄更斯想在城里面请我们吃饭，但是我还是拒绝了他的好意，并且在石屋里面收拾好了自己的旅行包，准备正式回到39号那里。

经历了将近5天的时间，我也算是为这段死后文的故事画上了一段完美的句号。没有伤感、没有哀愁，只有对于未来的喜悦和对于死亡重逢的感慨。

狄更斯从石屋一路送我到了山脚下面。因为不见了灵，所以道路走得异常地开阔，简直就像是一个通往天边的道路一样。

“维克”我还没有注意到他说的这句话的时候，他将一个石子递了过来。

那是一个精美的石头，虽然的确外形是很容易在石头堆里面任意找到的，但是在那颗石头的正中间有一丝乳白色的细缝。

“这是？”我结果了那个石子。

狄更斯微微翘起了嘴角，“这是父亲送给我的护身石……”

既然是护身石，那么交给我这样的一个外人不是不合适吗？一想到这个，我赶忙放弃接受这个石子，将它递回给了狄更斯。

“没关系的，”说着，他再次递给我石子，“我也快是一个老头子了，不需要什么护身石了，你是年轻人，也是世界的希望，希望你能收下它，也算是我和父亲的一种托付吧。也恳求你能够为这个世界做点事情，不要那么多的捕猎和杀生”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拒绝的理由，但是……

我停下了脚步，然后深深地向这位先生鞠下了我的一躬。

“狄更斯先生，就算你不要求，我也会那样做的”

狄更斯有些满意地点了点头，“那真的十分感谢了”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走到了山脚的站牌之处。

我背着沉甸甸的旅行包。空气依旧十分冰冷，但是比起之前而言温度已经算是有所回升了，所以摘下头上的连衣帽也并没有会冻得发抖。

倒是狄更斯穿着有些陈旧的绿色棉袄，整张脸皱纹横添了许多。额头上也有更多的斑纹，唯有脸上的胡渣还是依旧。也许是这些天我的到来，让他心力憔悴了许多。还是希望他能好好休息。

“那就这样了，先生，我要回去了，就不用送了”我转过头对狄更斯说。

犹豫了再三之后，我还是没有将心中的顾虑说出来。

狄更斯点了点头，没有在说什么。

我朝着39号的方向继续行进着，恍然间，我回头瞥了一眼。

狄更斯踏着缓慢地脚步，朝着山腰之处走去。没有什么动作，狄更斯的背影有些模糊地抖动着。四周十分寂静，远方却再次传来一声悠扬的狼嚎之声，这声狼嚎在山林之间互相回响。不久，他一个人消失在了丛林的青葱与白雪的皑皑之间。

# 第九幕 伯莱西的兔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要让我在看到你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快把你的兔子扔掉！”

这是母亲对我说的一句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会讨厌兔子，但是要让我把兔子扔掉，那绝对是门都没有。

“我才不会把麦蓝扔掉的，哼！妈妈是个坏妈妈！我讨厌妈妈！”我十分准确地表达出了我的厌恶，我想无论是谁都可以读懂我说的话。

我抱住十分乖巧一动不动的拥有柔软毛皮的兔子。

但是眼看母亲就要抬起手，开始用手掌重重责审我的时候，我将身子往旁边飞快地躲了刚过去。母亲的眼神由原来的紧皱缓缓地松了开来。我正要提放她想做其他的过分的事情，却被突然的温度弄懵了。

母亲将我的脸深深地靠在她的胸前。

“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的，可是……”

可是什么？为什么大人总是喜欢说一半的话？

母亲看着我的表情顿时喜开了笑靥，“好了好了，麦蓝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不过啊……你要注意啊，因为如果麦蓝跑出去去打扰别人的话就很麻烦的，好了，妈妈要去做饭了，你先自己玩一会儿吧”

说完，母亲就将我留了下，自个儿前去厨房。不一会儿，那边便冒出了十分美味的香味，是熟悉的马铃薯，还有番茄蛋汤！

我坐到了凳子上，将怀中抱着的麦蓝放到桌子上。

麦蓝是我在一天从外面捡到的一只小兔子。那个时候因为看到他一个人在路边被一群讨厌的男生围在一起欺负，所以我就跑过去赶跑了那些没有出息的男生。要说男生什么最讨厌，大概就是那种唯我独尊的痞气，要是我是男生，绝对是一名拥有男子汉精神的男生。

赶跑了那些男生之后，这只小兔子就坐在原地，它的右腿上面已经被一个什么尖锐的东西戳了一个洞。我也就没有想太多，所以就将这个受着伤可怜的小兔子带回家，并且请求母亲和父亲救治这个小生命。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同意，但是在我的死缠烂打之下，他们也就缴械投降了。

“麦蓝麦蓝，你想吃土豆吗？”

虽然听说兔子喜欢吃胡萝卜，但是无奈家里面已经没有了胡萝卜，之前的一周时间里几乎喂食的都是生的青菜和白菜。虽然看着它吃起来挺香的，但是因为母亲和父亲提起会营养不良，所以我还是想尽量用其他事物来喂食它。

麦蓝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将耳朵耷拉着下来，整个兔像是十分颓废一样地坐在桌子上。

是生病了吗？虽然之前就已经将他伤口治疗好了，但是最近却不知道是什么脾气，它总是没精打采地这样发着呆。要是有时间，还是要带它去看看医生。对了，说起医生，是指城中心一个宠物医院，那里面的医生就只有一个苗医生，那位是一个很漂亮的姐姐。

“小西，快点过来端餐盘，你父亲刚刚打来电话说马上就要回家了！”厨房的门口，母亲探出一个头，便用抓着的铲子指挥我。

父亲每天都会晚餐点的工作结束回来，因为父亲每天回来都看起来很累，所以每次吃完饭我都会主动请缨为父亲捶背，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了。

“好的，我马上就会来的”我向母亲回应了之后，便继续将面容正视着麦蓝。

我将麦蓝从桌子山抱到旁边的一个独人的小沙发上面，麦蓝依旧没有做什么动作，却像是什么都不想动懒懒宝一样微微闭上了眼睛。

它不会是要睡觉了吗？才6点？也许动物的睡眠时间比人少？

我没有再多管麦蓝的事情了，站了起来，拍了拍身子之后，就走向厨房，准备传递餐盘。

“妈妈，今天做的是什么菜呀？”

“哦，今天啊，今天是土豆丝，姜末红烧牛肉，青菜，番茄蛋汤”

这些都是平常的时候经常听到的菜肴。但是确是多少次都不会厌倦，就好像番茄蛋汤一样，酸味和鸡蛋的浑厚味道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就像是一个杰作！

“好的，我就先把土豆丝端过去了”“恩”

对完话，我就用双手轻轻触碰了放在料理台上面的一个盛满金黄色土豆丝的菜盘子。稍稍有些烫手，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手端了很多次，所以这样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鼓起了勇气，我用双手的食指和大拇指紧紧地扣着菜盘子的边缘，然后一边盯着菜盘子的平衡，一边盯着眼前的道路。

到了客厅，将菜盘子放到了餐桌的正中间，刚好父亲也推开了门，走了进来。

“爸爸，你回来啦？今天工作辛苦啦！”

“呦，我的闺女真乖！”

我走上前，将父亲的公文包接过了手，放到门旁边的一个架子上，转眼一瞥，忽然发现麦蓝十分明显地坐在那边的小沙发上，我连忙走上前去阻挡着它。

父亲看到了那边白色的物体，有些愤怒的挑起眉头，“小西，我不是说过家里不准养宠物的吗？就算是之前在我们家救治号的，快给可以饲养宠物的同学联系呀？真是的，要说几遍你才会懂呀？”

虽然的确说过家里不准养宠物，但是却已经是和平相处了将近10多个月呢。其实我还是觉得这样的和平可以延续更加长的事情)

“你呀，你自己也做不到就不要苦苦为难小西了”这个时候，从后面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母亲一手姜末红烧牛肉一手端着青菜盘子走到了客厅的餐桌，站在父亲的背后，就这样说。他们偶尔之间会有小摩擦，但是感情却一直十分良好，就算没有听到对方的声音，也会不约而同地笑。而这次也是在不约而同地笑。

很快，我们承盛起饭碗里面的米饭，开始了晚餐的食用。

但是晚餐之中最要命的一个环节就是你问我答这个环节，因为在这个环节里面，只有我是被询问者。

“小西，最近学校里面的考试怎么样了？”

我点了点头，“恩考试还行，成绩还没有出来，不过有把握有九十分以上的”

我的名字叫伯莱西，是家中的独生女，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或许在大家看来我只是一个小学生，事实上这个想法的确也没有错的。

“哦，这么说起来，”母亲摇了摇头，好像在确认什么，然后坚定地点了点头，“我记得在不久前的一次写作比赛，你是不是也得到了一等奖的好成绩呀？”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父亲听到母亲的这个好消息，连忙合不拢嘴地用右手使劲地揉着我额头上的头发，“拿到了这种荣誉也不要迷失自我听到了没有呀？”

父亲的话与他表情的强烈冲突才算是迷失自我吧？

饭罢，我们坐在原座位上稍稍地休息一会儿。父亲打开了放在对面的电视，里面的小人和大人开始鲜艳地舞动了起来，说着什么动听的话语。

母亲将桌子上的仅有一丁二点剩菜的菜盘端走，然后再不紧不慢地将多余的剩菜存放到冰箱里。直至用抹布将桌子擦拭干净这段时间，才算是完整地处理完毕，有些累瘫的她坐在凳子上和我们一起抬头仰望着前方的电视机。

我想起了什么，就用右手拍了拍父亲的肩膀，父亲有些疑惑不解地看着我。

“我来帮你捶捶背吧，为了缓解你的一天的累”

父亲听到了后，恍然大悟地哦了一下，然后很小声地说了声“谢谢”，这句很小声的确也是够小声足以很难让近在咫尺的人也挺清楚。

场父亲的那一首

在一旁的母亲向我们投来了羡慕一样的眼光。

母亲摇了摇头笑着调侃，“真是的，哪一天也帮我捶捶背啦，真是的，小西真的偏心……”

转念一想我却是没有多少次是帮母亲捶背之类的小服务了。要不……以后将每天轮流？

“真是的，妈妈，不要这样嘲笑我啦，不过呢，你想要捶背我也不是不可以的哦”

母亲将手中的织线针拿了出来，两根线针随着动作的幅度左右摆动上下摆动。

母亲有些开心地发言，“好呀好呀，就下次吧，哈哈，看来我也是一个有女儿捶背的妈妈，嘿嘿，看来小西这个小孩子还是蛮懂事的嘛……”

我嘴上并没有反驳或者说什么，但是其实还是十分喜欢这样的氛围。母亲在悠闲地织毛衣，而父亲则和自己一样看着远方屏幕上的字和动画。我则负责给劳顿一天的父亲捶背捏肩，这是一种十分悠然地生活方式。

捶背捶地手有些酸，所以一下子还不能缓解过来，父亲也很照顾地询问是否酸痛，可以停止不继续捶背。我起初当然也是不愿意的，但是后来就接受了。

母亲在旁边坐着，手中的织线针在织线之间飞快地传送，我才想起来了一件事——麦蓝！

当我走到小沙发的旁边仔细观察麦蓝的时候，麦蓝的双眼已经闭合了，而且胸腹部随着时间而有规律地起伏着，像极了一个正在入睡的憨厚小孩子。见到它已经这么困乏地进入梦乡了，我也想自己很快步入梦的世界。

“小西，已经九点钟了，快回房间休息吧”母亲在刷着牙的时候，走了过来提醒着我，此时的父亲已经早早地回房休息了。而我和父亲也已经刷过了牙。

我点了点头之后就很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的房间里面也就只有一张床，一个写字台而已，其他的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写字台上面存放了许许多多我喜欢看的书，包括各种百科全书，什么小说，之类的。因为平时在家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房间的写字台里看书或者写作业，也就养成了一道写字台就想找什么书看，找什么没有写过的练习题做。

盖上了被子，我开始了今日份的睡前冥想：

麦蓝喜欢吃汉堡吗？汉堡可是很好吃的，恩，以后一定要找个机会给麦蓝吃；不过麦蓝最近好像都没有什么干劲，每次都耷拉着耳朵盖住两边。真是的，这只小兔子就没有什么兴趣习惯吗？难道都和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一样吗？说起将麦蓝送出去这件事，班里面确实好像是有一位同学是很喜欢养动物的，不过他的治疗措施却没有跟上，所以托放到那边还是有很大的风险，以致于其他可以收养兔子这种，这么说好像老师……

时间的吞噬之中，我失去了表层的意识。

X——X

深夜里，我因为被一个噩梦所惊醒。那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梦。

期初，四周静悄悄地，在这个黑漆漆的世界里面，一个东西也不存在，一点亮光也无法看见，一点声乐也无法捕捉，一点温度的概念都没有，感觉不到是冷还是热。一切都让感觉器官变得失去了作用。我察觉不了自己是否是存在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但是我却感受到了一种无所目睹的压力。

突然，一道聚光灯打到了前面的路上，我这才看清在前方的是什么东西。透过聚光灯仅仅能反射的光线可以依稀辨认，那是一块什么粗糙的地毯，上面有着阵阵长刺出来的红色的毛，那些毛像是倒刺一样，全部都竖直着。四周仍然是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我能感觉到自己正身处这样的空间之中，因为自己的感觉器官变得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微微挑动。

一只形状怪异的布偶走进了聚光灯所照在的那片红色的一块圆形区域。布偶是有着人的形状还是脑袋却是狗的模样，身上用作细缝地针线清晰地可见在他们的脖子上和手腕上脚腕上，我看到这里才注意到一些怪异的真正原因。这些布偶的手上和脚上都像是有什么半透明的东西捆绑着一样，他在地上并不能很大的移动幅度也许也是因为这个。他停在了聚光灯照耀的那束光线的最中央，双手张开，眼睛微微闭上。

我正在感觉莫名其妙的时候，听到了轱辘地一声，什么东西掉落了，回过神才发现。

掉落在地上的是那只布偶的狗脑袋，而那只狗脑袋，却像还是活着的一样在地上轻轻地跳动着，企图让脑袋从歪倒的状态扶正。原本是只布偶的他，此刻脖子上却像是真正的生物的脖子一样，从里面哗哗哗地喷涌而出，红色的液体。

这些液体被聚光灯照耀之下显得十分地闪芒，我不禁遮住了眼睛。很快，光芒在一闪而过之后就不再继续了，我有所顾忌地放下了遮住视线的双手。透过手指的细缝，滤过液体的光芒闪烁，我看到的那些布偶一动不动。

聚光灯的打入范围慢慢地变大，我能隐隐约约地看到旁边一只穿着黑色锃亮的牛皮鞋，是那种父亲上班必须穿着的那种十分正式的鞋子。随着聚光灯的打入范围变大，我看见了穿着瘦长条黑色西裤，随后便是黑色开着口子的西服与白色衬衫，然后是黑色的领带，最后……原本认为能够看得见人脸的我，却对着眼前的一幕感到恐惧。

那是一个人的脸，但是却已经没有了五官，眼睛的部分像是原本就不存在的一样，只有些许凹陷进去，而鼻子却像是什么简易地隆起物，至于嘴巴，都不要说那种东西，根本就没有在那个可怕的脸上存在着。它没有面容，没有头发，像是一个布偶，他此时一动不动。

聚光灯停止了放大打入光罩的范围，我瞻瞩了这个奇怪的东西的全貌。他的右手拿着一把十分工整的刀，上面没有一滴鲜血。这也就无从考证到底是否是这把刀作为使者夺取那个布偶的头颅。但是我却在那一刹那，看到了掉落在地上的布偶的狗头上的眼眶中泛出泪水。

正当我以为事情如此简单和复杂之间，聚光灯突然失去了光照，随后带来的是极其强烈的光芒，四周被刺眼的白光紧紧包裹在一起，这种剧烈光芒引起了身体不适作为本能让我用右手护住了自己的视线。

光芒缓缓地暗了下去，这才让我有些……

不，我看到了什么？

原本那一个布偶的场景，并不是一个布偶的场景。在这个聚光灯并没有照耀到的地方，有成千上万个布偶，他们被一模一样的那个没有五官的奇怪的绅士人挥着手上的刀，砍断了脖子，地上滚动着那些布偶的狗头 ，在场景中，四处飘落的鲜血溅在了我的脸上。

我由于承受不了这种血腥的场景，在这片血红色的世界里疯狂地吼叫着。

梦也就在这里醒来了。

但是在那之后，我再也睡不着了，因为此时的我，满脑子里都是梦中的那种血腥的场景，在我的视线里面随时都可能因为幻觉而跳出一些红色的液体。

这个时候，我看到墙角的红色物体，便抱着枕头往后面的墙上靠，吓得大声地喊叫。

在很快，我不知道是多久，但是就是很快的一瞬间之后，“小西，怎么了，小西？”

第一个赶到的是穿着花色睡衣的母亲，她连拖鞋都没有穿上，头发也是乱蓬蓬的。

我一言不发地用颤抖的手指着前面的红色物体，在黑暗中，那种红色的物体发出诡异的光芒，像是随时都可以吞噬掉我一样，我害怕地不住发抖。

“别慌别慌，小西”母亲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用右手抚摸着我的脑袋，“那只是麦蓝，那只是麦蓝……”

电灯不知道被谁啪地一下就打了开，父亲站在门口，靠在门框上面，看着十分狼狈的我。

此时的我，才看到那个红色物体的真身，那不够是麦蓝的眼睛罢了。麦蓝正蹲在那边的衣橱旁边的角落，像是在无所事事地注视着我和我的卧室。

“诶？为什么麦蓝回到我的卧室来？”虽然已经不是刚刚那么恐怖了，但是我还是有些后遗症，畏畏缩缩地询问抱着我的母亲。甚至都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我所认识的麦蓝。

“你不记得了？麦蓝的眼睛一直都是红色的呀，不过今天确实有点奇怪，平时的眼睛并没有这么红的呀，是生病了吗？”母亲也皱起眉头怀疑。

原来麦蓝的眼睛一直都是红色的呀，我虽然每次都能看见但是每次都忽略掉，尽管心中还是对于那种在梦境之中所被溅落的红色液体感到恐惧，但是也并没有那么多了。我拍了拍自己胸脯长舒了一口气。

“是做噩梦了吗？”母亲把我凌乱的头发撩拨到一旁。

“恩……”我点了点头。

“要不”母亲望了望站在门框前哈着口困乏的父亲，“今晚就和我们一起睡？”

虽然感到十分的恐惧但是我还是拒绝了母亲的这个提议。我已经三年级了，我已经十一岁了，我也算是个小大人了，我也应该自己学会照顾自己，总不能一直给父亲和母亲这样那样的负担吧？恩，虽然我还是挺害怕的……

“看来我们的小西长大了呢，变得像个大人一样，好了，那我们要回卧室了哦，你也早点休息吧，不要因为明天是周末就弄得很晚哦”

母亲还是发挥着以往的优良美德止不住的唠叨。但是说完，他们也就离开了我的卧室，走回了旁边的卧室。我当然不会因为是“是周末所以就要晚睡”这样简单的小学生才会找的理由晚睡的吧？我看到旁边门口的灯光熄灭，心里不由得生出一种“早知道刚刚就应该答应的”的感悟……

我下了床起了身，将红色眼镜的麦蓝抱到手上，重新走回床上，盯着窗外黑乎乎的世界。

灯光，亮到了早晨8点。

X——X

尽管是周末，但是父亲依旧还是早起上班，这是不可改变的，母亲也是一样，但是母亲还是会起早为我们做美味的早餐的，有时候是打卤面条，有时候是馄饨饺子，也有时候是稀饭油条之类的，但是不管怎样，我都是喜欢吃就是了。

“哇，小西，你的眼睛怎么回事？”

“真的诶，好像熊猫呀，怎么了小西，你终于觉醒了熊猫侠的绝招了吗？”

母亲和父亲的话语听起来比我更像小孩，我并没有搭理他们，只是黑着眼睛嘟着嘴巴，用右手使劲搅拌着作为上面的白粥碗。

早餐是榨菜豆腐，煎蛋饼配上稀饭。

在学校里我也算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同学，但其实我也在暗地里听到了各位同学数落我的种种不是。他们不是嫌弃我每次都包揽冠军，就是看不惯我每次考试拿高分。在他们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只会学习的怪物。但是我并没有对于这些问题过多的较真，因为于我而言，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才是更重要的，把时间或者感情放在和别人争论之上，是不明智的。

已经是上午10点了，我抱着麦蓝在小区里面散步。

因为是周末，所以在小区的活动场所也能看见许许多多的和我同等年岁的人，但是这里面还是调皮捣蛋不正经的巨多。自然少不了那些作为大王或者老大自居的男生，他们甚至在路边欺负年龄小的同学。

阳光十分明媚，但是在这之前下过大雪的缘故，虽然冰雪都已经融化了，但仍然并没有感受到同等强度的温暖，只有些瑟瑟的冷风从与氛围不相衬的方向吹拂过来。从电视台上的一些报告来看，旁边不远处的一块地方似乎是这几年甚至是这几世纪做大的暴风雪，而这座城市正好十分幸运，仅仅只是处在边缘之处被稍稍波及到而已。

都说是冬天了，春天还会远吗。但是事实上在我感觉，春天依旧是相当的遥远。

我抱着麦蓝，坐在小区的花坛上，将麦蓝放置在花坛上面。

“麦蓝呀麦蓝，你说，今年还会在下雪吗？”我俯下身子，用食指戳动着麦蓝的鼻子。

但是麦蓝是兔子，所以也不会说话吧，这种事情我当然知道，但是总是觉得不和他对话是一种不好的礼貌行为。

“我说呀，一个兔子听得懂人话吗？”一个陌生的熟悉传了过来。

我顿时有所警觉地将麦蓝抱在胸口，并且下意识地向后面退了过去。

“你是谁呀？”我想我应该不认识眼前这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人，那是和梦中的没有面容的奇怪的人如出一辙的着装。

“别管我是谁，但是，我懂兔语哦”

兔语？那是 一种兔子才会用的语言吗？兔子也由语言吗？所以我才无法和他交流？

“真的吗？可是，你想干嘛？”对于陌生人，我自然不能掉以轻心。

“我可以为你讲口中的话语翻译成兔子语言告诉兔子哦，并且能够读懂兔子的语言告诉你哦？”他直立了身子，束了束领带。

我缓缓地语塞着，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正当我在思考着怎样回旋这个人的时候，他突然伸出了手，然后将我手中的麦蓝用力拽了过去，麦蓝也是十分反抗地用爪子抓了一下他的脸，但是终究还是没能敌得过这个人的鬼手。

我的麦蓝？

X——X

“不就是只兔子吗，至于这么伤心吗？”

母亲抱着我，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轻声细语地安慰着我。

但是那怎么可能只是一只兔子，麦蓝可是我的好朋友！谁要是谁他坏话我就跟谁没有完！

我追了那个黑色西服的大叔两条街道，最终还是让她跑了，也能怨谁呢？最后我还是灰着头回到了家，准备将我的这一遭遇告知母亲，我想只要是她的话，一定就会有办法惩治这些无法无天的坏蛋。但是回到家的母亲却像是犯难一样地眨着眉头。

“妈妈，你会帮我的对吗？”我细声地询问她。但是得不到任何的答案。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也和父亲谈起此事，但是无奈，父亲也没有给出什么像样的办法。

为什么大人总是在闲空的时候想法很多，但是一到实践的时候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就是大人吗？大人不应该是无所不能的吗？

想起了什么，父亲夹着一个鸡块放到自己的碗中，朝着我说道，“哦，这么说起来，今天早上在公司看报纸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是什么政府要开始严格地控制小动物的饲养了，许多没有登记的什么流浪猫要做安乐死处理”

只要涉及到政府什么的，总归是一些比较有瞻远性的东西。这句话是父亲之前告诉我的，那个时候的我也暂且接受了这样的说辞。不过……

“妈妈，安乐死是什么呀？”我轻声询问。

母亲皱着眉头，将手中的筷子平放置碗上面，“安乐死呀，是一种……”

正当母亲要说什么的时候，父亲 咳嗽之声盖过了上去。

然后，我很清晰地看见了父亲对母亲使了一个颜色，母亲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神情之中带着点紧张，随后补充了刚刚没有说完的话，“安乐死呢，其实是一种收留机制，所谓安乐死，就是将动物收养直到这个动物自然死亡”

我饶有理解地点了点头，虽然母亲的话语有一些不自然，但是我也就没有再多在意这些事情了。倒是更加令我在意的是麦蓝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让麦蓝就这样一直落于坏人的手里？我一定要去找到麦蓝。但是大人们也是没有丝毫的办法，只有让我独自一个人去想办法。

“哦，我吃饱了！”说完我将手中的筷子放到桌子上，然后转身跑向卧室。

后面传来了母亲的声音，“可是你才吃了两口呀？”

“没有关系的”我头也没有回地就这样跑到了自己的卧室，将门锁反锁。

我从写字台的抽屉里，翻出一张电话单，由上至下依次比对电话单联系人的名称，视线落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名之上，我将这个联系人的名称用铅笔画了一个圈。随后我打开了卧室的门，跑到客厅，把那边的一个电话抓了起来。

“小西，你在做什么呀？”母亲很疑惑地看着我。

“我要找同学出去玩”我如是回答道。

“你作业写好没有呀？”父亲开始操心我的学习了，但是母亲也就这样趁势帮我回答了。

“小孩嘛，现在也就知道玩儿了，毕竟周末了，才是第一天，让他好好玩一下哪里不好嘛，在说了，你小时候不也是这样呀……”

父亲没有在说什么的就把脑袋埋了下去，继续用筷子挑着菜。

我按照电话单上面画着圈的人名所对应的电话号码，依次在我的电话上面按响了。

X——X

“哇，今天好冷呀”对方在迟到了十分钟后终于赶到了。

“你呀，都已经迟到了十分钟了”我叹了一口气，晃晃地说道。

贝贝是我的在班级里面唯一一个可以说得上话的女生，但是像是这样约出来玩，其实还是第一次，不，并不是说约她出来，而是说约人出去玩。虽然在上个学期开学的时候都互相问候过，并且互相留下了家庭的电话号码，但是还是一次也没有打过。

“什么嘛，这种事情没有关系的啦，倒是你在电话里说的语气我感觉有点怪呀”

她是一个样貌不太出众，但是脸上的胶原蛋白也是十分的充足。在我看来确是十分拥有魅力的女生。她有着一头到腰长发，在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年级，这个年纪，有着这么长的头发其实是很少的，包括我其实也只有到肩膀这么长。平时我虽然没有太多交谈，但是她总是喜欢穿浅绿色的衣服，包括现在，她也是穿着一个浅绿色的棉袄。

“恩，是有些事情，当时妈妈爸爸都在，所以不能说出来”我回答着她的问题。我们站在小区公园的体育器材旁边。虽然一开始我还是很担心她是否能认得出来这里，但是幸亏 她还是找到了。

我们站上了太空漫步机，一边挥动着腿，一边交谈。

“恩，所以是什么事情呢？”

“是关于我们家的一只兔子的事情”

“哇，你家养兔子牙？”

我把视线压低了下去。

“怎么了？好像不开心呀”

“我家的兔子，叫麦蓝，是我在街上的时候看到捡的，但是我十分喜欢它，父亲母亲虽然没有答应收养她，但是却没有说驱赶他。”

“哦，那不是挺好的吗？”

我把摇晃的腿停了下来。

“可是，麦蓝被坏人抢走了”

“诶？”

“虽然是不可思议，我也很难启齿，但是事实就是被抢走了，还是在我的眼皮底下”

要是我当时我没有那个样子，说不定现在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弄得这样子了……

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贝贝在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别担心别担心，我帮你一起找，一定会找到的”

我这才注意到，我的脸颊上居然挂着两行泪水，赶紧用右手背将这些液体拭去。

“所以，我才需要你的帮助”我坚定地说着。

贝贝像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她点了点头，“好的，我愿意帮你，我可以做什么？”

现在的大人世界是十分复杂的，求助于大人根本没有什么好处可言，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做事，所谓身体力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我从太空漫步机上跳了下来，将双手摩擦着感受一点温暖，但是无奈这个温度却很难让人感受得到，只能将两只手放到裤子的口袋里。

“如果只是两个人分别在这个城市里各自搜索的话，无疑是大海捞针，很难找到，所以，我们要找其他的方法，目前我能想到的就是，向政府求助”

贝贝悄咪咪的举起了手，“可是，政府是一群坏人诶，我们确定要去求助吗？”

政府是坏人？怎么可能，父亲跟我说政府是一群很好的人呀？

“谁告诉你政府是坏人呀？”我疑惑地询问。

“没有谁告诉我，是我亲眼看见的，”贝贝嘟起了嘴，“说道这个我是很生气的”

关于贝贝的家庭我并没有多少了解，只是偶尔从哪个同学的闲聊当中得知，贝贝的父亲是一个卖水果的果贩。一年春夏秋冬四季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游走卖水果，当然也有几次家长会或者是到学校接贝贝的时候我稍稍瞥了一眼贝贝的父亲，那是个给人十分沧桑的感觉。

“你爸爸怎么了呀？”

“那些政府的人呀，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爸爸水果车里面的水果给砸烂了，当时我放学回家，给他送杆秤，但是却赶上了他被政府的人暴打，说实话，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场景……”

月光之下，照耀着贝贝半边侧脸，映射出熟悉的光影。那感觉就像是在之前梦中的聚光灯所打下来的光。

暴打？一个果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政府不是好人吗？他们为什么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反而却是去破坏呢？还是因为他们是大人，所以这样做出来的事情才不可理喻吗？

既然是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我一时之间还是无法正确地分辨，只能通过转换的方式执行我想要的目标了“这样啊，那……我们还是另外想方法把”

“不不不，”贝贝摇晃着脑袋，“没关系的，为了小西的话，我也会去拜托那些坏人的”

“可是，……”我还没有说完，贝贝就摇了摇头。

没错，如果不是为了麦蓝，我现在也不会在这里和贝贝说着话，我想我一定要找到麦蓝，否则这次这些谈话也就都成为了无意义的了。

“小西，没关系的，我们一起去求助那些政府的人吧……”贝贝的眯着眼睛，笑靥的样子十分阳光。

让我瞬时之间仿佛看到了一片明亮的镜子，我透过这面镜子看到了我，还有……

……那些穿着黑色西装的无面绅士。

“好的，不过，明天是周日所以政府是不上班的，我们周一的早上去吧”

我转着脑子说道。

“哦哦哦这样呀，不过……”

话题一转，我就知道会说到作业的事情。

“小西，你寒假作业写完了没有呀？”贝贝垂头丧气地用右手拍着柱子。

我自然是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然后她也是理所当然地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其实啊，其实我有个请求的”她轻声地说着。

不用问，也知道是关于一些学习作业的事情。

“我作业还有一~~~大半还没有写完，待在家里又控制不住自己去学习，所以，我想到小西的家里和小西一起学习，有空还可以请教小西问题呢”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但是毕竟好歹总归也是要帮助我的人，所以我还是不能拒绝的。要说为什么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去政府，其实一开始的确也是想自己一个人去的，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多余的负担，但是后面转念一想，只是一个人去的话可能会说服度不大，万一那些政府重视度不大那这件事情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可以的，好啦，已经很晚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分别回家吧”

X——X

我们很快地就分别了，我从熟悉的道路再次走到旁边不远的我家所在的小区，看到那边宣告栏好像重新张贴了一张宣传单子，但是现在我却没有心思去看，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只能回到家里草草地休息。

虽然已经算是半深夜的，但是却并没有想象之中的那样黑暗，只是天空中挂着一轮残缺的月亮，尖尖的两端像是什么凶器一样扎进天空的栏板，从旁边映射出来带有白色的皎洁的月光。

用洗澡水冲洗了一天的疲乏，我趴在床上，不知不觉之间，就睡着了。

X——X

现在是早晨的九点三十分，我和贝贝刚刚从政府的相关的人事办公室走出来。里面的那个小姐姐是十分和蔼的，细心地跟我们讲授了许许多多关于政府要做的事情。我和贝贝在里面和小姐姐聊了很久，心情是十分舒畅的。

那个小姐姐告诉我们，关于这件事情，他们一定会给出很好的方法，给出最快的速度为我们做事情。贝贝却是不知道，听到那些话之后十分得不开心，我也询问了关于这件事情，但是也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答。

“我想，马上你就会明白的”她很模糊地这样说了一句话，之后就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了，虽然这样说，我还是不能马上就明白的呀。

我和贝贝漫步地走在政府楼之中，两个人早晨还是十分开心地一起到这边来询问有关麦蓝的事情，但是一开始的门卫却像是赶着瘟疫一样拼命地驱赶着我们，直到后面的那个小姐姐过来，才让我们走进。

“你们在干嘛呀？”那个小姐姐翘起半边的嘴角，十分温柔地这样问。

啊，现在想起来还是真的很温柔呀，那个小姐姐，诶，不过我却忘记了问她的名字了。

“要不我们在这边再多逛一逛吧，好不容易来一次政府”我这样提议，虽然贝贝的表情还是不是很情愿，但是也好歹答应了下来。

我们就在这条走廊上走着。这是一条通向政府楼门口的通道，之中来来往往夹杂着许许多多的人，有穿着西装革履的仪表堂堂的叔叔，也有穿着休闲服或者棉袄的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小孩。只不过小孩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而且大多也是一些一两岁牵着手的小孩。

我们沿路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办公室，就我看到的有财政年级办公室、财政月级办公室、财政管理办公室、审计管理办公谁、发展和革新管理办公室、民政生计办公室、劳动生计办公室、卫生办公室、交通管理办公室、城市建设办公室、林业管理办公室、林业审核办公室、水利水电提交办公室、水利水电检测办公室、统计办公室、城市经贸办公室、国家经贸附属小组办公室、教育教学体验办公室、教育教学设计办公室……等等五花八门我所听过和我所没有听过的名字应有尽有。有些办公室是门紧锁的，门外面张贴着办公室的职能介绍，其中大部分就连我也没有读懂这些事做什么的。外面还有一些宣灿的海报，通知什么的也张贴在对面的通告玻璃栏里面，我也看到了很多的白白的纸黑黑的字红红的印，只是那个印有些老旧地像是要褪色了一样。

因为看得有些入神，而旁边的贝贝也和我一样看得比较入神，一边走一边看，这也就导致了很快在一个办公室开门的时候，撞到了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撞到了一个很坚硬的石块铁块上面，这样的力量让我瞬间向后倾倒，幸好贝贝从后面及时接住了我，否则后果都将是不可预知的。

对于映入眼帘的一个外貌不是很起眼，但是却身材却十分匀称的大哥哥。这位大哥哥的眼睛和平常的男生一样是棕色的虹膜，但是整个人给我的感觉却是十分真实。他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十分愉悦的表情。

“对不起，我没有注意”首先道歉的，是这位大哥哥，他向我们鞠了躬，然后耐心地站在原地，像是在等待一个没关系的答复。

“没关系，我们也没有看路”这句话我当然会说出口，但是却是被我后面的贝贝抢先了。

“恩，你们来政府是做什么事情吗？政府可不是小孩子可以随便逛的地方哦”

“我们是来有事情的”这次到是我回复了。

不过贝贝好像对这个小哥哥有点好感，我能感觉到她眼神之中的闪光。那种闪光也是我所没有见到过的那样的熠熠闪烁。

“哦，这样啊，我也是到这里有点事情呢，对了，你们叫什么名字呀”大哥哥蹲了下来，用平视的视线对视着我们。

“我叫小西”

“我叫贝贝”

“哦，这样啊，很好听的，名字哦，我叫夏文”说着，他伸出了右手摆在我们之间的空间停住了不动。

这应该是要握手吧，不过……主动蹲下来是不是嫌我们太小了还是小孩子？

“你好”贝贝率先将手伸了出去，两个人轻轻地握动着。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们握手我有点酸酸的感觉。感觉心里你有点慌乱，急忙叉入两个人的空间，将两个人分了开来，随后将手和夏文的手紧紧地握起来。

“夏文你好”我大声地说着。我连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这么大声，这是我自己也无法预想的，倒是夏文却没有吓到，只是十分安静地看着我。

“恩，小西你好，你们还要继续在这里晃荡吗？可是不行的哦，马上也要到中午了，快回家吧”夏文大哥哥这样说。

“可是，今天是周一额，妈妈要上班，回到家里面又是要自己一个人吃着早上妈妈烧好的菜，虽然很好吃，可是总是有种冰凉的感觉”

我凉凉地说着。这是没有错的，母亲和父亲一样，白天一整天也是要上班的，只有下午会下班回家给我们饭，如果下班地早一点的话，还可以去学校接我，只不过现在还是寒假。 “那去我家呀，去我家”贝贝在一旁倒着乱。拜托，我可是等着这个大哥哥请我们吃饭呀，拜托你脑子放开一点吧。

“那我就先离开了，你们好好地逛着”

我们轻声地回应了。

叫做夏文的那个哥哥很快也就这样消失在了前面的位置，被入口处的光芒淹没了。

我才提起精神。

“你真是傻瓜呀，要是刚刚你没有说那个话，说不定现在那个大哥哥就可以请我们吃饭了呀！”我向贝贝吐槽。

贝贝这才反应过来，不过还是叹了一口气让我放轻松。

“不过那个大哥哥好帅啊，要是有机会，我一定让他做我的哥哥。”

贝贝的那一副嘴脸还真是让人无法看习惯，直到现在，眼神里居然还冒着火热的星星。

我摇晃着脑袋也叹着气。

“那现在怎么办，还是要继续逛吗？还是去我家？我妈妈可是做好了饭菜的哦”

贝贝拍着我的肩膀这样诱惑我。虽然是很有诱惑力的啦，但是我是……

“好的呀，正好我也快要肚子饿了，在这里再稍微逛一逛就走吧，恩，对”

我们就这样在那边逛了将近二十分钟，只不过贝贝一直在旁边催促着。催促了将近四五次之后，她也就没有再催促，只是坐在旁边的凳子上等待着我。我也在旁边仔细地观看着有关这些的通告。

“走吧，该走了，贝贝”我一年拍打着她的肚子，一边摇摆着脑袋表示不行。

“哦哦，你终于看完啦，我还以为你还要更久呢，对了，你喜欢哪一个歌手呀”

在过去的路上，我们多次地询问有关彼此的问题。

“哦，喜欢的歌手有很多呀，SOO之类的或者卡密达之类的，不过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也会喜欢就是了”

X——X

但是其中有一个通告单让我有些疑惑地驻足停观了许久。

那是一篇关于流浪动物的通告，通告时间是一月二十日，也就是在昨日，应该是最新的通告，关于内容我有所记忆，如下：

《有关流浪狗、猫等无主动物的有关人道管理通告》

众所周知，宠物狗、宠物猫等一些动物是人类忠实的伙伴，他们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也为这个社会增添了许许多多的生机。但是除此之外，还是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讨论，一点就是流浪狗、流浪猫等动物。

这些问题我们不能避开，因为流浪狗、流浪猫等无主动物在社会已经越来越多，他们已经开始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城市的面貌，其实质已经不能说是一个小事情。光是一只没有教养的小犬就在深夜里随心所欲地呼喊吠叫，这可是能让整个小区都十分恼怒的事情。这些狗大部分也就是那些无人管理的小狗。

据政府的动物管理部门在上半年的不完全统计，本城已有四万的流浪野狗野猫或者被原主人遗弃、走丢的狗、猫等各种动物，倘若任其发展，先不说会发出什么奇怪的声响影响人类的生活，因为天然的攻击性四处攻击人类，在过了一年后，甚至只是半年，通过生物社会学家的分析，这个数量将会急剧增加，到了明年相信就会增加到十万，倘若再随之发展，那将会演化成将近二十万的数量，这个数量是极其巨大的，这个数量甚至是会严重影响城市管理和居民的生活质量的。所以为了响应有关流浪狗、流浪猫的呼吁，我们正式开启流浪狗、流浪猫等流浪动物的收集与处理。

我们和动物收容办公室的人们商量过，有关收养动物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无限制地收留那些动物，我们的设施也不会允许。提到这里我感到十分遗憾，那些无人认领无人照养管理的动物们，我们只能将他们放到收容所里面静养两周，如果还是没有人认领或照养的，我们将在他们入所的两周之后及时开始安乐死的处理。

这并不是一个十分残酷的通告，因为我们政府是将整个城市给予考虑，所以对于那些不能两全的东西我们是要做出及时正确的取舍的。对于那些爱猫爱狗爱流浪动物的人士，即日起你们可以在动物收容办公室对于有关的动物的认领，这也是给予那些流浪的动物们一个温暖之家的希望。

我们不能一味地只注重当下的发展，注重小化的自我保护，我们更要学会为大家着想，为城市着想，为社会着想，我想这条通告一经发布，肯定会有很多人进行批判。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政府会议通过的一则通告，我们会为你们的问题提供满意的答复，但是请不要太过争执于此。我们政府是一只都想着为城市做一些什么，为人民做一些什么。到这里我想感谢一直以来对于政府和我们动物管理条例设立办公室支持的人。我们要为我们，为我们所珍爱的动物们付出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至此，向默默为动物们奉献出一份力量的你们，给予由衷的感谢。

一月二十日 动物管理条例设立办公室

# 第十幕 伯莱西的月光

距离波米亚的事情已经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了。我在房间里左立难安，父亲和母亲仍旧还是按照老样子一成不变地继续上班的上班，出差的出差，丝毫没有变化，仿佛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情也仅仅只是一件事情而已。唯有我对那件事情还记忆忧新。

因为不想继续上补习班，所以和父母说好要在家里好好学习，也在城中心的图书馆借了两本物理的辅导书，去新华书店购入了基本英语的试卷，原本是打算在这剩余一周不到的时间之内完成的。但是……

心里面无法平静。关于小米亚的事件，治安亭已经给出了最终的处理决策，只是对于那个培训机构的管理人以有期徒刑5年，还有社会安抚赔偿金十万元。这些所谓的赔偿在我看来只是一种掩饰，我也能很清楚很清晰地感受到政府的不作为，以至于这个事件仅仅只有少部分人了解，新闻媒体对于此事一概没有提。

这怎么能让人平复下心情？这可是一桩命案，这可是一个阶层的现状，为什么政府不作为？为什么治安亭没有提出更加恰当的表述，为什么其他部门没有做出更多的关心？这些都是一大堆为什么，当这些一大堆为什么堆叠起来，我想，那只能意味着腐朽。

但是为了波米亚的事情，我还是不得不要继续在政府的各部门之间游走，我想要还给波米亚的一个身名，还给受苦受难的孩子的一个身名，还想给这个世界给予沉痛的一击，让这些和平的假象被撕裂。

为此，昨晚试卷或者作业，我一有空，就跑去政府里面询问相关的事情。当然亚莉亚是不能跟着我的，失去了原主人的亚莉亚虽然也是随着波米亚的遗愿跟着我，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对于原主人的离去，它是感到无比的伤心。每每为他做早饭，炒面的时候，它都会发出像是哽咽一样的声音。

“汪！”此时，他坐在我的脚边，绕着身子蜷缩着，脑袋朝上看着拿着铅笔的我。

“亚莉亚，你想干什么呀？现在还没有到午饭时间哦”我轻轻地抚摸着亚莉亚的脑袋。

“汪~”亚莉亚好像十分伤心地低下了脑袋，然后看了一眼地上的瓷砖，又很快沉闷地趴了下去。

虽然亚莉亚每天吃得都还算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不会胖。倒是我，整个寒假没有多少次运动，所以也就被自己养肥了许多。更何况之前还下了小雪。

对于有关雪的事情，因为之前和小诗通话的时候，她跟我说，她的朋友那边也下了小雪，所以我也就有点担心，不过她也在电话里跟我将那边的雪也不是很大。不过就在昨天，39号那边的电话打来了，这让我有点猝不及防。还以为店长突然给我加了什么东西，但是接了电话，才发现是莉莉丝。

我也忘记了莉莉丝是不是第一次打来，不过，电话里只有她一个人说话。她说他们和小诗一起回到了康特街了，在路上差点就出了意外。

“喂，是summer吗？我……我是莉莉丝……对……没错啦，就是我啦……诶，不……有事情……也……也没有事情啦，就是……就是想和你通通话……emmmm……对了，我们和小诗今天回到了康特城哦，差一点就回不到家了……啊……？……原因……原因是这边下大雪了，差点把我们埋在雪地里面，对，超~级大的那种大雪，也许是我一生依赖看到的最大最大的雪……恩……小诗还挺好的……那个，我也挺好的……哦，对，姐姐不在，跟你说个事情哦……诶……姐姐，你怎么在哪里？……诶？”

莉莉丝的说话像是无厘头的笑话一样，很快电话那边就传来了争斗的声音，听声音，应该是莉莉娅在抢着莉莉丝的电话，然后我听到了那一声话语之后就挂断了。

“快点回来哦，小诗和小丝都在等着你呢！”

X——X

昨天在政府里面和政府里面的一个沟通员谈了一些关于儿童权力的问题。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个沟通员的心底是十分善良的，他也支持我的有关对于儿童平等教育的主张，但是他也和我说出了很多其他的有关政府内部的事情，甚至还邀请我今天再次去访问呢。

年龄和我差不多，十分平短的短发，让人一看就很精神的白净干练的脸庞，这些都不算什么，如果要说什么特点的话，那身材绝对是一个特点。他的身材是那种十分纤细的，因为看起来整个人都是像是一根竹竿子，所以直直地看着她让我个人感觉是十分没有礼貌的。他和我说，他是通过政府招募沟通员而进入政府正式工作的。可能是因为太年轻了，所以对政府内部的各种不成文的规定做法十分反感，并且想要极力地去更正他人的动作。但是无奈前辈们对于自己的建议只有肤浅敷衍地回复一个嗯。

总得来说昨天的收获还是有的，除了这个以外，在门口碰到的几个小家伙也让我记忆犹新。那两个小家伙的年龄大概只有十一二岁，大概也就只有小学三四年纪的样子。不过这两个小孩子却说是有什么事情在政府里寻访。

虽然说是有什么事情，但是心里总是对于这两个小孩子放不下，所以在相遇的时候总像保护他们。哇，这么说起来，我还是有点小孩气呢，不不不，应该说是那两个小鬼是十分可爱吧。

我一边拍打着自己的脑袋，一边继续对于右手中拿持的炒锅翻转，将锅中的炒面翻过几个面，最终将这些盛放在一个大碗之中。

亚莉亚摇着尾巴在门口站着，舌头从嘴中吐了出来。

“好啦好啦，我知道你很饿啦，不用你提醒的”

说完，我将炒面搬到了客厅里面。

作为一个午饭，炒面也是吃了好多次了，所以……下次应该换一些其他的东西了，一直吃炒面对身体也不太好，对对对，那就吃胡萝卜吧，恩。

一边对于今后几天的伙食打算，一边拿着筷子挑起一大把面条，塞进嘴巴里面。

很快，就将这些东西干掉了，昨天那名沟通员和我做好了一个约定让我再去他那边看看，我也就在吃完饭休息了一个小时之后，踏上了再次访问的旅途。

亚莉亚很想和我出去，虽然我很喜欢和它在一起玩耍，不过就这样直接带出去可能会给别人捣乱的，因为这个家伙总会在不经思议之间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也就嘱咐了他，不要所以外出。

坐着公交车，我很快就到了政府门口，但是眼前的一番景象却让我的眼珠子快要掉下来了。政府楼门前的空地上此时已经挤满了人，偌大的空间像是被什么堵塞住了一样，里面的人无法从里面出来，而外面人也无法轻易进到里面。这些人大多都是拿着横杆，带着红色头巾，举着白色的横幅。人群里面四处都是这样的人。有些人甚至全身穿着白色的丧服。他们大声呼喊着什么参差不齐的口号，虽然声音不一样，但是混杂的声音却像是横贯天空一样。

对于此事情不太理解的我，随意挑选了里面的一个行人询问。

“大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啊？你还不知道呀？就在前天，政府内部通过了一个公告条例”

“什么条例呀？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什么？你不看新闻的吗？”

“不好意思，我不看新闻的……”

“唉，公告条例里面写着，要对流浪狗流浪猫等大部分的流浪动物实行动物收容所收纳呀”

“啊？那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这边像是人神共愤的感觉呀？”

“什么？你不知道吗？”

“啊？不知道什么？”

“就是因为是到动物收容所才不好呀！动物收容所只是流浪动物的暂时的家”

“暂时的家？”

“没错，他们只提供动物从入所到处所的两周时间照顾，这种照顾当然只是在封闭的笼子里面进行，如果在这个两周的时间里面，如果没有人照顾那些流浪狗的话，那些流浪狗会被收容所的管理员们进行仁义道德上面的安乐死”

安乐死？听到这个词语，我是十分恐惧的。

这个词语拥有着让我难以想象的份量。在我小时候，大约也就是十岁左右的时候，养过一条狗，但是那只狗因为有先天的缺陷，导致不能很好的行走，后面连呼吸都很困难。我将他带去看兽医，但是兽医的人也没有办法，建议我就这样安乐死。看着那只小狗的眼神，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罪恶感。母亲替我答应了之后，我亲眼目睹了小狗安乐死的全部过程。

将小狗赶进一个封闭的玻璃小房间里面。他在里面趴在墙上，用小爪子扣着玻璃，然后慢慢地，动作变得缓慢，最后趴在地上，失去了生命。

我亲眼目睹了全部的过程。从那以后，我发誓，在也不让这种事情在身边发誓了，虽说是这样，但是我也没有养过什么小狗小猫之类的小动物。

“所以，你们就来阻止？”

“他们哪里是对流浪的狗和猫进行这样残酷的动作。事情开始是昨天，昨天早上开始，他们在城里面四处搜刮狗、猫，并且以没有注册为由硬生生把那些原主人手中的动物给抢走，有些甚至更加可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就从这些平民手中抢走心中的家人，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气咯”

这么说的确是，如果自己的家人被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戴上而被别人带走，我说什么也不会就这样任其作祟的。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就各自组织了一对人，一起过来参加这个活动”

“但是，这个活动是没法进行下去的。因为这种属于大型人名活动的，是需要政府批准的，如果没有收到批准话，我想事情会更加严重”

我这么说不是没有依据的。这也是昨天那名沟通员和我所说的事情，对于政府一切不利的活动，政府的治安管理就一概不予受理，甚至是其他的活动要开办，也要看治安管理的颜色和领导的心情。

“没办法啊，我的阿卡贝也被他们抓走了，如果不讨个说法，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官方没有给出什么通知吗？”

他听到我的问话之后，再次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说，将视线投到了政府楼紧锁的大门。

X——X

民众的意愿已经相当明显了，在不久之前，口号还是不一致，混乱杂声的人群，如今却在呼喊着同一个口号，“保护动物，人人有责”

“保护动物，人人有责！”

当众人们将这句口号说出来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大家心中对于这件事情的怒火。那种像岩浆一样的温度，像刀剑一样锋芒，像大地一样的深厚。众人们将心中的怒火毫不犹豫地、毫不犹豫地、毫不犹豫地释放出来。意志坚定，双手举起，就是掀起新的一轮浪潮。

我也跟着一起呼喊一起呐喊，一起举起着手，一起朝着这个禁锢情感的狗蛋地方挥去不屑的眼神，一起将自己心中的情感不遗余力地暴露出来。

四周的人已经越来越多，远处正在播放的什么歌在此时已经完全被这一声又一声的吼叫覆盖了下去，四处的人围观的围观，助威的助威，这里仿佛就是新世纪的一个重要起点，大大小小的人挤满了政府楼前，全部围堵着政府的第一层楼紧锁的透明大门。透过这个透明的大门，我们能够轻易地看到还在里面对我们给予蔑视手势的一些穿着黑色衣服的官员。

“保护动物！人人有责！”

我跟随大家的众声一起呼喊着。但是就是此时发生的异样惊动了我们。几十个穿着蓝色衣服双手吃着重型的冲锋枪的人齐步地走了出来。然后在我们的面前十分迅速地摆起了架势，将手中的机枪对准着正在呐喊的人们。

“尽管用武力，我们也是不会屈服的！”一个十分坚定的重低音从人群之中传来的。

没错，民众的眼睛和心灵是雪亮的，是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小小的阻力而退缩的。大家呼喊的力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像是呼喊着自己的梦想一样撕扯着嗓子。民众们心连着心，大家一起呼喊着，一起重复地举着手。

几声响亮的枪声穿透了民众们的呼喊声，原来是那些穿着蓝色衣服的治安管理员用手中的枪，向天空中扫射，以此来传递神威。但是民众们却没能买账，依然继续呼喊着自己的口号，每一个人的眼神都像是在愤怒之中的坚强，在愤怒之中的坚定。

一个治安管理员将手中的机枪放置到脚下，拿起了身后递过来的扩音器——

“我跟你们说，不要得寸进尺，我是不会让你们就这样继续胡闹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不要让我们动用我们的最终武器，你们是吃不了好处的！”

但是大家毕竟都是抱着决心来到这里的，所以对于这样的话语，他们是不予理会的。

甚至有站在前头的一位中年的大叔对着这些人喊着，“你要知道，那些动物可是我们的家人呀，我们可是丢失了自己的家人！如果你把自己的家人丢失到了收容所，你还会用这样的语气手说出来吗？啊？说得出来吗？难道你们就是这么冷血的人吗？是不会的吧？你们应该还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吧？是吧？”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理智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执法者，我们有义务站在法律这边的道上面，我是不会做出其他方面就算是人格上面的让步，你们如果在不做反省，”说着，眼前的穿着绿色衣服的人将自己手中的喇叭摘了下来，然后重新接过了后面递过来的冲锋枪，“那么，我们也不会再做仁慈了，我们是法律执法者，但不是卑微的怜悯者，这世界上有更多的人需要我们怜悯，有更多的法律需要我们去维护正义”

说完，这个人用手中的冲锋枪抵着说出那句话的人的脑袋，并且将眼睛瞪的大大的。

“可恶……保护动物！人人有责！”

接着，从人群之中传来了一声稚嫩的女孩子声音，之后原本骚乱的大家再次一起呼喊起了他们应该呼喊的口号，很快，大家的声音再次同步，很快又融合在了一起，仿佛是一只勇猛无比的猛虎，在这里疯狂地咆哮着。

“是你们逼我出手的！”说着，这些人的眼睛中映射出来一滩红色。

鲜血在瞬间沾染了地面，无数的人身体中了数弹之后，仍然坚持着身子举起着双手，呼喊着他们的口号。我的双眼目睹了红色，但是大脑却难以接受和理解，大约等待了许久之后，才理解了此刻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已经很晚了。

“保护动物！人人有责！”

鲜血从他们的伤口之处，在子弹穿进去的那一瞬间崩裂出来，但是他们仍然用扭曲、狰狞的面容来抗拒这些和失去至亲相比不痛不痒的伤痛。直至最后，他们倒在地上，口中仍然说着没有完全的字词。

顷刻之间，一大批有一大批的人倒在了政府楼的门前，我的眼睛前面飞射出来的密度相当大的子弹让我瞬间傻了眼，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人类对待什么敌人可以用到这样极其残忍的。当人类在对待自己的时候，也就是同类的时候，才会产生彼此之间强烈的敌视之情，甚至要以命相搏来换取对于信仰的坚定。

但是这样的信仰是扭曲的，是空洞的，是冰冷的，这样的信仰什么也不是，只是自己心中的一时执念和一时的叛念。

大家很快就被打倒了，这是必然的事情，我们手无寸铁，而对方手握冰冷利器。但是很快也就打倒对方，这也是必然的事情，毕竟我们心如磐石，我们不畏强迫，我们终将会赢来属于我们的胜利。

“保护动物！人人有责！”这个时候，除了我和一个小女孩已经全部都倒在了地上，原本要来围观的人们早就很快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那几名举着枪着看着原本还是有点犹豫的治安管理员亲耳听到这个小女孩还在说着这句让他们感到作呕的话语，他们再次将手中的冲锋枪的准星对准小女孩，毫不犹豫地摁下了扳机。

如今恢复了神智的我，想在仅有的那么一刻，就出此刻还有的生还者。我感受到了危险，瞬间向那名小女孩奔跑过去，想在一毫秒之内能够赶上救这名小女孩。此时的她，也许可以成为这场屠杀案的见证人，但是……

“你们！！！！！！真是过分了啊啊啊啊！！！”

我已经控制不住我心中的愤怒，在那一瞬间冲到了小女孩的身前，用身体，挡住了那些子弹。那些子弹在我的身体上砰砰砰地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像是撞到了十分坚硬的物体纷纷向旁边以飞快的速度再次弹了开去。

“你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你这混蛋！！”

说着他们再次举着冲锋枪向我开起了连续的枪林弹雨，但是都被我的身体一一反弹了。虽然我的身体是可以反弹，但是我的衣服并不是反弹的，棉袄被打穿了好多个洞，从外面传进来阵阵冰冷的空气让我感觉毛骨悚然。

“你们才是什么混蛋啊！为什么要这样啊！！难道不知道她是一个小女孩吗？对付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你也下的了手吗？你们才是真正的畜生吧？啊！！！”

很显然，我的怒吼对于他们丝毫没有一点作用。他们依旧对我们进行地毯式地扫射。

但是我并没有跟这些人谈论什么有关人性的问题。但是此刻这个小女孩仍旧在呼喊着自己的话语，“保护动物，人人有责”

我抱住这个小女孩，飞快地向身后飞奔而去。很快就逃到了他们追不到的地方。

树荫之下，我和小女孩歇息，但是……

小女孩的眼睛里面十分空洞，像是被什么东西抽取了灵魂一般。

“你……你是之前的小西吧？”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位少女正是昨日在政府楼碰到的小西。

小西点了点头，眼睛缓缓闭上，然后……？

我上前搀扶着小西，她才能勉强地撑住自己的身体平衡。

“你……”我这才注意到，她的腰边有一滩红色的液体，衣服上的液体还在不断地向下面的地滴落着。

“你流血了？你中弹了吗？”

小西表现出来的虚弱彻彻底底的表示了之前的逞强。

小西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勉强自己呢？难道不知道这样下去你会死的吗？”

我有点生气，生气的原因在于小西对待于自己的生命似乎十分不珍重。

“我……我的麦蓝，还被他们抓去了我想它了……”说着，她由于气力不支，从嘴里面吐出几丝鲜血挂在嘴角。

麦蓝？是她的宠物吗？

“别……别说话了，现在不要说话了……你不会有事的……我马上送你去医院……你要挺住……你要坚强……你不要再这里说这种话浪费时间了……你听到了没有！……”

十分慌乱的我，语无伦次也已经代表不了我了。但是心中唯一的信念还是存在的，就是要尽量救治这个小女孩。那些家伙真的是敢下得了手，如果再让我碰到他们，我一定不会给他们好颜色的。

“不用了……夏文……哥哥……我……现在就想……”

小西的脸色显得异常的苍白，很容易地从她沙哑无力的声音之中读取出来此时此刻她的体质状况，但是我还是不想因为这样就放弃。

我一边抱起小西，一边飞快地冲向我所熟知的方向——通往医院。

“夏文哥哥……我的棉袄口袋里……有……一封信和……一张纸条……”

求你了，不要再说了。泪水从我的脸颊缓缓下坠。

“我希望……哥哥你可以……按照纸条上面说的……事情……做……”

求求你，不要再说了。现在可是要保存气力，不要再这样了……

“求求……你……”

话说得越来越无力，越来越煎熬的她，此时气息也变得越来越弱，就像一只蝴蝶在被折断了翅膀，并且冲着我这个已经在摇摆的人心之中扑撞着。

“我……我……”没有任何准备的我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什么回答的话语。

索性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继续加快着脚程，希望以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到达医院。

时间却过得飞快，我才发觉我的头发已经长时间没有剃理了，所以被汗液的夹带盖住了视线。此时的我，正坐在重症手术室的门前，焦虑地等待着打着红灯的“手术中”这三个字的小西的消息。身上，特别是胸口这一块，积满着红色的液体。

一个小时之后，一个医生走了出来，掰下自己的浅蓝色口罩，浅浅的摇了摇头，浅浅地说着浅浅的话。

“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病人失血过多……无力回天了……请节哀顺变……”

X——X

一个小时之后，收到我的讯息之后，小西的父母很快赶了过来。

但是却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他们只看到了我，于是便心急如焚地询问我关于女儿的事情。

我知道，或许这是一种打击，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说出口。

“阿姨，伯父，小西她……她离开人世了”

‘死’这个字，是冲击性十分强大的字，所以关于说出这个字的意思，我曾今思考过数个相关差不多意思的词语。我是十分抗拒说这个字的，但是这个字的意思，却能够在听到完整的一句话之后瞬间被解读出来。

阿姨捂住自己的嘴巴，眼睛开始紧闭，接着就是痛苦地抽泣。伯父也是转过头，眼圈已经红了，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在眼眶之中回滚，很快，忍受不住阵阵涌上心头的酸意，他们终究还是用手掌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良久，他们才恢复过来，阿姨抓住我的手，“快，带我去见见小西一面，哪怕是已经天人相隔了，我也要去见一面……毕竟是我的闺女啊…………”

说道最后，阿姨还是忍受不住哀意，紧紧地攥着我的手臂，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哽咽。

“对啊，小伙子，我……请你让我见见她把……”另一边，伯父也抓着我的手。

我也去寻求了医生，也征得了他的意见。带着一个护士，我们四个人走到了太平间安置处。由于是冰封的原因，里面的冷气阵阵袭来，并且周围还是蓝色的颜色，让我感到一丝不祥的预感。

我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些白色的透明的颗粒东西飘移在空中。但是似乎小西的父母和跟来的护士并没有发觉。

那难道就是空间量子？之前莉莉丝和莉莉娅提到的那个的东西？

他们俩一见到女儿的苍白的面容，便再次失声痛哭了起来，就像是一次性的别离，不，这就是一次性的别离。

年仅十岁的小女孩就这样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为孩子的父母谁人会不心疼不甘心？谁人还会笑着脸说着再见？不，年龄歧视已经不重要了，作为一个父亲或母亲，其实都是承受不了自己的孩子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自己的身旁。

他们哭得十分用力，甚至差一点将哭晕，幸好身旁护士在旁边轻轻地安慰着，这才没有导致更加眼中的结果。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护士小姐姐送我们到一个客户区便告了别离开了。小西的父母就十分无力地瘫软地坐在铁质的长椅之上。

“阿姨，伯父，我想向你们说一下，小西死亡的经过，可以吗？”

我轻轻地询问者，因为要顾及到这俩老的心情，所以还是以请求为主较好。

他们的眼眶之中闪动着金黄色的泪光，在白色的灯光之下显得格格不入。 “你说吧”

“我是在政府的门前碰到她的”

当我提到政府门前，我很清晰地就能感觉到他们脸色的突变。

“政府门前……不就是今天早晨发生的那场暴动吗？那场……”说着，阿姨的瞳孔急剧地缩小，宛如看见了一个十分恐惧的野鬼，脸上布满了狰狞。

在一旁的小西父亲也再也承受不住心中压抑的想法，“那不就是……那场大屠杀吗？”

屠杀？对，以现在来看，那叠是异常大屠杀，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大屠杀，从一开始，就有很多鲜血在流淌，从一开始，就已经奠定了大屠杀的基调，从一开始，这场杀戮就决定要开始了。

“对，当时我在人群的后面，没有看见小西，直到自己反应过来，才发现周围的人已经倒了下来，才勉强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那些该死的治安管理员将我们当做沙包和标靶用冲锋枪疯狂射击，当时我看到小西在前面，就上千去救她，虽然后面将她带离了战场的血雨之地，不过，她却已经在腰部中了弹，已经失血过多了……当我将她带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在抢救了之后却说没有救治的可能了”

“小西……我可怜的小西啊啊啊啊……”在一旁听到了我的话，阿姨再次以泪洗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看到了失态的一幕”一旁的伯父抹了抹眼角的泪水，“小西她，就这样走了……是真的让我们很伤心……她为什么要去政府楼前你知道吗？难道和那些人一样是……保护动物吗？”

让我感到诧异的是，这件事情不久才仅仅数个小时之前的事情，为什么伯父和阿姨会这么快的速度知道？

“这些事情，你们是从哪里得知的？”

“哦，公司的广播电视里面突然插播的一条新闻，不过播出新闻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大量的尸体摆在政府的门前，像是一对小山一样，你知道吧？然而因为已经没有活着的人，只有一些路人向记者诉说了这里所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从开始呐喊口号，到最后暴力管理员跑出来为止。当时……当时……我们还正庆幸……自己的女儿……没有……”说道最后，这位故作坚强的父亲还是没能忍受得住自己眼泪的摧残，将他们完整地释放了出来。

四周没有几个人，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在整个等候室里面回荡着一声又一声。

“我……我还没有准备好……就……就这样失去了……”一边流着泪，泪水浸湿着下巴，一边痛苦悔恨地拍着自己的胸口，“要是我当初没有说……出那句话就好了……”

缓缓地舒缓着自己的气息，这两位大人在抽泣之中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什么话？”

伯父缓缓摇了摇脑袋，“是关于动物安乐死的事情”

动物安乐死？

“哦对了，这里是小西要给你的信”

说着，我将口袋中的信纸掏了出来，然后递给了伯父。

X——X

“我知道爸爸妈妈他们知道我的死，肯定会去大闹政府的，但是我也总算是看清了政府大人们的嘴脸，我想要你去阻止妈妈爸爸他们去找政府评理的这件事情”

X——X

应该是看完了写给自己的信，这位伯父心中的怒火完全不能平息。

“不行，我们一定要向政府讨要公道，我不信他们一些做明白事的人居然会做出屠杀这种行为，我一定要为我们的小西找回公道！”说着，伯父的心情情绪似乎越来越激动，原本黑色的西装也被他奋力地退下。

“您，伯父您冷静点”我好言相劝，但是无奈，这个时候，这些什么话语也是没有一点用场，这位伯父仗着眼，十分愤怒地踏出等候室。

“不行，我也要跟着老公去讨公道！”阿姨也站了起来，不过立马被我拉住停了下来。

“阿姨，真的要去吗？我想治安亭，政府他们是不会承认错误的，他们绝对只是会简单敷衍，之前……”

我还没有说完，这位阿姨就摇了摇脑袋，“小伙子，这个世界上，就算没有什么回报，我么也要勒紧皮囊，去做我们心中想做的事情，你还年轻，这些事情你都不理解，不过，我们还是能很感谢你的到来，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去追了”

说完，这位年并不是十分苍老，只是仅仅大约三十岁左右出头了的阿姨，走向了十分遥远的门口之，她缓缓地走着，像是一个迷失了目标节点。

我也无奈地跟了上去，走到了人事部的办公室。

X——X

“不要跟我谈条件，你们这些小狗们，别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就你能够卖瓜！要是当时的你也在，为什么不阻拦这些情况？现在事情发生了你到时像个事后诸葛亮一样，难不成想要来讹诈我么你写东西？”

一个管理者这样询问。

“当时的我是已经懵了，谁知道为什么会有大屠杀，也是在几面秒之后，我才没有做什么梦，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地证实。这些大屠杀已经留下人类的弱小的 危险种子了，我们对于你们什么手还会来一次大逃杀，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民众可不像你们政府一样有那么多的框子呢”

“你知道框子？那我想你一定知道这些动物的害处吧”

“框子？实话告诉你，我们可不是那么容被易欺负的动心，我们可是拥有坚如磐石的信念有着再创辉煌的历史使命和时间使命。

“哈哈哈哈，吹得很厉害嘛？不顾牛逼是要用神明来欺负我们嘛？我看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穿着破烂不堪的街头行乞者吧？好了好了，不要再说多余的事情了。”

说完，他轻轻地反手一招，一个手持着冲锋步枪被在自己的腰加上的穿着蓝色衣服的人，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很清楚。他一定是之前打我们的那些人之中的一个人，因为我知道，我根据他们的习性来判断。

他将自己手中的冲锋枪抬了起来。很快地，很快地就能达到之前从未大大的高度。因为她再次用准星瞄准我们这些人。

“喂，你过分了吧？这可是政府！你居然还敢做这种上天害你海里的事情？”

虽然两个人是十分气愤，但是最终枪声逼迫走出了店门。

X——X

“可恶，为什么这些人总是这么自以为是，自以为是是政府，在此时此刻已经从原本的那些真的，以人民为根本的政府，此刻已经变得腐败、消亡了。这样的政府，其实已经找不到了从前的那种的感觉。唉”

说道最后，伯父再次叹一声。

“没关系的，叔叔”我轻声地安慰着，“这样的制度我迟早就被取消，人民才是真正需要在意的，对于那些关顾着欣赏自己便面层次上的好风格好提议，甚至没有好风格好提议，只是简简单单地为了满足自己这一点哪一点的欲望。号的世界总是会来临，而且现在的战争暴动发起，不也是异常战仅仅只是将这个制度还在渐渐地缩小。”

“最后，我还有礼物送给二位”

“礼物？”

突如其来的东西让两位赶到困惑。

“是小西托福给我，为你们带来的东西！”

说着，我将手中一小耳环和一个黑色的杯子递给小西的母亲和父亲。

“这是一个耳环，小西说是因为听说母亲没有像样的那么几套衣服和几套收拾，所以就攒了一点钱，从地摊货上买来的，还有杯子则是用来鼓励因为抽烟而市场咳嗽的父亲的，希望父亲能够尽早戒烟，然后恢复平静的生活。

伯父低下了头，缓缓地长舒了一口怄气。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因为……”

“小西已经不再了”阿姨把父亲这段撕心裂肺的话补了全。

X——X

关于小西的事情，直到了一天过去的今天才算有了结果。因为民众和政府内部的举报，国家下发命令撤回政府全部有关的官员职位，而原本的我认识的那一位沟通员，因为此次事件举报有功，并且这一段时间表现极佳，所以国家下发提升了他的等级，做到监督局的副助理上面，为国家为政府做更多监督的事情。

而知道上面的这些话语，也是我在很早的时候，在路边的广场报道上了。我已经准备回家。父母早起为我做了早饭。

“阿文啊，到了那边要听冰姨夫的话，知道吗？还要好好学习知道吗？”母亲又在千叮咛万嘱咐，尽管这些话语她也是知道过于繁杂了，但是她也还是没有多虑的讲了出来。而父亲则是一向的沉默寡言的样子，但是脸上的表情似乎并不是很好。

母亲做了的早饭，是苹果派，又酸又有韧性，我想每一位吃过我母亲做的苹果派都会夸耀她的心灵手巧、她的手艺高超。但是今天的母亲和父亲也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什么食欲，倒是我一人就吃了一半的苹果派。

电视机上面播放着今天的早间新闻，“近日以来，让人们饱受关注的政府楼惨案事件，如今总算有了眉目，据调查，一月二十二日在那场政府屠杀案之中，有三百四十七人死亡，十六人受重伤。 而就在屠杀案发生的一天的今天，国家政府下发批文表示，即将对这一个城市政府的所有有关官员的职位给予撤回处理，并且处以罚金三十万，三年有期徒刑。此次的结果，是大家民众的帮忙，几乎一个城市每个人都填写了志愿书，将近三十万封书信志愿书先后氛围四批全部寄送到了国家政府的手中和邮箱之中，国家政府对此表示密切的关注，知道今天了解了全部事情的他们对于这件屠杀案报以对人民愧疚的心态，并且为了减轻民众的税务负担，报答民众以参与国家政治当中，国家政府免去了这个城市的3%的税收税率。此外，因为此次举报也有些正义的政府官员，所以国家政府均以提高官职为报酬，报答这些人。一下是这些正义感十足的政府官员的头像。值得一提的是，里面有一位17岁的帅气小伙子，这位小伙子是前几年刚刚通过自学的政府知识，通过政府用人面试进来的。国家也同时给了这个人独特的奖赏，连升了两场职位……国家政府电台，持续报道中”

“阿文啊，你还记你小时候的事情吗？”

“什么事情？”

父亲和母亲显示冷得诧异了一下，之后有说没有什么。

吃完饭之后，父亲提议送我，但是被我拒绝了。因为他们也是要上班的此时此刻，虽然我们是提前做的早饭，但是吃完饭，也应该到了他们上班的时间。

“那好吧，你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

母亲抓住我的肩膀，就像是抓住一个小孩子的肩膀一样，唠唠徐徐地说了一大堆。

“我会的我会的，你和爸爸放心就好了”

说完，我就站起身，准备走回卧室，背书包。

父亲靠在我卧室的门墙上，“阿文，关于小诗语的事情……”

“怎么了？”我一边收拾床上的衣服，一边折叠好，塞进行李箱。

“你一定要和她好好相处，听到了没有。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我看到你和她关系不错，如果算做朋友，也要尽量弄好关系，懂吗？你爸爸我是个榆木脑袋，才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才懂了你妈妈对我的情感，所以我不希望在你这里也会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每次到离别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总是爱提到她，而且每次都要提到关于母亲和她感情的事情，虽然我没有多问，也没有多想，就算是对我的友情或者爱情的一种应援吧？我就是这么想的。

“知道了，好了，你们该去上班了，别再这里逗留了，对了……”说着，我从写字台上的一个柜子里抽出来一支笔，然后递给父亲，“这支笔，算是我送给爸爸和妈妈的礼物吧，你们结婚周年纪念日我可没有参加，不过还是要祝福你们。”

他虽然有点惊讶地收过了，但是也是在意料之中的点了点图，结果钢笔之后就向我点了点头，走向了客厅。

我能听到母亲和父亲在外面小声地交流，然后客厅房门打开，接着就是外面的车子引擎启动的声音，随着发动机的轰鸣越来越远，我很确定他们已经走了很远，于是也就放下心来。准备给我的那几个好朋友打电话。因为我记得一个事情——明天是小诗的生日。

“哦，是文啊，怎么啦？”

“恩，小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呀？”

“……我今天就要回去啦！”

“哦恩……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文，今天就要回来吗？哇哇哇哇！”

电话的那边传来激动的叫声。

“别激动啦……真是的，火车是两个小时后的，旅途要花两个小时的样子，差不多中午到那边，冰姨在家吗？”

“恩恩，妈妈今天在家的，说是公司因为年会放了一个三天的小假”

原本以为冰姨不在家的，但是在家的话……有些事情还是要神神秘秘的好一点。

“哦……”

也许是听到我有什么思考，小诗有些期待地问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啦？”

“没有啦没有啦，就是希望你们……做好午餐啦……”

“嗯嗯嗯，文，我们等你回来吃午饭，我马上就跟妈妈去书……妈妈，文他要回来了！……”

说着，她的声音却不见了，这个可爱的女孩是真的去跟冰姨说了吧？唉，今年要送什么礼物呢，说真的，我也没想到呢。

原本打算在小诗生日前几天回去的，因为担心小西这件事情没有得到解决一直在这里等待政府会有什么作为。昨日下午，我和那名沟通员商量了有关投诉举报的细节，在一个个人的网站刊登了一个投诉书的公告，并且找了几个人帮忙宣传，但是，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原本属于无名的网站流量却十足地多，大家都纷纷奔走相告，甚至在线记录是显示有将近十七万的人填写了这个申请书，并且自己下载或者打印了。

关于举报这件事情，是小西那个小女孩想到的，她在屠杀之前就已经预示了屠杀的到来，而在很快，她也找到解决这个事情的真正的方法，这个十岁小女孩一定查阅了相当多的资料，最终才以这样的手段推荐。

给我的那条纸上的字条：

不知道救我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但是请你务必救救苦难的孩子，包括我们着一些孩子还有那一些无家可归的动物，我们都是无辜的，如果说我们最大的罪过，就是看到了世界上角落。方法，是通过人民民众和政府内部一些爱心人士的举报，我相信国家政府是不会对于这些熟视无睹的。

仅仅的这么些字，让我知道了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心里的想法。他们和大人无异，他们也是渴望着自由与和平，但是无奈那些大人的世界却处处充满着不公平、不自由、不和平。

我叹了一口气，踏上了火车的高地板上，向左侧的绿色车厢走去，拥挤在人群之中，我仿佛听到了之前小西的声音。

人群嘈杂的声音是发生在车厢的另一侧，不过也许是因为寒假还没有过完的缘故，也仅仅只有一半的人挤在那半侧的车厢，在我这边也就几个旅客坐着。拿着我的车票，很快就找到了我的座位，90号。

但是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一位女孩坐在靠近走廊的这一侧座位上，她的黑色行李箱正好挡住了我。她戴着黑色的连衣帽，腰上系着一个紫色的裙带一半奄奄地盖住了腿。

“不好意思”看到了我的到来之后，她十分有礼貌地点了点头，于是将身子往外面挪了一下，将行李箱往外面挪，刚好空出了一点我能进去的孔家。我将书包很随意地仍在了我的座位之上，然后将自己的沉重的的行李箱举了起来，塞进了上面的行李箱的横栏上。

那位女孩拔了拔我的肩膀，我这才注意到她的脸。和小诗一样白净，一头黑色的秀发在她脱下连衣帽之后显露了出来，她的双手十分洁净，她的声音十分婉儿动听。

“不好意思，能不能帮我把我这个行李箱放到上面……？”

她的眉头有些紧皱，手上拿着一个黑色外壳的手机。也许是因为自己无法将行李箱放到上面，又害怕我会在这里外来回走动，所以才这样请求我的吧？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掀起了对面凳子的纱布，脱下了鞋子，猜到了上面，然后抓起了她的行李箱放到了上面。

行李箱意外的轻，没有我的那般重。

她轻轻地道了谢，我回了礼之后，就在也没有说什么话地坐会了自己的座位。

我开始思考有关小诗、莉莉丝、莉莉娅、店长、维克、艾丽、灵、死后文、人类以及等等相关的事情，也想起了上个学期因为死后文受到的种种困苦，虽然这个寒假并没有去递送死后文，但是也相当于在做这样类似的工作。复习的工作并没有好好做，倒是找了一些原本未曾知道的事情，我也和那名沟通员商量过关于动物的保护，儿童的保护的问题，关于儿童互相受虐待受歧视的案子其实并不少，有如小米亚这样的案件。

“汪！”

突然的叫声让我旁边的小女孩有些恐惧地突然跳了起来。

从我的偌大的书包里，钻出来一只白色毛皮的犬。这是亚莉亚，也是小米亚送给我的遗物，我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另一个东西，那是一块用过的，角上有一块晶莹剔透但是残缺的橡皮玩偶，形状是兔子。

这是小西，伯莱西给我的礼物，说是希望我能够继承她的想法，把和平带往人间，带往物种间，带往每个地方。

“别在意，这个小狗是很听话的”我向那名女孩子轻轻地解释，她也有些收住了防备心，和我一起摸了摸这只白毛皮小狗的额头，小狗很顺从地用舌头舔了舔女孩子的手心。

“哈哈哈，好痒啊”女孩像是收到了一点小小的刺激，嘴角轻轻的翘了起来。

“是呀”我缓缓地回到。

# 脚本

窗外的雪已经被铲除地差不多了，今年冬天带来的特殊的大暴雪，让康特城里的人感到无比的寒念。已经将近一百年没有这么大的雪，康特城里面的大人小孩一开始都是对这样的雪感到好奇，毕竟是从未见过，甚至是父母辈也是从未见过的。

然而大雪到后期，寒冷带给了康特城的所有人，很多人家里面都将空调开到了10摄氏度，并且终日躲在家里不敢出去，外面已经变成了泡一碗杯面也会很快就被冻住的地步，简直就是让人感到头疼。越到后面越冷，将近零下十三度的温度，也是康特城新的历史最低记录。这让康特城的政府也都有点坐不住了，下令加速调查气候变化的原因，以及开始讨论气候极寒解决的原因。但是在一阵忙活之后仍然没有一点进展。

直到最后一天暴雪突然戛然而止，随后带来的便是真正的康特城冬天的原貌。

度过大半个寒假的夏文，白诗语，从分隔的两地再次合并到了同一个城市，并且和莉莉丝莉莉娅他们继续了这场奇妙之旅。

X——X

小诗站在门口，用凝重的神情望着远方。她穿着绿色的棉袄，带着一顶红色的帽子。

外面正在下着雨，虽然免去了雪的寒冷，不过雨的滴落给人以更加惆怅的情感。

“小诗，快进来把门关掉吧，很冷的”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望着小诗孱弱的背影。

小诗讲脸转了过来，用极其温柔的笑容与我对视，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个笑容，无法用语言形容。小诗的面容依旧还是那么地可爱，这一度是我自卑向的原因，有时候，总在问自己，这样的笑容，这样可爱的面容，我究竟是否有资格去喜欢呢？每每想到，就像之前一样，再次会怀疑小诗是否是把时间浪费在了我的身上呢？

小诗轻轻地握住了玻璃门的门把手，然后将身子向后挪去，随后便是轻轻地将门带了上。

今天是一月二十四号，一个特殊的日子。39号客厅的灯光十分昏暗，在一角，艾丽趴在收银柜上好像睡着了，呼呼地打着鼾，后面的厨房飘来一阵阵香味才是吸引人的关键。而我和小诗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讨论着我们彼此发生的事情，这将近一个月的经历。

“你们两个坐在这里干什么呢？”门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清脆而动听。

十分具有辨识度的声音，自然是冰姨了。我有礼貌地喊了一声冰姨。

“没有事没有事，只是和文谈论这一个月的经历”小诗无奈地苦笑着，眉头轻轻挑起。

“哦这样啊”说着，冰姨就将自己身上的一些小雨滴，将手中的伞收了起来，放在门口的台阶之处。

我侧身和小诗问话，“冰姨也来了吗？姨夫要不要来呀？”

“我也不知道，不过爸爸好像是因为要去另一个洲公差，所以应该是没空回来的，也不知道妈妈是从何得出的消息，昨天就突然和我说要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我当时也是大吃了已经，真的”

冰姨将自己的大外套轻轻地褪下，放在沙发的把手之上，“店里面还真暖和呀，从外面看，还是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上个世纪的小建筑，原来里面已经是这样的现代化工具了呀。”然后就坐在了小诗的旁边，“聊什么聊什么，也让我听听吧？”

“也……也没有什么啦……妈妈你就别听了啦……”小诗一边抗拒地混乱地用双手挥舞着表示，一边红起了脸颊之处。

“真是的，不过是高中小鬼的话嘛，我一个大人有什么不可以听的？”

冰姨的话刚刚说完，从后面的厨房传来一声犬吠。这声犬吠倒是没关系，倒是冰姨被吓得突地一下跳了起来，仔细寻思着叫声的来源，四顾五盼着。

“哇~~~~这这……这里为什么会有狗呀！！！哇~~~”一大声地用双手拼命地挥舞着表示恐惧，一边语无伦次地说着话。

“那……那那那……小语我下一次再来吧……生日礼物你回家再给你吧…哇~~~你……你你好好玩啊~~妈妈就先走啦~~……哇~有够啊 啊啊啊~~~~~”

一边说着一边混乱地抓起大外套，抓起雨伞就往外面跑。

“没办法，”小诗有些苦涩地笑了笑，“妈妈怕小狗呢”

我们不知道，此时的外面，冰姨用轻松地笑容自言自语着什么，然后踩踏着轻松的脚步走远了，在大雨之中，她的身上没有一滴雨水沾露着。

X——X

“莉莉娅，莉莉丝，蛋糕还没有好吗？”我向莉莉娅和莉莉丝询问着。

里面貌似发生了什么十分大的声响，轰隆隆地一大片，况且之前还说是在做蛋糕。这种声音，恐怕是在做炸弹吧？

亚莉亚从厨房里面走了出来，身上的白色毛，变成了灰色，亚莉亚有些垂头丧气地向四周拼命地甩动着身体，但是毛皮还是没有丝毫颜色的改变，这些家伙莫不会真的在做什么炸弹吧？

艾丽也被这么大的声音吵醒了，收了收嘴角的哈喇子，然后化为了一坐烟便消失了不见？？？这……这是成仙了？

下一刻，后面的厨房传来了艾丽的大音量吼声。

“你们再做什么东西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三十分钟后，一个精美的三层蛋糕摆放在桌子的正中间，上面插着十七根点燃的蜡烛。

桌子的四周坐着我们一直以来都十分以来的人，我穿着黑色的棉袄，而坐在我边上的小诗则是穿着绿色的棉袄，依旧穿着官方的服装的莉莉丝和莉莉娅坐在一边，而在另一旁的是穿着红色短尾服的艾丽和穿着黑色西装的艾克坐在一边，倒是穿着白色棉袄的维克一个人坐着不会显得孤单吗？不过很快，灰白色毛皮亚莉亚占到了维克的旁边，充当了维克的搭档。

“非常开心大家能为我举办这么场生日会，”小诗的脑袋上带着一个红色的帽子，虽然她说是寿星帽，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觉得只是一个小红帽吧？“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和大家从认识到相熟，这个期间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我想，这些单单一件拿出来都是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比如文”

当小诗说到文的时候，不知道为何，大家都起哄地一样地齐声地呼喊着“O~”，我想这绝对是一个让我印象贼深刻的事情，要是下一次莉莉丝他们找到男朋友，我一定也要来一场这样的回敬。不过，我现在的小诗的男朋友……

“很多次，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十分把握，但是呢，他也有一些他个人的温柔，我想这个温柔是任何人的复制、刻录不了的”

不明所以的大家，又再次“O~”了一声，只有我和小诗脸上还是绯红一片。

“小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小丝是一个性格算是开朗可爱的小姑娘，总是会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争取，时常也带有微笑，这也是同样别人无法复制的”

小丝红着脸低了下去。整张白净的脸，红到了耳根子。

“而小娅呢，哦，在这里说的是莉莉娅哦，不是亚莉亚哦，小娅是十分地沉着冷静，又是十分有实力的驱灵师，我们大家也都很喜欢小娅哦”

小诗难道打算将这里的人一一全部说过去吗？

“那么……我们现就开始生日派对了哦！”小丝一边自说自话，一边鼓着掌。

这么快，如果不再继续说一下别人，恐怕不太好吧？

“emmm……那就开始吧！”没想到小诗就这样开始了生派对？

小丝将她那边的透明的玻璃盘子一一递给了我们。

“寿星许愿吧！”

我边捏着小诗可爱的笑脸，一边开始地说着。小诗也可爱地轻轻拍打着我的腿。

“恩”

说完一个字之后，小诗将眼睛缓缓闭上。将近三十秒之后，缓缓地再次将眼睛睁开。

“哇！！！！~~~~~”小诗可爱地大叫着。

因为在她的面前的那块空位子上，叠了六份，将近有一米高的礼物盒子，有蓝色包装的，有绿色包装的，有红色包装的，也有白色包装的。

这些当然是我们这些庆祝者在小诗闭上眼睛的那一瞬间，摆上去的。

“吹蜡烛吧小诗语！先吃蛋糕，吃完之后还有甜点呢！”店长微微地笑着。

小诗将眼睛闭上，用力地点了点头。我能清晰地看见小诗眼角上的一颗泪珠。

小诗用尽自己全部的力气使劲地吹着蛋糕上面的十七根蜡烛，但是却没有吹灭一根，于是我们大家一起帮着小诗吹动着。

以往都是我一个人给小诗过生日，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来给自己庆祝，她此刻应该是十分幸福的感觉吧？冰姨也是我昨天在火车上发消息通知的。突然造访的母亲，也让她感到一种久违的感觉吧？

“谢谢，谢谢大家！”小诗再次点着头，泪珠从眼角飞了出来，滴在了自己的那只玻璃的餐盘上面。

小丝蛋糕最中间的那一个玻璃刀递给了对面的小诗，不过小诗拿着一个玻璃刀对着硕大的蛋糕实在不知从何处下手。

“没关系没关系，”小丝一边安慰小诗，一边用手轻轻地握住小诗的手，手把手地教小诗怎样切蛋糕。在小丝的结白的手的引导之下……小诗居然用眼里的眼神诧然之间瞥了我一下……？？！！然后再次继续地切割着蛋糕。

小丝带着小诗，将第一层的一分为八，然后将硕大的蛋糕分到了每一个人的透明玻璃餐盘里面，虽然餐盘里面是装得了这么多，但是说实话，我们的肚子可是撑不了这么多的蛋糕呀！我们几个人面对这面想说什么，但看到小诗和小丝温柔的笑容后，还是硬着头皮，将本来涌上口中的话语吞回了肚子。

“没关系，如果吃不了那么多的话，也不用吃的啦！”小诗很体贴地说了这句话，“但是我想，你们是能够吃得完的吧？呐是不是文？”

还在使劲儿地往嘴里撒着蛋糕的我，听见了小诗的问话，连忙点着头。

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了，原来小诗的笑容，有时候，小诗的笑容也是一种十分恐怖的东西。

得到了我的肯定会之后，小诗在询问大家的时候，大家都十分顺从地点了点头，就连店长和艾丽都不住地点了点头。

“很好！”小诗满意地闭上了眼睛，再次满意地点了点头。

X——X

“哇~吃得好饱~……”

我摸着自己鼓鼓的肚子，无奈地吐槽着。

“是呀，夏文，你们平常都吃这么多的吗？”店长也和我一样摸着自己的肚子有些难受地隔着桌子问我。

“没有啊！”

小诗替我回答，但是小诗却没有将自己盘中的蛋糕吃完，仅仅只是吃了一小半部分。

店长摇了摇手，表示自己再也受不了了，“我要去休息了，艾丽你跟我一起过来一下吧！你们大家好好玩儿，听到了没有……哟呦呦我的肚子……”

叫走了艾丽管家，两个人并排着走向密室。关上了门。

“你们说……店长和管家是什么关系呢？”小诗抓着自己蛋糕上面的叉子一边旋转，一边提出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以来挺关心的问题。

莉莉丝和莉莉娅面面相觑，然后还是无奈地摇了摇脑袋。维克在一旁用蛋糕喂着灰白色毛皮的亚莉亚。

“其实我感觉，店长和艾丽已经算是老搭档了吧？”莉莉娅摸着下巴这样分析。

“恩，对，我们在一百年前到这里的时候，这两个家伙就已经是伙伴在这里开办着这个店了。不过这一百年也没有发生什么让我们在以的事情……这的确有些奇怪啊？”莉莉丝也学着姐姐的样子，用右手摸着下巴说道。姐姐看到之后，笑着摇了摇头。两副蓝色的眼睛在眨着，十分闪耀。

“与其书是搭档”维克抬起了头，用很温和的声音讲述，“不如说是恋人未满，依据我的观察，艾丽管家是绝对对兄长有爱的情感，但是兄长却只对艾丽管家有伙伴的友情，在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面，我目睹了艾丽对于兄长的感情发挥，但是兄长愣是跟一块笨木头一样，一点表示也没有”

“那……那店长有爱人了吗？难道？”小诗轻声地问道。

莉莉娅说着且慢，打断了大家的话语，然后左顾右盼，用右手轻轻地一划，一道白色的光芒瞬间笼罩在我们的桌子旁边。在闪耀了之后，便以十分迅速的速度向正中间的桌子收紧，在不知觉之间便消散了。

“现在我已经加了隔离声音的空间狭缝了，我可以尽情地畅谈，不用怕被艾克店长和别人偷听到了”莉莉娅将手收了回来。

“兄长有没有爱人，其实我也不了解，不过看他的那个样子，其实我也十分大胆地猜测兄长其实没有爱人，就我和他相处的这一百多年是没有见到他与其他女孩子见过面，所以说……其实艾丽管家的话，还是十分适合做兄长的爱人的……”

维克轻轻地说着。

“不过，大家寒假里面做了那些事情呀？”维克像是想突然转一个话题。

小诗再次将自己餐盘中的蛋糕用叉子割了开来。在一阵捣鼓之后，还是没有正确地分割开。我实在看不下去，就握住她的手，将蛋糕很熟练地割了开来。

“我们和小诗去海边的同学家玩啦！还吃了很多海鲜，我们自己亲手抓的哦，倒是那么多天吃了海鲜，让我们现在对于海鲜还是有些腻的感觉。恩……了，在那之后，就是帮你去祛除后面那座山里面的大灵……”

大灵？

“大灵是虾米？”小诗一边吃着蛋糕，一边用别叫的话语询问。

莉莉丝轻轻地点了点头。

？？？

“大灵，就是很大的灵，这是我们对于灵大小而判断的昵称，一般来说，差不多15米左右的大小的灵就可以称作为大灵了，没错，而对于大灵而言，消灭他们所需要的空间量子也就特别的多。”维克见状便帮着解释。

“你们山上那边去祛除大灵吗？成功了吗？”我也关切地问着。

“成功了，不过那些大灵实在是太厉害了的，我和莉莉丝莉莉娅联手，用耗量子大的驱灵术最终才将他们给击毙，当时也能归功于运气好，我想如果再来一次，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了的”维克将自己餐盘中的蛋糕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哦……这样啊……看来你们又经历了一个很好的事情呢……”小诗抵着脑袋，“哪像我，月半跟着小丝他们回来之后，就只能呆在家里，外面实在是太冷了！要不是家里开了暖气在身边，真的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这的是恐怖啊”

“说起冷，”莉莉娅皱起了眉头，“今年的康特城是最冷的一年，而且也不是平常的那样冷，甚至是异常地冷，你们大家有察觉的吧？”

然而我们大家自然是察觉了，大家都摆着一副“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的表情。

莉莉丝帮着解释，“但是，这个异常，是真的异常，当初我和姐姐被叫回来，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店长让我们好好看店，她和艾丽要去打灵了。当时我们十分诧异，有什么灵是需要店长和艾丽一起去的？也许除了我和姐姐，维克，你们两个人是完全不知道店长和艾丽姐姐的强大！而这次的这个大雪，大家不觉得和店长去打灵有关吗？”

说道在，维克也皱起了眉头，“我说那个时候回去，你们都没在，只有兄长和艾丽管家，你们原来出去玩了呀？不过你这么一说……的确很有蹊跷诶……难道你的意思是，有灵在从中作梗，才让这个气温变得这么低的吗？”

这个可能实在不少，因为如此一来看的话，的确也许是能够解释地聊这次大雪的来临。原本这次来临的大雪，就让政府官员捉不着头脑，大家也都是各自地寻找着线索，然而却没有丝毫的线索，更有甚者的就是一系列的援救举措却完全对于这个大雪没有丝毫的作用，简直就是宛如儿戏一般。

“恩，这么说的，再结合一看，其实……其实过去的这一年，我们康特城并不太平，大家也许都能够感受得到”莉莉娅磨合下巴，再次吐露着一个现实。

这么一说，我是不了解的，因为我第一次来康特城。我想侧面注意到了小诗点了点头。

“确实，我之前在这座城市生活，就算是多么偏僻的街巷，其实我都有去过，但是不知打为什么，从去年的上学期开学，我和文编程不死人之后，身边就陆陆续续地发生了很多的目击灵的事件。就连新闻上也会时不时地报道有人拍到什么灵异照片。不过……这些之间难道有什么联系吗？”

维克低下了视线，陷入了沉思，我们几个人都默不作声地将视线抛到了这个人的身上。

维克点了点头，像是想到了什么，将手举起了来，“对了，是时候该上甜点了吧……？”

这个……

不严肃的话语原谅我不厚道地笑了。其实不止我，大家都被逗笑。

“好好好，也是时间了，就我去拿吧”莉莉娅站了起来，一边捂住自己的嘴巴，一边转身走向后面的厨房。

很快，甜品就被拿了过来，全部放在一个棕色的餐盘上面，莉莉娅像是十分沉稳地端着这个盘子，踩着轻盈的脚步走了过来。

不过莉莉娅放下甜品餐盘的下一瞬间，就将餐盘上面的仅有一块的三明治放在了在自己的透明玻璃餐怕里面，然后将一杯绿色的抹茶也发了自己桌子空位之上。

“抹茶和三明治是我的，其他你们自己随便挑”

餐盘之上还剩下的东西虽然品种不多，但是数量却是足够多的。将近十个蛋黄派，十个玉米糯米糕、十分干脆饼干，十分白巧克力十分黑巧克力，十分包装的热狗肠。

我和小诗选择二玉米糯米糕和几块白巧克力。维克选了几根热狗和几分干脆饼干。

“我们说之前事情吧……，你们觉得，在这个城市里，是不是有什么我们看不见的什么事情正在悄然发生？其实我也感受到一个特别的气息，并不是什么很具体的，张很模糊的，一种阴暗的感觉。这种感觉，自从去年我也开始感觉到了，并不是什么错觉。只是有些时候这些感觉是十分强烈，有些时候，这些感觉有些浅而已，包括这次去那边边界的地方祛除的灵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想你也是察觉到得了吧？莉莉娅”

维克咬着手中的一根热狗，说道。

莉莉娅点了点头，“不过，今天好不容易是小诗的生日，那么我们就不要想这种东西吧，步入我们来玩游戏怎么样？”

“哇，游戏好啊好啊！”小诗十分开心地点了点头。

“那，之前的那个模拟人生怎么样？”我提议。

“不想再玩那个了，那个好难的，我们还是玩一些简单一点的东西吧……”

………………

折腾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我们尝试了很多很多的小游戏，当然这些都是十分让人愉快的，我和小诗甚至被当成了主要的搞笑对象！

直到将近晚上十点，我们才算是结束了这场生日宴会。我和小诗在这个人的告别之下走出了店门口，我的右手拿着八个大的礼盒装，说实在还是挺累的。

X——X

我和小诗肩并着肩走在昏暗的路上，天空之中不见了月亮和什么星星，因为还在下着雨，我就为小诗撑着伞，小诗抓着我腰边的衣服向我这边靠了进来，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我的表情。

“文，今天玩得好开心”小诗轻轻地说着，有红红的丝带抹在脸颊上。

“恩”我轻声地回复着。不过在雨声之中，这声回复说不定被吞噬了。

接着的就是一段十分场的沉寂时刻，而为了结这个尴尬的时间，我终究还是说出了口。

“其实，每天和小诗在一起，都很开心”

小诗听到我话之后有些异样地摇晃自己的脑袋，然后用双手盖着自己的脸颊，“真实的，文，我很害羞的啦！”

很害羞是我好吧？我一边摇了摇脑袋，一边和小诗继续向前走了去。

“不过，”小诗抓着我衣服的手，变得很紧，“谢谢你，文”

“呐，小诗……我觉得我们的关系……”

“恩？”

“emmm……没什么啦没什么啦……”

其实我想确认一下我们的关系能不能更近一步呢？这一直都是我的疑问。对于小诗到底喜不喜欢我，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却一直没能问出口。

“嘘——”小诗突然停了下来，将右手的食指抵在嘴唇之上 。我也跟着停了下来。

“闭上眼睛”小诗微笑着缓缓地说着。

闭上眼睛？？我有些不解，不过还是照做了。

好了吗？我心里面一直嘀咕着这句话，要是有什么惊喜的礼物我于是很在意啦！

一瞬之间，一个十分温暖温润的触感，从嘴唇之处，传遍了全身。

我下意识地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一双紧闭着的双眼。

下意识对我继续感受不了多余的触觉，将左手的雨伞扔在了地上，紧紧地抱住了小诗的肩膀。我和小诗二人忘记了彼此，拥抱在雨中良久。

雨伞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掉落在了地上。

# 作者后记

“你有没有听说过驱灵师？”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身边的那个人谈起，但是确实也是从一本小说里面提起。

自然这里说的驱灵师自然和我这本小说里面的驱灵师有很大区别，前者只是简简单单的念咒什么来安慰灵魂这样一类的人，相当于另一种说法就是灵媒。这也就是安慰灵魂，死后文创建的一个思路圆圈之一。

目前进展到了第二卷，故事比起第一卷故事要缓慢，要长，也是因为第一卷只是单纯的代入世界。昂……好呗，好不容易的后记，就不扯小说了吧。

你们好，又见面了，我是夏文纯一。然而对于那些第一次见我的人，初次见面，我是夏文纯一。虽然进行到了第二卷很多小伙伴可能会比较关心主人公情感的鼓捣，但是与我来说只一个十分漫长的话题，所以说昂——就先搁置啦。因为这卷小说的时间跨度只有将近一个月的寒假时间，并不是因为我目前是在经历寒假，不过最近天气也还是相当的冷。夏文，白诗语，莉莉娅，莉莉丝，你们可别感冒了，下一卷还要你们继续出演呢。

哦，对了，最近在看小华的小说《圣语》第一卷，恩，还是很有趣的，和康特街相比其实优劣一看就知道，特别是动作描写，真的是zei78厉害的，不得不说小华是一个不得多的人才，作家。好了咳咳……在这里不再继续打广告了。

因为时间已经够临近冬季，PEI，已经到了深冬了，所以各位读者要 穿暖衣服，恩恩，没错，然后呢，夏文纯一也要多穿衣服了，有关康德莱特街的世界已经差不多勾勒完了。不过……恩……

好吧，再一次好不容易的后记却被我写得像小学生日记，不管了，我们还是下一卷见吧。

打起精神，下一卷开始也许会很精彩。

夏文纯一落笔

2018年12月2日